

戴望舒

詩

全編

浙江文藝出版社

226
52
1

戴望舒詩 全編

浙江文藝出版社

封面设计 梁 珊

戴望舒诗全编

梁 仁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境)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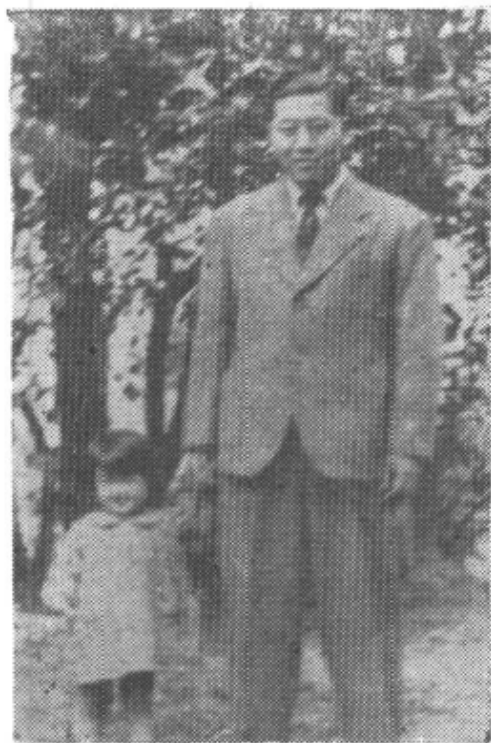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 插页4 字数492000 印数25000—40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39-0120-7/I·118 定 价: 7.90 元



作者1942年摄于香港



● 1940年戴望舒与长女戴咏素
于香港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萬年後少花的怪呼
透過無夢無醒的寒窗，
來振撼我斑斑的彩翼。

● 戴望舒手迹

出版说明

以“雨巷诗人”闻名我国诗坛的戴望舒，是我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面对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时代巨澜，戴望舒经受了幻灭的感情挫折，又在绝望和怅惘的泥潭里挣扎过，但他始终没有泯灭掉对于光明的追求。他以他全部的诗作，呈现出苦难中国的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复杂而痛苦的心灵历程。正如诗人艾青所概括的：“每个诗人走向真理和走向革命的道路是不同的。望舒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的一个正直的、有很高的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的道路，这种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失去了联系，只是读书很多，见过世面，有自己的对待世界的人生哲学，他们常常要通过自己真切的感受，有时甚至通过现实的非常惨痛的教育，才能比较牢固地接受或是拒绝公众所早已肯定或是否定的某些观念。而在这之前，则常常是动摇不安的。”（《望舒的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左联最早成员之一的戴望舒，在写下《元旦祝福》、《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之前，不仅写过《雨巷》、《我的记忆》和《乐园鸟》，还写过《断指》、《村姑》乃至《流水》和《我们的小母亲》这样的诗了。戴望舒的早期诗作尽管没有越出个人的小天地，但却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折射着那个时代的“大世界”。在中国新诗史上仍然不失它的重要的代表意义。

戴望舒不仅在新诗艺术上进行着勇敢的、不懈的探寻和

创造，还以严谨而又独具特色的艺术实践和大量精美璀璨的译诗，拓宽着新诗的发展路径，在中国现代新诗第一个十年所开创的新传统、新方向中，在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和后期新月派浪漫主义诗歌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又展示了现代派象征主义的新天地，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西欧现代主义敏感、复杂的情愫之间架通了桥梁。应该说，无论是透过感觉、想象和朦胧的情绪所展示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还是在新诗艺术成长长途中的试验、突破、创新，戴望舒都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一笔不算膏薄的历史财富。不管从积极方面去汲取，或为了消极方面的鉴戒，都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认真地研究探讨。

为了给研究评论家和新诗爱好者提供一份完整的原始材料，我们特编辑出版这部《戴望舒诗全编》。全书共三个部分：创作诗、译诗和诗论。现将编辑中的一些情况，说明如下：

（一）创作诗部分，按诗人生前已出的四种诗集：《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的次序分编四辑，未曾入集的四首，编为《集外拾佚》一辑列后。为保存作者編集时的原貌，各集中重复的诗篇不再重排，只在目录中仍列出题目，并注明该诗已出现的页码。历次編集时作者曾对许多诗篇作过不少删改润色，为了真实反映诗人创作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他在艺术上苦心孤诣地孜孜探寻，我们在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材料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校勘，加注说明。对少数明显的讹误，作了改正。

（二）译诗部分，按照诗人准备单独成集的意愿，或已经出版的单行本，并根据原作者的生卒先后，分别编辑排列。其中《道生诗集》的《道生传略》及五首诗作译者未曾翻译，本

书只在目录中保留了题目，译文阙如。对于影响诗人较深的法国和西班牙诗作，分别编为《法国诗选译》和《西班牙诗选译》，各成一辑。其余译诗则全部收入《散译各国诗作》辑中。诗人在大部分译诗之后写有《译后记》或《译者附记》，有的还翻译了有关的评论长文附后。这些“后记”或“附记”，要言不烦，独到精当，可当作望舒诗论的补充来读。本书均悉数编录。对译者未作介绍的少数外国诗人、诗作，编者在各辑的内容提要或脚注中作了简要的补充。

（三）诗论部分，只收集到三篇，虽数量不多，却值得重视。它不仅是戴望舒诗海探幽的理论结晶，创作实践所遵循的准则，甚至可以视为我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的纲领性宣言。它是中国现代白话诗发展到某一阶段所取得的成就的一个标志。第一篇《诗论零札》初次发表和收入《望舒草》时为十七条，收入第三本诗集《望舒诗稿》时，诗人删去第四条，为十六条。现仍将全文十七条收入，为的是让读者了解诗人诗见发展的轨迹。第二篇《诗论零札》曾发表于1944年2月6日香港《华侨日报·文艺》第二期，近年来已难得见到，弥足珍贵。

本书承梁仁同志精心编纂，编辑过程中，得到诗人生前挚友施蛰存先生的热情支持和悉心指导，施先生以耄耋之年扶病为本书撰写引言，令人感佩，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感激之忱。又蒙陈子善、蓝棣之等同志热心支持，均此一并致谢。

戴望舒在新诗园地的劳绩，包括创作诗，译诗和诗论，相信还不止本书已经收集到的这些，热切地期待着海内外有心有识之士，提供线索、贡献珍藏，俾本书再版时，能够更加完整和丰富。限于水平和见闻，本书编辑工作定有不当之

H 416/08

处，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教。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8年5月

引 言

施 蛰 存

戴望舒生前印过四本诗集。第一本是《我底记忆》，1929年4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水沫书店是刘呐鸥、戴望舒和我合作经营的一个小出版社。当时我们都是文学青年，年少气盛，想介绍一点外国文学，也想自己创作一点文学作品，每天总得动动笔头。可是积稿甚多，总是很不容易找到肯为我们印行的出版商。一赌气，我们就自己办起一个出版机构。刘呐鸥出钱，我和望舒出力，我们劳资合作，首先印了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创作。定名为《水沫丛书》。二年之间，印出的诗集有望舒的《我底记忆》和姚蓬子的《银铃》，小说集有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我的《上元灯》和徐霞村的《古国的人们》。

望舒的诗，虽然已在《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开始引起文艺界的注意，但是他的诗集还送不进上海几家新文学书店的大门。第一是因为诗集的销路打不开，第二是因为作者的名声还不够。我们自办书店，印出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望舒的《我底记忆》，也是硬挤上诗坛，书虽印出，还不能说是有了客观的需要。

《我底记忆》出版之后，在爱好诗歌的青年读者群中，开始感觉到中国新诗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望舒的诗，过去分散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读者未必能全都见到，现在结集在一本诗集中，它们的风格呈露了。在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之

外，青年诗人忽然发现了一种新风格的诗。从此，《我底记忆》获得新诗读者的认可，标志着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

水沫书店因淞沪抗日战争发生而歇业，《我底记忆》和其他的书都绝版了。1932年，我为现代书局编《现代》文学月刊，为望舒发表了新的诗作和《诗论零札》，在青年诗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各地都有人向书店中访求《我底记忆》，可是已无货供应了。于是我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列入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由现代书局出版。我的原意是重印《我底记忆》，再加入几篇新作诗就行了。岂知望舒交给我的题名《望舒草》的第二本诗集，却是一个大幅度的改编本。他把《我底记忆》中的《旧锦囊》和《雨巷》两辑共十八首，全部删汰，仅保留了《我底记忆》一辑中的八首诗，加入了集外新诗，共四十一首，于1933年8月印出，杜衡为撰序文。

《望舒草》的编集，表现了望舒对新诗创作倾向的最后选择和定型。在《我底记忆》时期，望舒作诗还很重视文字的音韵美，但后来他自我否定了。他的《诗论零札》第一条就是“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为了符合他的理论，他编《望舒草》的时候，才完全删汰了以音韵美见长的旧作，甚至连那首脍炙人口的《雨巷》也不愿保留下来。这样，《望舒草》就成为一本很纯粹、很统一的诗集。无论在言辞藻、情绪形式、表现方法等各方面，这一集中的诗，都是和谐一致的，符合于他当时的理论的。这本诗集，代表了戴望舒前期诗的风格。

现代书局于1935年歇业，《望舒草》也绝版了。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曾经是现代书局的经理，知道望舒的诗能有销路，他就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应市。这时候，望舒从法

国回来不久，住在上海，未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可是已结婚成家，又碰上父亲故世，有老母要养，因而生活相当窘迫。幸而承胡适之为他介绍给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请望舒从西班牙文译《堂·吉珂德》^①。每月交译稿三万字，基金会每月付他预支稿费二百元。依赖这一笔收入，望舒的生活才得安定下来。可是每天一千字的译文加详注，要占了大半天时间，此外，他还在很高兴地办《新诗》月刊，计划印行《新诗丛书》，自己就反而没有诗了。

编第三本诗集，不得不把《我底记忆》中被删汰的十八首又全部收进去，加上《望舒草》和五、六首新作，一共六十三首，题名《望舒诗稿》，于1937年1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本诗集出版的时候，我不在上海。当年8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昆明去了，直到八年以后，胜利复员回上海，才得到一本。这本《诗稿》的“目次”页上，第一篇是《自序》，但书中并无序文。我查了四、五个印本，都无序文。可知是急于出版，来不及等作者的序文，而目录上却没有删掉。

《望舒诗稿》不是一本理想的结集。在作者，它是为微薄的生活补贴而编的；在出版商，它是为“生意眼”而印的。因此，要求内容多些，印刷快些。全书的排字、校对，都很草率，误字、夺字不少。也有一些文字似乎是作者自己改的，我觉得有几处改得反而不及原作。

1938年至1947年，望舒旅居香港，他的诗都发表在香港报刊上，我很少见到。1948年，他回上海，把战时所作诗二十五首，编为《灾难的岁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这是他的第四本诗集。望舒在香港，在一个文化人的岗位上，做

^①望舒译作《吉珂德爷》。此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没有译完。

了不少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他翻译了西班牙诗人的抗战谣曲，法国诗人的抵抗运动诗歌。他自己的创作，虽然艺术手法还是他的本色，但在题材内容方面，却不再歌咏个人的悲欢离合，而唱出了民族的觉醒，群众的感情。尤其是当他被敌人逮捕，投入牢狱之后，他的诗所表现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了。

望舒作诗三十年，只写了九十余首，论数量是很少的。但是这九十余首所反映的创作历程，正可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第二代诗人是怎样孜孜矻矻地探索着前进的道路。在望舒的五本诗集中，我以为《望舒草》标志着作者艺术性的完成，《灾难的岁月》标志着作者思想性的提高。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即使在《灾难的岁月》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这些诗，很有些阿拉贡、爱吕雅的影响。法国诗人说：这是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我以为，望舒后期的诗，可以说是左翼的后期象征主义。

望舒于1950年2月28日在北京病故。1957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艾青选编了一本《戴望舒诗选》。这个集子是从《望舒诗稿》中选录了二十三首，从《灾难的岁月》中选录了二十首，合共四十三首，有艾青的序文。在当时的文艺气候中，这个集子是选得很妥当的，可以看到望舒诗艺的整个历程。这是望舒的第五本诗集，他自己不及见到的。

1957年以后，由于政治波涛的几度腾涌，文艺路线愈“左”愈窄，望舒的诗被冷落、被埋没了几乎二十年。但是，有一位台湾诗人痖弦，却在七十年代编出了一本《戴望舒集》，以应需要。可知在这一段时期，望舒的诗不行于大陆，却

为海峡彼岸的青年诗人所重视。这是望舒的第六本诗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文艺界也生动活跃起来。有许多新的青年诗人涌出，大胆地突破旧教条的枷锁，写出了现代型的新诗歌。于是就有人想起了戴望舒，要找他的诗集来参考和借鉴，也有不少学者，在搜集他的有关资料，作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

青年诗人周良沛费了不少精力，搜集望舒的全部诗作，共得九十二首，编为《戴望舒诗集》，保留了艾青为《诗选》写的序文，又请卞之琳写了新序，卷尾有周良沛的《题记》，详细叙述编辑这本诗集的经过情况和校读观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1月印行。这是望舒的第七本诗集，可以说是最完全的诗集。可惜的是，此书排字、校对太草率，有许多误字，夺字，甚至有遗漏一整段的。

1983年，香港三联书店希望有一本戴望舒的选集，列入他们的《现代中国作家选集》丛书，委托我和应国靖从事编纂。当时我病住医院，精力不济，无法多动手。因此，除了写一篇《引言》，并提供一些资料之外，所有的工作都是应国靖做的。这是戴望舒的第八本诗集，书名就称《戴望舒》。虽然列入选集丛书，实已收入了全部诗作。此书已于1987年11月在香港出版，不久将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一个国内版。

望舒初期的诗，有很浓厚的中国古诗影响。及至他沉浸于法国诗，才渐渐地倾向欧洲现代诗，竭力摆脱中国诗的传统。他一边翻译介绍外国诗，一边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养料。湖南人民出版社从1981年开始编印了一套《诗苑译林》，委托我收集望舒的译诗，编一个集子。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

任务，花了一年时间，编出了《戴望舒译诗集》，在1983年4月出版。

从这个译诗集，我们可以看出望舒的译诗工作是和他的创作互为影响的。初期的戴望舒，从翻译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开始，他的创作诗也有些道生和雨果的味道。中期的戴望舒，偏爱了法国的象征派诗，他的创作诗就有些保尔·福尔和耶麦的风格。后期的译诗，以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诗人为主，尤其热爱洛尔迦的谣曲，我们也可以在《灾难的岁月》中，看到某些诗篇具有西班牙诗人的情绪和气质。《戴望舒译诗集》首先是研究戴望舒创作诗的参考资料，其次才是作为一本优秀的译诗集，为文艺读者介绍外国诗歌。最近香港报上有人评介这个译诗集，也曾将望舒的译诗和创作进行比较，而认为读了此书，“好像读到了比其他译诗集更多的东西。”^①

戴望舒，作为一位新兴诗人，成名于三十年代初。他的三本诗集也都是出现在三十年代。它们虽然极为文学界所注目和赞扬，它们的风格也确曾影响了许多同时代诗人，但是这几本诗集都只印了一、二千本。四十年代出版的《灾难的岁月》听说只印了五百本。这些诗集如果能够卖完，已经算是新诗集的畅销书了。《戴望舒诗选》出版于1957年，正是批判胡适、胡风、《红楼梦》研究的高潮刚才退落，反右的大浪正在涌起，解放前一切文艺作品没有人读的时候，这本诗集却静悄悄地印行了一万八千五百本。1981年的四川版《戴望舒诗集》，初版印八千五百本，同年12月再版，累计到三万八千本。听说后来有三版本，不知印了多少。《译诗集》的初

^①见1988年4月27日香港《星岛晚报》载叶彤作《翻译与表达》。

版也印了四千二百二十本。这一系列数字，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三十年间，文艺书的一般读者和文学研究工作者，青年诗人，猛增了三、四十倍。这岂不是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吗？可悲的是，望舒已不能知道，他的诗，非但没有被时代所淘汰，反而使他的声誉更盛于生前。

浙江文艺出版社有一个计划，要为本省诗人印出一系列的“全编”。已出版的第一种是《徐志摩诗全编》，获得读书界的高度评价。现在打算将戴望舒的创作诗、译诗和关于诗的一切杂文零札，汇入一编，为《戴望舒诗全编》。我以为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对望舒诗的爱好和研究者、图书馆和藏书家，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编者要我给这个《全编》写一篇序文，我既乐观其成，当然义不容辞。不过，关于望舒的诗，我已写过好几篇文章，不可重复，但又无法不重复。因此，只能以叙述望舒诗集的版本为纲，顺便涉及一些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供读者参考。

1988年5月25日

目 录

1 引 言 (施蛰存)

1 我 底 记 忆

3 旧 锦 囊

3 夕 阳 下

4 寒 风 中 闻 雀 声

6 自 家 伤 感

7 生 涯

9 流 浪 人 的 夜 歌

10 Fragments

11 凝 泪 出 门

12 可 知

14 静 夜

15 山 行

16 残 花 的 泪

18 十 四 行

20 雨 巷

20 不 要 这 样 盈 盈 地 相 看

22 回了心儿吧

23 Spleen

24 残叶之歌

26 Mandoline

27 雨 巷

29 我底记忆

29 我底记忆

32 路上的小语

34 林下的小语

36 夜 是

38 独自的时候

40 秋 天

42 对于天的怀乡病

44 断 指

47 望 舒 草

49 序（杜衡）

我底记忆（诗略，见29页）

路上的小语（诗略，见32页）

林下的小语（诗略，见34页）

夜（原题作《夜是》。诗略，见36页）

独自的时候（诗略，见38页）

秋（原题作《秋天》。诗略，见40页）

对于天的怀乡病（诗略，见42页）

57 印 象

- 58 到我这里来
- 59 祭 日
- 61 烦 忧
- 62 百合子
- 63 八重子
- 64 梦都子
- 65 我的素描
- 66 单恋者
- 67 老之将至
- 69 秋天的梦
- 70 前 夜
- 71 我的恋人
- 72 村 姑
- 74 野 宴
- 75 三顶礼
- 76 二 月
- 77 小 病
- 78 款步 一
- 79 款步 二
- 80 过 时
- 81 有 赠
- 82 游子谣
- 83 秋 蝇
- 85 夜行者
- 86 微 辞
- 87 妾薄命
- 88 少年行

89 旅 思

90 不 寐

91 深闭的园子

92 灯

94 寻梦者

96 乐园鸟

附：诗论零札（文略，见691页）

97 望 舒 诗 稿

自序（原缺）

夕阳下（诗略，见3页）

寒风中闻雀声（诗略，见4页）

自家悲怨（原题作《自家伤感》。诗略，见6页）

生 涯（诗略，见7页）

流浪人的夜歌（诗略，见9页）

断章（原题作《Fragments》。诗略，见10页）

凝泪出门（诗略，见11页）

可 知（诗略，见12页）

静 夜（诗略，见14页）

山 行（诗略，见15页）

残花的泪（诗略，见16页）

十四行（诗略，见18页）

不要这样（原题作《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诗略，见20页）

忧 郁（原题作《Spleen》。诗略，见23页）

残叶之歌（诗略，见24页）

闻曼陀铃（原题作《Mandoline》。诗略，见26页）

雨 巷 (诗略, 见27页)

断 指 (诗略, 见44页)

99 古神祠前

我底记忆 (诗略, 见29页)

路上的小语 (诗略, 见32页)

林下的小语 (诗略, 见34页)

夜 (原题作《夜是》。诗略, 见36页)

独自的时候 (诗略, 见38页)

秋 (原题作《秋天》。诗略, 见40页)

对于天的怀乡病 (诗略, 见42页)

印 象 (诗略, 见57页)

到我这里来 (诗略, 见58页)

祭 日 (诗略, 见59页)

烦 忧 (诗略, 见61页)

百合子 (诗略, 见62页)

八重子 (诗略, 见63页)

梦都子 (诗略, 见64页)

我的素描 (诗略, 见65页)

单恋者 (诗略, 见66页)

老之将至 (诗略, 见67页)

秋天的梦 (诗略, 见69页)

前 夜 (诗略, 见70页)

我的恋人 (诗略, 见71页)

村 姑 (诗略, 见72页)

野 宴 (诗略, 见74页)

三顶礼 (诗略, 见75页)

二 月 (诗略, 见76页)

小 病 (诗略, 见77页)

款 步 一 (诗略, 见78页)

款 步 二 (诗略, 见79页)

过 时 (诗略, 见80页)

有 赠 (诗略, 见81页)

游子谣 (诗略, 见82页)

秋 蝇 (诗略, 见83页)

夜行者 (诗略, 见85页)

微 辞 (诗略, 见86页)

妾薄命 (诗略, 见87页)

少年行 (诗略, 见88页)

旅 思 (诗略, 见89页)

不 寐 (诗略, 见90页)

深闭的园子 (诗略, 见91页)

灯 (诗略, 见92页)

寻梦者 (诗略, 见94页)

乐园鸟 (诗略, 见96页)

101 见毋忘我花

102 微 笑

103 霜 花

附录一 诗论零札 (文略, 见691页)

105 附录二 法文诗六章

113 灾难的岁月

115 古意答客问

116 灯

- 118 秋夜思
119 小 曲
120 赠克木
122 眼
124 夜 蛾
125 寂 寞
126 我思想
127 元日祝福
128 白蝴蝶
129 致萤火
131 狱中题壁
132 我用残损的手掌
134 心 愿
135 等 待
136 等 待 其二
138 过旧居 初稿
139 过旧居
142 示长女
144 在天晴了的时候
146 赠 内
147 萧红墓畔口占
148 口 号
149 偶 成

151 集 外 拾 佚

- 153 流 水

155 我们的小母亲

157 昨 晚

159 无 题

161 《恶之花》掇英（〔法〕波特莱尔）

163 波特莱尔的位置（〔法〕瓦雷里）

181 信天翁

182 高 举

184 应 和

185 人和海

186 美

187 异国的芬芳

188 赠你这几行诗

189 黄昏的和谐

190 邀 旅

192 秋 歌

194 桌 鸟

195 音 乐

196 快乐的死者

197 裂 钟

198 烦 闷 一

200 烦 闷 二

202 风 景

204 盲人们

205 我没有忘记

206 赤心的女仆

207 亚伯和该隐

210 穷人们的死亡

211 入 定

212 声 音

213 译后记

215 西 莱 纳 集(〔法〕果尔蒙)

217 发

219 山 楂

221 冬 青

222 雾

224 雪

225 死 叶

227 河

229 果树园

231 园 子

233 磨 坊

235 教 堂

237 道 生 诗 集 (〔英〕道生)

道生传略(原缺)(Arthur Symons)

为阿德莱德写的前言(原缺)

239 自题卷首

240 冠 冕

243 (一) 诗 集

- 243 永久虔诚的女尼
245 Villanelle 咏落日
247 我的情人四月
 To One in Bedlam(原缺)
248 Ad Domnulam Suam
250 Amor Umbratilis
252 Amor Profanus
 Villanelle of Marguerites (原缺)
254 勃列达尼的伊凤
256 Benedictio Domini
257 生 长
258 Ad Manus Puellae
260 Flos Lunae
262 Non sum qualis eram bonae sub regno Cynarae
264 Vanitas
266 流 离
268 烦 怨
269 O Mors! quam amara est memoria tua homi-
 ni pacem habenti in substantiis suis
271 要是你曾相待
273 四月之爱
274 徒劳的希望
275 徒劳的决意
276 安灵曲
278 Beata Solitudo
280 Terre promise
281 秋 光

- 282 In Tempore Senectutis
284 Villanelle 咏情妇之宝藏
286 灰朦之夜
287 幽 暮
288 幽暗之花园
289 Soli cantare periti Arcades
291 友人生子作
292 终敷礼
294 Amantium Irae
296 Impenitentia Ultima
298 辞 别
299 Sapientia Lunae
301 请你暂敛笑容，稍感悲哀
303 Seraphita
304 诗 铭
305 Quid non speremus, Amantes?
307 Chanson sans Paroles

309 (二) 装饰集

309 超 越
 爱 情(原缺)
310 死 孩
312 加都仙僧人
314 三个女巫
316 Villanelle 咏诗人之路
318 Villanelle 咏黄泉
320 圣裘门恩莱

321 致情妇

323 Jadis

勃立德奈之墓地(原缺)

To William Theodore Peters on his Renaissance Cloak(原缺)

324 海 变

325 残 滓

326 短 歌

327 勃列达尼的下午

328 Venite Descendamus

329 转 变

330 交 换

331 致作愚问之女子

332 Rondeau

333 Moritura

335 Libera Me

337 致已失去之爱人

338 智 慧

339 在春天

340 最后的话

341 (三) 片刻的比爱洛(诗剧)

365 洛尔迦诗抄(〔西班牙〕洛尔迦)

367 诗篇(1918—1921) 二首

367 海水谣

369 小广场谣

372 歌集 (1921—1924) 十四首

372 木马栏

374 猎 人

375 塞维拉小曲

376 海 螺

377 风 景

378 骑士歌

379 树呀树

381 冶游郎

382 小夜曲

383 哑孩子

384 婚 约

385 最初的愿望小曲

387 水呀你到哪儿去

388 两个水手在岸上

390 深歌诗集 (1921) 三首

390 三河小谣

392 村 庄

393 吉他琴

395 吉卜赛谣曲集 (1924—1927) 六首

395 梦游人谣

399 不贞之妇

402 安东尼妥·艾尔·冈波里奥在塞维拉街上被捕

405 安东尼妥·艾尔·冈波里奥之死

408 西班牙宪警谣

414 圣女欧拉丽亚的殉道

418 诗人在纽约（1929—1930）一首

418 黎 明

420 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思挽歌（1935）一首

420 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思挽歌

430 杂诗歌集

430 安达路西亚水手的夜曲

432 短 歌

434 蔷薇小曲

435 恋爱的风

436 小小的死亡之歌

438 呜 咽

439 洛尔迦活在人民的心里（〔英〕乔治·李森）

457 编者后记

461 西班牙抗战谣曲抄

463 保卫马德里·保卫加达鲁涅（阿尔倍谛）

468 无名的民军（阿莱桑德雷）

471 就义者（阿莱桑德雷）

476 山间的寒冷（贝德雷）

478 当代的男子（维牙）

480 流亡之群（柏拉哈）

- 483 橄榄树林 (洛格罗纽)
485 摩尔逃兵 (鲁格)
487 跋《西班牙抗战谣曲选》

489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 (法国古弹词)

- 491 序 (施蛰存)
495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

537 法国诗选译

- 539 良心 (V·雨戈)
543 瓦上长天 (魏尔伦)
545 泪珠飘落紫心曲 (魏尔伦)
546 一个贫穷的牧羊人 (魏尔伦)
548 回旋舞 (保尔·福尔)
549 我有几朵小青花 (保尔·福尔)
550 晓 歌 (保尔·福尔)
552 晚 歌 (保尔·福尔)
553 夏夜之梦 (保尔·福尔)
554 幸 福 (保尔·福尔)
556 屋子会充满了蔷薇 (耶麦)
557 我爱那如此温柔的驴子 (耶麦)
561 膳 厅 (耶麦)
563 少 女 (耶麦)
565 树脂流着 (耶麦)
567 天要下雪了 (耶麦)

- 569 为带驴子上天堂而祈祷 (耶麦)
- 571 心灵出去 (比也尔·核佛尔第)
- 572 假门或肖像 (比也尔·核佛尔第)
- 573 白与黑 (比也尔·核佛尔第)
- 574 同样的数目 (比也尔·核佛尔第)
- 576 夜 深 (比也尔·核佛尔第)
- 578 肖 像 (苏佩维艾尔)
- 581 生 活 (苏佩维艾尔)
- 582 心 脏 (苏佩维艾尔)
- 585 一头灰色的中国牛 (苏佩维艾尔)
- 586 新生的女孩 (苏佩维艾尔)
- 589 时间的群马 (苏佩维艾尔)
- 590 房中的晨曦 (苏佩维艾尔)
- 592 等那夜 (苏佩维艾尔)
- 594 消失的酒 (保尔·瓦雷里)
- 595 莱茵河秋日谣曲 (阿波里奈尔)
- 598 密拉波桥 (阿波里奈尔)
- 600 公 告 (爱吕雅)
- 601 受了饥馑的训练 (爱吕雅)
- 602 戒 严 (爱吕雅)
- 603 一只狼 (爱吕雅)
- 604 勇 气 (爱吕雅)
- 606 自 由 (爱吕雅)
- 611 蠢而恶 (爱吕雅)
- 613 战时情诗七章 (爱吕雅)

621 西班牙诗选译

- 623 无 题 (沙里纳思)
- 624 海 岸 (沙里纳思)
- 625 Far West (沙里纳思)
- 627 物质之赐 (沙里纳思)
- 629 夜之光 (沙里纳思)
- 631 更远的询问 (沙里纳思)
- 635 西罗斯的柏树 (狄戈)
- 636 不在此地的女人 (狄戈)
- 637 反 映 (狄戈)
- 638 杜爱罗河谣曲 (狄戈)
- 640 不 眠 (狄戈)
- 641 秋 千 (狄戈)
- 642 胡加河谣曲 (狄戈)
- 646 什么人 (阿尔倍谛)
- 648 数字天使 (阿尔倍谛)
- 650 邀赴青空 (阿尔倍谛)
- 652 一双双的小船 (阿尔陀拉季雷)
- 653 我的梦没有地方 (阿尔陀拉季雷)
- 654 微 风 (阿尔陀拉季雷)
- 655 裸 体 (阿尔陀拉季雷)
- 656 在镜子里 (阿尔陀拉季雷)
- 657 马德里 (阿尔陀拉季雷)
- 660 马德里 (迦费亚思)

663 散译各国诗作

- 665 风 车 (〔比利时〕魏尔哈仑)
- 667 穷人们 (〔比利时〕魏尔哈仑)
- 669 在林中 (〔瑞士〕Juste Aliver)
- 671 野花歌 (〔英〕勃莱克)
- 672 梦 乡 (〔英〕勃莱克)
- 674 夜 (〔俄罗斯〕普希金)
- 675 夜 莺 (〔俄罗斯〕普希金)
- 676 母 牛 (〔苏联〕叶赛宁)
- 678 启 程 (〔苏联〕叶赛宁)
- 680 我离开了家园 (〔苏联〕叶赛宁)
- 681 安息祈祷 (〔苏联〕叶赛宁)
- 685 最后的弥撒 (〔苏联〕叶赛宁)
- 687 如果你饥饿 (〔苏联〕叶赛宁)

689 诗 论

- 691 诗论零札
- 694 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
- 701 诗论零札

*"Te spectem suprema mihi cum Venerit hora,
Te teneam moriens deficiente manu."*①

我底记忆

①拉丁文。古罗马诗人A·提布卢斯(Tibulls,公元前57—前19)诗句。原载《我底记忆》扉页。意为：“当我生命最后的时刻来到时，让我看着你，/让我用生命将尽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你。”

关于《我底记忆》

《我底记忆》是戴望舒自编的第一本诗集。辑了戴望舒自1924—1929年五年间的诗作二十六首。编为《旧锦囊》、《雨巷》、《我底记忆》三辑。《旧锦囊》辑录早期诗作十二首，从中可以看出，戴望舒是带着我国旧诗（特别是晚唐诗家）、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Ernesf Dowson）以及法国消极浪漫派的影响步入我国新诗坛的。《雨巷》所辑，反映出作者对诗的音乐美，诗的形象的流动性和主题的朦胧性的追求；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Paul Verlaine）的意象的“模糊和精密紧密结合”、把强烈的情绪寓于朦胧的意象中等主张，对他影响甚为明显。而从《我底记忆》辑中的某些诗作，可以感受到诗人致力于诗的感觉、情绪、诗风的自由淳朴和口语化的追求，显然，果尔蒙（Gemy de Gourmont）、耶麦（Franlis Jarnmes）、保尔·福尔（Poul Fort）等法国后期象征派诸家的创作和理论，给了他新的启示。三辑诗反映了作者五年间诗歌创作的三段历程，而作者将第一辑取名为《旧锦囊》，显然有否定它们的含义。

《我底记忆》于1929年4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初版发行，同年11月再版。初版本扉页印有法文“A Jeanne”（意为“给绛年”）。本辑据再版本编入。

夕 阳 下

晚云在暮天上散锦，
溪水在残日里流金；
我瘦长的影子飘在地上，
像山间古树底寂寞的幽灵。

远山啼哭得紫了，
哀悼着白日底长终；
落叶却飞舞欢迎
幽夜底衣角，那一片清风。

荒冢里流出幽古的芬芳，
在老树枝头把蝙蝠迷上，
它们缠绵琐细的私语
在晚烟中低低地回荡。

幽夜偷偷地从天末归来，^①
我独自还恋恋地徘徊；
在这寂寞的心间，我是
消隐了忧愁，消隐了欢快。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幽夜偷偷地从天末来”，删去“归”字。

寒风中闻雀声

枯枝在寒风里悲叹，
死叶在大道上萎残；
雀儿在高唱薤露歌，
一半儿是自伤自感。

大道上寂寞凄清，①
高楼上悄悄无声，②
只那孤岑的雀儿
伴着孤岑的少年人。

寒风吹老了树叶，③
又来吹老少年底华鬓，④
更在他底愁怀里⑤
将一丝的温馨吹尽。

唱啊，我同情的雀儿，⑥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大道上”改作“大道上是”。

②收入《望舒诗稿》时，“高楼上”改作“高楼上”。

③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寒风已吹老了树叶”。

④收入《望舒诗稿》时，“又来”改作“更”。

⑤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又复在他的愁怀里”。

⑥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唱啊，同情的雀儿”，删去“我”字。

唱破我芬芳的梦境；
吹吧，你无情的风儿，①
吹断了我飘摇的微命。②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吹吧，无情的风儿”，删去“你”字。

②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吹断我飘摇的微命”，删去“了”字。

自家伤感^①

怀着热望来相见，
冀希从头细说，^②
偏你冷冷无言；^③
我只合踏着残叶^④
远去了，自家伤感。^⑤

希望今又成虚，^⑥
且消受终天长怨。
看风里的蜘蛛，^⑦
又可怜地飘断^⑧
这一缕零丝残绪，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题改作《自家悲怨》。

②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希冀一诉旧衷情”。

③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偏你冷冷无片言”。

④收入《望舒诗稿》时，“残叶”改作“残英”。

⑤收入《望舒诗稿》时，“伤感”改作“悲怨”。

⑥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而今希望又虚无”。

⑦收入《望舒诗稿》时，“看”改作“转看”。

⑧收入《望舒诗稿》时，“飘断”改作“飘摇断”。

生 涯

泪珠儿已抛残，
只剩了悲思。
无情的百合啊，
你明丽的花枝。①
你太娟好，太轻盈，
使我难吻你娇唇。②

人间伴我的是孤苦。③
白昼给我的是寂寥；④
只有那甜甜的梦儿
慰我在深宵：
我希望长睡沉沉，
长在那梦里温存。

可是清晨我醒来
在枕边找到了悲哀：
欢乐只是一幻梦，
孤苦却待我生挨！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处句号改作逗号。

②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人间天上不堪寻”，

③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人间伴我唯孤苦”，

④收入《望舒诗稿》时，删去“的”字，作“白昼给我是寂寥”。

我暗把泪珠哽咽，
我又生活了一天。

泪珠儿已抛残，
悲思偏无尽，
啊，我生命底慰安！
我屏营待你垂悯：
在这世间寂寂，
朝朝只有呜咽。

流浪人的夜歌

残月是已死的美人，^①
在山头哭泣嚶嚶，
哭她细弱的魂灵。

怪泉在幽谷悲鸣，
饥狼在嘲笑声声
在那残碑断碣的荒坟。^②

此地是黑暗底占领，^③
恐怖在统治人群，
幽夜茫茫地不明。

来到此地泪盈盈，
我是颠连飘泊的孤身，^④
我要与残月同沉。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删去“的”字，并改作“残月是已死美人”。

②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在那莽莽的荒坟”。

③收入《望舒诗稿》时，删去“是”字，作“此地黑暗的占领”。

④收入《望舒诗稿》时，删去“颠连”，作“我是飘泊的孤身”。

Fragments^①

不要说爱还是恨，^②
这问题我不要分明；^③
当我们提壶痛饮时，
可先问是酸酒是芳醇？^④

愿她温温的眼波^⑤
荡醒我心头的春草；
谁希望有花儿果儿？
但愿在春天里活几朝。^⑥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题改作《断章》。

②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冒号改作句号。

③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作“不要说爱不要说恨”。

④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可先问是酸酒芳醇”。删去后一“是”字。

⑤收入《望舒诗稿》时，“愿”改作“但愿”。

⑥收入《望舒诗稿》时，“但愿”改作“只愿”。

凝 泪 出 门

昏昏的灯，
冥冥的雨，
沉沉的未晓天；
凄凉的情绪；
将我底愁怀占住。

凄绝的寂静中，
你还酣睡未醒；
我无奈踟蹰徘徊，
独自凝泪出门：
啊，我已够伤心。

清冷的街灯，
照着车儿前进：①
在我底胸怀里，
我是失去了欢欣，②
愁苦已来临。

①最初发表于1926年3月17日《瓔珞》旬刊第1期时，“前进”作“前行”。

②最初发表于1926年3月17日《瓔珞》旬刊第1期时，“我是”作“从此又”。

可 知

可知怎的旧时的欢乐
到回忆都变作悲哀，
在月暗灯昏时候
重重地兜上心来，
 啊，我底欢爱！

为了如今惟有愁和苦，
朝朝的难遣难排，
恐惧以后无欢日，
愈觉得旧时难再，^①
 啊，我底欢爱！

可是只要你能爱我深，
只要你深情不改，
这今日的悲哀，
会变作来朝的欢快，
 啊，我底欢爱！

否则悲苦难排解，
幽暗重重向我来，

①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7日《婴珞》旬刊第3期时，“旧时难再”作“不可再”。

我将含怨沉沉睡，
睡在那碧草青苔，
啊，我底欢爱！

静 夜

像侵晓蔷薇底蓓蕾
含着晶耀的香露，
你盈盈地低泣，低着头，
你在我心头开了烦忧路。

你哭泣嚶嚶地不停，
我心头反覆地不宁；
这烦忧是从何处生
使你堕泪，又使我伤心？

停了泪儿啊，请莫悲伤，
且把那原因细讲，
在这幽夜沉寂又微凉，
人静了，这正是时光。

山 行

见了你朝霞的颜色，
便感到我落月的沉哀，
却似晓天的云片，
烦怨飘上我心来。

可是不听你啼鸟的娇音，
我就要像流水地呜咽，
却似凝露的山花，
我不禁地泪珠盈睫。

我们行于在微茫的山径，
让梦香吹上了征衣，
和那朝霞，和那啼鸟，
和你不尽的缠绵意。

残 花 的 泪

寂寞的古园中，
明月照幽素，
一枝凄艳的残花
对着蝴蝶泣诉：

我的娇丽已残，
我的芳时已过，
今宵我流着香泪，
明朝会萎谢尘土。

我的旖艳与温馨，
我的生命与青春
都已为你所有，
都已为你消受尽！

你旧日的蜜意柔情
如今已抛向何处？
看见我憔悴的颜色，
你啊，你默默无语！

你会把我孤凉地抛下，
独自蹒跚地飞去，

又飞到别枝春花上，
依依地将她恋住。

明朝晓日来时
小鸟将为我唱薤露歌；
你啊，你不会眷顾旧情
到此地来凭吊我！

十 四 行

微雨飘落在你披散的鬓边，①
像小珠碎落在青色的海带草间②
或是死鱼飘翻在浪波上，③
闪出神秘又凄切的幽光，④

诱着又带着我青色的灵魂⑤
到爱和死底梦的王国中睡眠，⑥
那里有金色的空气和紫色的太阳，⑦
那里可怜的生物将欢乐的眼泪流到胸膛；⑧

就像一只黑色的衰老的瘦猫，
在幽光中我憔悴又伸着懒腰，
流出我一切虚伪和真诚的骄傲；⑨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看微雨飘落在你披散的鬓边”。

②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像小珠散落在青色海带草间”。

③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或是死鱼浮在碧海的波浪上”。

④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闪出万点神秘又凄切的幽光”。

⑤收入《望舒诗稿》时，“诱着”改为“它诱着”，“灵魂”改作“魂灵”。

⑥收入《望舒诗稿》时，“睡眠”改作“逡巡”。

⑦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那里有金色山川和紫色太阳”。

⑧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而可怜的生物流喜泪到胸膛”。

⑨收入《望舒诗稿》时，“流出”改作“吐出”。

然后，又跟着它踉跄在轻雾朦胧；①

像淡红的酒沫飘在琥珀钟，②

我将有情的眼藏在幽暗的记忆中。③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然后又跟它踉跄在薄雾朦胧”。

②收入《望舒诗稿》时，“飘”改作“飘浮”。

③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改作“我将有情的眼埋藏在记忆中”。

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①

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
把你伤感的头儿垂倒，
静，听啊，远远地，在林里，
在死叶上的希望又醒了。

是一个昔日的希望，
它沉睡在林里已多年；
是一个缠绵烦琐的希望，
它早在遗忘里沉湮。

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
把你伤感的头儿垂倒，
这一个昔日的希望，
它已被你惊醒了。

这是缠绵烦琐的希望，
如今已被你惊起了，
它又要依依地前来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改题作《不要这样》。

将你与我烦扰。

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
把你伤感的头儿垂倒，
静，听啊，远远地，从林里，
惊醒的昔日的希望来了。

回了心儿吧

回了心儿吧，*Ma chère ennemie*，^①
我从今不更来无端地烦恼你。

你看我啊，你看我伤碎的心，
我惨白的脸，我哭红的眼睛！

回来啊，来一抚我伤痕，
用盈盈的微笑或轻轻的一吻。

Aime un peu! 我把无主的灵魂付你：^②
这是我无上的愿望和最大的冀希。

回了心儿吧，我这样向你泣诉，
Un peu d'amour, pour moi; c'est déjà trop!^③

①法文，意为“亲爱的冤家。”

②“*Aime un peu!*”法文，意为“给我一点爱！”

③法文，意思是：给我一点爱，对我来说已是太多了！

Spleen^①

我如今已厌看蔷薇色，
一任她娇红披满枝。

心头的春花已不更开，
幽黑的烦忧已到欢乐之梦中来。

我底唇已枯，我底眼已枯，
我呼吸着火焰，我听见幽灵低诉。

去吧，欺人的美梦，欺人的幻象，
天上的花枝，世人安能痴想。

我颓唐地在挨度这迟迟的朝夕！
我是个疲倦的人儿，我等待着安息。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改题作《忧郁》。

残 叶 之 歌

男 子

你看，湿了雨珠的残叶
静静地停在枝头，

（湿了珠泪的微心，^①
轻轻地贴在你心头。）

它踌躇着怕那微风
吹它到缥缈的长空。

女 子

你看，那小鸟曾经恋过枝叶，^②
如今却要飘忽无迹。^③

（我底心儿和残叶一样，
你啊，忍心人，你要去他方。）

它可怜地等待着微风，
要依风去追逐爱者底行踪。

男 子

那么，你是叶儿，我是那微风，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微心”改作“心儿”。

②收入《望舒诗稿》时，删去“曾经”二字。

③收入《望舒诗稿》时，“飘忽”改作“飘飞”。

我曾爱你在枝上，也爱你在街中。

女 子

来啊，你把你微风吹起，
我将我残叶底生命还你。

Mandoline^①

从水上飘起的，春夜的Mandoline，^②
你咽怨的亡魂，孤冷又缠绵，^③
你在哭你底旧时情？

你徘徊到我底窗边，
寻不到昔日的芬芳，
你惆怅地哭泣到花间。

你凄婉地又重进我纱窗，
还想寻些坠鬟的珠屑——
啊，你又失望地咽泪去地方。^④

你依依地又来到我耳边低泣；
啼着那颓唐哀怨之音；
然后，懒懒地，到梦水间消歇。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题改作《闻曼陀铃》。

②收入《望舒诗稿》时，“Mandoline”作“曼陀铃”。

③收入《望舒诗稿》时，“孤冷”改作“孤寂”。

④“地方”疑排误。《望舒诗稿》作“他方”。

雨 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行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她丁香般的惆怅。①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此句删去“她”字。

我底记忆

我底记忆

我底记忆是忠实于我的，
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①

它存在在燃着的烟卷上，
它存在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
它存在在破旧的粉盒上，
它存在在颓垣的木莓上，
它存在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②
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
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
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
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

它是胆小的，它怕着人们底喧嚣，③
但在寂寥时，它便对我来作密切的拜访。

①收入《望舒诗稿》时，“忠实得甚于”改作“忠实甚于”，删去“得”字。

②收入《望舒草》及《望舒诗稿》时，以上五句中的“它存在在”均改作“它生存在”。

③《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人们底”作“人们的”。

它底声音是低微的,①
但是它底话是很长, 很长,②
很多, 很琐碎, 而且永远不肯休;③
它底话是古旧的, 老是讲着同样的故事,④
它底音调是和谐的, 老是唱着同样的曲子,⑤
有时它还模仿着爱娇的少女底声音,⑥
它底声音是没有气力的,
而且还夹着眼泪, 夹着太息。

它底拜访是没有什么一定的,
在任何时间, 在任何地点,
甚至当我已上床, 朦胧地想睡了;⑦
人们会说它没有礼貌,
但是我们是老朋友。

它是琐琐地永远不肯休止的,
除非我凄凄地哭了, 或是沉沉地睡了:⑧

①《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它底”作“它的”。

②《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改作“但是它的话却很长, 很长”。

③《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很多”改作“很长”。

④《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此句改作“它的话是古旧的,老讲着同样的故事”。

⑤《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此句作“它的音调是和谐的,老唱着同样的曲子”。

⑥《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此处作“……少女的声音”。

⑦《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均改“甚至”为“时常”;且于“朦胧地想睡了”之后加了一句“或是选一个大清早”。

⑧《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或是沉沉地睡了”另起一行,句末为逗号。

但是我是永远不讨厌它，^①
因为它是忠实于我的。

①《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此句作“但是我永远不讨厌它”。

路上的小语

——给我吧，姑娘，那朵簪在你发上的①
小小的青色的花，
它是会使我想起你底温柔来的。②

——它是到处都可以找到的，
那边，你看，在树林下，在泉边，③
而它又只会给你悲哀的记忆的。

——给我吧，姑娘，你底像花一样地燃着的，④
像红宝石一样地晶耀着的嘴唇，⑤
它会给我蜜底味，酒底味。⑥

——不，它只有青色的橄榄底味，⑦
和未熟的苹果底味，
而且是不给说谎的孩子的。

①《望舒诗稿》中，此句作“——给我吧，姑娘，那朵簪在发上的”，无“你”字。

②《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你底”均作“你的”。

③《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你看”均作“你瞧”。

④《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此句作“——给我吧，姑娘，你的像花一般燃着的”。

⑤《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一样地”均改作“一般”。

⑥《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底”均作“的”。

⑦《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橄榄底味”作“橄榄的味”。

——给我吧，姑娘，那在你衫子下的
你的火一样的，十八岁的心，
那里是盛着天青色的爱情的。

——它是我的，是不给任何人的，
除非别人愿意把他自己底真诚的①
来作一个交换，永恒地。

①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别人”改作“有人”。

林下的小语

走进幽暗的树林里
人们在心头感到了寒冷，^①
亲爱的，在心头你也感到寒冷吗，
当你拥在我怀里^②
而且把你的唇粘着我底的时候？^③

不要微笑，亲爱的，
啼泣一些是温柔的，
啼泣吧，亲爱的，啼泣在我底膝上，^④
在我底胸头，在我底颈边。^⑤
啼泣不是一个短促的欢乐。

“追随我到世界的尽头，”^⑥
你固执地这样说着吗？
你说得多傻！你去追随天风吧！^⑦

①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删去“了”字。

②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此句作“当你在我的怀里”。

③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此句作“而我们的唇又粘着的时候？”

④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我底膝上”作“我的膝上”。

⑤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底”作“的”。

⑥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追随我”作“追随你”。

⑦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此句作“你在戏谑吧！你去追平原的天风吧！”

我呢，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
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

哦，不要请求我的心了！①
它是我的，是只属于我的。
什么是我们的恋爱的纪念吗？
拿去吧，亲爱的，拿去吧，
这沉哀，这绛色的沉哀。

①《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从本句起，改作：“哦，不要请求我的无用心了！/你到山上去觅珊瑚吧，/你到海底去觅花枝吧， 什么是我们的好时光的纪念吗？/在这里，亲爱的，在这里，/这沉哀，这绛色的沉哀。”

夜 是^①

夜是清爽而温暖；
飘过的风带着青春和爱底香味，
我的头是靠在你裸着的膝上，
你想笑，而我却哭了。^②

温柔的是缢死在你底发上，^③
它是那么长，那么细，那么香；
但是我是怕着，那飘过的风
要把我们底青春带去。^④

我们只是被年海底波涛^⑤
挟着飘去的可怜的épaves，^⑥
不要讲古旧的romance和理想的梦国了，^⑦
纵然你有柔情，我有眼泪。

①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题改作《夜》。

②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此句作“你想微笑，而我却想啜泣”。

③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发上”作“发丝上”。

④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底”作“的”。

⑤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底”作“的”。

⑥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épaves”作“沉舟”。

⑦ 《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此句作“不要讲古旧的绮赋风光了”。

我是怕着：那飘过的风①
已把我们底青春和别人底一同带去了；
爱呵，你起来找一下吧，
它可曾把我们底爱情带去。

①《望舒草》及《望舒诗稿》中，从此句起，改作：

“我是害怕那飘过的风，/那带去了别人的青春和爱的飘过的风，/它也会带去了我们底，/然后丝丝地吹入凋谢了的蔷薇花丛。”

独自的时候

房里曾充满过清朗的笑声，
正如花园里充满过蔷薇；①
人在满积着的梦的灰尘中抽烟，②
沉想着消逝了的音乐。③

在心头飘来飘去的是啥啊，
像白云一样地无定，像白云一样地沉郁？
而且要对它说话也是徒然的，
正如人徒然地向白云说话一样。④

幽暗的房里耀着的只有光泽的木器，
独语着的烟斗也黯然缄默，
人在尘雾的空间描摹着惨白的裸体⑤
和烧着人的火一样的眼睛。

为自己悲哀和为别人悲哀是一样的事，⑥

①《望舒草》、《望舒诗稿》中，“蔷薇”作“百合或素馨”。

②《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此句作“人在满积着梦的灰尘中抽烟”。

③《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消逝”作“凋残”。

④《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此句作“正如人徒然向白云说话一样”，无“地”字。

⑤《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惨白”作“白润”。

⑥《望舒草》、《望舒诗稿》中，“一样”作“同样”。

虽然自己的梦是和别人的不同的，^①
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是流过眼泪，
而从外边，寂静是悄悄地进来。

①《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此句作“虽然自己的梦是和别人的不同，”
删去末字“的”。

秋 天^①

再过几日秋天是要来了，
默坐着，抽着陶器的烟斗，^②
我已隐隐地听见它的歌吹^③
从江水的船帆上。

它是在奏着管弦乐，
这个使我想起做过的好梦；
从前我认它是好友是错了，^④
因为它带了忧愁来给我。^⑤

林间的猎角声是好听的，
在死叶上的漫步也是乐事，
但是，独身汉的心地我是很清楚的，
今天，我是没有闲雅的兴致。^⑥

我对它没有爱也没有恐惧，

①《望舒草》、《望舒诗稿》中，题改作《秋》。

②《望舒草》、《望舒诗稿》中，“陶器”作“陶制”。

③《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此句作“我已隐隐听见它的歌吹”，无“地”字。

④《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此句作“我从前认它为好友是错了”。

⑤《望舒草》、《望舒诗稿》中，“忧愁”作“烦忧”。

⑥《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此句作“今天，我没有这闲雅的兴致。”

我知道它所带来的东西的重量，①

我是微笑着，安坐在我的窗前，

当浮云带着恐吓的口气来说：秋天要来了，望舒先生！②

①《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我”作“你”。

②《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浮云”作“飘风”，末句删去“要”字，作“秋天来了，望舒先生！”另列一行。

对于天的怀乡病

怀乡病，怀乡病，
这或许是一切有一张有些忧郁的脸，^①
一颗悲哀的心，
而且老是缄默着，
还抽着一支烟斗的
人们的生涯吧。

怀乡病，哦，我呵，^②
我也是这类人之一，^③
我呢，我渴望着回返
到那个天，到那个如此青的天，
在那里我可以生活又死灭，
像在母亲的怀里，
一个孩子笑着和哭着一样。^④

我呵，我真是一个怀乡病者，^⑤

①《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此句分列两行，作：

这或许是一切
有一张有些忧郁的脸，

②《望舒草》、《望舒诗稿》中，“呵”作“啊”。

③《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此句作“我也许是这类人之一吧。”

④《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此句作“一个孩子欢笑又啼泣”

⑤《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此句作“我啊，我是一个怀乡病者。”

是对于天的，对于那如此青的天的，①
在那里我可以安安地睡着②
没有半边头风，没有不眠之夜，
没有心的一切的烦恼，
这心，它，已不是属于我的，
而有人已把它抛弃了
像人们抛弃了敝屣一样。

① 《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此句删去句首的“是”字。

② 《望舒草》、《望舒诗稿》中，此句作“那里，我是可以安眠地睡眠，”。

断 指

在一口老旧的，满积着灰尘的书橱中，
我保存着一个浸在酒精瓶中的断指；
每当无聊地去翻寻古籍的时候，
它就含愁地向我诉说一个使我悲哀的记忆。

它是被截下来的，从我一个已牺牲了的朋友底手
上，
它是惨白的，枯瘦的，和我的友人一样，
时常萦系着我的，而且是很分明的，
是他将这断指交给我的时候的情景：

“为我保存着这可笑又可怜的恋爱的纪念吧，望
舒，
在零落的生涯中，它是只能增加我的不幸的了。”^①
他的话是舒缓的，沉着的，像一个叹息，
而他的眼中似乎是含着泪水，虽然微笑是在脸上。

关于他的“可怜又可笑的爱情”我是一些也不知道。
我知道的只是他是在一个工人家里被捕去的，^②

①《望舒诗稿》中，“不幸的了”作“不幸了”，删去“的”字。

②《望舒诗稿》中，此句句末标点为“；”。

随后是酷刑吧，随后是惨苦的牢狱吧，
随后是死刑吧，那等待着我们大家的死刑吧。

关于他“可笑又可怜的爱情”我是一些也不知道。
他从未对我谈起过，即使在喝醉了酒时；^①
但是我猜想这一定是一段悲哀的故事，他隐藏着，
他想使它跟着截断的手指一同被遗忘了。^②

这断指上还染着油墨底痕迹，
是赤色的，是可爱的，光辉的赤色的，^③
它很灿烂地在这截断的手指上，^④
正如他责备别人底懦怯的目光在我们底心头一
样。^⑤

这断指常带了轻微又粘着的悲哀给我，
但是它在我又是一件很有用的珍品，^⑥
每当为了一件琐事而颓丧的时候，我会说：^⑦
“好，让我拿出那个玻璃瓶来吧。”

①《望舒诗稿》中，“喝醉了酒时”作“喝醉酒时”，删去“了”字，句末为句号。

②《望舒诗稿》中，“跟着”作“随着”。

③《望舒诗稿》中，“是可爱的”后面无“，”。

④《望舒诗稿》中，无“在”字，疑漏排。

⑤《望舒诗稿》中，“我们底”作“我底”，删去“们”字。

⑥《望舒诗稿》中，“它在我”作“这在我”。

⑦《望舒诗稿》中，“我会说：”在下一行开头处，“好”后无逗号。

望 舒 草

关于《望舒草》

《望舒草》是戴望舒自编的第二本诗集，于1932年赴法留学时在法国编定，1933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列入《现代创作丛刊》出版单行本。全书收集了1929年出版的《我底记忆》中《我底记忆》辑内诗七首；1929年后至1932年留法前的诗作三十四首，共计四十一首。书末附录《诗论零札》十七条，卷首是杜衡作的序文。

《望舒草》在戴望舒的诗作中具有代表性，显示了象征派诗歌艺术的特征，诸如感觉的灵敏、相通；感觉与情绪的微妙对应；以现代人的口语入诗，摈弃诗的“音乐成分”；追求诗风的朴素自然，等等。诗人经过不断的探索，几经变革，终于找到了“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完成了“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的工作，形成他独特的抒情诗的艺术风格，从而为中国的新诗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望舒草》据上海现代书局版本辑入；其中与《我底记忆》辑重复的篇章，不再收录，只在目录中保留题目，题后注明“诗略，见××页”。

序

望舒在未去国之前曾经叫我替他底《望舒草》写一篇序文，我当时没有想到写这篇序文的难处，也就模模糊糊地答应了，一向没有动笔是不用说。这期间，望舒曾经把诗稿全部随身带到国外，又从国外相当删改了一些寄回来，屈指一算，足足有一年的时间轻快地过去了。望舒为诗，有时苦思终日，不名只字，有时诗思一到，摇笔可成，我却素来惯于机械式地写克期交卷的文章。只有这一回，《望舒草》出版在即，催迫得我不能不把一年前许下的愿心来还清的时候，却还经过几天的踌躇都不敢下笔。我一时只想起了望舒诗里有过这样的句子：“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烦忧》）因而他底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零札》十四）他这样谨慎着把他底诗作里的“真实”巧妙地隐藏在“想象”底屏障里。假如说，这篇序文底目的是在于使读者更深一步地了解我们底作者，那么作者所不“敢”说的真实，要是连写序文的人自己都未能参详，固然无从说起，即使有幸地因朋友关系而知道一二，也何尝敢于道作者所不敢道？写这篇序文的精力大概不免要白费吧。

可是，“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这句话倒的确是望舒诗底唯一的真实了。它包含着望舒底整个做诗的态度，以及对于诗的见解。抱这种见解的，在近年来国内诗坛上很难找

到类似的例子。它差不多成为一个特点。这一个特点，是从望舒开始写诗的时候起，一贯地发展下来的。

记得他开始写新诗大概是在1922到1924那两年之间。在年轻的时候谁都是诗人，那时候朋友们做这种尝试的，也不单是望舒一个，还有蛰存，还有我自己。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把诗当做另外一种人生，一种不敢轻易公开于俗世的人生。我们可以说是偷偷地写着，秘不示人，三个人偶尔交换一看，也不愿对方当面高声朗诵，而且往往很吝惜地立刻就收回去。一个人在梦里泄漏自己底潜意识，在诗作里泄漏隐秘的灵魂，然而也只是像梦一般地朦胧的。从这种情境，我们体味到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地说来，它底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

望舒至今还是这样。他厌恶别人当面翻阅他底诗集，让人把自己底作品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去宣读更是办不到。这种癖性也许会妨碍他，使他不可能做成什么“未冠的月桂诗人”，然而这正是望舒。

当时通行着一种自我表现的说法，做诗通行狂叫，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标榜。我们对于这种倾向私心里反叛着。记得有一次，记不清是跟蛰存，还是跟望舒，还是跟旁的朋友谈起，说诗如果真是赤裸裸的本能底流露，那么野猫叫春应该算是最好的诗了。我们相顾一笑，初不以这话为郑重，然而过后一想，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写诗的态度方面，我们很早就跟望舒日后才凝固下来的见解隐隐相合了，但是形式方面，却是一个完全的背驰。望舒日后虽然主张“诗不能借重音乐”，“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零札》一、五、七），可是在当时我们却谁

都一样，一致地追求着音律的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地可“吟”的东西。押韵是当然的，甚至还讲究平仄声。譬如，随便举个例子来说，“灿烂的樱花丛里”这几个字可以剖为三节，每节的后一字，即“烂”字，“花”字，“里”字，应该平仄相间，才能上口，“的”字是可以不算在内的，它底性质跟曲子里所谓“衬字”完全一样。这是我们底韵律之大概，谁都极少触犯；偶一触犯，即如把前举例子中的“丛里”的“里”改成“中”字，则几个同声字连在一起，就认为不能“吟”了。

望舒在这个时期内的作品曾经在他底第一个集子《我底记忆》中题名为《旧锦囊》的那一辑里选存了一部分；这次《望舒草》编定，却因为跟全集形式上不调和的原故（也可以说是跟他后来的主张不适合的原故），而完全删去。实际上，他在那个时候所作，倒也并不是全然没有被保留的价值的。

固定着一个样式写，习久生厌；而且我们底的确感觉到刻意求音节的美，有时候倒还不如老实去吟旧诗。我个人写诗的兴致渐渐地淡下去，蛰存也非常少作，只有望舒却还继续辛苦地寻求着，并且试验着各种新的形式。这些作品有一部分随写随废，也许连望舒自己都没有保留下来；就是保留的一部分，也因为别体而从来未经编集。

1925到1926，望舒学习法文；他直接地读了Verlaine, Fort, Gourmont, Jarnmes^①诸人底作品，而这些人底作品当然也影响他。本来，他所看到而且曾经爱好过的诗派也不单是法国底象征诗人；而象征诗人之所以会对他有特殊的吸引力，却可说是为了那种特殊的手法恰巧合乎他底既不是隐

^①魏尔伦、保尔·福尔、果尔蒙、耶麦，均为法国前后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

藏自己，也不是表现自己的那种写诗的动机的原故。同时，象征诗派底独特的音节也曾使他感到莫大的兴味，使他以后不再斤斤于被中国旧诗词所笼罩住的平仄韵律的推敲。

我个人也可以算是象征诗派底爱好者，可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一派里几位带神秘意味的作家，不喜欢叫人不得不说一声“看不懂”的作品。我觉得，没有真挚的感情做骨子，仅仅是官能的游戏，像这样地写诗也实在是走了使艺术堕落的一条路。在望舒之前，也有人把象征派那种作风搬到中国底诗坛上来，然而搬来的却正是“神秘”，是“看不懂”那些我以为是要不得的成分。望舒底意见虽然没有像我这样极端，然而他也以为从中国那时所有的象征诗人身上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一派诗风底优秀来的。因而他自己为诗便力矫此弊，不把对形式的重视放在内容之上；他底这种态度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动过。他底诗，曾经有一位远在北京（现在当然该说是北平）的朋友说，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这样的说法固然容有太过，然而细阅望舒底作品，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倒的确走的诗歌底正路。

那个时期内的最显著的作品便是使望舒底诗作第一次被世人所知道的《雨巷》。

说起《雨巷》，我们是很不容易把叶圣陶先生底奖掖忘记的。《雨巷》写成后差不多有年，在圣陶先生代理编辑《小说月报》的时候，望舒才忽然想起把它投寄出去。圣陶先生一看到这首诗就有信来，称许他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这封信，大概望舒自己至今还保存着，我现在却没有可能直接引用了。圣陶先生底有力的推荐使望舒得到了“雨巷诗人”这称号，一直到现在。

然而我们自己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却并不对这首《雨巷》有什么特殊的意见；等到知道了圣陶先生特别赏识这一篇之后，似乎才发现了一些以前所未曾发现的好处来。就是望舒自己，对《雨巷》也没有像对比较迟一点的作品那样地珍惜。望舒自己不喜欢《雨巷》的原因比较很简单，就是他在写成《雨巷》的时候，已经开始对诗歌底他所谓“音乐的成分”勇敢地反叛了。

人往往会同时走着两条绝对背驰的道路的：一方面正努力从旧的圈套脱逃出来，而一方又拚命把自己挤进新的圈套，原因是没有发现那新的东西也是一个圈套。

望舒在诗歌底写作上差不多已经把头钻到一个新的圈套里去了，然而他见得到，而且来得及把已经钻进去的头缩回来。1927年夏某月，望舒和我都蜚居家乡，那时候大概《雨巷》写成还不久，有一天他突然兴致勃发地拿了张原稿给我看，“你瞧我底杰作，”他这样说。我当下就读了这首诗，读后感到非常新鲜；在那里，字句底节奏已经完全被情绪底节奏所替代，竟使我有点不敢相信是写了《雨巷》之后不久的望舒所作。只在几个月以前，他还在“徬徨”、“惆怅”、“迷茫”那样地凑韵脚，现在他是有勇气写“它的拜访是没有什么一定的”那样自由的诗句了。

他所给我看的那首诗底题名便是《我的记忆》。

从这首诗起，望舒可说是在无数的歧途中间找到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大路，而且这样地完成了“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零札》七）的工作。为了这个原故，望舒第一次出集子即命曰《我底记忆》，这一回重编诗集，也把它放在头上，而属于前一个时期的《雨巷》等篇却也像《旧锦囊》那一辑一样地全部删掉了。

这以后，只除了格调一天比一天苍老、沉着，一方面又渐次地能够开径自行，摆脱下许多外来的影响之外，我们便很难说望舒底诗作还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即使有，那也不再是属于形式的问题。我们就是说，望舒底作风从《我的记忆》这一首诗而固定，也未始不可的。

正当艺术上的修养时期初次告一段落的时候，每一个青年人所逃不了的生活底纠纷便开始蜂拥而来。从1927到1932去国为止的这整整五年之间，望舒个人的遭遇可说是比较复杂的。做人的苦恼，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并非从养尊处优的环境里长成的望舒，当然事事遭到，然而这一切，却决不是虽然有时候学着世故而终于不能随俗的望舒所能应付。五年的奔走，挣扎，当然尽是些徒劳的奔走和挣扎，只替他换来了一颗空洞的心；此外，我们差不多可以说他是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再不然，那么这部《望舒草》便要算是最大的获得了吧。

在苦难和不幸底中间，望舒始终没有抛下的就是写诗这件事情。这差不多是他灵魂底苏息，净化。从乌烟瘴气的现实社会中逃避过来，低低地念着“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林下的小语》）这样的句子，想象自己是世俗的网所网罗不到的，而借此以忘记。诗，对于望舒差不多已经成了这样的作用。

前面刚说过，五年的挣扎只替望舒换来了一颗空洞的心，他底作品里充满着虚无的色彩，也是无须乎我们来替他讳言的。本来，像我们这年岁的稍稍敏感的人，差不多谁都感到时代底重压在自己底肩仔上，因而呐喊，或是因而幻灭，分析到最后，也无非是同一个根源，我们谁都是一样的，我们底心里谁都有一些虚无主义的种子；而望舒，他底独特的环境

和遭遇，却正给予了这种子以极适当的栽培。

在《我的记忆》写成的前后，我们看到望舒还不是绝望的。他虽像一位预言家似地料想着生命不像会有甚什“花儿果儿”，可是他到底还希望着“这今日的悲哀，/会变作来朝的欢快”（《旧锦囊·可知》），而有时候也的确以为“在死叶上的希望又醒了”（《雨巷·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他是还不至于弄到厌弃这充满了“半边头风”，和“不眠之夜”的尘世，而“渴望着回返/到那个天，到那个如此青的天”（《对于天的怀乡病》）的程度。不幸一切希望都是欺骗，望舒是渐次地发觉得了。终于，连那个无可奈何的对于天的希望也动摇起来，而且就是像很轻很轻的追随不到的天风似地飘着也是令人疲倦的。我们如果翻到这本大体是照写作先后排列的集子底最后，翻到那首差不多灌注着作者底整个灵魂的《乐园鸟》，便会有怎样一副绝望的情景显在我们眼前！在这小小的五节诗里，望舒是把几年前这样渴望着回返去的“那个如此青的天”也怀疑了，而发出“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的问题来。然而这问题又谁能回答呢？

从《乐园鸟》之后，望舒直到现在都没有写过一首诗。像这样长期的空白，从望舒开始写诗的时候起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有过。以后，望舒什么时候能够再写诗是谁也不能猜度的；如果写，写出怎么一种倾向的东西来也无从得知。不过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像这样的写诗法，对望舒自己差不多不再是一种慰藉，而也成为苦痛了。这本来是生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诚恳的人底命运，我们也不必独独替望舒惋惜。

《望舒草》在这个时候编成，原是再适当不过的；它是搜集了《我底记忆》以下以迄今日的诗作底全部，凡四十一篇，末附以《诗论零札》十七条，这是蛰存从望舒底手册里抄下来

的一些断片，给发表在《现代》二卷一期“创作特大号”上的。至于这篇序文，写成后却未经望舒寓目就要赶忙付排，草率之处，不知亲切的读者跟望舒自己肯原谅否。挥汗写成，我心里还这样惴惴着。

一九三三盛暑 杜 衡

印 象

是飘落深谷去的
幽微的铃声吧，
是航到烟水去的
小小的渔船吧，
如果是青色的真珠；
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

林梢闪着的颓唐的残阳，
它轻轻地敛去了
跟着脸上浅浅的微笑。

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
迢迢的，寂寞的呜咽，
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寂寞地。

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假如你还存在着，
全裸着，披散了你的发丝；
我将对你说那只有我们两人懂得的话。

我将对你说为什么蔷薇有金色的花瓣，
为什么你有温柔而馥郁的梦，
为什么锦葵会从我们的窗间探首进来。

人们不知道的一切我们都会深深了解，
除了我的手的颤动和你的心的奔跳；
不要怕我发着异样的光的眼睛，
向我来：你将在我的臂间找到舒适的卧榻。

可是，啊，你是不存在着了，
虽则你的记忆还使我温柔地颤动，
而我是徒然地等待着你，每一个傍晚，^①
在菩提树下，沉思地，抽着烟。^②

①1929年10月15日《新文艺》第1卷第2号发表时，无“每一个傍晚”五字。

②《望舒诗稿》中，“在菩提树下”作“在橙花下”。

祭 日

今天是亡魂的祭日，
我想起了我的死去了六年的友人。
或许他已老一点了，怅惜他爱娇的妻，^①
他哭泣着的女儿，他剪断了的青春。

他一定是瘦了，过着飘泊的生涯，在幽冥中，
但他的忠诚的目光是永远保留着的，
而我还听到他往昔的熟稔有劲的声音，
“快乐吗，老戴？”（快乐，唔，我现在已没有
了。）

他不会忘记了我：这我是很知道的，
因为他还来找我，每月一二次，在我梦里，
他老是饶舌的，虽则他已归于永恒的沉寂，
而他带着忧郁的微笑的长谈使我悲哀。

我已不知道他的妻和女儿到哪里去了，
我不敢想起她们，我甚至不敢问他，在梦里，
当然她们不会过着幸福的生涯的，
像我一样，像我们大家一样。

^①1929年10月15日《新文艺》第1卷第2号发表时，“怅惜他爱娇的妻”作“怀念他青年的妻”。

快乐一点吧，因为今天是亡魂的祭日；
我已为你预备了在我算是丰盛了的晚餐，
你可以找到我园里的鲜果，
和那你所嗜好的陈威士忌酒。
我们的友谊是永远地柔和的，
而我将和你谈着幽冥中的快乐和悲哀。

烦 忧

说是寂寞的秋的悵郁，
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
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
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
说是寂寞的秋的悵郁。

百合子^①

百合子是怀乡病的可怜的患者，
因为她的家是在灿烂的樱花丛里的；
我们徒然有百尺的高楼和沉迷的香夜，
但温煦的阳光和朴素的木屋总常在她缅想中。

她度着寂寂的悠长的生涯，
她盈盈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远处；
人们说她冷漠的是错了，
因为她沉思的眼里是有着火焰。

她将使我为她而憔悴吗？
或许是的，但是谁能知道？
有时她向我微笑着，
而这忧郁的微笑使我也坠入怀乡病里。

她是冷漠的吗？不。
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秘密地交谈着；
而她是醉一样地合上了她的眼睛的，
如果我轻轻地吻着她花一样的嘴唇。

①百合子系一日本舞女名。

八重子^①

八重子是永远地忧郁着的，
我怕她会郁瘦了她的青春。
是的，我为她的健康里虑着，
尤其是为她的沉思的眸子。

发的香味是簪着辽远的恋情，
辽远到要使人流泪；
但是要使她欢喜，我只能微笑，
只能像幸福者一样地微笑。

因为我要使她忘记她的孤寂，
忘记萦系着她的渺茫的乡思，
我要使她忘记她在走着
无尽的，寂寞的凄凉的路。

而且在她的唇上，我要为她祝福，
为我的永远忧郁着的八重子，
我愿她永远有着意中人的脸，
春花的笑，和初恋的心。

①八重子是一日本舞女名。

梦都子^①

致霞村^②

她有太多的蜜饯的心——
在她的手上，在她的唇上；
然后跟着口红，跟着指爪，
印在老绅士的颊上，
刻在醉少年的肩上。

我们是她年青的爸爸，诚然，
但也害怕我们的女儿到怀里来撒娇，
因为在蜜饯的心以外，
她还有蜜饯的乳房，
而在撒娇之后，她还会放肆。

你的衬衣上已有了贯矢的心，
而我的指上又有了纸捻的约指，
如果我爱惜我的秀发，
那么你又该受那心愿的忤逆。

①梦都子，一日本舞女名。

②霞村即徐霞村，三十年代我国新感觉派作家，外国文学翻译家。

我的素描

辽远的国土的怀念者，
我，我是寂寞的生物。

假如把我自己描画出来，
那是一幅单纯的静物写生。

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
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

在朋友间我有爽直的声名，
在恋爱上我是一个低能儿。

因为当一个少女开始爱我的时候，
我先就要栗然地惶恐。

我怕着温存的眼睛，
像怕初春青空的朝阳。

我是高大的，我有光辉的眼；
我用爽朗的声音恣意谈笑。

但在悵郁的时候，我是沉默的，
悵郁着，用我二十四岁的整个的心。

单 恋 者

我觉得我是在单恋着，
但是我不知道是恋着谁：
是一个在迷茫的烟水中的国土吗，
是一支在静默中零落的花吗，
是一位我记不起的陌路丽人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我的胸膨胀着，
而我的心悸动着，像在初恋中。

在烦倦的时候，
我常是暗黑的街头的踟躅者，
我走遍了嚣嚷的酒场，
我不想回去，好像在寻找什么。
飘来一丝媚眼或是塞满一耳腻语，
那是常有的事。
但是我会低声说：
“不是你！”然后踉跄地又走向他处。

人们称我为“夜行人”，
即便吧，这在我是一样的；
真的，我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
而且又是一个可怜的单恋者。

老之将至

我怕自己将慢慢地慢慢地老去，
随着那迟迟寂寂的时间，
而那每一个迟迟寂寂的时间，
是将重重地载着无量的怅惜的。

而在我坚而冷的圈椅中，在日暮，
我将看见，在我昏花的眼前
飘过那些模糊的暗淡的影子：
一片娇柔的微笑，一只纤纤的手，
几双燃着火焰的眼睛，
或是几点耀着珠光的眼泪。

是的，我将记不清楚了：
在我耳边低声软语着
“在最适当的地方放你的嘴唇”的，
是那樱花一般的樱子^①吗？
那是茹丽菖^②吗，飘着懒倦的眼
望着她已卸了的锦缎的鞋子？……
这些，我将都记不清楚了，

① 樱子，日本妇女名。

② 茹丽菖，法语的音译，妇女名。此处用以指诗人心目中的美女。犹中国诗家用的“谢女”、“秋娘”之类。

因为我老了。

我说，我是担忧着怕老去，
怕这些记忆凋残了，
一片一片地，像花一样；
只留着垂枯的枝条，孤独地。

秋 天 的 梦

迢迢的牧女的羊铃^①
摇落了轻的树叶。

秋天的梦是轻的，
那是窈窕的牧女之恋。

于是我的梦是静静地来了，
但却载着沉重的昔日。

唔，现在，我是有一些寒冷，
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

^①1931年《小说月报》第22卷1月号发表时，“迢迢”作“辽远”。

前 夜

一夜的纪念，呈呐鸥兄^①

在比志步尔启碇的前夜，^②
托密的衣袖变作了手帕，^③
她把眼泪和着唇脂拭在上面，
要为他壮行色，更加一点粉香。

明天会有太淡的烟和太淡的酒，
和磨不损的太坚固的时间，
而现在，她知道应该有怎样的忍耐：
托密已经醉了，而且疲倦得可怜。

这的橙花香味的南方的少年，^④
他不知道明天只能看见天和海——
或许在“家，甜蜜的家”里他会康健些，^⑤
但是他的温柔的亲戚却要更瘦，更瘦。

①呐鸥即刘呐鸥（1900—1939），原名刘灿波，笔名洛生。三十年代我国新感觉派主要作家，曾开办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

②1932年5月1日《现代》创刊号发表时，“比志步尔”作“斯登步尔”，“斯登步尔”系当时一邮船船名。

③托密是一日本舞女的绰号。

④1932年5月1日《现代》创刊号发表时，“这的橙花”作“这有橙花”。

⑤“家，甜蜜的家”是歌剧《米兰的少女》中一首独唱曲，由J.H.培恩作词，英国H.R.比肖普作曲。曾在我国广泛流传。

我的恋人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
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
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她有黑色的大眼睛，
那不敢凝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
不是不敢，那是因为她是羞涩的；
而当我依在她胸头的时候，
你可以说她的眼睛是变换了颜色，
天青的颜色，她的心的颜色。

她有纤纤的手，
它会在我的烦忧的时候安抚我，
她有清朗而爱娇的声音，
那是只向我说着温柔的，
温柔到销熔了我的心的话的。

她是一个静娴的少女，
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
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她的名字，
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恋人。

村 姑

村里的姑娘静静地走着，
提着她的蚀着青苔的水桶；
溅出来的冷水滴在她的趺足上，
而她的心是在泉边的柳树下。

这姑娘会静静地走到她的旧屋去，
那在一棵百年的冬青树荫下的旧屋，
而当她想到在泉边吻她的少年，
她会微笑着，抿起了她的嘴唇。

她将走到那古旧的木屋边，
她将在那里惊散了一群在啄食的瓦雀，
她将静静地走到厨房里，
又静静地把水桶放在干鱼边。

她将帮助她的母亲造饭，
而从田间回来的父亲将坐在门槛上抽烟，
她将给猪圈里的猪喂食，
又将可爱的鸡赶进它们的窠里去。

在暮色中吃晚饭的时候，
她的父亲会谈着今年的收成，

他或许会说到她的女儿的婚嫁，
而她便将羞怯地低下头去。

她的母亲或许会说她的懒惰，
（她打水的迟延便是一个好例子，）
但是她会不听到这些话，
因为她在想着那有点鲁莽的少年。

野 宴

对岸青叶荫下的野餐，
只有百里香和野菊作伴；
河水已洗涤了碍人的礼仪，^①
白云遂成为飘动的天幕。

那里有木叶一般绿的薄荷酒，
和你所爱的芬芳的腊味，
但是这里有更可口的芦笋
和更新鲜的乳酪。

我的爱软的草的小姐，
你是知味的美食家：
先尝这开胃的饮料，
然后再试那丰盛的名菜。

① 《李舒诗稿》中，“河水”作“溪水”

三 顶 礼

引起寂寂的旅愁的，
翻着软浪的暗暗的海，
我的恋人的发，
受我怀念的顶礼。

恋之色的夜合花，
俏佻的夜合花，
我的恋人的眼，
受我沉醉的顶礼。

给我苦痛的螫的，
苦痛的但是欢乐的螫的，
你小小的红翅的蜜蜂，
我的恋人的唇，
受我怨恨的顶礼。

二 月

春天已在野菊的头上逡巡着了，
春天已在斑鸠的羽上逡巡着了，
春天已在青溪的藻上逡巡着了，
绿荫的林遂成为恋的众香国。

于是原野将听倦了谎话的交换，
而不载重的无邪的小草
将醉着温软的皓体的甜香；

于是，在暮色冥冥里
我将听了最后一个游女的惋叹，
拈着一支蒲公英缓缓地归去。

小 病

从竹帘里漏进来的泥土的香，
在浅春的风里它几乎凝住了；
小病的人嘴里感到了莴苣的脆嫩，
于是遂有了家乡小园的神往。

小园里阳光是常在芸苔的花上吧，
细风是常在细腰蜂的翅上吧，
病人吃的茱萸的叶子许被虫蛀了，
而雨后的韭菜却许已有甜味的嫩芽了。

现在，我是害怕那使我脱发的饕餮了，
就是那滑腻的海鳗羹美味的小食也得斋戒，
因为小病的身子在浅春的风里是软弱的，
况且我又神往于家园阳光下的莴苣。

款 步 一

这里是爱我们的苍翠的松树，
它曾经遮过你的羞涩和我的胆怯，
我们的这个同谋者是有一个好记性的，
现在，它还向我们说着旧话，但并不揶揄。

还有那多嘴的深草间的小溪，
我不知道它今天为什么缄默：
我不看见它，或许它已换一条路走了，
饶舌着，施施然绕着小村而去了。

这边是来做夏天的客人的闲花野草，
它们是穿着新装，像在婚筵里，
而且在微风里对我们作有礼貌的礼敬，
好像我们就是新婚夫妇。

我的小恋人，今天我不对你说草木的恋爱，
却让我们的眼睛静静地说我们自己底，
而且我要用我的舌头封住你的小嘴唇了，
如果你再说：我已闻到你的愿望的气味。

款 步 二

答应我绕过这些木棚，
去坐在江边的游椅上。
啣着沙岸的永远的波浪，
总会从你投出着的素足
撼动你抿紧的嘴唇的。
而这里，鲜红并寂静得
与你底嘴唇一样的枫林间，
虽然残秋的风还未来到，
但我已经从你的缄默里，
觉出了它的寒冷。

过 时

说我是一个在怅惜着，
怅惜着好往日的少年吧，
我唱着我的崭新的小曲，
而你却揶揄：多么“过时！”

是呀，过时了，我的“单恋女”
都已经变作妇人或是母亲，^①
而我，我还可怜地年轻——
年轻？不吧，有点靠不住。

是呀，年轻是有点靠不住，
说我是有一点老了吧！
你只看我拿手杖的姿态^②
它会告诉你一切；而我的眼睛亦然。

老实说，我是一个年轻的老人了：^③
对于秋草秋风是太年轻了，
而对于春月春花却又太老。

①1932年5月1日《现代》创刊号发表时“妇人”作“少妇”。

②1932年5月1日《现代》创刊号发表时“拿手杖”作“戴帽子”。

③1932年5月1日《现代》创刊号发表时“年轻的”作“年轻了的”。

有 赠^①

谁曾为我束起许多花枝，
灿烂过又憔悴了的花枝，
谁曾为我穿起许多泪珠，^②
又倾落到梦里去的泪珠？^③

我认识你充满了怨恨的眼睛，
我知道你愿意缄在幽暗中的话语，
你引我到了一个梦中，
我却又在另一个梦中忘了你。

我的梦和我的遗忘中的人，
哦，受过我暗自祝福的人，^④
终日有意地灌溉着蔷薇，
我却无心地让寂寞的兰花愁谢。

①1936年，作曲家陈歌辛曾协助作者将此诗改为歌词，并由陈谱曲作为影片《初恋》的主题歌。歌词全文为：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多少的往事堪回首，/你呵，你在何处？我难忘你哀怨的眼睛，我知道你的沉默的情意，/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一个梦中忘记你！呵！我的梦和遗忘的人！最受我祝福的人！终日我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

②③1932年5月1日《现代》创刊号发表时“泪珠”均作“眼泪”。

④1932年5月1日《现代》创刊号发表时“暗自”作“私自”。

游子谣^①

海上微风起来的时候，
暗水上开遍青色的蔷薇。
——游子的家园呢？

篱门是蜘蛛的家，
土墙是薜荔的家，
枝繁叶茂的果树是鸟雀的家。

游子却连乡愁也没有，
他沉浮在鲸鱼海蟒间：
让家园寂寞的花自开自落吧。

因为海上有青色的蔷薇，
游子要萦系他冷落的家园吗？
还有比蔷薇更清丽的旅伴呢。^②

清丽的小旅伴是更甜蜜的家园，
游子的乡愁在那里徘徊踟蹰。
唔，永远沉浮在鲸鱼海蟒间吧。

①此诗最初发表于1932年7月1日《现代》第1卷第3期，收入《望舒诗稿》时，删去了第五节，全诗共四节。

②1932年7月1日《现代》第1卷第3期发表时“清丽”作“清冷”。

秋 蝇

木叶的红色，
木叶的黄色，
木叶的土灰色，
窗外的下午！

用一双无数的眼睛，
衰弱的苍蝇望得昏眩。
这样窒息的下午啊！
它无奈地搔着头搔着肚子。

木叶，木叶，木叶，
无边木叶萧萧下。

玻璃窗是寒冷的冰片了，
太阳只有苍茫的色泽。
巡回地散一次步吧！
它觉得它的脚软。

红色，黄色，土灰色，
昏眩的万花筒的图案啊！

迢迢的声音，古旧的，

大伽蓝的钟磬？天末的风？

苍蝇有点僵木，

这样沉重的翼翅啊！

飘下地，飘上天的木叶旋转着，

红色，黄色，土灰色的错杂的回轮。

无数的眼睛渐渐模糊，昏黑，

什么东西压到轻绡的翅上，

身子像木叶一般地轻，

载在巨鸟的翎翮上吗？

夜行者

这里他来了：夜行者！
冷清的街上有沉着的楚音，
从黑茫茫的雾，
到黑茫茫的雾。

夜的最熟稔的朋友，
他知道它的一切琐碎，
那么熟稔，在它的熏陶中
他染了它一切最古怪的脾气。

夜行者是最古怪的人。
你看他走在黑夜里：
戴着黑色的毡帽，
迈着夜一样静的步子。

微 辞

园子里蝶褪了粉蜂褪了黄，
则木叶下的安息是允许的吧，
然而好弄玩的女孩子是不肯休止的，
“你瞧我的眼睛，”她说，“它们恨你！”

女孩子有恨人的眼睛，我知道，
她还有不洁的指爪，
但是一点恬静和一点懒是需要的，
只瞧那新叶下静静的蜂蝶。

魔道者使用曼陀罗根或是枸杞，
而人却像花一般地顺从时序，
夜来香娇妍地开了一个整夜，
朝来送入温室一时能重鲜吗？

园子都已恬静，
蜂蝶睡在新叶下，
迟迟的永昼中
无厌的女孩子也该休止。

妾 薄 命

一枝，两枝，三枝，
床巾上的图案花：
为什么不结果子啊！
过去了：春天，夏天，秋天。

明天梦已凝成了冰柱；
还会有温煦的太阳吗？
纵然有温煦的太阳，跟着檐溜，
去寻坠梦的玳瑁吧！

少年行

是簪花的老人呢，
灰暗的篱笆披着莠萝；

旧曲在颤动的枝叶间死了，
新蜕的蝉用单调的生命赓续。

结客寻欢都成了后悔，
还要学少年的行蹊吗？①

平静的天，平静的阳光下，
烂熟的果子平静地落下来了。

① “行蹊”疑为“行径”。

旅 思

故乡芦花开的时候，
旅人的鞋跟染着征泥，
粘住了鞋跟，粘住了心的征泥，
几时经可爱的手拂拭？

栈石星饭的岁月，
骤山骤水的行程：
只有寂静中的促织声，
给旅人尝一点家乡的风味。

不 寐

在沉静底音波中，
每个爱娇的影子
在眩晕的脑里
作瞬间的散步，

只是短促的瞬间，
然后列成桃色的队伍，
月移花影地淡然消溶：
飞机上的阅兵式。

掌心抵着炎热的前额，
腕上有急促的温息；
是那一宵的觉醒啊？
这种透过皮肤的温息。

让沉静底最高的音波
来震破脆弱的耳膜吧。
窒息的白色的帐子，墙……
什么地方去喘一口气呢？

深 闭 的 园 子

五月的园子
已花繁叶满了，
浓荫里却静无鸟喧。

小径已铺满苔藓，
而篱门的锁也锈了——
主人却在迢遥的太阳下。

在迢遥的太阳下，
也有璀璨的园林吗？

陌生人在篱边探首，
空想着天外的主人。

灯

士为知己者用，
故承恩的灯
遂做了恋的同谋人：
作憧憬之雾的
青色的灯，
作色情之屏的
桃色的灯。

因为我们知道爱灯，
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为供它的法眼的鉴赏
我们展开秘藏的风俗画：
灯却不笑人的风魔。

在灯的友爱的光里，
人走进了美容院；
千手千眼的技师，
替人匀着最宜雅的脂粉，
于是我们便目不暇给。

太阳只发着学究的教训，
而灯光却作着亲切的密语，

至于交头接耳的暗黑，
就是饕餮者的施主了。

寻梦者

梦会开出花来的，
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
去求无价的珍宝吧。

在青色的大海里，
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
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

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
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

它有天上的云雨声，
它有海上的风涛声，
它会使你的心沉醉。

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
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
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

当你鬓发斑白了的时候，
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

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
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

乐园鸟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
昼，夜，没有休止，
华羽的乐园鸟，
这是幸福的云游呢，
还是永恒的苦役？

渴的时候也饮露，
饥的时候也饮露，
华羽的乐园鸟，
这是神仙的佳肴呢，
还是为了对于天的乡思？

是从乐园里来的呢，
还是到乐园里去的？
华羽的乐园鸟，
在茫茫的青空中，
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

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
可以对我们说吗，
华羽的乐园鸟，
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望舒诗稿

关于《望舒诗稿》

《望舒诗稿》于1937年1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辑了《我底记忆》与《望舒草》两集的全部作品，和
《望舒草》以后新作《古神祠前》、《见毋忘我花》、《微
笑》、《霜花》四首，全书共收诗六十三首。书末除附录
《论诗零札》外，还附了自己译为法文的诗六首。

《望舒诗稿》据1937年上海杂志公司版本编入；
该书“目次”页上列有作者的《自序》，而书内却无
此自序文字，以后也未见此文在别处发表。

本辑中凡与《我底记忆》、《望舒草》中重复
的作品不再收录，只在目录中保留题目，题后注明
“诗略，见××页”。

古 神 祠 前

古神祠前逝去的
暗暗的水上，
印着我多少的
思量底轻轻의足迹，
比长脚的水蜘蛛，
更轻更快的足迹。

从苍翠的槐树叶上，
它轻轻地跃到
饱和了古愁的钟声的水上，
它掠过涟漪，踏过荇藻，
跨着小小的，小小的
轻快的步子走。
然后，踟躇着，
生出了翼翅……

它飞上去了，
这小小的蜉蝣，
不，是蝴蝶，它翩翩飞舞，
在芦苇间，在红蓼花上；
它高升上去了，
化作一只云雀，

把清音撒到地上……
现在它是鹏鸟了。
在浮动的白云间，
在苍茫的青天上，
它展开翼翅慢慢地，
作九万里的翱翔，
前生和来世的逍遥游。

它盘旋着，孤独地，
在迢迢的云山上，
在人间世的边际，
长久地，固执到可怜。

终于，绝望地，
它疾飞回到我心头
在那儿忧愁地蛰伏。

见毋忘我花

为你开的
为我开的毋忘我花，
为了你的怀念，
为了我的怀念，
它在陌生的太阳下，
陌生的树林间，
谦卑地，悒郁地开着。

在僻静的一隅，
它为你向我说话，
它为我向你说话；
它重数我们用凝望
远方的潮润的眼睛
在沉默中所说的话，
而它的语言又是
像我们的眼一样沉默。

开着吧，永远开着吧，
罍虑我们的小小的青色的花。

微 笑

轻岚从远山飘开，
水蜘蛛在静水上徘徊；
说吧：无限意，无限意。

有人微笑，
一颗心开出花来，
有人微笑，
许多脸儿忧郁起来。

做定情之花带的点缀吧，
做迢遥之旅愁的凭借吧。

霜 花

九月的霜花，
十月的霜花，
雾的娇女，
开到我鬓边来。

装点着秋叶，
你装点了单调的死，
雾的娇女，
来替我簪你素艳的花。

你还有珍珠的眼泪吗？
太阳已不复重燃死灰了。
我静观我鬓丝的零落，
于是我迎来你所装点的秋。

附录二：法文诗六章^①

Le Voyageur^②

Quand, sur la mer, la brise souffle,
sur les ondes sombres, s'épanouissent part out
les roses blues.

—Où es-tu, toit du voyageur?

La porte de la cloture est le toit des araignées,
neés,

Le mur de terre celui des ronces,
Et l'arbre en fleur celui des moineaux.

Le voyageur n'a même pas de nostalgie,
Il flo'te parni les médues et les pélamides.
—Laissons les fleurs solitaires s'épanouir et
tomber dans le jardin natal.

Car sur la mer s'épanouissent les roses bleues.

Pourquo' le voyageur s'inquiète ait-il de son

①这里附录的法文诗六章系作者从自己的中文诗作中选译为法文的。

②即《游子谣》。见82页。

jardin désert?

N'a-t-il pas une compagne plus charmante
que les roses?

Noctambule^①

Voici venir le noctambule!
Dans la rue déserte, résonnent ses pas,
Du brouillard tout noir,
Au brouillard tout noir.

Ami le plus intime de la nuit,
Il en connaît tous les secrets
Si intime qu'il a pris
Toutes les manies de la nuit.

Le noctambule est un coeur étrange.
Regardez-le s'avancer dans la nuit noire
D'un pas silencieux comme la nuit
Et sur la tête, un feutre noir.

①即《夜行者》。见85页。

Le Jardin Clos^①

Dans le jardin, au mois de mai,
Foissonnent déjà fleurs et feuilles,
Aucun ramage dans la feuillée.

Les allées sont vêtues de mousses,
Et le cadenas de la porte, de rouille,
Le maître reste sous un soleil lointain.

Sous le soleil lointain
Un jardin radieux peut-il être?

Le passaut épie près de la haie,
Songeant en vain au maître sous l'autre ciel.

①即《深闭的园子》。见91页。

Démodé^①

Dites que je suis un jeune homme
Qui regrette le bon vieux temps,
Je fredonne une chanson neuve,
Et déjà vous vous moquez, que c'est démodé,

Oui démodé, mes amoureuses du temps passé
Sont maintenant épouses ou mères.
Mais moi je reste pauvrement jeune.
Jeune? non, pas tout à fait.

Non, je ne suis plus tout à fait jeune.
Dites que je suis un peu vieilli,
Regardez seulement la façon dont je porte la
canne,
Cela vous dira tout, et mes yeux aussi.

A vrai dire, je suis un jeune vieillard:
Trop jeune pour les herbes et le vent d'auto-
mne,
Trop vieux pour la lune et les fleurs de pri-
ntemps.

①即《过时》。见80页。

Trois Bénédiction^①

j er s om b e a ux m ol l e s v a g u e s
Où l'on ne ouffre que le mal du pays
Chevelue de ma bien-aimée,
Reçois mon egret en bénédiction.

Belle-de-jour couleur d'amour,
Belle-de-jour, belle de nuit,
Prun Ile de ma bien-aimée,
Reçois mon ivresse en bénédiction.

Petite abeille aux ailes roses,
Petite abeille au cruel aiguillon
Dou'oureux mais bienheureux,
O bouche de ma bien-aimée
Reçois ma p'ainte en bénédiction.

①即《三顶礼》。见75页。]

Regret^①

—Un, deux, trois

Ces fleurs étoilant le couvre-lit,
Pourquoi ne donnent elles pas de fruits?
Déjà ont fui, le printemps, l'été, l'automne.

Demain le rêve sera pris en stalactite.
Repa aitra-t-il encore le soleil chaud?
Malgré le soleil chaud,
Suivant les gouttes d'eau
On ne trouvera que le tintement
Du rêve tombé.

①即《妾薄命》，见87页。

灾难的岁月

关于《灾难的岁月》

《灾难的岁月》辑录的是戴望舒 1934 年 5 月至 1945 年 5 月 抗战胜利前夕的诗作，共二十五首，都是以前未曾编集出版过的。这是戴望舒的第四本诗集，也是他生前自编的最后一本诗集。这些后期诗作显示了作者诗风的又一嬗变。首先在主题和情调上有了新的突破，几经变革，诗人终于唱出了“祝福！我们的人民”的歌！发出了“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只有起来打击敌人，自由幸福才会临降”的战斗呼号。同时，在诗的艺术处理上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转折。这是他的诗作最为成熟，艺术上的独创性也最为鲜明的时期。

《灾难的岁月》于 1948 年 2 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本辑据此版本收录。

古意答客问

孤心逐浮云之炫烨的卷舒，
惯看青空的眼喜侵闯的青芜。
你问我的欢乐何在？
——窗头明月枕边书。

侵晨看岚躑躅于山巅，
入夜听风琐语于花间。
你问我的灵魂安息于何处？
——看那缭绕地，缭绕地升上去的炊烟。

渴饮露，饥餐英；
鹿守我的梦，鸟祝我的醒。
你问我可有人间世的墨虑？
——听那消沉下去的百代之过客的声音。①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

①1935年10月《现代诗风》第1期发表时“百代之过客”作“永恒之过客”。

灯

灯守着我， 劬劳地，
凝看我眸子中
有穿着古旧的节日衣衫的
欢乐儿童，
忧伤稚子，
像木马栏似地
转着， 转着， 永恒地……

而火焰的春阳下的树木般的
小小的爆裂声，
摇着我， 摇着我，
柔和地。

美丽的节日萎谢了，
木马栏犹自转着， 转着……
灯徒然怀着母亲的劬劳，
孩子们的彩衣已褪了颜色。

已矣哉！
采撷黑色大眼睛的凝视
去织最绮丽的梦网！
手指所触的地方：

火凝作冰焰，
花幻为枯枝。
灯守着我。让它守着我！

曦阳普照，蜥蜴不复浴其光，
帝王长卧，鱼烛永恒地高烧
在他森森的陵寝。

这里，一滴一滴地，
寂静坠落，坠落，坠落。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秋 夜 思

谁家动刀尺？
心也需要秋衣。

听鲛人的召唤，
听木叶的呼息！
风从每一条脉络进来，
窃听心的枯裂之音。

诗人云：心即是琴。
谁听过那古旧的阳春白雪？
为真知的死者的慰藉，
有人已将它悬在树梢，
为天籁之凭托——
但曾一度谛听的飘逝之音。

而断裂的吴丝蜀桐
仅使人从弦柱间思忆华年。

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

小 曲

啼倦的鸟藏喙在彩翎间，
音的小灵魂向何处翩跹？
老去的花一瓣瓣委尘土，
香的小灵魂在何处流连？

它们不能在地狱里，不能，
这那么好，那么好的灵魂！
那么是在天堂，在乐园里？
摇摇头，圣彼得可也否认。

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没有，
诗人却微笑而三缄其口：
有什么东西在调和氤氲，
在他的心的永恒的宇宙。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

赠 克 木^①

我不懂别人为什么给那些星辰
取一些它们不需要的名称，
它们闲游在太空，无牵无挂，
不了解我们，也不求闻达。

记着天狼，海王，大熊……这一大堆，
还有它们的成分，它们的方位，
你绞干了脑汁，涨破了头，
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

星来星去，宇宙运行，
春秋代序，人死人生，
太阳无量数，太空无限大，
我们只是倏忽渺小的夏虫井蛙。

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
为人之大道全在懵懂，
最好不求甚解，单是望望，
看天，看星，看月，看太阳。

①克木即金克木（1912— ），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教授。

也看山，看水，看云，看风，
看春夏秋冬之不同，
还看人世的痴愚，人世的惶惚，
静默地看着，乐在其中。

乐在其中，乐在空与时以外，
我和欢乐都超越过一切的境界，
自己成一个宇宙，有它的日月星，
来供你钻研，让你皓首穷经。

或是我将变一颗奇异的彗星，
在太空中欲止即止，欲行即行，
让人算不出轨迹，瞧不透道理，
然后把太阳敲成碎火，把地球撞成泥。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

眼

在你的眼睛的微光下，
迢迢的潮汐升涨：
玉的珠贝，
青铜的海藻……
千万尾飞鱼的翅，
剪碎分而复合的
顽强的渊深的水。

无诸崖的水，
暗青色的水！
在什么经纬度上的海中，
我投身又沉溺在
以太阳之灵照射的诸太阳间，
以月亮之灵映光的诸月亮间，
以星辰之灵闪烁的诸星辰间？
于是我是彗星，
有我的手，
有我的眼，
并尤其有我的心。

我睇曝于你的眼睛的
苍茫朦胧的微光中，

并在你上面，
在你的太空的镜子中
鉴照我自己的
透明而畏寒的
火的影子，
死去或冰冻的火的影子。

我伸长，我转着，
我永恒地转着，
在你的永恒的周围
并在你之中……

我是从天上奔流到海，
从海奔流到天上的江河，
我是你每一条动脉，
每一条静脉，
每一个微血管中的血液，
我是你的睫毛
（它们也同样在你的
眼睛的镜子里顾影），
是的，你的睫毛，你的睫毛，

而我是你，
因而我是我。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夜 蛾

绕着蜡烛的圆光，
夜蛾作可怜的循环舞，
这些众香国的谪仙不想起
已死的虫，未死的叶。

说这是小睡中的亲人，
飞越关山，飞越云树，
来慰藉我们的不幸，
或者是怀念我们的死者，
被记忆所逼，离开了寂寂的夜台来。

我却明白它们就是我自己，
因为它们用彩色的大绒翅
遮覆住我的影子，
让它留在幽暗里。
这只是为了一念，不是梦，
就像那一天我化成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寂 寞

园中野草渐离离，
托根于我旧时的脚印，
给他们披青春的彩衣：
星下的盘桓从兹消隐。

日子过去，寂寞永存，
寄魂于离离的野草，
像那些可怜的灵魂，
长得如我一般高。

我今不复到园中去，
寂寞已如我一般高：
我夜坐听风，昼眠听雨，
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

我 思 想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元 日 祝 福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

一九三九年元旦日

白 蝴 蝶

给什么智慧给我，
小小的白蝴蝶，
翻开了空白之页，
合上了空白之页？

翻开的书页：
寂寞；
合上的书页：
寂寞。

一九四〇年五月三日

致 萤 火

萤火，萤火，
你来照我。

照我，照这沾露的草，
照这泥土，照到你老。

我躺在这里，让一颗芽
穿过我的躯体，我的心，
长成树，开花；

让一片青色的藓苔，
那么轻，那么轻
把我全身遮盖，

像一双小手纤纤，
当往日我在昼眠，
把一条薄被
在我身上轻披。

我躺在这里
咀嚼着太阳的香味；
在什么别的天地，

云雀在青空中高飞。

萤火，萤火，
给一缕细细的光线——
够担得起记忆，
够把沉哀来吞咽！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狱中题壁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的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我用残损的手掌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树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

心 愿

几时可以开颜笑笑，
把肚子吃一个饱，
到树林子去散一会儿步，
然后回来安逸地睡一觉？
只有把敌人打倒。

几时可以再看见朋友们，
跟他们游山，玩水，谈心，
喝杯咖啡，抽一支烟，
念念诗，坐上大半天？
只有送敌人入殓。

几时可以一家团聚，
拍拍妻子，抱抱儿女，
烧个好菜，看本电影，
回来围炉谈笑到更深？
只有将敌人杀尽。

只有起来打击敌人，
自由和幸福才会临降，
否则这些全是白日梦
和没有现实的游想。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等 待

我等待了两年，
你们还是这样遥远啊！
我等待了两年，
我的眼睛已经望倦啊！

说六个月可以回来啦，
我却等待了两年啊，
我已经这样衰败啦，
谁知道还能够活几天啊。

我守望着你们的脚步，
在熟稔的贫困和死亡间，
当你们再来，带着幸福，
会在泥土中看见我张大的眼。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等 待 其 二

你们走了，留下我在这里等，
看血污的铺石上徘徊着鬼影，
饥饿的眼睛凝望着铁栅，
勇敢的胸膛迎着白刃：
耻辱粘住每一颗赤心，
在那里，炽烈地燃烧着悲愤。

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见见
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
做个证人，做你们的耳，你们的眼，
尤其做你们的心，受苦难，磨炼，
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
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后面。

没有眼泪没有语言的等待：
生和死那么紧地相贴相挨，
而在两者间，漫长的岁月在那里挤，
结伴儿走路，好像难兄难弟。

冢地只两步远近，我知道
安然占六尺黄土，盖六尺青草；
可是这儿也没有什么大不同，

在这阴湿，窒息的窄笼，
做白虱的巢穴，做泔脚缸，
让脚气慢慢延伸到小腹上，
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
从口鼻一齐喝水，然后给踩肚子，
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
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

多少人从此就没有回来，
然而活着的却耐心地等待。

让我在这里等待，
耐心地等你们回来：
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
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

过 旧 居 初稿

静掩的窗子隔住尘封的幸福，
寂寞的温暖饱和着辽远的炊烟——
陌生的声音还是解冻的呼唤？……
挹泪的过客在往昔生活了一瞬间。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

过 旧 居

这样迟迟的日影，
这样温暖的寂静，
这片午炊的香味，
对我是多么熟稔。

这带露台，这扇窗，
后面有幸福在窥望，
还有几架书，两张床，
一瓶花……这已是天堂。

我没有忘记：这是家，
妻如玉，女儿如花，
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
想一想，会叫人发傻；

单听他们亲昵地叫，
就够人整天地骄傲，
出门时挺起胸，伸直腰，
工作时也抬头微笑。

现在……可不是我回家午餐？……
桌上一定摆上了盘和碗，

亲手调的羹，亲手煮的饭，
想起了就会嘴馋。

这条路我曾经走了多少回！
多少回？……过去都压缩成一堆，
叫人不能分辨，日子是那么相类，
同样幸福的日子，这些孪生姊妹！

我可糊涂啦，是不是今天
出门时我忘记说“再见”？
还是这事情发生在许多年前，
其中间隔着许多变迁？

可是这带露台，这扇窗，
那里却这样静，没有声响，
没有可爱的影子，娇小的叫嚷，
只是寂寞，寂寞，伴着阳光。

而我的脚步为什么又这样累？
是否我肩上压着苦难的年岁，
压着沉哀，透渗到骨髓，
使我眼睛朦胧，心头消失了光辉？

为什么辛酸的感觉这样新鲜？
好像伤没有收口，苦味在舌间。
是一个归途的游想把我欺骗，
还是灾难的日月真横亘其间？

我不明白，是否一切都没改动，
却是我自己做了白日梦，
而一切都在那里，原封不动：
欢笑没有冰凝，幸福没有尘封？]

或是那些真实的岁月，年代，
走得太快一点，赶上了现在，
回过头来瞧瞧，匆忙又退回来，
再陪我走几步，给我瞬间的欢快？

.....

有人开了窗，
有人开了门。
走到露台上——
一个陌生人。

生活，生活，漫漫无尽的苦路！
咽泪吞声，听自己疲倦的脚步；
遮断了魂梦的不仅是海和天，云和树，
无名的过客在往昔作了瞬间的踌躇。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

示 长 女

记得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
你童年点缀着海鸟的彩翎，
贝壳的珠色，潮汐的清音，
山岚的苍翠，繁花的绣锦，
和爱你的父母的温存。

我们曾有一个安乐的家，
环绕着淙淙的泉水声，
冬天曝着太阳，夏天笼着清荫，
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静，
岁月在窗外流，不来打搅
屋里终年长驻的欢欣，
如果人家窥见我们在灯下谈笑，
就会觉得单为了这也值得过一生。

我们曾有一个临海的园子，
它给我们滋养的番茄和金笋，
你爸爸读倦了书去垦地，
你妈妈在太阳阴里缝纫，
你呢，你在草地上追彩蝶，
然后在温柔的怀里寻温柔的梦境。

人人说我们最快活，
也许因为我们生活过得蠢，
也许因为你妈妈温柔又美丽，
也许因为你爸爸诗句最清新。

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
一刹时都被云锁烟埋；
你记得我们的小园临大海，
从那里你们一去就不再回来，
从此我对着那迢迢的天涯，
松树常常徘徊到暮霭。

那些绚烂的日子，像彩蝶，
现在枉费你摸索追寻，
我仿佛看见你从这间房
到那间，用小手挥逐阴影，
然后，缅想着天外的父亲，
把疲倦的头搁在小小的绣枕。

可是，记着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
你爸爸仍旧会来，像往日，
守护你的梦，守护你的醒。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在天晴了的时候

在天晴了的时候，
该到小径中去走走：
给雨润过的泥路，
一定是凉爽又温柔；
炫耀着新绿的小草，
已一下子洗净了尘垢；
不再胆怯的小白菊，
慢慢地抬起它们的头，
试试寒，试试暖，
然后一瓣瓣地绽透；
抖去水珠的凤蝶儿
在木叶间自在闲游，
把它的饰彩的智慧书页
曝着阳光一开一收。

到小径中去走走吧，
在天晴了的时候：
赤着脚，携着手，
踏着新泥，涉过溪流。

新阳推开了阴霾了，
溪水在温风中晕皱，

看山间移动的暗绿——
云的脚步——它也在闲游。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

赠 内

空白的诗帖，
幸福的年岁；
因为我苦涩的诗节
只为灾难树里程碑。

即使清丽的词华
也会消失它的光鲜，
恰如你鬓边憔悴的花
映着明媚的朱颜。

不如寂寂地过一世，
受着你光彩的熏沐，
一旦为后人说起时，
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

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

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口 号

盟军的轰炸机来了，
看他们勇敢地飞翔，
向他们表示沉默的欢快，
但却永远不要惊慌。

看敌人四处钻，发抖：
盟军的轰炸机来了，
也许我们会碎骨粉身，
但总比死在敌人手上好。

我们需要冷静，坚忍，
离开兵营，工厂，船坞：
盟军的轰炸机来了，
叫敌人踏上死路。

苦难的岁月不会再迟延，
解放的好日子就快到，
你看带着这消息的
盟军的轰炸机来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香港大轰炸中

偶 成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佚拾外集

关于《集外拾佚》

戴望舒生前有四本诗集出版，即《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未曾入集的佚诗当还有一些，我们只收集到《流水》、《我们的小母亲》、《昨晚》和《无题》四首。相信这并非他的佚诗的全部。杜衡在《望舒草》的序文中就谈到：“望舒在这个时期内（即1922年到1924年开始写诗的早期——编者）的作品曾经在他底第一个集子《我底记忆》中题名为《旧锦囊》的那一辑里选存了一部分；”“只有望舒却还继续辛苦地寻求着，并且试验着各种新的形式。这些作品有一部分随写随废，也许连望舒自己都没有保存下来；就是保留的一部分，也因为体别而从来未经編集。”可见直到《望舒草》出版时的1933年前，就有一些诗作散佚于集外。同样，此后在他的《望舒诗稿》和最后一本诗集《灾难的岁月》的创作期间，肯定也不会没有另外的诗作漏选。为了保存新诗发展中的珍贵史料和展示戴望舒诗歌创作的全貌，殷切地希望望舒亲友、文学研究工作者以及有识有心之士提供线索，贡献珍藏，使此书今后重版时，能将这一辑《集外拾佚》编得更完整更丰富些。

流 水

在寂寞的黄昏里，
我听见流水嘹亮的言语：

“穿过暗黑的，暗黑的林，
流到那边去！
到生出赤色的太阳的海去！”

“你，被践踏的草和被弃的花，
一同去，跟着我们的流一同去。”

“冲过横在路头的顽强的石，
溅起来，溅起浪花来，
从它上面冲过去！”

“泻过草地，泻过绿色的草地，
没有踌躇或是休止，
把握住你的意志。”

“我们是各处的水流的集体，
从山间，从乡村，
从城市的沟渠……
我们是力的力。”

“决了堤防，破了闸！
阻拦我们吗？
你会看见你的毁灭。……”

在一个寂寂的黄昏里，
我看见一切的流水，
在同一个方向中，
奔流到太阳的家乡去。

（原载1930年3月15日《新文艺》2卷1号）

我们的小母亲

机械将完全地改变了，在未来的日子——
不是那可怖的汗和血的榨床，
不是驱向贫和死的恶魔的大车。
它将成为可爱的，温柔的，
而且仁慈的，我们的小母亲，
一个爱着自己的多数的孩子的，
用有力的，热爱的手臂，
紧抱着我们，抚爱着我们的
我们这一类人的小母亲。

是啊，我们将没有了恐慌，没有了憎恨，
我们将热烈地爱它，用我们多数的心。
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静默的铁的神秘，
在我们，它是有一颗充满着慈爱的血的心的，
一个人间的孩子们的母亲。

于是，我们将劳动着，相爱着，
在我们的小母亲的怀里；
在我们的小母亲的怀里，
我们将互相了解，
更深切地互相了解……
而我们将骄傲地自庆着，

是啊，骄傲地，有一个
完全为我们的幸福操作着
慈爱地抚育着我们的小母亲，
我们的有力的铁的小母亲！

（原载1930年3月15日《新文艺》2卷1号）

昨 晚

我知道昨晚在我们出门的时候，
我们的房里一定有一次热闹的宴会，
那些常被我的宾客们当作没有灵魂的东西，
不用说，都是这宴会的佳客：
这事情我也能容易地觉出，
否则这房里决不会零乱，
不会这样氤氲着烟酒的气味。
它们现在是已经安分守己了，
但是扶着残醉的洋娃娃却眨着眼睛，
我知道她还会撒痴撒娇：
她的头发是那样地蓬乱，而舞衣又那样地皱，
一定的，昨晚她已被亲过了嘴。
那年老的时钟显然已喝得太多了，
他还渴睡着，而把他的职司忘记；
拖鞋已换了方向，易了地位，
他不安静地躺在床前，而横出榻下。
粉盒和香水瓶自然是最漂亮的娇客，
因为她们是从巴黎来的，
而且准跳过那时行的“黑底舞”；
还有那个龙钟的瓷佛，他的年岁比我们还大，
他听过我祖母的声音，又受过我父亲的爱抚，
他是慈爱的长者，他必然居过首席。

（他有着一颗什么心会和那些后生小子和谐？）

比较安静的恐怕只有那桌上的烟灰孟，
它是昨天刚在大路上来的，它是生客。

还有许许多多的有伟大的灵魂的小东西，
它们现在都已敛迹，而且又装得那样规矩，
它们现在是那样安静，但或许昨晚最会胡闹。
对于这些事物的放肆我倒并不嗔怪，
我不会发脾气，因为像我们一样，
它们在有一些的时候也应得狂欢痛快。
但是我不懂得它们为什么会胆小害怕我们，
我们不是严厉的主人，我们愿意它们同来！
这些我们已有过了许多证明，
如果去问我的荷兰烟斗，它便会讲给你听。

（原载1931年10月20日《北斗》第1卷2期）

无 题^①

我和世界之间是墙，
墙和我之间是灯，
灯和我之间是书，
书和我之间是——隔膜！

①程步奎在《戴望舒文录》（1987年11月香港三联书店版）附录《戴望舒的佚诗》中介绍此诗时说：此诗系1947年春戴望舒到沪时，在“香雪园”茶室应几个文艺青年之邀即席吟赋的。由于是即兴之作，不曾命题。此题为编者所加。

《恶之花》 掇英

〔法〕波特莱尔

关于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华》

波特莱尔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法国诗人，文艺批评家。生于巴黎。幼年丧父，随母改嫁。曾参加1848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到过印度，晚年侨居比利时。生活放浪，由于酗酒和吸食鸦片，死在巴黎。主要作品有诗集《恶之华》(1857)、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1869)和《人为的天堂》(1860)、理论批评《美学管窥》(1868)和《浪漫主义艺术》。思想和创作受美国诗人爱伦·坡影响。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也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恶之华》是波特莱尔的代表作，1857年初版，以后多次重版。全书包括《理想和忧郁》、《巴黎的场景》、《酒》、《恶之华》、《反抗》和《死》六章。《恶之华》的“恶”字，法文原义不仅指恶劣与罪恶，也指疾病与痛苦。诗人自称他的诗篇为“病态之华”。《恶之华》歌唱醇酒、美人，强调官能陶醉，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生活不满、对客观世界绝望的反抗。

《〈恶之华〉掇英》直接自法文译出，共二十四首，占初版《恶之华》的十分之一。曾于1947年3月列入《怀正文艺丛书》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

波特莱尔的位置

瓦雷里^①

波特莱尔是到了光荣的顶点。

这本还不到三百页的小书《恶之华》，在文士的评价中，是和那些最著名和最广阔的作品等量齐观的。它被翻译成大部分的欧洲语言：这是一个我要来谈一谈的事实，因为我相信，在法国文学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

一般说来，法国的诗人总是很少为国外所认识，所欣赏。人们比较容易承认我们的散文的长处，但是我们的诗的能力，人们认可的时候可就吝啬而勉强了。那从十七世纪以来在我们的语文中支配着的秩序和正确性，我们的特殊的抑扬，我们的严格的格律，我们的对于简单和直截明了的好尚，我们的对于夸大和貶笑的担心，一种在表现之中的顾虑，以及我们的气质的抽象倾向，这些都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和他国颇不相同，又往往为他国所不能捉摸的诗。在外国人看来，拉封丹（La Fontaine）是索然无味。拉辛（Racine）对于他们是不可接近的。他的和谐是太微妙了，他的构图是太纯粹了，他的辞句是太优雅而太浓淡有致了，以致那些对于我国的语言没有一种亲切而根本的认识的人们，是不能感领的。

就是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也只由于他的小

^①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5），又译瓦莱里，P.，法国象征派诗人。有诗集《旧诗集存》、《海滨墓园》、《幻美集》等。

说而传播到法国之外去。

但是，有了波特莱尔，法国的诗歌终于走出了国境。它使全世界的人都读它；它使人不得不视之为现代性的诗歌本身；它产生模仿，它使许多心灵丰饶。像史温彭(Swinburne)，加勃列莱·达农丘(Gabriele D'Annunzio)，斯代方·葛奥尔格(Stefan George)等人那样，都卓绝超群地证实了波特莱尔在国外的影响。

所以我说，在我国的诗人们之间，比波特莱尔更伟大以及禀赋更高的诗人们固然是有的，可是比他更重要的，却绝对没有。

这种奇特的重要性是在于何处呢？像波特莱尔那样的一个那样特殊，那么和常人远离的人，怎样能酝酿成一个那么广阔的运动呢？

这种身后之大为人爱宠，这种精神的繁殖力，这种达到了最高点的光荣，应该不仅依系于他作为诗人的固有价值，而且还依系于一些例外的状况。这些例外状况之一，便是那和诗的效能结合在一起的批判的智力。波特莱尔从这罕有的结合中得到一个主要的发现。他是生来富于官感而明确的；他是富于敏感的，而这敏感的要求便导领他去作形式的最精妙的探讨；但是，如果他并没有由于心灵的好奇，无愧于在爱德加·坡(Edgar Poe)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的机会，那么这些天赋无疑只会使他成为戈蒂艾(Gautier)的一个敌手，或是巴拿斯派的一个高手艺术家而已。明锐的魔鬼，分析的精灵，论理与想象，神秘性与筹算的最新鲜最迷人的配合的发明者，深钻并利用艺术的一切方法的文学技师，他觉得这都在爱德加·坡身上显现出来，而使他惊异。

这样许多的独特的见解和异常的预期都使他迷醉。他的才能因而变形了，他的定命因而灿然改变了。

我等一下要再来说说这两个心灵的幻异的接触所生的效果。

但是现在，我应该考察一下波特莱尔之熏陶的第二个可注意的状况。

在他达到成人的年龄的时候，浪漫主义正在全盛期；一代的才华占领着文学的王国：拉马丁(Lamartine)，雨果，缪塞(Musset)、维尼(Vigny)，就是当时的诸大师。

让我们置身于一个在1840年达到了写作年龄的青年的地位吧。他是在受着那些他的本能所横强地命令他废弃的人们的滋育。然而他们所诱导，滋养，他们的荣誉所激起，他们的作品所决定的他的文学生存，却必然地系附于这些人的否定，推翻，代替——在他看来，这些人似乎塞满了名誉的整个空间，而且一个人使他绝了形式的世界的路；另一个人使他绝了画境的路；另一个人使他绝了深度的路。

问题是在于要在这为偶然所例外地聚于一代，又都是才思流溢的大诗人们全体之中，竭尽能力把自己显扬出来。

波特莱尔的命题因此可能——因此应该——这样地提出的：“做一个大诗人，却不是做拉马丁，也不是做雨果，也不是做缪塞。”我并不说这个决心是有意识的，但是它却必然存在于波特莱尔的心里，——而且甚至本质地是波特莱尔。这是他的“国是”。在那也是骄傲的领域的创造的领域之中，那显扬自己的必要是和生存本身不能分开的。波特莱尔在他的《恶之花》的计划的序言中写着：“大名鼎鼎的诗人长久以来分配着诗的领域的最华彩的省份，……因此我要做些别的事……”

总之，由于他的心灵状态以及种种论据，他便势必至

于，便逼不得已，日益明显地去反对那人们称为“浪漫主义”的系统，或无系统。

我并不要来给这个名词下定义。如果要做这种尝试，就非得失去任何严格的情绪不可吧。这里，我只从事于把当我们的诗人和他的时代的文学对照的时候，那在“初生状态”中的他的最可能的反映和直觉恢复原状。波特莱尔所受到的某一种印象，是我们可以，而且是相当容易，重新组织起来的。的确，靠了时间的顺序和文学事件的后来的发展，——甚至还靠了波特莱尔，和他的作品以及这作品的幸运——我们拥有一种简单而稳当方法，来约略确定我们的必然空泛，有时是接受来，有时是完全专断的，对于浪漫主义的观念。这方法是在于观察那承继浪漫主义的东西，即来加之以改变，加之以矫正和反驳，而终于取而代之的东西。只要考察一下那些在它之后产生，反对它的那些运动和作品就是了，因为这些都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是它的本来面目的确切的答案。这样观察之下的浪漫主义，因此就是自然主义所反击，巴拿斯派所群起而攻之的东西；而这也正就是决定了波特莱尔的特殊态度的东西。它就是那差不多同时惹起完美的意志来反对自己的东西——“为艺术而艺术”的神秘主义——万物的观察和无个性的固定的要求；总而言之，一种更坚固的质地和一种更精巧更纯粹的形式愿望。关于那些浪漫主义作家，除了他们的后继者们的纲领和倾向之总体以外，什么都不能给我们更清楚的指示了。

也许浪漫主义的缺点只是那和自信的不可分离的过分吧？……新奇的青春时期是夸大的。智慧，筹算，以及总之一句话，完美，是只在精力之节省的时期才显现出来的。

不论如何，精密的纪元是在波特莱尔的青年时代光景开

始的。戈蒂艾已经对于形式的条件的松懈，语言的贫乏和不确当加以抗议和反对了。不久，圣特·勃夫(Sainte Beuv)，佛罗倍尔(Flaubert)，勒龚特·德·李尔(Leconte de Lisle)的各方面的努力都将起来反对热情的轻易，作风的无恒，愚蠢和古怪的泛滥……巴拿斯派和写实主义者都将同意在表面的强度，丰富，辞锋上有所损失，因为他们在深刻，真实，技术和智力的品质上已有所获得了。

我要总括地说，这种种不同的“派别”之代替了浪漫主义，是可以作为熟思的行为之代替了自生的行为观之的。

一般地说来，浪漫派的作品是不大经得起一个苛刻而精练的读者的缓慢而处处有抵抗的阅读的。

波特莱尔就是这种读者。波特莱尔有着最大的利害关系，——一种存亡的利害关系，——来察出，证实并过分重视，那他在他的最伟大的人物的作品和本身之中贴近地观察到的，浪漫主义的弱点和缺陷。他那时可能心里想：浪漫主义已到了它的全盛期，因此它是要死的；他那时可能用了达莱朗(Talleyrand)和麦代尔尼赫(Metternich)在1807年左右用以奇异地注视那世界的主宰的目光，来观察当时的神和半神……

波特莱尔注视着维克多·雨果；推测他对于雨果的思想并不是不可能的事。雨果统治着；由于一种无限地更有力更精确的质地，他占了拉马丁的上风。他的字眼广大的记录，他的韵律的繁复，他的意象的充溢，压倒了一切敌手的诗。但是他的作品有时却迁就俗流，迷失在预言式的宏词和无穷尽的呼唤声中。他向群众作媚态，他和上帝对话。他的哲学的简单，种种发挥的不相称和不统一，琐节的神奇和借词的脆弱，以及整体的无定见之间的常有的对照，还有那能使一个

年轻而不留神的观察者感到不舒服，因而使他得到教益而指出他将来个人艺术的路的一切，波特莱尔大概都会将它们记在心头，并且从雨果的奇才使他不得不发生的景仰中，分辨出他作品中的驳杂，轻率，可议之处，——这就是说，一位那么伟大的艺术家所容人采撷的，生存的可能性和光荣的机会。

如果我们放一点恶意和些微过度的智巧进去，那么便太诱人把维克多·雨果的诗和波特莱尔的诗作一个对比，存心要表彰出后者的确是前者的补足。我不想多说下去。我们已足够看出，波特莱尔曾经探索过维克多·雨果所未曾做到的；看出他避开维克多·雨果所独擅胜场的一切效果；看出他又回到一种较不自由而又小心地远离开散文的格律；看出他追求着而且又差不多总追上那赓续不断的魅力的产生，那就是某几首诗的难以估价而又好像是超绝的品质，——但是在维克多·雨果的浩漫的作品中，这种品质是很少碰得到的，而所碰到的少数也是难得纯粹的。

再说，波特莱尔没有认识，或仅认识一点点，最后的雨果，那绝端的错误和无上的美丽的雨果。《世纪的传说》是在《恶之华》出版之后两年出版的。至于雨果后来的作品，那是在波特莱尔死后长久才出版的。我认为这些后来的作品，有着一种比雨果一切其余的诗高到万倍的技术上的重要性。这里不是适宜的地方，而我也没有时间，来发挥这个意见。我只要略略说一说一段可能的枝节吧。在维克多·雨果身上，那使我吃惊的便是一种无可伦比的生命力。生命力，那就是说配合在一起的长命和工作能力；为工作能力所乘的长命。在六十余年之中，这个异乎寻常的人每天从五时工作到中午！他不断地激起语言的配合，要它们，等它们，听它们回答

他。他写了十万或是二十万行诗句，而从这无间断的练习得到了一种奇特的思想方式——这奇特的思想方式是那些肤浅的批评家所勉强地加以判断的。可是，在这长长的生涯之中，雨果努力不倦地在他的艺术中完成自己而坚强自己：无疑地，他愈来愈在选择上犯毛病，愈来愈失去匀称的感觉。他用了那些模棱、空泛而眩晕的字眼使他的诗句胶着，而且他又那么多那么轻易地把“深渊”，“无限”，“绝对”放进他的诗句中去，竟致这些巨大的字眼连习惯赋与它们的那种深奥的外表也都失去了。然而，在他的生活的最后一个阶段，哪样神奇的诗句他不曾写过啊！那些诗句，在广阔方面，在内部组织方面，在共鸣方面，在充实方面，是任何诗句都不能比拟的。在《铜弦》中，在《上帝》中，在《撒旦之末日》中，在《悼戈蒂艾之死》的诗篇中，这位看见了自己一切敌手的死亡，这位可能看见一整系代的诗人从自己那里产生，而且甚至还可能利用弟子可能给与大师的可贵的教益（如果大师还活下去）的七十岁的艺术家，这位盛名一世的老人，达到了诗的能力和琢句巨匠的崇高之学的最高点。

雨果没有停止以实践来学习；那寿命仅及雨果的一半的波特莱尔，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发展。我们可以说，他可以生活的这短短的时间的可能的短促和预觉的不足，他应得以我方才说过的那种批判智力的应用去补偿。他只能有二十年光景的期限来达到他自己的完美之点，来视察他个人的领域，并且来确定那将来建立并保存他的姓名的特殊的形式和态度。他没有时间，他将没有时间，用大量的试验和多数的作品的方法，悠闲地去追求文学意志的那些美好的对象。应该取最短的路，着眼于摸索的节省，避免重说的话和分歧的企图；因此要由分析的路去寻求自己是怎样的人，能

够做什么，意欲什么，并且在自己心里把一位批评家的敏锐、怀疑、注意力和推理力，集合于一位诗人的自发能力。

就因为这个原故，那虽则出身于浪漫派，而且甚至在趣味上也是浪漫派的波特莱尔，有时可能显着古典主义者的面貌。给古典主义者下定义，或以为下定义，是有无穷的样式的。我们现在采用下面的这一种：古典主义者是一位在自己心头带着一位批评家，而且又把他和自己的工作密切地联系着的作家。拉辛心头有一个布阿罗(Boileau)，或是一个布阿罗的影子。

说来说去，如果不以路易十四时期的人对付十六世纪的作家的办法去对付十九世纪初叶的作家，那么在浪漫主义中选择，在其中分辨善和恶，真和伪，弱点和优点，其意何在呢？任何古典主义必有一个浪漫主义的前身。人们所归于一种“古典的”艺术的一切长处，以及对于它的一切非议，都是和这个公理有关联的。古典主义的本质是后来。秩序必先有某一种为它所恢复的无秩序。结构是技巧，它承继着直觉和自然发展的原始混沌。纯粹是对于语言的无尽的实验的结果，而那对于形式的关心，也是表现方法的经过考虑的重组。因此，古典主义者连带着那依照了人和艺术的明白而合理的观念，去修改一种“自然的”产生的，有意而经过思考的行为。但是，正如我们由于科学所看得见的，我们只能靠了一种惯例的总体去做合理的作品而依次构造。古典主义艺术可以从这些惯例的存在，明晰，专横上辨认出来；不论是关于三一律，格律的则例，或是用字的限制，这些表面专断的规则造成了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这些规则虽则在今日不大为人了解，而且变成难以拥护，差不多无法遵守，但它们仍不失是从无混杂的精神享乐的诸条件的古旧、精微而深刻的理解

出来的。

在浪漫主义的中间，波特莱尔使人想到古典主义者，但是他只不过使人想到而已。他死的时候年纪还轻，再说，他是在帝政时代的旧古典主义的可怜的残存所给与他同代的人们的可憎的印象之中过了一生的。问题绝对不在于使那完全死去的复活，但也许是在于从其他的道路再找到那已不复存在于那尸体中的精神。

浪漫主义者把那有点艰苦的注意和持续所要求于理想的东西完全忽略了，或差不多完全忽略了。他们寻求突击、牵引和对照的效果。节制、严格和深刻都并不使他们过分操心。他们憎厌抽象的思索和推论，而且不仅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却还在他们的作品的预备中，——这就无限地更严重了。我们竟可以说，那时的法国人竟把他们的分析的禀赋都忘记了。我们这里应该说明，浪漫主义者之反对十八世纪，是比反对十七世纪更厉害得多，而且他们轻易指斥别人浅薄，而实际上别人却是无限地更有学问，更对于事实和观念好奇，更关切于正确和思想，其程度远非他们自己所能及。

在一个科学正将有异常的发展的时代，浪漫主义却显露出一种反科学的精神状况，热情和灵官自信它们只需要它们自己就够了。

但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天空之下，在一个专注于自己物质的发展，还漠不关心于过去，正在组织自己的未来，把全部自由给与各种经验的民族之间，有一个人，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用着清晰，锐敏，洞明（在一个有诗的创造禀赋的头脑中，这些是从来没有遇见达到这样的程度的），来考察性灵的事物，以及其间的文学产物。一直到爱德加·坡为

止，文学的命题从来没有被人在它的前题中检验过，被人缩成为心理学的命题过，被人用那其中断然使用效果之理论和技术的方法去接触过。作品和读者的关系第一次被阐明而作为艺术的实证基础。这种分析，——而这便是以自己的价值向我们保证的一种情境——，在文学产品的一切领域中，也都清晰地可以应用并且证明。同样的观察，同样的辨别，同样的分量标志，同样的导线思想，也适合于那些用以对于感觉强力而粗暴地起作用的，用以征服爱好强烈的情感和奇异的故事的大众的作品，正如它们之支配那些最精练的样式和诗人的创造的精微的组织一样。

说这种分析像在诗的范畴中一样，在短篇故事的范畴中也有效，说它像适用于想象和幻想之制作一样，也适用于逼真还原和文学表现，那就是说它是它的普遍性显著的。真正普遍的东西的特长便是有繁殖力的。达到那可以俯瞰一个活动的全界之点，那就必然地瞥见一些可能：未曾开拓过的领域，须待划定的路线，须待开垦的土地，须待建设的城市，须待建立的关系，须待扩张的方策。所以这并不是惊奇的事：那拥有一种那么强力又那么稳当的方法的坡，做了好些样式的发明者，提供了科学的短篇故事，近代开天辟地的诗，刑事小说，文学中心理病态的输入等的最初最动人的例子，以及他的全部作品都在每一页上表显出那使任何其他文学生涯中所未曾达到如此地步的一种智力和智力的意志。

这位伟大的人物，如果波特莱尔没有尽力将他介绍到欧洲文学中来，那么也许会被完全忘记了。我们这里不要忘记注意：爱德加·坡的普遍的光荣只在他的本国和英国是微弱或受到异议。这位盎格鲁撒克逊的诗人，是奇异地不为自己人所了解的。

另一个注意点：波特莱尔，爱德加·坡交换着价值。他们每人把自己所有的给与另一个人；每个人接受自己所没有的。后者把整个新颖而深刻的思想体系交给前者。他启发他，使他丰饶，在种种题材上决定他的意见；结构的哲学，技巧的理论，对于现代的理解和斥责，例外性和某种奇异性的重要，贵族的态度，神秘性，对于优美和准确的嗜尚，甚至政治……整个波特莱尔都受到浸染，兴感，深造。

但是，作为这些财产的交流，波特莱尔却把一种无限的广袤给与坡的思想。他将它提供给未来。这种在马拉美(Mallarme)的名句中把诗人变作他自身的广袤，便是波特莱尔的行为，翻译，序文——这些都为可怜的坡的英灵打开那广袤并为他确保着。

我不打算来把文学界从这非常的发明者的影响所承受到的一切加以考察。不论说到茹尔·维尔纳 (Jules Verne) 以及他的竞争者们，说到加波留 (Gaboriau) 以及他的同类们，或是在更高得多的样式中，不论提到维列·德·里尔亚当 (Viliers de L'Isle-Adam) 的产品，或是陀斯托也夫斯基 (Dostoievskii) 的产品，我们总很容易看出，《戈登·平的奇遇》、《莫格路的神秘》、《里吉亚》、《泄示的心》曾是他们的屡次模仿过，深深研究过，从未超越过的范本。

我只想问一句，波特莱尔的诗，以及更广泛一点说法国的诗，从爱德加·坡的作品的发现中能承受到什么。

《恶之华》中的有几首诗从坡的诗中取出它们的情绪和质料。有几首包含着完全是移置的诗句；可是这些特殊引借，我却不想多说，因为其重要性可以说是局部的。

我只要抓住那主要的一点，那就是坡对于诗的观念。他

在各种论文中陈说过的观念，便是波特莱尔之思想与艺术之更变的主因。波特莱尔心中的这种结构理论的酝酿，他从而演绎出来的教益。这理论自其精神的后嗣所接受到的发展，——而特别是它的本身的大价值，——都使我们不得不停下一会儿来加以考察。

我不想隐瞒，坡的思想根柢是从他自己造成的某种形而上学而来的。但是这种形而上学，虽则操纵、主宰并暗示那些有关的理论，却并不深入进去。它产生它们并解释其生殖；它并不构成它们。

爱德加·坡对于诗的观念是表白在几篇论文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又是最少论及英国诗的技术的一篇）题名为：《诗的原理》（The poetic principle）。

波特莱尔是那么深切地为这篇文章所感动，他从而接受到一种那么强烈的印象，竟至把它的内容，而且不仅内容，就连形式本身也在内，也都当作他自己的东西。

一个人对于那他觉得如此确实地为他自己而做，而他又不自主地视为由他所做的东西，总不能不据为己有……他禁不住要把那如此密切地适合于他个人的东西侵占过来；而在财产的名义之下，语言也把那适合于某人又完全使他满足的东西的观念，和这某人的自己的所有物的观念混杂不分了……

波特莱尔呢，虽则他被《诗的原理》之研究所启发，所迷住，或者还不如说，正因为他被它所启发，所迷住，——却并没有把这篇论文的翻译放入爱德加·坡的作品中去；但是他把其中的最有意思的部分，差不多没有改头换面并颠倒字句，引用到他的《奇异的故事》的译本的序文里去。如果抄袭

者不像我们在下面可以见到的那样自己告发出来，那么这种抄袭还可以有得辩：在一篇关于代奥费尔·戈谛艾的论文中，他把我所说的这段文章完全重录出来，而上面又加了这几行太明显又太使人吃惊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引用自己的话以免多费笔墨。所以我再说一遍……”接着就是那段借用的文章。

那么爱德加·坡对于诗的见解是怎样的呢？

我要把他的观念用几句话简括地说出来。他分析一首诗的心理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中，他把那依系于诗作之篇幅长短的条件放在第一位。他把一种特殊的重要性给与那对于它们的长度的观察。在另一方面，他考查这些作品的质地。他便容易地证实，有许多诗装载着那散文很足够容载的概念。历史、科学、教训等，用灵魂的语言去陈述并不更好。教训诗，历史诗或伦理诗，虽则因那些最伟大的诗人而得名垂久远，却把推理的或经验的知识之论据，和内心的创造以及情绪的力量混合在一起。

坡明白近代诗应该应合那看见活动的方式和领域日益明显地分判的时代的倾向，他明白诗可能期待实现它自己的目的，并且多少在纯粹的状态中产生。

这样就是诗的极乐的诸条件的分析，绝对诗的经过排泄的定义。——坡指出了一条道路，他传授一种很诱人又很严格的学说，在这学说中，一种数学和一种神秘是联在一起的……

如果我们现在看一看《恶之华》的全部，如果我们小心把这个集子和同时代的其他诗集比较，那么我们会毫不惊奇地发现，波特莱尔的作品是非常和坡的教条相符合，因而便

是非常和浪漫派的作品相异的。《恶之华》既不包含历史诗，也不包含传说；绝不以一个故事为依傍。我们在那里看不到哲学的长篇大论。政见也绝对不在那里出现。那里描写很少，而且总是有涵义的。但是那里一切都是魅力，音乐，强力而抽象的官感……豪侈，形式和极乐。

在波特莱尔的最好的诗句中，有一种灵和肉的配合，一种庄严，热烈和苦味，永恒和亲切的混和，一种意志和和谐的极罕有的联结，这些都使他的诗句和浪漫派的诗句判然有别，一如使它们和巴拿斯派的诗句判然有别一样。巴拿斯派对于波特莱尔是并不过分柔和的。勒龚特·德·李尔非难他诗才枯竭。他忘记了一位诗人的真正的丰饶并不在于诗句的数目上，却在于它们的效果的广阔中。只能在时过境迁之后才能加以判断。我们现在看见，经过了六十多年，波特莱尔的这部篇幅很少的唯一的作品的反响，还充塞着整个诗的范围，还在人心中，无法忽略，为许多作品所加强——这许多作品都是从它那里支分出来的，并不是模仿，却是成果，因此，为公正起见，我们似乎应该把许多第一流的著作，以及诗所未着手过的最深刻最精细的一整批探讨，都归附到《恶之华》这本薄薄的集子中去。《古代的诗》和《蛮夷的诗》的影响是没有这样繁复，这样广阔。

然而我们也应该承认，上述的影响如果及于波特莱尔，那么也许会劝他不写或不保留他集中所碰到的某一些很松懈的诗句。在《入定》那首商籁体——集中最可爱的诸诗之一——的十四句诗之中，我总感到惊异，算算有五六句确实有弱点。但是这首诗的最初几句和最后几句却有着那样大的魔力，竟使中间一段不觉得拙劣，而且容易被当作虚无而不存在。必需一位极伟大的诗人，才能有这一类的奇迹。

我刚才说过魅力的产生，而现在我又刚说出了奇迹这个名词；当然，这些名词，为了它们意义的力量和它们的用法的便利，是应该谨慎地使用的；但是我只能用一篇分析来代替它们；那分析是那么长，而且也许是那么可议，所以我要告罪，让要做这分析的人免做，也让要硬着头皮听这分析的人免听。我将留在空泛之中，只限于暗示出它可能是什么。我们应该指示出，语言包含着一些和它的实用而直接有涵意的特长相混的情感的资源。诗人的责任、工作、职务是把那在日用语言中和日常表面生活的传达符号及工具相混的，这些抑扬顿挫和魔法的力量，这些感情生活和精神敏感的兴奋剂，都显明出来，发动起来。所以，诗人致力并鞠躬尽瘁于在语言之中建设一种语言；而这语言的实验——它是久长、困难、微妙，它需要心灵最繁复的特长，它永远不会完成，正如它从未曾确实可能——倾向于构成比任何实有的人在思想中更纯粹、更有力而更深刻，在生活中更强烈，在语言中更优美而美满的人物的词章。这种异乎寻常的语言，可以从那支持着它的韵律和和谐为人所知而为人所辨认出来；那韵律和和谐一定是那么密切地，而且又甚至是那么神秘地联系于它的生殖，竟至于音和意不再能分开，而且在记忆中无限地互答和应了。

波特莱尔的诗的垂久和至今不衰的势力，是从他的音响之充实和奇特的清晰而来的。这个声音有时退居于辩才之下，正如那一个时代的诗人们所屡见不鲜的那样；但是它差不多永远保持着又开展着那使它与一切散文有别的，一种可佩地纯粹的旋律线条和一种完善地持续着的鸣响。

由于如此，波特莱尔很成功地反抗着那自从十七世纪中叶以来在法国诗中可以看到的散文风度的倾向。可以注意的

是，这位使我们的诗得以回返到它的本质去的人，也就是热烈地关心于那本义的音乐的最初法国作家之一。我之所以提起这由于论《唐霍艾塞尔》（Tannhauser）以及《洛汉格林》（Lohengrin）的著名的论文而表显出来的好尚，是为了音乐对于文学的影响的后来的发展……“那被命名为象征主义的东西，可以很简单地总括在好几族诗人想从音乐收回他们的财产的那个共同的意向中……”

为了要使这对于波特莱尔的现实重要性的解释的试图更不模糊一点又更不欠缺一点，我现在应该提起一下，他作为绘画批评者是怎样的。他认识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和马奈（Manet）。他曾试着把安格尔（Ingres）和他的对敌的相互长处权衡，正如他能把古尔倍（Cnurbet）的作品和马奈的作品在他们极不相同的“写实主义”中比较一样。他对于那伟大的陀密（Daumier）有一种后代也有此同见的敬佩。也许他把龚斯当丹·季（Constantin Guys）的价值夸大了一点……但是，在整个上，他的那些总是有根据而且附有对于绘画的最精到最坚实的见解的批判，总仍旧还是艺术批评这极其容易因而是极其烦难的样式的模范。

但是波特莱尔的最大的光荣，正如我在这次演说的开端所使诸君预感到的那样，无疑就是他产生了几位十分伟大的诗人。魏尔兰（Verlaine），马拉美，韩波（Rimbaud）等，如果未在有决定性的年龄读了《恶之华》，那么他们也许不会有这样的成就。在这个集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一些诗来，这些诗的形式和兴感，都预示出魏尔兰、马拉美或韩波的某几首诗来。但是这种应和是那么地明显，而诸君注意的时间也就要终结，所以我也不细说了。我只想向诸君指出，魏尔兰作品中所发展着的亲切的感觉，以及神秘情绪和

官感热烈的有力而骚乱的混和；使韩波的简短而猛烈作品变成那么有力又那么有生气的，那种登程的热狂，那种为宇宙所激起的性急的动作，那对感觉及其和谐的共鸣的深深的觉识，这些在波特莱尔的作品中都清楚地存在着而可以辨认出来。

至于马拉美呢，他的最初的诗句是可能和《恶之华》的最美最浓厚的诗句相混的，他在爱德加·坡和波特莱尔的最精微的结果中继续作那些形式和技术的探讨，因为爱德加·坡的分析和波特莱尔的论文以及解释传授了这种探讨的热情，又指示了它的重要性。魏尔伦和韩波在情感和感觉方面继续了波特莱尔，马拉美却在完美和诗的纯粹的领域中延长了他。

信 天 翁

时常地，为了戏耍，船上的人员
捕捉信天翁，那种海上的巨禽——
这些无挂碍的旅伴，追随海船，
跟着它在苦涩的漩涡上航行。

当他们把它们一放到船板上，
这些青天的王者，羞耻而笨拙，
就可怜地垂倒在他们的身旁
它们洁白的巨翼，像一双桨棹。

这插翅的旅客，多么呆拙委颓！
往时那么美丽，而今丑陋滑稽！
这个人用烟斗戏弄它的尖嘴，
那个人学这飞翔的残废者拐蹩！

诗人恰似天云之间的王君，
它出入风波间又笑傲弓弩手；
一旦堕落在尘世，笑骂尽由人，
它巨人般的翼翅妨碍它行走。

高 举

在池塘的上面，在溪谷的上面，
临驾于高山，树林，天云和海洋，
超越过瀨气，超越过太阳，
超越过那缀星的天球的界限。

我的心灵啊，你在敏捷地飞翔，
恰如善泳的人沉迷在波浪中，
你欣然犁着深深的广袤无穷，
怀着雄赳赳的狂欢，难以言讲。

远远地从这疾病的瘴气飞脱，
到崇高的大气中去把你洗净，
像一种清醇神明的美酒，你饮
磅礴弥漫在空间的光明的火。

那烦郁和无边的忧伤的沉重
沉甸甸压住笼着雾霭的人世，
幸福的唯有能够高举起健翅，
从它们后面飞向明朗的天空！

幸福的唯有思想如云雀悠闲，
在早晨冲飞到长空，没有挂碍，

——翱翔在人世之上，轻易地了解
那花枝和无言的万物的语言！

应 和

自然是一庙堂，那里活的柱石
不时地传出模糊隐约的语音……
人穿过象征的林从那里经行，
树林望着他，投以熟稔的凝视。

正如悠长的回声遥遥地合并，
归入一个幽黑而渊深的和协——
广大有如光明，浩漫有如黑夜——
香味，颜色和声音都互相呼应。

有的香味新鲜如儿童的肌肤，
柔和有如洞箫，翠绿有如草场，
——别的香味呢，腐烂，轩昂而丰富，

具有着无极限的品物底扩张，
如琥珀香、麝香、安息香，篆烟香，
那样歌唱性灵和官感的欢狂。

人 和 海

无羁束的人，你将永远爱海洋！
海是你的镜子；你照鉴着灵魂
在它的波浪的无穷尽的奔腾，
而你心灵是深渊，苦涩也相仿。

你喜欢汨没到你影子的心胸；
你用眼和臂拥抱它，而你的心
有时以它自己的烦嚣来遣兴，
在难驯而粗犷的呻吟声中。

你们一般都是阴森和无牵羁：
人啊，无人测过你深渊的深量；
海啊，无人知道你内蕴的富藏，
你们都争相保持你们的秘密！

然而无尽数世纪以来到此际，
你们无情又无悔地相互争强，
你们那么地爱好杀戮和死亡，
哦永恒的斗士，哦深仇的兄弟！

美

哦，世人！我美丽有如石头的梦，
我的使每个人轮流斫丧的胸
生来使诗人感兴起一种无穷
而缄默的爱情，正和元素相同。

如难解的斯芬克斯，我御碧霄；
我将雪的心融于天鹅的皓皓；
我憎恶动势，因为它移动线条，
我永远也不哭，我永远也不笑。

诗人们，在我伟大的姿态之前
（我似乎仿之于最高傲的故迹）
将把岁月消磨于庄严的钻研；

因为要叫驯服的情郎们眩迷，
我有着使万象更美丽的纯镜：
我的眼睛，我光明不灭的眼睛！

异 国 的 芬 芳

秋天暖和的晚间，当我闭了眼
呼吸着你炙热的胸膛的香味，
我就看见展开了幸福的海湄，
炫耀着一片单调太阳的火焰；

一个闲懒的岛，那里“自然”产生
奇异的树和甘美可口的果子；
产生身体苗条壮健的小伙子，
和眼睛坦白叫人惊异的女人。

被你的香领向那些迷人地方，
我看见一个港，满是风帆桅樯，
都还显着大海的风波的劳色，

同时那绿色的罗望子的芬芳——
在空中浮动又在我鼻孔充塞，
在我心灵中和入水手的歌唱。

赠你这几行诗

赠你这几行诗，为了我的姓名
如果侥幸传到那辽远的后代，
一晚叫世人的头脑做起梦来，
有如船儿给大北风顺势推行，

像缥缈的传说一样，你的追忆，
正如那铜弦琴，叫读书人烦厌，
由于一种友爱而神秘的锁链
依存于我高傲的韵，有如悬系；

受咒诅的人，从深渊直到天顶，
除我以外，什么也对你不回应！
——哦，你啊，像一个影子，踪迹飘忽，

你用轻盈的脚和澄澈的凝视
践踏批评你苦涩的尘世蠢物，
黑玉眼的雕像，铜额的大天使！

黄 昏 的 和 谐

现在时候到了，在茎上震颤颤，
每朵花氤氲浮动，像一炉香篆；
音和香味在黄昏的空中回转；
忧郁的圆舞曲和懒散的昏眩。

每朵花氤氲浮动，像一炉香篆；
提琴颤动，恰似心儿受了伤残；
忧郁的圆舞曲和懒散的昏眩！
天悲哀而美丽，像一个大祭坛。

提琴颤动，恰似心儿受了伤残，
一颗柔心，它恨虚无的黑漫漫！
天悲哀而美丽，像一个大祭坛；
太阳在它自己的凝血中沉湮……

一颗柔心（它恨虚无的黑漫漫）
收拾起光辉昔日的全部余残！
太阳在它自己的凝血中沉湮……
我心头你的记忆“发光”般明灿！

邀 旅

孩子啊，妹妹
想想多甜美
到那边去一起生活！
逍遥地相恋，
相恋又长眠
在和你相似的家国！
湿太阳高悬
在云翳的天
在我的心灵里横生
神秘的娇媚，
却如隔眼泪
耀着你精灵的眼睛。

那里，一切只是整齐和美，
豪侈，平静和那欢乐迷醉。

陈设尽辉煌，
给年岁研光，
装饰着我们的卧房，
珍奇的花卉
把它们香味
和入依微的琥珀香，

华丽的藻井，
深湛的明镜，
东方的那璀璨豪华，
一切向心灵
秘密地诉陈
它们温和的家乡话。

那里，一切只是整齐和美，
奢侈，平静和那欢乐迷醉。

看，在运河内
船舶在沉睡——
它们的情性爱流浪；
为了要使你
百事都如意，
它们才从海角来航。
西下夕阳明，
把朱玉黄金
笼罩住运河和田陇
和整个城镇；
世界睡沉沉
在一片暖热的光中。

那里，一切只是整齐和美，
奢侈，平静和那欢乐迷醉。

秋 歌

不久我们将沉入寒冷的幽暗，
再会，我们太短的夏日的辉煌！
我已经听到，带着阴森的震撼，
薪木在庭院的石上声声应响。

整个冬日将回到我心头：愤怒，
憎恨，战栗，恐怖，和强迫的劳苦，
正如太阳做北极地狱的囚徒，
我的心将是红冷的一块顽物。

我战栗着听块块坠下的柴木；
筑刑架也没有更沉着的回响。
我心灵好似个堡垒，终于屈服，
受了沉重不倦的撞角的击撞。

为这单调的震撼所摇，我好像
什么地方有人匆忙把棺材钉……
给谁？——昨天是夏；今天秋已临降！
这神秘的声响好像催促登程。

二

我爱你长晴碧辉，温柔的美人，
可是我今朝觉得事事尽堪伤，
你的爱情和妆室，和炉火温存，
看来都不及海上辉煌的太阳。

然而爱我，温柔的心！做个慈母，
纵然是对刁儿，纵然是对逆子；
恋人或妹妹，请你做光耀的秋
或残阳的温柔，由它短暂如此。

短工作！坟墓在等；它贪心无厌！
啊！容我把我的头靠在你膝上，
怅惜着那酷热的白色的夏天，
去尝味那残秋的温柔的黄光。

泉 鸟

上有黑水松做遮障，
泉鸟们并排地栖止，
好像是奇异的神祇，
红眼射光。它们默想。

它们站着一动不动
一直到忧郁的时光；
到时候，推开了斜阳，
黑暗将把江山一统。

它们的态度教智者
在世上应畏如蛇蝎；
那芸芸众生和活动，

对过影醉心的人类
永远地要受罚深重——
为了他曾想换地位。

音 乐

音乐时常飘我去，如在大海中！
向我苍白的星
在浓雾荫下或在浩漫的太空，
我扬帆望前进；

胸膛向前挺，又鼓起我的两肺，
好像张满布帆，
我攀登重波积浪的高高的背——
黑夜里分辨难。

我感到苦难的船的一切热情
在我心头震颤；
顺风，暴风和临着巨涡的时辰，

它起来的痉挛
摇抚我。——有时，波平有如大明镜，
照我绝望孤影！

快乐的死者

在一片沃土中，那里满是蜗牛，
我要亲自动手掘一个深坑洞，
容我悠闲地推开我的老骨头，
而睡在遗忘里，如鲨鱼在水中。

我恨那些遗嘱，又恨那些坟墓；
与其求世人把一滴眼泪抛撒，
我宁愿在生时邀请那些饥鸟
来啄我的贱体，让周身都流血。

虫豸啊！无耳目的黑色同伴人，
看自在快乐的死者来陪你们；
会享乐的哲学家，腐烂的儿子。

请毫不懊悔地穿过我臭皮囊，
向我说，对于这没灵魂的陈尸，
死在死者间，还有甚酷刑难当！

裂 钟

又苦又甜的是在冬天的夜里，
对着闪烁又冒烟的炉火融融，
听辽远的记忆慢腾腾地升起，
应着在雾中歌唱的和鸣的钟。

幸福的是那口大钟，嗓子洪亮，
它虽然年老，却矍铄而又遒劲，
虔信地把它宗教的呼声高放，
正如那在营帐下守夜的老兵。

我呢，灵魂开了裂，而当它烦闷
想把夜的寒气布满它的歌声，
它的嗓子就往往会低沉衰软，

像被遗忘的伤者的沉沉残喘——
他在血湖边，在大堆死尸下底，
一动也不动，在大努力中垂毙。

烦 闷 一

我记忆无尽，好像活了一千岁，

抽屉装得满鼓鼓的一口大柜——
内有清单，诗稿，情书，诉状，曲词，
和卷在收据里的沉重的发丝——
藏着秘密比我可怜的脑还少。

那是一个金字塔，一个大地窖，
收容的死者多得义冢都难比。
我是一片月亮所憎厌的墓地，
那里，有如憾恨，爬着长长的虫，
老是向我最亲密的死者猛攻。

我是旧妆室，充满了凋谢蔷薇，
一大堆过时的时装狼藉纷披，
只有悲哀的粉画，苍白的蒲遂
呼吸着开塞的香水瓶的香味。

当阴郁的不闻问的果实烦厌，
在雪岁沉重的六出飞花下面，
拉得像永恒不朽一般的模样，
什么都比不上跛脚的日子长。

从今后，活的物质啊，你只是
围在可怕的波浪中的花岗石，
瞌睡在笼雾的沙哈拉的深处；
是老斯芬克斯，浮世不加关注，
被遗忘在地图上——阴郁的心怀
只向着落日的光辉清歌一快！

烦 闷 二

当沉重的低天像一个盖子般
压在困于长闷的呻吟的心上
当他围抱着天涯的整个周围
向我们泻下比夜更愁的黑光；

当大地已变成了潮湿的土牢——
在那里，那“愿望”像一只蝙蝠般，
用它畏怯的翅去把墙壁打敲；
又用头撞着那朽腐的天花板；

当雨水铺排着它无尽的丝条
把一个大牢狱的铁栅来模仿，
当一大群沉默的丑蜘蛛来到
我们的脑子底里布它们的网，

那些大钟突然暴怒地跳起来，
向高天放出一片可怕的长嚎，
正如一些无家的飘零的灵怪，
开始顽强固执地呻吟而叫号。

——而长列的棺材，无鼓也无音乐，
慢慢地在我灵魂中游行；“希望”

屈服了，哭着，残酷专制的“苦恼”
把它的黑旗插在我垂头之上。

风 景

为要纯洁地写我的牧歌，我愿
躺在天旁边，像占星家们一般，
和那些钟楼为邻，梦沉沉谛听
它们为风飘去的庄严颂歌声。
两手托腮，在我最高的顶楼上，
我将看见那歌吟冗语的工场；
烟囱，钟楼，都会的这些桅樯，
和使人梦想永恒的无边昊苍。

温柔的是隔着那些雾靄望见
星星生自碧空，灯火生自窗间，
烟煤的江河高高地升到苍穹，
月亮倾泻出它的苍白的迷梦。
我将看见春天，夏天和秋天，
而当单调白雪的冬来到眼前，
我就要到处关上窗扉，关上门，
在黑暗中建筑我仙境的宫廷。

那时我将梦到微青色的天边，
花园，在纯白之中泣诉的喷泉，
亲吻，鸟儿（它们从早到晚地啼）
和田园诗所有最稚气的一切。

乱民徒然在我窗前兴波无休，
不会叫我从小桌抬起我的头；
因为我将要沉湎于逸乐狂欢，
可以随心所欲地召唤回春天，
可以从我心头取出一片太阳，
又造成温雾，用我炙热的思想。

盲 人 们

看他们，我的灵魂；他们真丑陋！
像木头人儿一样，微茫地滑稽；
像梦游病人一样地可怕，奇异，
不知向何处瞪着无光的眼球。

他们的眼（神明的火花已全消）
好似望着远处似地，抬向着天；
人们永远不看见他们向地面
梦想般把他们沉重的头抬倒。

他们这样地穿越无限的暗黑——
这永恒的寂静的兄弟。哦，都会！
当你在我们周遭笑，狂叫，唱歌

竟至于残暴，尽在欢乐中沉醉，
你看我也征途仆仆，但更麻痹，
我说：“这些盲人在天上找什么？”

我没有忘记

我没有忘记，离城市不多远近，
我们的白色家屋，虽小却恬静；
它石膏的果神和老旧的爱神
在小树丛里藏着她们的赤身；
还有那太阳，在傍晚，晶莹华艳，
在折断它的光芒的玻璃窗前，
仿佛在好奇的天上睁目不闪，
凝望着我们悠长静默的进膳，
把它巨蜡般美丽的反照广布
在朴素的台布和哗叽的帘幕。

赤心的女仆

那赤心的女仆，当年你妒忌她，
现在她睡眠在卑微的草地下，
我们也应该带几朵花去供奉。
死者，可怜的死者，都有大苦痛；
当十月这老树的伐枝人嘘吹
它的悲风，围绕着他们的墓碑，
他们一定觉得活人真没良心，
那么安睡着，暖暖地拥着棉衾，
他们却被黑暗的梦想所煎熬，
既没有共枕人，也没有闲说笑，
老骨头冰冻，给虫豸蛀到骨髓，
他们感觉冬天的雪在渗干水，
感觉世纪在消逝，又无友无家
去换挂在他们墓栏上的残花。

假如炉薪啸歌的时候，在晚间，
我看见她坐到圈椅上，很安闲，
假如在十二月的青色的寒宵，
我发现她蜷缩在房间的一角，
神情严肃，从她永恒的床出来，
用慈眼贪看着她长大的小孩；
看见她凹陷的眼睛坠泪滚滚，
我怎样来回答这虔诚的灵魂？

亚伯和该隐^①

—

亚伯的种，你吃，喝，睡；
上帝向你微笑亲切。

该隐的种，在污泥水
爬着，又可怜地绝灭。

亚伯的种，你的供牲
叫大天神闻到喜欢！

该隐的种，你的苦刑
可是永远没有尽完？

亚伯的种，你的播秧
和牲畜，瞧，都有丰收；

该隐的种，你的五脏
在号饥，像一只老狗。

① 《圣经》故事载：亚当和夏娃有两个儿子，大的叫该隐，是种地的；小的叫亚伯，是牧羊的。该隐因嫉妒而杀死了亚伯。详见《旧约·创世纪》。

亚伯的种，族长炉畔，
你袒开你的肚子烘；

该隐的种，你却寒战，
可怜的豺狼，在窟洞！

亚伯的种，恋爱，繁殖！
你的金子也生金子。

该隐的种，心怀燃炽，
这大胃口你得当心。

亚伯的种，臭虫一样，
你在那里滋生，吞刮！

该隐的种，在大路上
牵曳你途穷的一家。

二

亚伯的种，你的腐尸
会壅肥了你的良田！

该隐的种，你的大事
还没有充分做完全；

亚伯的种，看你多羞
铁剑却为白挺所败！

该隐的种，升到天宇，
把上帝扔到地上来！

穷人们的死亡

这是“死”，给人安慰，哎！使人生活
这是生之目的，这是唯一希望——
像琼浆一样，使我们沉醉，振作；
使我们有勇气一直走到晚上；

透过飞雪，凝霜，和那暴风雨，
这是我们黑天涯的颤颤光明；
这是记在簿录上的著名逆旅，
那里可以坐坐，吃吃，又睡一顿；

这是一位天使，在磁力的指间，
握着出神的梦之赐予和睡眠，
又替赤裸的穷人把床来重铺；

这是神祇的光荣，是神秘的仓。
是穷人的钱囊和他的老家乡，
是通到那陌生的天庭的廊庑！

入 定

乖一点，我的沉哀，你得更安静，
你吵着要黄昏，它来啦，你瞧瞧：
一片幽暗的大气笼罩住全城，
与此带来宁谧，与彼带来烦恼。

当那凡人们的卑贱庸俗之群，
受着无情刽子手“逸乐”的鞭打，
要到奴性的欢庆中采撷悔恨，
沉哀啊，伸手给我，朝这边来吧，

避开他们。你看那逝去的年光，
穿着过时衣衫，凭着天的画廊，
看那微笑的怅恨从水底浮露，

看睡在涵洞下的垂死的太阳，
我的爱，再听温柔的夜在走路，
就好像一条长殓布曳向东方。

声 音

我的摇篮靠着书库——这阴森森
巴贝尔塔，有小说，科学，词话，
一切，拉丁的灰烬和希腊的尘，
都混和着。我像对开本似高大。
两个声音对我说话。狡狴，肯定，
一个说：“世界是一个糕，蜜蜜甜，
我可以（那时你的快乐就无尽）
使得你的胃口那么大，那么健。”
另一个说：“来吧！到梦里来旅行，
超越过可能，超越过已知！”
于是它歌唱，像沙滩上的风声，
啼唤的幽灵，也不知从何而至，
声声都悦耳，却也使耳朵惊却。
我回答了你：“是的！柔和的声音！”
从此后就来了，哎！那可以称做
我的伤和宿命。在浩漫的生存
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所在，
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
于是，受了我出神的明眼的害，
我曳着一些蛇——它们咬我的鞋。
于是从那时候起，好像先知，
我那么多情地爱着沙漠和海；

我在哀悼中欢笑，欢庆中泪湿，
又在最苦的酒里找到美味来；
我惯常把事实当作虚谎玄空，
眼睛向着天，我坠落到窟窿里。
声音却安慰我说：“保留你的梦：
哲人还没有狂人那样美丽！”

译后记

对于我，翻译波特莱尔的意义有这两点：

第一，这是一种试验，来看看波特莱尔的质地和精巧纯粹的形式，在转变成中文的时候，可以保存到怎样的程度。第二点是系附的，那就是顺便让我国的读者们能够看到一点他们听说了长久而见到得很少的，这位特殊的近代诗人的作品。

为了使波特莱尔的面目显示得更逼真一点，译者曾费了极大的、也许是白费的苦心。两国文字组织的不同和思想方式的歧异，往往使同时显示质地并再现形式的企图变成极端困难，而波特莱尔所给予我们的困难，又比其他外国诗人更难以克服。然而，当作试验便是不顾成败，只要译者曾经努力过，那就是了。显示质地的努力是更隐藏不露，再现形式的努力却较容易看得出来。把alexandrin, décasyllabe, octosyllabe 译作十二言、十言、八言的诗句，把rimes suivies, rimes croisées, rimes embrassées都照原样押韵，也许是笨拙到可笑（波特莱尔的商籁体的韵法并不十分严格，在全集七十五首商籁体中，仅四十七首是照正规押韵的，所以译者在押韵上也自由一点）；韵律方面呢，因为单单顾着pied也已经煞费苦心，所以波特莱尔所常有的rythme quaternaire, trimètre便无可奈何地被忽略了，而代之以宽泛的平仄法，是否能收到类似的效果也还是疑问。这一些，译者是极希望各方面的指教的。在文字的理解上，译者亦不过尽其所能。误解和疏忽虽竭力避免，但谁知道能

达到怎样的程度？

波特莱尔在中国是闻名已久的，但是作品译成中文的却少得很。散文诗 *Le spleen de parris* 有两种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的，自然和原作有很大的距离；诗译出的极少，可读的更不多。可以令人满意的有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三位先生的翻译（最近陈敬容女士也致力于此），可是一共也不过十余首。这部小书所包涵的比较多一点，但也只有二十四首，仅当全诗十分之一。从这样少数的译作来欣赏一位作家，其所得是很有限的（因而从这一点作品去判断作者，当然更是不可能的事了），可是等着吧，总之译者这块砖头已经抛出来了。

对于指斥波特莱尔的作品含有“毒素”，以及忧虑他会给中国新诗以不良的影响等意见，文学史会给予更有根据的回答，而一种对于波特莱尔的更深更广的认识，也许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说他曾参加二月革命和编《公众幸福》这革命杂志，这样来替他辩解是不必要的，波特莱尔之存在，自有其时代和社会的理由在。至少，拿波特莱尔作为近代 classic 读，或是用更时行的说法，把他作为文学遗产来接受，总可以允许了吧。以一种固定的尺度去度量一切文学作品，无疑会到处找到“毒素”的，而在这种尺度之下，一切古典作品，从荷马开始，都可以废弃了。至于影响呢，波特莱尔可能给予的是多方面的，要看我们怎样接受。只要不是皮毛的模仿，能够从深度上接受他的影响，也许反而是可喜的吧。

译者所根据的本子是一九三三年巴黎 Editions de cluny 出版的限定本（Lo Dantec 编校）。瓦雷里的《波特莱尔的位置》一文，很能帮助我们去了解波特莱尔，所以也译出来放在这小书的卷首。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西 莱 纳 集

〔法〕果尔蒙

关于果尔蒙和他的《西莱纳集》

玄迷·特·果尔蒙(Gemy de Gourmont, 1858—1915, 又译古尔蒙), 法国象征派诗人、象征派权威评论家之一。生于诺曼底省一贵族家庭。1883年进巴黎国家图书馆工作。1890年与友人勒纳尔等合办《法兰西信使》杂志。1891年辞去图书馆职务。文学作品有诗歌《拙劣的祷词》(1900)、《西莱纳》(1901)、《卢森堡一夜》(1906)、《一颗童贞的心》(1907)等。主要成就在评论方面, 如随笔《文学漫步》(1904—1913), 论著《有关假面具的书——象征主义者肖像, 关于昨天和今天的作家的评论和资料》(1896—1898)、《法语的美学》(1899)、《风格问题》(1907)等。学识渊博, 文笔清丽隽永。

1886年—1891年前后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昌盛时期, 通称前期象征主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象征派诗歌在法国再度得到发展, 称作后期象征主义。果尔蒙的文学活动横跨前后期象征主义流派的两个兴盛时期。

《西莱纳》是果尔蒙的一个小诗集。这里译的是这一小集的全部, 共十一首。

发

西莱纳^①，有个大神秘
在你头发的林里。

你吐着干鱼的香味，你吐着野兽
睡过的石头的香味；
你吐着熟皮的香味，你吐着刚簸过的
小麦的香味；
你吐着木材的香味，你吐着早晨送来的
面包的香味；
你吐着沿荒垣
开着的花的香味；
你吐着黑莓的香味，你吐着被雨洗过的
长春藤的香味；
你吐着黄昏间割下的
灯心草和蕨蕨的香味；
你吐着冬青的香味，你吐着藓苔的香味，
你吐着在篱阴结了种子的
衰黄的野草的香味；
你吐着荨麻如金雀花的香味，
你吐着苜蓿的香味，你吐着牛乳的香味；

①西莱纳，一位姑娘的名字。

你吐着茴香的香味；
你吐着胡桃的香味，你吐着熟透而采下的
果子的香味；
你吐着花繁叶满时的
柳树和菩提树的香味；
你吐着蜜的香味，你吐着徘徊在牧场中的
生命的香味；
你吐着泥土与河的香味；
你吐着爱的香味，你吐着火的香味。

西莱纳，有个大神秘
在你头发的林里。

山 楂

西莱纳，你的温柔的手有了伤痕，
你哭着，我却要笑这奇遇。

山楂防御它的心和它的肩，
它已将它的皮肤许给了最美好的亲吻。

它已披着它的梦和祈祷的大幕，
因为它和整个大地默契；

它和早晨的太阳默契，
那时惊醒的群蜂正梦着苜蓿和百里香，

和青色的鸟，蜜蜂和飞蝇，
和周身披着天鹅绒的大土蜂，

和甲虫、细腰蜂，金栗色的黄蜂，
和蜻蜓，和蝴蝶，

以及一切有趣的，和在空中
像三色堇一样地舞着又徘徊着的花粉；

它和正午的太阳默契，

和云，和风，和雨，

以及一切过去的，和红如蔷薇，
洁如明镜的薄暮的太阳，

和含笑的月儿以及和露珠，
和天鹅，和织女，和银河；

它有如此皎白的前额而它的灵魂是如此纯洁，
使它在全个自然中钟爱它自身。

冬 青

西莱纳，太阳含笑在冬青树叶上；
四月已回来和我们游戏了。

他将些花篮背在肩上，
他将花枝送给荆棘、栗树、杨柳；

他将长生草留给水，又将石楠花
留给树木，在枝干伸长着的地方；

他将紫罗兰投在幽荫中，在黑莓下，
在那里，他的裸足大胆地将它们藏好又踏下；

他将雏菊和有一个小铃项圈的
樱草花送给了一切的草场；

他让铃兰和白头翁一齐坠在
树林中，沿着幽凉的小径；

他将鸢尾草种在屋顶上
和我们的花园中，西莱纳，那里有好太阳，

他散布鸽子花和三色堇，
风信子和那丁香的好香味。

雾

西莱纳，穿上你的大氅和你黑色的大木靴，
我们将像乘船似地穿过雾中去。

我们将到美的岛上去，那里的女人们
像树木一样地美，像灵魂一样地赤裸；
我们将到那些岛上去，那里的男子们
像狮子一样的柔和，披着长而褐色的头发。
来啊，那没有创造的世界从我们的梦中等着
它的法律，它的欢乐，那些使树开花的神
和使树叶炫烨而幽响的风。
来啊，无邪的世界将从棺中出来了。

西莱纳，穿上你的大氅和你黑色的大木靴，
我们将像乘船似地穿过雾中去。

我们将到那些岛上去，那里有高山，
从山头可以看见原野的平寂的幅员，
和在原野上啮草的幸福的牲口，
像杨柳树一样的牧人，和用禾叉
堆在大车上面的稻束：
阳光还照着，绵羊歇在
牲口房边，在园子的门前，

这园子吐着地榆、莴苣和百里香的香味。

西莱纳，穿上你的大氅和你黑色的大木靴，
我们将像乘船似地穿过雾中去。

我们将到那些岛上去，那里灰色和青色的松树
在西风飘过它们的发间的时候歌唱着。

我们卧在它们的香荫下，将听见

那受着愿望的痛苦而等着

肉体复活之时的幽灵的烦怨声。

来啊，无限在昏迷而欢笑，世界正沉醉着；

梦沉沉地在松下，我们许会听得

爱情的话，神明的话，辽远的话。

西莱纳，穿上你的大氅和你黑色的大木靴，
我们将像乘船似地穿过雾中去。

雪

西莱纳，雪和你的颈一样白，
西莱纳，雪和你的膝一样白。

西莱纳，你的手和雪一样冷，
西莱纳，你的心和雪一样冷。

雪只受火的一吻而消溶，
你的心只受永别的一吻而消溶。

雪含愁在松树的枝上，
你的前额含愁在你栗色的发下。

西莱纳，你的妹妹雪睡在庭中。
西莱纳，你是我的雪和我的爱。

死 叶

西莱纳，到林中去吧：树叶已飘落了；
它们铺着苍苔、石头和小径。

西莱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它们有如此柔美的颜色，如此沉着的调子，
它们在地上是如此脆弱的残片！

西莱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它们在黄昏时有如此哀伤的神色，
当风来飘转它们时，它们如此婉转地哀鸣！

西莱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当脚步蹂躏着它们时，它们像灵魂一样地啼哭，
它们做出振翼声和妇人衣裳的绞缚声。

西莱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来啊，我们一朝将成为可怜的死叶，

来啊：夜已降下，而风已将我们带去了。

西茉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河

西莱纳，河唱着一支淳朴的曲子，
来啊，我们将走到灯心草和蓬蒿间去，
是正午了：人们抛下了他们的犁，
而我，我将在明耀的水中看见你的跣足。

河是鱼和花的母亲；
是树、鸟、香、色的母亲；

她给吃了谷又将飞到
一个辽远的地方去的鸟儿喝水，

她给那绿腹的青蝇喝水，
她给像船奴似地划着的水蜘蛛喝水。

河是鱼的母亲：她给它们
小虫、草、空气和臭氧气；

她给它们爱情：她给它们翼翅，
使它们追踪它们的女性的影子到天边。

河是花的母亲，虹的母亲，
一切用水和一些太阳做成的东西的母亲；

她哺养红豆草和青草，和有蜜香的
绣线菊，和毛蕊草。

它是有像鸟的茸毛的叶子的；
她哺养小麦，苜蓿和芦苇；

她哺养苕麻；她哺养亚麻；
她哺养燕麦、大麦和荞麦；

她哺养裸麦、河柳和林檎树^①；
她哺养垂柳和高大的白杨。

河是树木的母亲：美丽的橡树
曾用它们的脉管在她的河床中吸取清水。

河使天空肥沃：当下雨时，
那是河，她升到天上，又重降下来；

河是一个很有力又很纯洁的母亲。
河是全个自然的母亲。

西莱纳，河唱着一支淳朴的曲子，
来啊，我们将走到灯心草和蓬骨间去；
是正午了：人们抛下了他们的犁，
而我，我将在明耀的水中看见你的跣足。

^①林檎即花红，又名沙果。蔷薇科，落叶小乔木。果实秋季成熟，扁圆形，黄或红色。果味似苹果，供生食。

果 树 园

西莱纳，带一只柳条的篮子，
到果树园子去吧。
我们将对我们的林檎树说，
在走进果树园的时候：
林檎的时节到了，
到果树园去吧。西莱纳，
到果树园去吧。

林檎树上飞满了黄蜂，
因为林檎都已熟透了
有一阵大的嗡嗡声
在那老林檎树的周围。
林檎树上已结满了林檎，
到果树园去吧，西莱纳。
到果树园去吧。

我们将采红林檎，
黄林檎和青林檎，
更采那肉已烂熟的
酿林檎酒的林檎。
林檎的时节到了，
到果树园去吧，西莱纳，

到果树园去吧。

你将有林檎的香味
在你的衫子上和你的手上，
而你的头发将充满了
秋天的温柔的芬芳。
林檎树上都已结满了林檎，
到果树园去吧，西莱纳，
到果树园去吧。

西莱纳，你将是我的果树园
和我的林檎树；
西莱纳，赶开了黄蜂
从你的心和我的果树园。
林檎的时节到了，
到果树园去吧，西莱纳，
到果树园去吧。

园 子

西莱纳，八月的园子，
是芬芳、丰满而温柔的；
它有芜菁和莱菔，
茄子和甜萝卜，
而在那些惨白的生菜间，
还有那病人吃的莴苣；
再远些，那是一片白菜，
我们的园子是丰满而温柔的。

豌豆沿着攀竿爬上去；
那些攀竿正像那些
穿着饰红花的绿衫子的少妇一样。
这里是蚕豆，
这里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葫芦。
胡葱一时都抽出来了，
又用一顶王冕装饰着自己，
我们的园子是丰满而温柔的。

周身披着花边的天门冬^①
结熟了它们的珊瑚的种子；

^①天门冬，又名天冬草。百合科。多年生攀援草本，地下有簇生纺锤形肉质块根。中医以块根入药，简称“天冬”。

那些链花，虔诚的贞女，
已用它们的棚架做了一个花玻璃大窗，
而那些无思无虑的南瓜
在好太阳中鼓起了它们的颊；
人们闻到百里香和茴香的气味，
我们的园子是丰满和温柔的。

磨坊

西莱纳，磨坊已很古了，它的轮子
满披着青苔，在一个大洞的深处转着；
人们怕着，轮子过去，轮子转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恒的苦役。

土墙战栗着，人们好像是在汽船上，
在沉沉的夜和茫茫的海之间；

人们怕着，轮子过去，轮子转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恒的苦役，

天黑了；人们听见沉重的磨石在哭泣，
它们是比祖母更柔和更衰老；

人们怕着，轮子过去，轮子转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恒的苦役。

磨石是如此柔和、如此衰老的祖母，
一个孩子就可以拦住，一些水就可以推动；

人们怕着，轮子过去，轮子转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恒的苦役。

他们磨碎了富人和穷人的小麦，
它们亦磨碎裸麦，小麦和山麦；

人们怕着，轮子过去，轮子转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恒的苦役。

它们是和最大的使徒们一样善良，
它们做那赐福与我们又救我们的面色，
人们怕着，轮子过去，轮子转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恒的苦役。

它们养活人们和柔顺的牲口，
那些爱我们的手又为我们而死的牲口，
人们怕着，轮子过去，轮子转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恒的苦役。

它们走去，它们啼哭，它们旋转，它们呼鸣，
自从一直从前起，自从世界的创始起：
人们怕着，轮子过去，轮子转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恒的苦役。

西莱纳，磨坊已很古了：它的轮子，
满披着青苔，在一个大洞的深处转着。

教 堂

西莱纳，我很愿意，夕暮的繁喧
是和孩子们唱着的赞美歌一样柔和。
当暗的教堂正像一个老旧的邸第；
蔷薇有爱情和篆烟的沉着的香味。

我很愿意，我们将缓缓地静静地走去，
受着刈草归来的人们的敬礼；
我先去为你开了柴扉，
而狗将含愁地追望我们多时。

当你祈祷的时候，我将想到那些
筑这些墙垣，钟楼，眺台
和那座沉重得像一头负着
我们每日罪孽的重担的驮兽的大殿的人们。

想到那些捶凿拱门石的人们，
他们是又在长廊下安置一个大圣水瓶的；
想到那些花玻璃窗上绘画帝王
和一个睡在村舍中的小孩子的人们。

我将想到那些锻冶十字架、
雄鸡、门链、门上的铁件的人们；

想到那些雕刻木头的
合手而死去的美丽的圣女的人们。

我将想到那些熔制钟的铜的人们，
在那里，人们投进一个黄金的羔羊去，
想到那些在一二一一年掘坟穴的人们，
在坟里，圣鄂克安眠着，像宝藏一样。

译后记

玄迷·特·果尔蒙(Gemy de Gourmont, 1858—1915)是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坛的领袖，他的诗有着绝端地微妙——心灵的微妙与感觉的微妙、他的诗情完全是呈给读者的神经，给微细到纤毫的感觉的、即使是无韵诗，但是读者会觉得每一篇中都有着很个性的音乐。

“西莱纳”是他的一个小集，虽然小，却是他的著名诗作。从前周作人曾以“西蒙尼”的题名译出数首，编在“陀螺”里。现在我不揣鄙陋，把全部译过来，介绍给读者。

1932.7.20 译者记

道生詩集

〔英〕道生

(戴望舒 杜 衡 合译)

关于道生和《道生诗集》

道生(Ernest Dowson [Christopher], 1867—1900, 又译瑯生, 道森), 十九世纪末英国颓废派诗人。1886年入牛津大学, 1888年因父亲破产而辍学。他的家庭、恋爱和遭遇都不如意, 生活颓废, 最后贫病交加而死。他积极参加颓废派作家集团“吟诗俱乐部”。崇拜爱伦·坡、波特莱尔、魏尔伦和斯温朋。1891年发表名诗《西纳拉, 我以自己的方式忠于你》。他以《诗集》(1896)和《装饰集》(1899)出名。他的抒情诗音调优美, 词句迷人。

《道生诗集》为戴望舒、杜衡合译, 根据 Boni and liveright出版社1919年版的《道生诗集和装饰集》译出。据施蛰存先生说, 现存的译诗抄本为杜衡抄写, 一直保存在望舒篋中, 当时无法出版。戴望舒逝世后, 抄本由施老保存至今。由于抄本每首诗下未分别注明译者, 所以多数诗都无法分辨是戴望舒的译文还是杜衡的译文, 只有《In Tempore Senectutis》、《烦怨》、《残滓》三首施老却清晰记得是戴望舒所译; 然而毫无疑问地是望舒的译文远不止这三首, 但还有哪些? 现已无法断定。为了保存并全面了解戴望舒的诗歌译作, 我们特商请施蛰存先生将抄本稍作整理, 全部编入本集中。原书内容顺序是《诗集》、《片刻的比爱洛》、《装饰集》, 现按诗体将顺序改为: 《诗集》、《装饰集》、《片刻的比爱洛》。其中有《道生传略》及五首诗未曾翻译, 本书只在目录页中保留了题目, 译文阙如。

自 题 卷 首

Vitae summa brevis spem nos vetat incohare Longam^①

同是一般的不能长久，
那悲欢，怨恨，与爱情；
我们一在那门前过了，
它们便不再来临。

同是一般的不能长久，
那烈酒与蔷薇的往日；
我们的途程在梦中刚现，
不久就又在梦中消灭。

①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全称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
前65—前8）诗句，意谓“生命的短促阻止我们悠长的希望。”

冠 冕

以他的诗歌和她的往日致献于他的情人和爱神

葡萄叶与紫罗兰，
我们收集起，
编成了易朽的花环：
将花环供奉那爱之神，
一时也吐着柔情靡靡，
终朝至暮霏时间，
去做他神圣的王冠。
我们收集起，
葡萄叶与紫罗兰。

葡萄叶与紫罗兰，
我们收集起，
为了那生存一日的爱之神。
白日爱神还未死，
灰冷的黄昏还未来临，
我们的花朵芳芬
还做着 he 头顶的王冠。
我们收集起，
葡萄叶与紫罗兰。

葡萄叶与紫罗兰，
我们收集起，
为了那已死的爱之神。
我们将这生存一日的花环，
放上他灰蒙阴冷
又被迫鲁守宾^①吻闭的双睛，
那时红日已向西方消逝；
我们收集起，
葡萄叶与紫罗兰。

^①迫鲁守宾(Proserpine)，地狱界之女王，相当于希腊神话之配璐封(Persephone)。

永久虔诚的女尼

在寺宇的高墙里，宁静又悲凉，
在深深祈祷，在守着圣灯，
黄昏时只一人与她们相伴，
也只一人相伴，在那凄冷的清晨。

她们不识时间的变换，
只将她们的日夜编成念珠圆转，
又将她们生命缀上那珠环；
啊，她们只相守终身，清贞又温善。

那潜沉的伴侣，在上帝身前，
终身守着曾誓守的侦巡。
她们的忏悔与祈求，
在幽暗的教堂中，正是清香神圣。

外面人群广阔又多情；
人们的失望与倦了的欢欣，
在她们不能侵入的门边求请；
她们却未曾听得，那时正祈祷昏昏。

她们也知道世界的荣华；
她们也知道尘寰的欢乐与悲哀；
她们知世上的蔷薇有时消逝，
那残花片片，要被人践踏在尘埃。

这样，她们宁放弃了希求，
却又手向圣地逃亡；
因知道她们的娇媚也无非空幻，
就网了容颜，又穿上粗陋的衣裳。

那里她们在休息，她们已深深知道，
光明的味爽也快到长夜漫漫。
玛利的明星为她们将夜间驱散，
驱散的却正是尘寰的黑暗。

她们的容貌温和，憔悴又悲凉：
这样可是人生至善的途程？——
我们的蔷薇残了，人事又茫茫；
那儿傍着神几，却怎地安宁。

Villanelle^① 咏落日

孩子啊，这里来休息，
这是一日的终期，
你看那西天沉寂！

昏睡是一般的甜蜜
对于人们的工作与戏嬉：
孩子啊，这里来休息。

白鸟啊，快把你窠儿寻觅，
快放下垂着的头儿：
你看那西天沉寂！

好花枝也都安歇：
你可和它一样斜欹。
孩子啊，这里来休息。

此刻深宵已来袭，
征途渐向故乡归：
你看那西天沉寂！

①Villanelle，一种法国诗体名。

倦花枝，倚上我胸臆，
我不会和你相离：
孩子啊，这里来休息；
你看那西天沉寂！

我的情人四月

珠露侵上她发丝和衣服，——
她眼里的双双珠露；
我看她微步过靡芜，
还颤音地唱着支幽奇的小曲。
啊，她是怎地轻盈约绰！
只看她花样的肌肤
如明镜地映出爱与希图，——
啊，但在那睫毛边却有泪丝飘落。

她可是故作轻狂而哭泣？
或是她已知自己的青春，
欢乐已旦旦销归沉灭，
而那时间的重压也快来临？
啊，将来是一片荒芜，
为了那枯叶与空虚，秋光与冬日。

Ad Domnulam Suam^①

我心里的小姑娘！
请你再爱我一些时：
等不到这爱情强烈，
我们却要分离。

我往日是怎样爱你，
如今当和你相离：
但我不说忧伤的故事，
我不愿使你悲凄。

我心里的小姑娘！
再让我爱你一些时：
等不到这爱情强烈，
我们却要分离。

你快要离开这仙境
渐暗了你卷发如丝：
我们再不能花间携手，
抚爱温存，也不再栖迟。

①意为：寄内。

我心里的小姑娘！
请再和我相爱一些时：
等不到这爱情强烈，
我们却要分离。

Amor Umbratilis^①

心爱的，我要贻君以沉默：
你可永未曾知得。
将它放在你淡漠的身边，
啊，这算是我全生的礼物。

我没有歌词可唱，
能使你留意关心；
我没有睡莲可向你途前抛掷，
当你正缓步轻盈。

我今把繁花丢了；
那花朵儿不与卿相适；
往时我也曾集起花环，
用那木芙蓉与芸香叶。

我看你在身边穿度，
是这般冷冷无情；
我吻着你曾步过的微花纤草：——
啊，我生涯已快就沉沦。

①意为：幽默的爱情。

心爱的，这一次你须收受，
这最后的礼物，我向君抛掷；
我将以此致献于你淡漠的身边：——
这就是我为卿而沉默。

Amor Profanus^①

离了那灰蒙的记忆，
在阴秘的林间，
有重重幽影地，
没鸠声絮絮扰沉潜；
那儿不见日光明：
我梦想着黄昏时候，我俩再相亲，
把缠绵的旧事重温遍。

偶然会合终须别，
那草坪灰黯，我俩在徘徊；
想把那胸头旧话重新说，
怎禁得重重阴影上心来！
在我们苍白的唇边，
早“遗亡”流滚如泉，——
啊，它已将人世的爱冠高戴

我们空自期期语，
旧日的希求，早冷了又销亡。
旧时光已远在星明处，
何处是樱唇赤，秀目辉煌！

①意为：不洁的爱情。

我们还垂眼向前行，
更远了欢欣，——
啊，怎慰我可怜的迷惘！

爱人啊，在我俩青春时候，
不要把你蔷薇般玉貌，藏着深深，
只采那片时的小花媚秀
缀上光辉的狭狭途程：
我们等不到几多时，
便须踏那牧场的衰草枯枝，
那儿只死寂又悲凉的夜间幽影。

勃列达尼的伊凤

卿毋林檎园，
去年春未阑：
伊凤，卿忆否！
枝叶发正繁，
落英如红雨，
为卿作华鬘？
伊凤，卿忆否！
侬思未有闲。

在彼林檎园，
浑不忆人间：
卿卿娇不胜，
明眸静且娴；
相说林檎熟，
沥汁手掺掺：
琐事诸如此，
卿思应渺漫！

勃东幽暮里，
相对寂无言；
卿母始来叱，
小草沾露寒：

知卿芳怀颤，
有如惊鸽然，
伊凤，卿忆否！
恋情初赧颜。

娟娟林檎花，
零落中夏天；
时卿承我请
微语复缠绵。
伊凤，我何乐！
携卿归比肩。
伊凤，卿忆否？
良时去不还！

今来林檎园，
幽暗复迷漫；
伊凤，谁相扰，
相隔万重山！
露滴红心草，
卿跌未可沾；
卿又安能记！
侬思复阑珊。

Benedictio Domini^①

在外面，那街头的烦响，
那伦敦的市声烦躁，
扰了那无垢的人群，
他们正在沉沉地祈祷。

灰黯的教堂中，正人群寂寂，
在那幽细的熏香里，
忽然有银钟响动，
他们如受咒般鞠下了头儿。

教堂中是怎地阴沉除了神儿的所在，
那儿装得如新妇，灯火又明辉；
有老年教士，手儿在颤抖，
他在将人们失望的慰安赞美。

这儿是沉静，但外边街上的人群，
正将世间短促的途程化成火样；
至善又万全的祈祷啊！
怎那才能忘了烦忧与希望？

①意为：天主降福。

生 长

看取她稚年光耀的迁移：
我含愁地看那相识的孩儿——
在百合似的芳年我曾颠倒——
今已长成了少女，幽秘而神奇；
那惹爱又清娇的眸子，
已不似旧日的风标！

待我迷惘的心中知了她儿时旧有的光华，
今只改了同样希珍的少女的新妆，
我便又慌忙去膜拜
她刚醒来的少女的生涯；
在她深眼里，我找到旧日的芬芳——
却比往时还仁爱。

Ad Manus Puellae^①

我最爱是妇人们的纤手！
为了你那弯白的手儿，
我心灵便常来相就；
那手指纤纤，腕儿绮丽；
我亲吻的是女孩的手儿纤细。

我曾见纤手美如百合花枝，
在将丝套脱了她冰肤的时候；
怎喷着幽香，如兰麝靡靡；
啊，这是爱人外观的娟秀。
我吻你手儿，却怎能足够？

它们和象牙般苍白，
但如海中弯贝，也有微赤在指尖；
就是金银在君王的宝窟
与炉中的兰麝，
也不能比这手儿更芳郁又娟妍。

我不知过了你指尖的途径，
也不知我怎能更到高原，——

①意为：赠一位姑娘的手。

就是怎能亲你的樱唇；
我终为那些快乐的手儿掌管；
你素手却更使我倾心颤乱。

Flos Lunae^①

我不愿改变你冷冷的双睛，
也不愿将你言语的温和侵扰，
扰你以惊骇与痴情。
你的心灵我终不能达到：
我不愿改变你冷冷的双睛。

我不愿改变你冷冷的双睛，
也不愿使你悲啼或欢笑；
虽然我生涯是憔悴又销沉，
终日在渴望睡眠，和你影儿娇好，
我不愿改变你冷冷的双睛。

我不愿改变你冷冷的双睛；
终不愿使你转移，就我能做得，
为了你我才祈祷虔诚，
梦幻的姑娘啊，夜间的明月！
我不愿改变你冷冷的双睛。

我不愿改变你冷冷的双睛，
以人类心灵的烦乱；

①意为：月的花。

我心灵被你目光罩住深深，——

那冰样的心灵，孤零又辽远；

我不愿改变你冷冷的双睛。

Non sum qualis eram bonae
sub regno Cynarae^①

啊，昨宵我正吻着她的樱唇，
你的影儿来了，你口香如醴，
在芳醇和蜜吻间洒上我的灵魂；
今我又苦苦被旧情缠绕，
困倦地将头儿鞠下低低：
茜娜拉，这样我算已忠诚于你了。

终宵我心上觉得她胸前热喘微微，
终宵在我臂间，她恬恬昏睡；
虽我也知甜蜜，当我吻着她唇上的芳菲，
但我又苦苦被旧情缠绕，
当我醒来时看见了天色幽灰：
茜娜拉，这样我算已忠诚于你了。

我一切已都忘了，让它们飘散如风，
又丢了蔷薇，让它们成群儿飞荡；
我舞时想忘了你凄清如百合的花容，
但我又苦苦被旧情缠绕，

①意为：我现在已不是像在善良的茜娜拉治下那样了。

因舞蹈的时间又太悠长：
茜娜拉，这样我算已忠诚于你了。

我还须烈酒与歌舞狂欢，
但到那灯灭酒阑的时候，
你影儿来了，来占领这长夜漫漫；
今我又苦苦被旧情缠绕，
怎慰我饥唇与渴望的深愁：
茜娜拉，这样我算已忠诚于你了。

Vanitas^①

离了悲啼，
又不再手儿相触，
在那白云幽隐地，
她可在安然睡熟？
啊，她是能知觉！

经几许风霜残扫，
又几多悠久的历史，
自她与死神去了，
丢我在更疲乏的途程：
今儿才有这迟缓的光荣！

那胜利与王冠，
在今日，有什么价值？
只一句幽语未传，
到今日却何从说？——
且将荣誉的棕枝丢掷！

只愿得一次与她相见；
倦手将桂枝抛却；

①意为：空虚。

在那易忘了的乡间
她墓柏也比桂枝甜蜜：
啊，她或能知觉！

但她可能将手臂伸张，
穿过那困疲的河侧，
到稍远的殊方，
一会儿离开窰窰？
啊，她可能知觉？

流 离

在那伤心的南浦，
往日我们曾携手徘徊，
今只一些旧时幽影，
还深深地萦绕胸怀。

音乐我今都厌倦，
蔷薇于我也不够清凄；
只这分离水畔的微吟，
却胜于音乐与蔷薇。

在那伤心的南浦，
我听见幽影之乡，
发出我爱者崇高的叹息；
心里模糊了你清绝的容光。

要是你玉躯早殒，
怎海外没一丝消息传来？
要是你尚在尘寰，这伤心的南浦
会将我俩的灵魂永永分开。

我俩伤心堕泪无人晓；
回忆灰朦了往日的欢欣；

此时这悲惨的分离水，
将我们带进，最后的夜沉沉。

烦 怨

我并未忧愁，又何须哭泣；
我全身的记忆今都销歇。

我看那河水更洁白而朦胧；
自朝至暮，我只守着它转动。

自朝至暮，我看着凄凄雨滴，
看它疲倦地在轻敲窗榻。

那世间一切，我曾作几度希求，
今已都深厌，但我并未忧愁。

我觉得她的秀目与樱唇，
于我只是重重的阴影。

终朝我苦望她的饥肠，
未到黄昏时候，却早遗忘。

但黄昏唤醒忧思，我只能哭泣；
啊，我全身的记忆怎能销歇！

O Mors! quam amara est memoria
tua homini pacem habenti in sub-
stantiis suis^①

无限的悲哀，
侵着我愁怀，
因到了明朝，
我俩便分开；
今日我全身，
只无限悲哀。

放了琴儿啊，
请弦也停挥，
只将你头儿，
倚向我胸来；
停了挥弹啊，
且莫管悲欢。

请莫悲伤啊，
也请莫开言，
让未破潜沉，

①意为：死啊！你的记忆对于在生存中有平静的人是多么坚硬啊！

常占领此间；
请莫开言啊，
不使我心煎。

忘了明朝啊，
也莫泪潸潸，
只趁这幽沉，
倚首我胸前；
忘了明朝啊，
且只记今天。

要是你曾相待

啊，在这凄凉的客寓里，
常想起的是常相隔的人儿。

保尔·魏尔伦

要是你曾相待，你便能了解我心儿；
我许会如他般爱你，
亲爱的，要是我们曾忍耐，
命运又不曾教我俩不相称意。

沉默吧，又何必空言语；
说时反觉不言直。——
往时虽言语总纷争，
我怎还怨恨，你今已长辞。

让黄泉一般的掩了
旧时使我俩参商的嫌恨；
我总常是这般爱你，
又时时捧着你深心。

我也曾遇见其他的女子，
她们这般娇媚正如你怎地无情；
你可想我往时曾爱你温存，

今儿却倾心降服向他人？

要是我们曾忍耐，要是你曾相待，
我原比他更尽心的为你。
与“死亡”战斗；但在开始时，
命运就教我俩不相称意。

我想来就你，但生时无分的爱情，
死亡已将它掩入灰幽；
你今深卧在玫瑰花丛，
我只把心儿敷上你坟头。

我不须惊你，让它只如此阴沉，
这样“死亡”与“黑暗”却将你送向我身前；
往时虽爱着又冷冷无情，
今日我们怎再相嫌厌！

四月之爱

在爱情的地上曾一会儿徘徊，
爱情的功课曾一时间受教；
可能在日暮时不分开，
那时禁不得幽哀与惨笑？

一时间在烈日光中，
我俩缠绵相拥，又蜜吻迷离；
早忘了暮时的阴影，
那时爱情已和我俩相遗。

我俩也无须宣誓，
爱情自在如山上的清风，
密密地也不相言语，
我们终是两心同。

可能在日暮不分开，
我们只一会儿相爱，
不就作末次的唇儿相吻，
那时禁不得惨笑与幽哀。

徒劳的希望

有时我幻想着为慰我愁肠：——
虽百合花似的芳年已去，
虽已夏日的阴云蔽空，
有朝我或能走近她身旁，
将生命投掷在她足畔，
这样她好把我全身领管，
这般是怎地芬芳！

她或可向我加怜，
用素手纤纤爱抚在我头上，
“为了你久已心中快快，
可怜儿，你快来到我身前！”
这样我为了她的加惠，
得看一会儿爱情的真面，
还向她身畔回旋。

她或许会见我而怜悯，
我来时虽过了百合似的芳年，
只带着已销亡的往日和成堆积的诗篇，
她下垂的处女优秀的双睛，
会变作温柔，有时会向我身相望：——
我这般想着，只为聊慰愁肠，
也知这是不能实现的心头梦境。

徒劳的决意

我说：“我的希图有时终尽；
我撒了种，今都收获，
这是旧日热情的灰烬，
此后不再使它来复。
我今要到平安之境，
忘了我渴望的忧心；
为救我灵魂，将诚敬地孤栖。

“我要忘了她冷冷的双睛；
我要忘了她柔语的嚶嚶，
与她所未曾听见的歌吟，
与她所未曾知道的殷勤。
我旧时痛苦与昏沉的回忆，
等到了那孤栖之境，
就可把它们一齐忘记。”

她又扬着双睛，在身旁穿度，
温存地笑着，却又无言；
这样就醒了我旧时的情火；
所有已死的希图今又重燃。——
她双目既一向是无情，
此后也不会将心情改变！
它将永不会温和地怜我忧心。

安 灵 曲

妮奥波，她早经疲困，
已不胜欢笑与愁颦；
离了娇红和黯淡的时辰，
将她黄金的面庞藏隐。
她早期望着温甜的梦境，
啊，她终能入睡沉沉！

妮奥波，你可能欢喜，
到那幻境中去孤栖？
那儿有可怜的死人迷惘无依，
它们只带着灰朦的幽意；
它们用阴影的指儿，
摘取那日光兰素冷的花枝。

妮奥波，她至死还厌倦
那我抛掷在她身前的花瓣，
散在她花朵似娇娇的身畔。
她为那憔悴的花枝轻叹——
那月色的蔷薇惨白又阴蓝，
和那睡莲出自尘寰。

妮奥波，她已甚形疲，

对那尘寰的梦境与岁月栖迟！
那里有可怜的死人迷惘无依，
它们只带着灰朦的幽意，
在这儿她将生命与爱情遗弃，
如今称心地入睡迷离。

Beata Solitudo^①

是何处潜沉之境，
那里有繁星光照幽幽，
照那林檎花影，
和露湿枝头，
是我和卿所有？

那潜沉的山谷，
我们要去找寻；
去那儿避脱
尘世的纷纭，
长伴那幽清之境！

人事已久离心膈，
我们且自安宁，
且自家休息：
已消失的欢欣
也快来临。

我们同把尘寰弃，
也不把名誉与劬劳

①意为：幸福的孤独。

放在深心里；
只看那繁星闪耀，
只在仁慈地相照。

不管那人生劳悴，
与悲啼欢笑；
在这深林清翠，
幻影中仙梦逍遥，
我们都深深睡倒。

愿有那潜沉之境，
那里有繁星光照幽幽，
照那林檎花粉，
和露湿枝头，
是我和君所有！

Terre Promise^①

就现在她芬芳的秀发，
曾在我鬓边飘挂；她过我身旁，
也曾握着我手儿，含情脉脉：
啊，什么未言之语在空中鼓荡！

我也常知道只为了些微，
使我与今在远方的“心乡”相弃；
我何须倚在屏栏瞻望？
只一言半语就可将它毁废！

许会因手儿的接触或无言，
就倒了那相隔的墙围；
她也不再多言的来了，
就投入我臂间深相了解！

①意为：相许的地方

秋 光

阳光蓊郁照枯林，
十月枝枝红叶深；
微颺轻度树梢寂，
今犹如此好风光，
销亡炎夏何空忆！

迷茫秋色且栖迟！
一岁黄昏甜蜜时；
柔情今与灰朦合，
依微心绪亦黄昏，
芳时不惜空消失。

秋光多梦又闲居，
收获无心争自娱？
不如梦里风光好；
漫漫长夜已来临，
且容寻梦红尘杳。

那方幽夜与寒天，
远地逡巡不敢前；
今且偷闲亦有趣，
直待严霜风雪时，
柔情遣我林间去。

In Tempore Senectutis^①

在我老来时候，
悲苦地偷自相离，
走入那黑暗灰幽，
啊，我心灵的伴侣！
不要把彷徨者放上心怀，
只记得那能歌能爱，
又奔腾着热血的人儿，
在我老来时候。

在我老来时候，
一切旧时的情火，
已渐渐消归无有，
啊，我心所希图！
你不要深深记念，
只想那已去的芳年，
那时心儿相倚怎情多，
年岁却在那儿驰走。

在我老来时候，
那头顶的繁星，

①意为：老来时。

都变成残忍又灰幽：
啊，我仅有的爱人！
且让我相离；
你且记我俩的往年时，
不要想如何消失了爱情，
在我老来时候。

Villanelle 咏情妇之宝藏

我消受她双睛娟秀，
和她鬓发如丝；
这般就把维莱^①吟就！

我消受她声若银钟轻奏，
柔如祈祷又清若歌词；
我消受她双睛娟秀。

我今已烦忧久久，
这些可能慰我愁思？
这般就把维莱吟就！

我消受她处女的冰肌娇美，
和那鬓边珍贵的蔷薇；
我消受她双睛娟秀。

我说：“这或许能够，
将她的印象，就我心上分离！”
这般就把维莱吟就。

①维莱，Villanelle音译的简述。

我尽了心机引逗：
要将她温存的笑靥潜移；
我消受她双睛娟秀；
这般就把维莱吟就。

我尽了心机引逗：
要将她温存的笑靥潜移；
我消受她双睛娟秀；
这般就把维莱吟就。

我尽了心机引逗：
要将她温存的笑靥潜移；
我消受她双睛娟秀；
这般就把维莱吟就。

灰 矇 之 夜

我梦着我们片刻徘徊，
穿度那“无人之域”的沙路漫漫；
沙间惟有罌粟发穠繁；
我们情闲意懒又沉哀，
将花枝摘下，又抛向溪间。
那儿携手同行，溪流前后相沿；
疏星下，道路低仰危难，
只见一切都影约似梦中来。

那星儿销殒，我们忧思难禁，
罌粟渐疏稀，直到你眼儿
为我作光明，但我们太沉困，
待得光明暗了，便无我猜疑，
始于那已消失又我们渴念的光阴，
于是我就抛弃了那些记忆！

幽 暮

暗夜里河水转变渐模糊！
那河流慰我，今儿更黯淡朦胧：
时日太悠长，最后才来了慰安的阴影。
啊，每天怎有这多怨恨重重！

长日给予我辛苦，祈求与绝望；
人们忍待着那西天的落日熊熊；
那迟来的长夜，终能给他们安息：
啊，每天怎有这多怨恨重重！

最后那安静的夜之神，
如要人们忘了日光所能照见的虚荣，
放下了昏沉的夜幕将他们慰藉，
啊，每天怎有这多怨恨重重！

有朝在我们最后的夜间——
这夜间也就是我们时日之终，
人将安然拿了他罌粟，又将低说：
“啊，每天怎有这多怨恨重重！”

幽暗之花园

爱情再不管那风啸好花间，
你花园终已成荒：
没个人儿能寻一瓣
去年玫瑰的褪色残香。

光泽的发丝啊，熟果似的口儿！
灾难怎能收获得这般迅捷？
音乐似的爱情将一枝断笛呜呜，
在墓头深草丛怨咽。

一任那风啸好花间
一任你花园与春色同更，
爱情是盲目又不计时光，
也不须下种，不收成。

Soli cantare periti Arcades^①

我要住在乳酪坊，
我去要做那柯林^②，
和那村里的姑娘，
搅着羊乳白莹莹。

田野是我的欢乐，
羊儿随我缓缓行，
吹着一支游戏曲，
娱那马幼或裘恩。

因为城市颓又黑，
我又深恨伦敦街，
要到村路又快活，
要到村巷去开怀。

巴黎妇人运气佳！
你们太细太娟好；
我却熟识村女家，
问她不必问两遭。

①意为：唯Arcadia人唱得最好。

②柯林 (colin)，古代牧歌中之牧童。

你们衣锦多豪丽，
娇步婀娜在城里；
她们穿着粗陋衣，
自由来往登木屐。

她非女神非女王，
她将榨我羊儿乳，
身兜里面白胸膛，
娇如羊乳的醍醐。

我愿住在乳酪坊，
我去愿做那柯林；
要娶村里的姑娘，
娶那马幼或裘恩。

友人生子作

记取飞德们微笑的那天，
尤奇尼与安琪丽已得了个孩子。
假如她风姿正像她双亲，
那便是和善的约夫^①所赐。
缪司们^②早专心于她治下之人，
请赐她安琪丽的德性与仙姿；
不要将你的恩宠只此些微，
可须加上尤奇尼的才智。

①约夫 (Jove)，古罗马之主神。

②缪司们 (Muses)，希腊司文艺美术之九位女神。

终 敷 礼

在目前，唇际，与足边，
与各官能的灵窍，
敷上了忏悔之油，
已过的天真醒了。

那曾奔走希图的双足，
今已安然封隐；
那曾顾盼虚荣的双目，
今也将红尘洗净。

已脱离了空烦的声色，
在这黄昏一瞬间，
人们可能追忆全生，
又从阴影见死神的真面？

慈善之瓶啊，神圣油！
我不知何在，又何自来临，
经了什么劳悴与彷徨，
来将这最后的圣餐求请。

必须要待此时光：
那时肉的墙垣已废，

光明已破了阴沉，
才能行这样的终敷礼。

Amantium Irae^①

蔷薇已飘落，
往日已凋零，
在灰朦之地，
离了风雨光明：
那里与她重见，
可不记已过的青春，
将自己灵魂管有，
忘了尘寰转变纷纭？

在我们阴影地，
可能将手臂伸张，
过那青青草地，
张向往日的仙乡？
今儿在此空亲切，
可恨那已消逝的阳光？
或爱的蔷薇未集？
未曾得月桂芬芳？

世间黑暗的边缘，
会去相亲那“永不”，

①意为：爱者之怒。

那庄严的丧礼之舟，
航向那荒凉的岸窟。
明朝相誓着爱情，
今日正荣华时节：
这将怎地，那盟誓与荣华，
都着着昨日悲哀的颜色？

啊，我们将失了荣华，
或终须得到？
要是吻着我们的愤怒，
它便如悲哀般的去了。
当蔷薇还缀满园中，
当日儿还是高高，
请抛弃了荣华，
不然爱情便要潜逃。

Impenitentia Ultima^①

在光明未息时，要是上帝愿施他恩宠，
我不要时日悠长，更没有他求，
只须呼着：“往时的一日，旧侣中一人，
请赐我再逢再遇，我希望便酬。

“主啊，我不要群芳，只选了世间忧怨的蔷薇，
因此，我断肢盲目，又终朝劳苦，
只临你惊人的判席，那时我残生将闭，
我正待收获我所栽，而偿我忠诚的债务。

“可是黄沙未起，银丝未断之时，
请恩赐将悲凄的岁月的网膜抛落，
赐我一刻的光阴，让我再相逢，
她妙目凄清，还洒泪珠儿洗她纤足。”

那时她发丝将笼住我全身，纤手又安恬，
那时日光已没，她秀目是我光明：
这样便远离了恐怖与幽宵，
她琴韵清音会作我耳中最后之声。

①意为：最后的不悔悟。

当颓波未下，我生命未消亡，
你愤怒裂我，如孩子把花枝揉碎，
我纵已肢残，还歌颂你地狱之王，
为给我见她最后的愁容，这片时的赐惠。

辞 别

要是我俩必须分别，
我们就照此而行；
不要只心儿相压
也不要徒然哀哀地亲吻；
且握着我手低头说：
“且待明朝或他日，
要是我俩必须分别。”

空语是无用又轻微，
而我们相爱又怎地坚强；
啊，且听那幽默在陈词：
“人生只片刻，爱情却很悠长；
一时播种又一时收获，
收获后便可昏沉地安宿，
但言语却无用又轻微。”

Sapientia Lunae^①

世间的智慧对我讲：
“向前跑，胜利终属于勇奋；
或许荣誉正候在那方！”
我说：“等着的是那幽坟。”
因为我曾思量过一曲蔷薇诗，
向她的信者，那月儿启示。

世间的智慧说：“那里有月桂冠儿，
向前跑，那胜利多多好，
但须过了劳苦的生涯。”
我说：“我终须变蠕虫芳甜的食料。”
我行时讽诵着一曲蔷薇诗，
在她的时间，那幽柔的月儿启示。

我的声音说：“向何处疾走驰行，
这空虚的争竞，常在灰暗之程中？
来了漫漫长夜，没了日与繁星
什么光能比得她灿烂的姿容？”
因为我曾思量过一曲蔷薇诗，
知道些儿隐秘，那月儿启示。

①意为：月的智慧。

我说：“因为她眸子百合般娟妍，
她发丝如月桂样清幽，
今荣光已在身前，
又何须在幽灰中奔走！”
于是我去时诵着一曲蔷薇诗，
对于她信者，那月儿启示。

请你暂敛笑容，稍感悲哀

亲爱的，请暂时把欢容收敛，
此处只可怜残月，流照潜沉；
你秋波转盼知难久，
却叫我愁人，怎地欢欣！

亲爱的，请无言鉴此柔情，
只将你幽幽云发，披上我全身。
往日的愁怨，平凡的旧事，
又同来侵我忧心。

今朝一刻争能久，
可就要朱颜灰褐，消失了芳春？
可就难再寻觅
这缠绵抑郁的柔情？

亲爱的，待到中年憔悴，忘了心头恨，
让旧事模糊，怕它哀怨频侵；
且抛了青春神圣，
让它迟暮来临。

你樱口榴红片片，
可让我餐此芳醇？

我愿在你园中长逝，
让南风浓郁，解我微愠。

我已把“销亡”收集，在你唇边，
再向君一顾，怕便要长宁。
我虽是一生多恨，
向你胸前死，却是无上的温馨。

亲爱的，要是死亡不就来临，
请凝想着我们在此闲凭：
还在吻时谛听
南风的细语低吟。

在微语着的柔枝下，有你芳园，
在这里不知时间转变，世事纷纭，
也不知死亡和痛苦，
和那无诚的盟誓，会使人忧虑又离分。

Seraphita^①

今儿且莫向我身前，啊，梦幻的脸儿！
我在人生的情海里飘泊撑持；
我的途程是幽暗，险阻，又堪悲；
这已不是拥抱的佳处与良时，
如此水波高声的怨恨不会消弭
你在我心头灿烂的光曦，
它常管领幽清，情与我远相离，
去住在你所居的恬静里。

但当时那风暴又雷鸣，
那海天又崩坼，啊，我幽夜的月华！
愿你一回俯首慰我忧心，
虽今已迟了，还请你把手儿
一会儿放上我颓发与灰睛，
那时狂浪还未在战争中胜利。

① 题意待考。

诗 铭

我是坚信又曾求请——
以我沉哀竟致销蚀的虔诚——
那我在梦里做成的幻影，
造自她幽丰的秀发与螭蛭领：
嫉妒的神人不愿我有其他的参谒，
将我生灵的雕像与她的心儿化成顽石。

Quid non speremus, Amantes? ①

要是爱只奴于“肉继”，
而他又能任向何方，
怎的仅仅和她手儿相触，
还比她人唇儿所赐更芬芳？

要是爱可向一切花枝采蜜，
女郎又如紫兰般繁茂菲靡，
怎的我还喜过空自伤怀的往日，
为了她失去的幽声，和堪忆的青丝？

啊，她去了，一切都随她残落；
或是她冷冷无情，我们的祈祷成空；
夏日灿烂的心儿已破碎，
而希望又入了深幽的坟冢。

虽世人常渴慕而销亡，
灵魂却能跳出肉身的苦闷，
那奴于肉体的爱情行将飞走，
等肉的统治沉沦，就灵魂管领。

①意为：我们爱人，有什么不能希望啊？

至上的爱情，或是缠着番榴，
或如幽星般无冠又孤冷，
我终要终朝供奉又追随，
你荆棘蔷薇所未有，是怎地温存！

Chanson sans Paroles^①

深深的紫兰香里，
树叶儿悄沉沉；
这里幽静无声，
只那边悠远地，
小鸟儿啾啾娇吟。

可是这深邃的幽林，
与青松秀爽，
是供奉着清香，
在等着她来临？
啊，我是在待它征象！

她却能听见
那幽微的言语无声，
又快快为我离她清境——
那锦褥碧芊芊：
她将听得而惊醒！

她将倾听而来前，
从她幽息的殊方；

①意为：无言之歌。

鸽子般秀目与胸膛，
又轻盈地来到我身边：
青松正把它枝叶儿低昂。

我在待它征象：
树叶儿待飘浮，
树梢儿正在低头，
在阳光一片迷茫，
啊，世界也待她来挽救！

深深的紫兰香里，
树叶儿悄沉沉；
这里幽静无声，
只那边悠远地，
小鸟儿啾啾娇吟。

(二) 装饰集

超 越

爱的重萌草！今朝正是愁时节，
这最可怜的果子，
我当向四方收拾：
那爱的重萌草。
啊，空忆那芳甜的往事，
空惜光阴去；这是我们的收获！
蜜吻只使我心头增加幽意；
我们只朱唇冷冷双睛寂，
空望那爱的微光，我们只能相弃；
我们悲凉地收集起，正若往时耘植——
那爱的重萌草。

死 孩

亲爱的，你且自长眠，
长眠是怎地清闲；
我把紫兰花片，
抛向你眉边，
抛向你胸间。

你短短的终生，
只抵得我生的一瞬；
你忘忧的生命，
没愁苦与劳辛，
来扰你短短的欢欣。

你静静斜欹，
只常在儿时；
我望你
切莫生悲：
你是未曾尘污些微。

且渴睡深深，
无人会将你惊醒；
我也不泪珠偷殒，
只愿与君

同时昏卧沉沉。

也愿同归死灭，
伴你同归沉寂；
在这幽境凄清，
我要把头儿侧，
在你身旁休息。

你如今劳悴昏昏
这正是你至善的前程；
我也找寻了途径，
要和你同路前行，
来分你安宁。

加都仙僧人^①

那些素朴的僧人终到了平安之路，
经了些什么烦苦与忧愁？——
弃绝了人世的希求与智慧，
知这些是不能让死神相救。

在他们墙内没有尘寰的烦响；
室中只有死灭般神圣的潜沉；
这里寻不到热情与喧扰；
为了他们的痛苦，今朝却使安宁。

他们艰难地从四方奔集，
终了解了这尘寰虚幻的狂欢；
都因受了愁虑与虚荣的重压，
如今是超绝了人间一切忧烦。

他们的严正不与法朗司僧^②一样，
也不和别的僧人般殷殷施教；
他们有更清高的职业，更巉峭的途程；
和上帝同居，终岁只沉思默祷。

①加都仙僧人属于圣布罗那（St. Bruno）在法国加都仙（Chartreuse）所创最严肃之修道派。

②法朗司僧属于意大利僧人圣法朗司（St. Francis）所创之僧派。

这僧院中是怎地荒凉；
中心的隐秘，就伴友中也无人知得。
他们到此，正要把孤寂找寻，
终岁独居悄悄，只幽影伴他沉默。

这幸福的生涯，还有谁能说——
说你们不应这般的舍弃！
你们圆满地抛了虚荣，
这是愁苦的僧人至温甜之事。

你们终须胜利，这可不用怀疑——
你们幽清又落寞；
你们王后的星光永不会变成灰暗，
这些都要销亡：那希望，光明，与欢乐。

我们曾抛了花儿，就饮酒欢狂，
致饮钝了灵魂与幽微的凝想；
我们酒杯是头颅制就，还环以蔷薇，
却无人敢向那在身旁隐现的死神瞻望。

素朴的僧人，你们只这般过着时光；
我们早琴断，杯干，又蔷薇凋谢。
上帝的同居者啊，请为我们祈祷，
你们虽离了尘寰，日后终当胜利。

三个女巫

几时再有月明宵？
几时再有灰朦日？
苜蓿山楂何处开？
暮暮朝朝相与一。

朦胧枯眼只昏沉，
不见孤村与繁市；
荒原寂寞总无情，
只有残枝憔悴死。

羊肠曲径徘徊久，
终朝不见有微光；
倦臂欹斜灰暗里，
长夜漫漫正未央。

我乃爱丝他替^①子，
兹来致语月中精：
我今与我幽欢伴，
同时驾向月中行。

^①爱丝他替（Astarte），腓尼基司性爱之神。

焚堡烽烟且莫停！
相看相望凝枯眼，
烦怨，烦怨，复烦怨，
对此熊熊不熄焰。

荒原寂寞总无情，
不见孤村与繁市，
只有残枝憔悴死。

Villanelle 咏诗人之路

这醇酒，妇人，与歌唱，
点缀着我们的生命；
但光阴去太悠长。

不让少年时空自消亡，
能收集就去找寻：
这醇酒，妇人，与歌唱。

这能使我们健壮：
葡萄叶与狂呼蜜吻；
但光阴去太悠长。

我们是欢乐又悲伤，
如今却管领它们：
这醇酒，妇人，与歌唱。

为了我们时时沮丧，
它们便不愿在前现隐；
但光阴去太悠长。

可是花果芬芳，
比它们是更希珍：

这醇酒，妇人，与歌唱？
但光阴去太悠长。

Villanelle 咏黄泉

在那黄泉惨白的边缘，
我想我们可平安地穿度，
离了这昏沉日照的光天。

那里人们都催去连连，
可远避了一切海洋与尘土，
在那黄泉惨白的边缘。

忘了爱情与生命也复萧闲，
还是在那方差可，
离了这昏沉日照的光天。

那里只时时静默沉潜，
也没有流水轻轻流过，
在那黄泉惨白的边缘。

这是劳辛所得的王冠，
这是无穷的安卧，
离了这昏沉日照的光天。

我不要一些生命的芳甜，

只要那配珊封^①伴我，
在那黄泉惨白的边缘，
离了这昏沉日照的光天。

①配珊封 (Persephone)，希腊神话中地狱界之女王。

圣裘门恩莱^①

(1887—1895)

往日我在繁枝里不能望见你容颜，
又有阳光在我眼前耀闪。
今儿树叶已凋零，
秃枝儿只望着寂寞又阴沉的天汉。

啊，阳光与夏日，你们在那个深宵，
将光耀荫青的树叶飘残，
低了灿烂的头儿？那瘦白的阴影
正在你曾疾走过的那儿微步姗姗。

又空过那憔悴的平坛，
你的幽灵作着笑声轻走，
用枯指举起了惨白的衾衣，
走在我的影儿之后。

在小步轻微，还在那儿嘲笑，
嘲笑那蔷薇花样的少年时，
嘲笑那荒芜的往日光阴，
与青春时的甜梦迷离。

①圣裘门恩莱，Saint Germain-en-Laye 的音译。

致 情 妇

漫漫夏日有时尽，
春风秋霜亦复然；
人世优俳相戏事，
及时终亦意阑珊；
欢笑生涯如此了，
青枝得秃，泪须干：——
尘寰万事终长逝，
谁谓柔情能不残？

让我无言别君去，
何能空誓两心知；
生前盟誓难常在；
片刻多情终必离。
亲吻须臾甜蜜事，
及时还是各相遗。——
争知今日温存后，
明日柔情销歇时！

君曾索我缠绵意，
温存岁岁复年年；
谁知妖思将君去，
在我殷勤相誓前。

生命无非空幻事；
悲欢怎得久绵延。——
人世争如无爱好，
何必柔情万丈牵！

Jadis^①

往年时，在尘寰未老之前，
盛放着紫兰与罌粟，
我们投诚向邱弼德^② 身边：
在那往年时！
我将你纤手儿紧握；
你的神龛就在我胸间，
向那儿你浓丽的头儿倚曲，
还讲着万千的情话娟妍：
上帝，甜美的光阴却这般短促；
这热情不这般阴冷又沉潜，
在那往年时。

① 法文，意为往昔。

② Cupid，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海 变

那里海洋与河水的狂流相会，
那白浪在沙丘前后飞腾；
在那枯寂的草原，有风车高立；
我愿乘长风，过沙洲去那里找寻，
找寻那求而未得的，精致的王冠，
这有朝会加上那弱者多情的头顶。

海啊，当那狂风停了，你可不再扬波？
我曾这般爱你，却又常误你以尘寰的烦响。
当我以最后的希图信托于君，
你最后的歌词，也请起来歌唱；
你曾为人们奏此雄歌，今须为我，
人们只听过一回，可就把尘世遗亡。

当那末日来时，我把帆儿紧束，
让你的吻儿掩埋了我面上的迟暮与昏疲；
让怨恨如梦境与光阴般消隐，
当你凶残的宠爱闭了我双睛，又僵硬了我肢儿！
我所知道的此后就都须忘了，
又忘了那女人和尘世的施为。

残 滓

那火焰已消亡，它残炎也散尽：
这正是一切诗人最后的歌词，——
那金酒已饮残，只剩了些微余滴，
它苦如艾草，又辛如忧郁；
消失了康强与希望，为了爱情，
它们今儿和我惨淡地相遗。
只有阴影相随，直到销亡时候，
它们许是情人，许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坐着相期，用憔悴的眼儿相等，
直等那门儿闭了，又将幽幕放下沉沉：
这正是一切诗人最后的歌词。

短 歌

一切人们可祈请之词，
可我未曾向君祈请？
还有什么未陈的歌颂，
我未曾向你陈明，
啊，我的爱人？

但你的秀目与芳怀
对我总是这般的冷冷，
那我唯有的份儿，
只从你潜来的幽恨，
啊，我的爱人！

我从何处可找到悲哀，
又将它深深的藏隐？
否则我那切切的泪珠，
又要使你惊心，
啊，我的爱人！

多于人们可祈请之词，
可我未曾向君祈请？
还有什么未陈的歌颂，
我未曾向你陈明，
啊，我的爱人？

勃列达尼的下午

沉沉的空气里，微闻金雀花香，
在那巉岩山畔，闲凭茵席芬芳，
听着那微风，细语如丝，
又泉水幽吟，鸟儿低唱。

寂寂山边，我把身儿躺向阳光，
神思昏蒙，尘寰如一梦迷茫；
我们怎为石榴与玫瑰，不住的纷争，
为女郎灰白的容颜，我争又心头惆怅！

离了纷争，在那儿寂寞的遐方，
有清芬的梦境，介于生与死中央；
金雀花间，阳光洒地，我将沉睡昏昏，
将我心灵向那白云堆安放。

片时间只沉睡莫彷徨，
等着白蔷薇般圣母，来自仙乡；
那时要求她怜悯，我们是盲目又无能，
无故地将身儿败坏得这般模样。

Venite Descendamus^①

不要再空言又长叹；
什么都能撩起愁肠。
可有清境让我们休息？——
啊，怕只有消亡！

不要再长叹又微吟，
今儿且让音乐销沉；
让秋天憔悴又殷红的残叶
掩了这无用的幽琴。

啊，我们当从此守着潜沉，
就躺下了身儿休息；
也不要让她知得，我们在何处安身，
不使她再来哭泣。

如今更一天天的严冷；
睡着吧，听它灰暗来临，
在看她不见的那儿，我们且卧倒，
可从此安宁。

①意为：来，我们下去吧。

转 变

心爱的，一时间和你徘徊；
将疲弱的头儿倚向你胸怀。
看又林森暗淡，落叶昏沉，
霜天阔，寂寞夜寒来。

在那湾湾金谷冬郊外，
一时间向你身前挨；
会看那久久潜沉，与卿卿纤手，
孤凉地，消失在夜中荒野。

待爱你，一霎时怎生爱？
良宵候，我们就要分开，
便须去攀那冰山，
冬郊里，不知人在天涯。

心爱的，从炎夏匆匆，
直到那凄清冬日，长夜幽哀，
映着那阳光惨淡，
我只见，片片蔷薇凋坏。

交 换

今已拿出了我全身所有，
却还是怎地些微：
诗句儿粗粗制就，
又拿蔷薇来比你冰肌：
今已拿出了我全身所有。

为了这些微，我在找寻：
只要你多情的流盼，
一句儿软语温存，
或一想及我徘徊在门畔：
为了这些微，我在找寻。

我今所得也只是些微：
你所有怕也止于此了！
我和那飘飞的黄叶迷离
舞着那幽灵般的舞蹈。
今算已得到了你所有的些微。

致作愚问之女子

我何故忧愁，克罗哀？为了那月儿悠远，
我是何人为甚拘在这小星中被人磨难？

可是为你玉容柔媚？要是它不为娇美，
那我就未曾见过世间最绮丽的花颜。

为此处是这般凄冷，而我就把机谋费尽，
也不能渡到那我未曾居住过的多情之境。

可是为你樱唇如血，又冰肌胜雪？
我快去的那欢愉之地，却无这般红与皓白。

可是为你樱唇红腿，且又酥胸憔悴？
我愿乘风飞去，克罗哀，一些儿也不觉心悲。

Rondeau^①

啊，曼侬，你说吧，为甚我们
人人都向你怎地倾心？
你虽有娴雅又微红的容貌，
但也未必比人娇好，
比到那冰清处女的花颜，
她是这般绮丽又庄严，
她秀目晶明又温软，
不比你发丝儿更缠绵光耀？
啊，曼侬，你说吧！
你说吧，为甚你双目昏沉，
曾被酒浆沾污的樱唇，
与不洁的曼奈德^②般眉宇，
却比那珍贵似白蔷薇的处女，
还易使我们勾动深心？
啊，曼侬，你说吧！

①Rondeau（郎都），一种诗体。

②曼奈德（Maenad），希腊神话中侍奉酒神白克斯（Bacchus）之女祭司，用以代表轻狂之女。

Moritura^①

作歌歌夕阳：
西天今赭赤。
白昼已销沉；
头带溟溟色。
匆匆明月升，
光冷中天白。

作歌歌冬日：
缓缓北风吹；
自彼阴寒地，
飘向断蓬来。
旷野今萧寂，
稻麦久经栽。

作歌歌老人：
鬓边白发新。
双眼今茫漠，
往事窒忧心。
向我沉思久，
独立复微吟。

①意为：将死。

作歌歌落花：
灿烂枝头摘；
清艳霎时间，
曾亲云发髻。——
今日知何处？
寒灰伴幽寂。

Libera Me^①

助我啊，
爱蒂萝达德，爱笑的女神！
你今当伺我，我久曾伺你的几坛神圣，
现在请给我你的平安与宁静。

我曾给了你我的苦痛与心灵，
我生涯已被你深锁，为了你爱情；
请放了我吧，今要请女神怜悯。

我生所有的至珍，至美，至优良，
今都在你神几上的火焰里销亡，
往时我不奉他神，只向你的神祠瞻望。

啊，你已采了我年少时的花枝，
我终身敬你，与你的途程永不相离，
又为你从心中流出几多赞美的歌词。

你火光怎地凶残，烈酒又这般强热，
只适于不死的神人，你这途程险窄，
我这样凡人的身体，却不堪猛激。

①意为：释放我。

我生命的鲜花，你今都扣取，
还请让我把生命的残灰留住，
请让你的爱情休息，又放我自由地归去。

爱弗萝达德，爱笑的女神，
放我吧，请还把自由加上我身，
你已取去我初开的花果，请还我那果心。

致已失去之爱人

那分开我俩的深渊，
今我已至求穿渡，
我空自在深深祈诉，
希求却早憔悴无言：
啊，我已看出你的回音，在你目光间。

我并未关心，却见那繁星光映。
我想只须有缕缕柔情，
就能牵住这万里的离分；
亲爱的，但我经过一番思忖：——
啊，我们终不得这般亲近！

我早都知道，在结果未来前，
那繁星今更光明惨白；
我空自声声叹息。
他人都能有尘世的幽欢；
它们只不到我俩身边。

智 慧

爱那醇醪，美女，与芳春，
当美酒是酡红而春日又来临，
那杏花丛里透出娇嗔声声，
你爱人的鸽子般的柔音。

爱那醇醪，美女，与芳春，
醇醪已香冽而芳春又慵倦，
她能以浅笑盈盈，
使人忘去了苦役与劳营。

可是芳春匆匆地去了，
不要看你的忧愁在她眼内，
却从你爱者那儿颂你的自由，
这便是哲人的智慧。

在 春 天

依依陌上柳条柔，
绿树枝枝清复幽，
锦衣灿烂芳郊满，
雨打暮春温复暖。
鸟声恰恰尽低徊，——
只有心头之好春，
不再为君与我来。

来去蜂忙不肯停，
杏红丛里作幽声，
长寿花黄垂磊磊，
莲馨低卧看群卉，
紫兰夹道锦香堆，——
只有心头之好花，
不再为君与我开。

最后的话

让我们去吧：幽宵已在身前；
看飘散的鸟儿，看疲劳的岁月；
我们已将上帝的耕耘收获；
如雄泉展翼，黑暗已将大地深缄。
我们有的是绝望与沉沦，
不知道悲哀和欢喜
只听那些浮华的人事
驱使着我们迷惘的一群群。

让我们去吧：不管它阴冷又生僻，
老来时可以找到安宁的幻境
为善作恶的人群都到那儿安息，
可以忘了忧伤，欲望，与爱情。
向大地弯起手儿来求请：
请将我们病了的心灵化成灰烬。

(三) 片刻的比爱洛^① (诗剧)

人 物

月 女

比爱洛

布 景

小托梨阿农公园中之草坪。中央有都利安式神殿，石级下至舞台。左方有小邱弼德^②像，立雕座上。黄昏中。

〔比爱洛登场，双手满捧百合花，负小筐。伫立凝视于神殿及雕像。

比爱洛 我行程已尽了！这就是林中的草坪
我曾约定：我已好好的遵行！
这作引导的百合花我受命去找寻，
在纤徊难辨的青青小径；
那里幽幪在上的有高高的橡木，
苍苔和紫兰做成了娇柔的床褥。
小径尽处，在我数里的后边，
列着那璀璨的宫阙和梵尔色的花园；
百合花绵亘于我前，白与青，
我沿途采集，它们引我遵正道而行，

①比爱洛 (Pierrot)，一种丑角，着白衣，面敷粉。此剧中用以象征有恋爱病而不自知的一种人格。

②邱弼德 (Cupid)，现通译作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向那宝殿，向那圣林：

那正是供奉“爱情”的宫廷！

〔他把群花聚集起来，置之邱弼德雕像边，于是他怯生生地走上神殿石级的第一级而止。

这样的孤凉，使我心中生惧。

此地可是没有僧侣，没有皈依之女？

可是没有神谕，没有声音向我诉说

那我正在探求的消息？

〔一缕很幽凉的琴韵从神殿中飘荡出来。比爱洛立刻转身，显出万分的惊异；于是他回到前面的地上，蹲伏下来聚精会神的注意着，直到音乐终止。他面上表现出疑惧狂愤之状。

太匆匆，太匆匆！在这淡荡销魂的一曲，

旧时未历的生涯，似在重生活：

我所要知道的，幽微的音乐似在告知：

为甚我是个比爱洛？为甚我在这儿？

〔他迷惘地拾起一枝堕在地上的百合花，又反复地说。

为甚我是个比爱洛？为甚我来到这儿？

一般的可怕，那幽音与寂静，

比爱洛永不能做深夜的友人。

我从前未曾觉到孤独的悲哀——

啊，只一刻安居，我便不愿重来。

这卷谕旨是明坦无欺，

让我再展读一回，趁这天光未逝。

〔他从怀中取出一纸卷读着。

“他今宵将爱，倘往日未曾爱过；

他若曾爱过，今宵将再爱一度。”

我不曾爱过，我不懂什么是爱情：
我这般愚蠢！——啊，现在且看下文。

(读)

“谁要冒险去会见‘爱情’，
你先睡个通宵，在这圣林。
抛弃了引你前来的百合花，
向那邱弼德柔和的足下。”
这些都做了，留给我幽夜沉沉。
啊，邱弼德，做我的保证！
这儿却还有，只没有心神读了。

(他迟疑一会，于是抛去卷轴)

无用的古羊皮纸，我从今领教！

(他不安地环顾着，见了他的影子忽然惊异，然后他快乐
地揭开他筐子；他取出一瓶酒，倾入一只杯中而饮)

放大胆啊，我的朋友！我将永不
与这样的友人交情断绝。

那蔷薇般水沫何等轻盈地飘过，
从酒中的琥珀晶前穿度。

啊，我已忘了你；我想就爱的找寻
也不能在我胸头，起更甜美的回音。

(环视雕像而惊异)

这无非游戏，饶我吧，小神！

(他满斟一杯，奠之雕像下)

邱弼德，请用这美酒一樽，
请受了在你足下的百合花；
为它们请将比爱洛爱抚温存，
将神异而甜美的梦境赐他，

当他小睡于你足下。

只让爱去吻他苏醒！

只让爱去吻他苏醒！

〔黑暗徐徐降下，幽婉的音乐奏起来，那时比爱洛集起凤尾草和树叶，铺成粗榻在那爱神庙石级下；他祈祷后便卧身其上。夜。

（轻声）

音乐啊音乐，幽远而轻盈：

这是我心中哀怨的回音。

我为什么要这样地幽凉又悲愤？

我从前为什么那样欢欣？

我曾孤单地欢笑，追随着翠蝴蝶们，

使我也半成蝴蝶，但没有那样聪明：

因为它们是对对，而我却只孤身。

啊，孤独是何等可怜可悯！

褐色的小鸟虽也曾娇唤声声，

但是未曾告我，在这儿我却学得真情：

这里柔枝的缠绵，轻颺的微吟，

都不过是枝儿相亲，叶儿偷吻。

每一瓣花，每一片草，在这魔林，

都斜倚她爱人，一往情深。

那站着高高的爱葛兰丁

在俯身向处女似紫罗兰求婚。

对对的百合花成得袅袅婷婷：

除了比爱洛，没一个无有情人！

音乐啊音乐，它们的回音，

同了未料及的安宁偷进我全身。

我倦了，倦了；那地方远离这萧寂的草坪
如还有我夜宴与舞会的往日欢欣。
睡眠来占领我身，今儿我要证明：
质之邱弼德，什么是叫做爱情。

(入睡)

〔更有琴韵奏了一个音程，时一道光芒，皓洁而森寒，从
神殿中射出，泻于比爱洛面上，立刻一位月女自神殿中移
步而出；她降阶后临那睡人而立。

月 女 这凡夫是谁人，
作孤注于今夜，
想和仙子缔婚？
当这月光寒射，
啊，夜之大胆的情人，
神殿前，沉沉睡。

如美丽的凡人，
柔丝般娇艳，
他想找个仙人。
啊，夜之爱恋，
你休探那神门，
快远走遥迁！

〔她俯身问他，比爱洛在梦中作着呓语。

比爱洛 (喃喃地说)

不要忘了，邱弼德，授我以全盘的神数：
“他今宵将爱，倘往日未曾爱过。”

月 女 蠢蠢的孩子啊，不论是迟是早，
凡曾有比爱洛能从他命运中脱逃？

且给他警告！他还能逃避，
穿过那青翠而纤长的草地
在那“欢乐之途”寻觅他的伴友，
否则那“欢乐之途”将如昨日之不可留。
这样他度日仍能无忧无虑，
以花鸟为他亲密的同俦。
他何等美丽啊，有朱唇显出欢愉，
那般娇柔的曲线正如维娜丝^①的儿女。
我想他那银睫下的双睛，
正如息在叶底的百合花般安静，
他素朴的装着，是怎样一种容仪
显出他是缙绅的后裔？
我欲加警告，啊，怕今儿迟了：
几曾有比爱洛能从他命运中脱逃？
他今在呓语，新知识燃着他心灵，
邱弼德的幻境命他再苏醒。
但乌妮^②的女儿啊！他是何等美丽超群，
难道我不应醒他以一吻？
〔她弯身吻他，于是避入幽阴中。〕

比爱洛 （拭他的眼睛）

天国的使者啊！请你稍停；
你要是幻影，也望你再来临！
这是什么光，而我不知怎地
远离了家庭而睡在繁星下底？

①维娜丝（Venus），现通译维纳斯。罗马神话中司美丽与爱情的女神。

②但乌妮（Dione），希腊神话中女神，乃司爱女神爱菲萝达德（Aphro-dite）之母。

(慢慢地起身)

啊，我记得这是维娜丝的森林，
我到此来会见——

月 女 (向前来，但已幕面)“爱情”！

[他狂喜，投身于她足下。

比爱洛 现在我可已冒险会见了“爱情”？

月 女 还没有，轻狂的孩子，你要是聪明，
偷偷的回去，还是走了的安静。

比爱洛 温存的女子，我再不愿离开此地，
除非我看见你娇靥的神奇。

女神式，奈易①！这林下的女人
请做一宵凡女，教我爱情，
也不须幕面，虽你这般娟美，
于我凡躯是太觉光辉。

月 女 (去面幕)

蠢孩子，你的欲望今须满足：
现在你要知道你无边的罪恶。

比爱洛 如今我已失了我的心，得了我的鸩。

月 女 这卷轴上的警言，你可曾瞩目？

(拾起羊皮纸)

比爱洛 我既作这种找寻，当然读遍，
除了那字迹模糊而难辨。

月 女 啊啊，可怜的学者，可是你未尝学习
一些几近于无的知识？

你可曾细读——待我来解释

①奈易 (Naiad)，希腊神话水泉中之仙女。

那你所漠视的文辞所说。

(读)

“在小托梨阿农中宵的时分，
凡夫啊，当心着月儿的亲吻！
不论谁找她，她收留如集花枝——
他们舍了一生，却只得了一时。”

比爱洛 (淡漠地笑着)

请携我到你销魂的椒室，
我愿把全盘的生命作孤注于一刻。

月 女 开始你短时间幽欢的命运；

我是你夏之一夜的夫人。

我侍从的女郎们，举起了提琴，

而加点缀于这凡夫的心灵；

这样他便接触而知明，

他可做多知的比爱洛，明白了仙界奇珍。

作着晶莹之乐，宁妇^①们！紫罗兰与爱葛兰丁！

如魔酒一般的去激起他疲乏的精神。

有什么光线经过他精灵的流睇，

投掷于百合花前，当他注视我舞时？

凝视着，忘却了人间疲困的事情，

一切的缅想与劳苦，快乐与欢欣，

当我跳舞时媚他，婉转又幽芳，

荡着他心灵，归入了我的晶光。

为了他灵魂的欣喜，弹琴啊弹琴，

“爱情”便是他夏之一夜的夫人。

^①宁妇 (Nymphs)，山川林泽间之女神。

〔比爱洛偃卧着，又凝视着她跳舞。舞毕，她向他招呼，
他如做梦般的起来，立在她身边。

比爱洛 这销魂的妙曲来从何处，亲爱的王后？

月 女 这是派恩早早在亚开台谱就。^①

比爱洛 我不知在何处似曾听过，

我或曾识你，或曾到此一度。

但一切我都忘了——我的家世与名儿，

与一切我所曾知道的，除了你的丰姿。

你是谁啊，女郎？请把芳名轻语，

使我可讽诵如奇文隽句。

我寻得的你是特雷德^②在幽林内，

你怎样称呼，——可是“心灵的安慰”？

月 女 不要把良宵虚掷于无谓的问题，

因为黎明时，“爱情”便要分离。

比爱洛 是的，要是你这样的一往情深，

我又何须深究你家世与芳名。

你可把心愿在这儿轻奏：我是你的七弦琴。

月 女 我随他各种的心情。

比爱洛 我不是比爱洛，却是维娜丝的鸽子，

渴望在“爱情”胸上得到个栖身之地。

月 女 遇了我月里的女郎，你将怎样？

到鸡鸣前我要给你以赐赏。

比爱洛 啊，温柔的月女啊，这个神魔的车轳，

奇巧地缀着些无家的繁星，——

①派恩（Pan），希腊神话中山林牧场之神，常有宁妇相伴，吹笙出入亚开台（Areadia）山林间。

②特雷德（Dryad），神话中森林之女神。

这些星都须随你过遥天
有一行乳白的蝶儿相牵，
你将柔美之声与你侍女的妙音，
冉冉将它们驱过天国的草坪；
请将我载在你身旁，带我远离开
这太阳所管领的下界；
登蟠蛛而上升于月里朦胧，
那儿便是你玛瑙的宝座与琼宫；
在你酥胸上——

月 女 猖狂的孩子！

我不过允许你欢快一时。
你策画这幻游，这般的轻易存心，
要在一宵中成就却难能。
难道你没有较亲切些儿的求请？

比爱洛 可我是不应得请求一吻？

月 女 不要这般，还望你留意！

若无忌惮往往要受罹羈。
月吻过的蔷薇生渴苍白如银：
比爱洛啊，你可不怕我的冰唇？

比爱洛 难道昏倒在利比亚广漠之人，
会怕绿洲的使自己重生！

月 女 远方似有青青的棕树高擎，
许就是飞沙的幻景。

比爱洛 亲爱的仙姝，我什么也不想，
只想这必须待教的，我自己的愚盲。

月 女 你可竟坚持？

比爱洛 我定要恳求这恩赐！

〔她弯身向前，他们唇儿相接：她忽然战栗引避，又发出
一阵清朗的笑声。〕

月 女 月宠幸的人儿，为什么惨白如斯？

比爱洛 你朱唇这般阴冷，远过我所能言喻，
但我还要贴住它们，你这冰柱！
你的亲吻这样幽寒，远过我所能梦想，
冷于亚克他星^①照着的鲍来尔^②冰江；
但冰冻是和着芳甜，
使我全身充满了熊熊火焰；
我从未知道人生的命运，
在接吻时会这般的美善兼并。

月 女 聪明的学者！爱情之课已授了；
啊，警告却是始终无效。

比爱洛 倘若我所受的学程都这样温存，
那我可不愿做个逃课的学生。
再教我一回，我是个可怜的愚人；
从不能记得，只学过一次的事情。

月 女 那么跟我来！在这维娜丝的神龛边，
我们便可立刻同眠，
直待群鸟的啼声唤我归旋
到我自己家中，在银汉之前。
我当教你，因我知道你在今时，
所知的爱情只是初基。

比爱洛 那甘芳的文法将使我聪明，
要是那一切条文都写上你双睛。

①亚克他 (Arctus)，牧夫座主星，中国名大角。

②鲍来尔 (Boreal)，北风，希腊神话中的北风之神。

〔月女坐于神殿之阶上；比爱洛支肘于她足旁，凝视着她。〕

比爱洛 芳甜的沉默，我意何汲汲，
想常做你门生，时常学习。
你娇唇芬芳着如南方的香料，
请你不要把它离得我这般高；
亲爱的，也莫把你光辉的脸儿转向他方，
不然我所有的光明将跟着它一起消亡。
容我讽读到你行行的背诵，
正如奏乐般，按着音符调弄；
女郎啊！请再笑着向我回眸；
这种寻求能使我进益。

（携她的手）

月 女 住手，住手！

比爱洛 （热情地）

我只是好学，请你不必争持；
你是点明星，我是你天文学士！
几何学也从你唇际找来。（吻她的手）

月 女 这般模样太不像成为学者！
你热忱我诚嘉许，可是你须缓慢，
自始至终不要脱离了你的初范。
学理专修虽好，但不宜太早，
还须先用问答式教授相教；
请你万分的安静，当我给你些
简易的问题以证明你心智。

比爱洛 置我心于分外的卑微，
以对付她测我心智的问题。

月 女 （以一册羊皮纸精装之小册中的问题问他）

“爱情”是什么东西？
可是一桩愚事？
还是悲哀？欢乐？
若论欣喜：
还是有许多，或一点也无着落？
爱情是什么东西？

比爱洛 （卑谦地作学者态度回答）

如君所愿讲，
是最温馨的愚事！
充满了悲哀与欢喜，
两者都相当！
此中欢快与忧愁，两两相抵，
如君所愿讲！

月 女 请问你，在何处，
“爱情”深自安藏？
可是他任到何方，
就常在那儿居住？
你找到他时，可能加以羁縻；
请问你，在何处？

比爱洛 在那春天，
“爱情”来到而遨游，
山之顶，谷之幽，
“爱情”之路绵延。
于是弃你且加你以胁诱，
在那春天

月 女 你回答使我欢欣，现在你当还问。
对答你的问题，现在是我的本分。

比爱洛 我自从识你，亲爱的仙神，
我心儿好似一朵红芳，
只能佩在你酥胸上。
当你从这门旁别我的时辰，
我将从何处，我这不幸的凡人，
为着爱情而更去找寻
你所扣留下的我的微心？

月 女 出入林中与幽谷，
如燕子样环飞，
“爱”将逸去而你可追随，
即使他停着而相戏，
你永不能抑止他的恶意！
月吻过的凡夫无用地找寻，
想再得到他们失去的心灵！

比爱洛 告诉我，女郎啊！我可否永不将
如此忧愁的重驾在我身上！
我正将“爱情”找访，
可任从何女郎总不能得他的诰赏？
你可能把持我的心至于久长？
否则，我宁愿你的心忘了，
却去就那尘世的女比爱洛去了！

月 女 这是你的命运，不论你意志怎样！
月感狂的孩子，徒然在众生的脸上，
去找寻我的容光！
出入于丛藪百合芳菲，
去媚那些乡间的爱玛丽^①：

①爱玛丽 (Amaryllis)，古罗马牧谣中一乡村少女。

寻找那“爱情”手上的印章，
于每个宫廷中的科立桑①！

比爱洛 可爱的女郎，今我对这些功课确已困疲，
这种回答都不是我所冀希。

月 女 你为甚忧愁？

比爱洛 我可不敢说。

月 女 (慈爱地)来，说吧！

比爱洛 难道爱情只授课而没游戏的时间吗？

月 女 即使一切爱情之课已都是假日，
我还肯依你：你要玩什么，你说？

比爱洛 那些小月婢们玩的是什么游戏，
难道她们的时日都消于古板的从事？

月 女 她们很端庄，但也很乐于游戏：
她们与群星跳舞，而彩虹是她们的玩具。

比爱洛 这可太难能！

月 女 在凡人都如此。

比爱洛 还有怎地？

月 女 请你教我些人世间的游戏。

比爱洛 姑娘，我知道。

月 女 今儿就可相教未？

比爱洛 我从宫廷中学得的简单的游戏。
我坐在你身旁。

月 女 请你不要这般挨紧。

比爱洛 你不久便会知道必需亲近；
将你手儿放在这儿，那露珠披洒，
洗她那皓白的——

①科立桑，Corisande的音译。

月 女 可已近了啊，现在？

比爱洛 请你忍耐些，这是游戏的初样。

月 女 我的手在这儿。

比爱洛 我覆着它用我手掌。

月 女 以后当怎样？

〔他们戏弄。

比爱洛 避开！

月 女 这进行得太快。

〔他们继续戏弄着，直到他握住了她的手。

比爱洛 （笑）这算完了。终为我所赢回。

〔他作势欲拥抱她，她逃去；他绕台而追；她终避开。

月 女 那真不够快，谁要把月光追逐，
 必须要两倍的加速，

比爱洛 （恨恨地坐下）

我觉得疲倦，而我心伤痛，
你不爱我；我从此不再来戏弄。

〔他埋首于手中；月女坐在他前面。

月 女 这样的使性算什么？

比爱洛 要说也很容易，
 只为你播弄我。

月 女 啊，我可是很爱你！

比爱洛 把这话再重言一遍，因为依旧在我胸间，
 悄声微语警告我说这些都是戏言。

月 女 我不是戏言：破晓时我当去了，
 我爱着你远过于所能知道。

比爱洛 如今，凭这祭坛，与神圣的神龛，
 誓言你为了所有，鉴了我忠诚的肝胆！

从前早有凡人与仙子的鸳盟。

月 女 在我接吻中已早足算订婚。

更何须宣誓？

比爱洛 那可不能约束你！

月 女 我既然允许，他时怎得背离。

你只坐在我身旁，我当慰你愁思，

讲些月儿的幻想与天堂的故事。

比爱洛 告我你的事儿和那朦胧快乐的殊方，
那边有你家庭，安居着你同族的女郎！

月 女 （坐下）

那边是至安闲又清静；

那空气若为凡人呼吸却太希珍；

毗近碧池边我们的琼宫高建，

那玛瑙的穹盖经历过亿万千年。

明墙灿立于百室，

面面有宝石细镌精刻。

最美的铺饰雅淡而不浓，

我们的母亲终古居住其中；

月般静，月般幽，月光石缀上她衫子，

她所步履的地方都散播着珍珠；

她坐在紫水晶的座上，

统治着众生命运，随她的意向。

我和姊妹们都绕她而立，

她有所吩咐，我们都尽力。

比爱洛 我从前以为凶恶的克罗酥^①和她姊姊双双，

^①克罗酥（Clotho），希腊神话中三命运女神中之最幼者。

用她们酥手纺出了这个毒网。

月 女 我母亲的畿土与她们的相差正远，
她的畿土是属于心儿璀璨，
一切的幻梦者，与歌吟又爱恋的人们，
她的权力——承认，她的统治——称心。

比爱洛 就是我，她也曾引入此幽林。

月 女 你正是她的一人！在今夜之前，
我常看见我姊妹们逃去翩翩，
走下天宫的繁星密缀之梯，
而在窗棂间对凡人流睇；
有的以渺茫的梦境媚那睡人，
有的就他们去亲吻。
我姊妹们说：她们所就的凡人，
会立刻忘了白天一切的欢欣，
忘了他们的愉颜或清泪，
却终身的清歌而入睡：
常为月的爱人！（她太息）

比爱洛 为甚忧愁，幽清的朗月？（笑）

月 女 我先须问你，你若要知我为何哀抑。

比爱洛 敬如所命。

月 女 但愿如今我更知道些微，
尘寰的男女们所做的事儿。

比爱洛 我愿告你。

月 女 请你语儿简要
因为已快消失了这片刻的良宵。

比爱洛 我曾当过官中的仆从，请你相信：
这正是交际的第一课程。

月 女 交际？

比爱洛

我以为这是至确的真情，

其他的你可不要再听。

我不知道这些，但我却是个风流子，

在华筵，盛会和乡村的跳舞会里，

但因实例能使理论简明：

夫人啊，倘然你有兴，现在就玩一程！

〔他助她站起来，引她前进：于是他吻她的手，俯身作恭
态。

月 女 于是我做什么？

比爱洛

一位神圣的爵夫人！

或许你娇嫩的芳姿却不相称。（过她身旁）

这样却好些！要完成这游戏，

除了一柄扇子，更不要什么东西。

月 女 冷冷的夜间又何用？

比爱洛

夫人啊，请再思虑，

这是我们的游戏所需。

月 女 （取百合一支）

这是我的扇子！

比爱洛

那你要小心留意：

这是美人戎装中最易伤身的武器！

月 女 此后我们就怎样？

比爱洛

我们谈话

月 女

什么我们可谈说？

比爱洛

我们嘲弄那宾客而称扬那筵席，

是狂肆，温文，又诡谲，

或任你的意，而因此声名销歇。

看那装了威尼斯式花边的爵夫人，
和那朱红的容色。

月 女 容颜怎地温存！

比爱洛 有更艰涩的东西要请你思量：
“她爱恋牧师甚于教堂。”

月 女 她的娇晕怎销魂；可属于她自己！

比爱洛 夫人刻薄了！

月 女 这样可已音肖神似？

比爱洛 我信你学得件件如真。

夫人显然也出自宫廷。

月 女 你这样的年纪，话语却怎地玲珑。

比爱洛 我听得多了，因我是一个仆从。

月 女 我不很爱你那宫廷——

比爱洛 不要响，那王后！

鞠躬，但不必过深——你已懂我的意思否？

月 女 我不曾知道！

比爱洛 虽她也戴着冠帽，

从邦葩茶^①之后便怕愁颜了。

月 女 你是个孩子，你的怨恨完全是玩意。

比爱洛 一种最有味的娱乐——毁谤便是它的名字。

月 女 够了，这使我厌倦。

比爱洛 这样，尊贵的爵夫人，

脱离了群众而遨游，穿过那树林。

〔他深深地鞠躬，她行屈膝礼；他们绕台而行。当经过雕像前他握住她的手而跪下。〕

^①Pompadour 的音译。一种女子发型（高而圆，向后卷），有译作“贵妃头”的。

月 女 你现在要怎样？

比爱洛 啊，怎样，请说！

月 女 这可包括在你的喜剧？

比爱洛 啊，不要作弄我！徒然的狡谗和滑稽，

我奋力把我胸中的热情遏止；

徒然你的媚语逗我游戏；

依旧我所希望比我所说更多些。

我的知识正逡巡，请给我哀悯，

无论你是女神，月女，或是爵夫人，

请再启示我，趁这良时还待着我们；

这样我可收集心灵的安慰从你樱唇，

啊，我求你，请看那时光那样飞驰！

月 女 请你要清静，现在深宵已逝。

比爱洛 为你怎地温存，我是不知昏晓。

〔他以一种恳求的态度祈请她，她踌躇；后放她的手指在自己唇际以禁他发声。〕

月 女 太迟了，听啊，禽鸟们今都醒了。

比爱洛 禽鸟们醒了！这是白昼之声！

月 女 别了，亲爱的少年，它们召我前行。

〔光线更变，渐为白昼光景，乐声作鸟啼声。他们凝视晨光：于是比爱洛倒于他床上，以手掩面。〕

月 女 （曲身在他上面）

作乐，婢子们，他困疲的灵感，

涵濡于温和的沉睡漫漫；

将曼陀罗花汁涂在他倦眼上，

于是它们张启时只存些儿回想，

他失去的欢欣如月幻影，

充满着爱情，他夏之一夜的夫人。
当你醒时，你仍念着这些梦境，
你依然要愁苦，为了那梦中情。
睡人啊，我去了，现在我离你不行，
但我仍在你额前，留上我的遗赠：
永念着我，她是表同情于你的人，
曾为你开过一度象牙之门。
我再不来了，你不能再见我的面儿，
当我回到我高高的家里去时：
可是你全盘的岁月都归我有，幻想者啊，
一切都为月儿白色的光辉洒成银化：
你不能去向人间玉貌上找寻，
再去找寻你爱人的幻影。
女人对你总是温和，可是永没一人
能把持你游荡的心灵，直到光阴过尽。
被月儿吻过一次的人儿，爱着既久且迟，
可是终不能找着个女人作他的伴儿。
别了，亲爱的睡人，向你命运追随。
〔月女隐去，歌声自后起；天色已大明。

月 女 之 歌

睡啊！撒你的幕
掩上睡者的心灵，
使他记忆模糊，
当他再苏醒。

爱情在一夏夜延伫，
直待晨光之降临，
便鼓翼而飞去，
归她繁星灿烂的家庭。

睡啊！你的生涯尽归我有，
而爱之钐记已印上你身：
虽然我和你相隔悠悠，
虽然你的记忆昏沉。
爱情在一夏夜延伫，
直待晨光之降临
便鼓翼而飞去，
归她繁星灿烂的家庭。
〔歌毕，幕下于睡眠之比爱洛身畔。

——剧终

洛 尔 迦 诗 抄

〔西班牙〕 洛尔迦

关于洛尔迦和《洛尔迦诗抄》

费特列戈·迦尔西亚·洛尔迦 (Fedeico Garcia lorca, 1898—1936), 又译加西亚·洛尔卡, 西班牙诗人、戏剧家。出生在格拉纳达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自幼爱好文学, 青年时代开始写诗。1914年入格拉纳达大学, 1919年去马德里求学。曾参加组织马德里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联盟。1932年率领“村舍”剧团去各地演出戏剧。1933年曾去阿根廷演出并进行讲学活动。1936年夏内战爆发时遭法西斯分子杀害。他的早期诗歌收在《诗篇》(1921)和《歌集》(1924)两部诗集中。重要诗集《吉卜赛谣曲集》(1927)对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 对凶残的统治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其中的《西班牙宪警谣》和《梦游人谣》脍炙人口。《深歌诗集》(1921年创作, 1931年出版)是用民间歌曲“深歌”形式写的抒情诗集, 描写安达卢西亚的风光和人民生活。《诗人在纽约》(1929)控诉美国垄断资本摧残人性的罪行。

《洛尔迦诗抄》是戴望舒生前未完成的译作, 他逝世后, 由施蛰存编集,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编者说他“只在语文上稍稍做了些润色工作”, 并将《诗人在纽约》这一诗集中的《黎明》补译出来, 弥补缺憾。

诗篇（1918—1921）二首

海 水 谣

在远方，
大海笑盈盈。
浪是牙齿，
天是嘴唇。

不安的少女，你卖的什么，
要把你的乳房耸起？

——先生，我卖的是
大海的水。

乌黑的少年，你带的什么，
和你的血混在一起？

——先生，我带的是
大海的水。

这些咸的眼泪，
妈啊，是从哪儿来的？

——先生，我哭出的是
大海的水。

心儿啊，这苦味儿
是从哪里来的？

——比这苦得多呢，
大海的水。

在远方，
大海笑盈盈。
浪是牙齿，
天是嘴唇。

小 广 场 谣

孩子们唱歌
在静静的夜里：
澄净的泉水，
清澈的小溪！

孩子：

你的神圣的心
什么使它欢喜？

我：

是一阵钟声
消失在雾里。

孩子：

让我们唱歌吧，
在这小广场里，
澄净的泉水
清澈的小溪！

你那青春的手里
拿着什么东西？

我：

一支纯白的水仙，
一朵血红的玫瑰。

孩子：

把它们浸在

古谣曲的水里。

澄净的泉水，

清澈的小溪！

你有什么感觉

在你那又红又渴的嘴里？

我：

我觉得的是

我这大头颅骨的滋味。

孩子：

那么就来饮取

古谣曲的静水。

澄净的泉水，

清澈的小溪！

为什么你要走去

和小广场这样远离？

我：

因为我要去寻找

魔法师和公主王妃！

孩子：

是谁把诗人的道路

指示给你？

我：

是古谣曲的

泉水和小溪。

孩子：

难道你要走得很远
离开海洋和陆地？

我：

我的丝一般的心里
充满了光明，
充满了失去的钟声，
还有水仙和蜜蜂。
我要走得很远，
远过这些山，
远过这些海，
一直走到星星边，
去求主基利斯督
还给我
被故事传说培养成熟的
那颗旧日的童心，
和鸟羽编的帽子，
以及游戏用的木剑。

孩子：

让我们唱歌吧
在这小广场里，
澄净的泉水，
清澈的小溪！

给风吹伤的
枯干的凤尾草
叶上的大眸子，
在为死掉的叶子哭泣。

木 马 栏

——赠霍赛·裴尔伽明

节庆的日子
在轮子上盘桓。
木马栏把它们带去，
又送它们回来。

青的圣体节。
白的圣诞节。

日子天天过去，
像蝮蛇蜕皮，
但是节日，
唯一的破例。

我们的老母亲
都这样过她们的节庆
她们的夜晚
是缀金叶的闪缎长裙。

青的圣体节。

白的圣诞节。

木马栏回旋着，
钩在一颗星上。
像地球五大洲的
一枝郁金香。

孩子们骑在
装成豹子的马上，
好像是一颗樱桃，
他们把月亮吞下。

生气吧，马可·波罗！
在一个幻想的转轮上，
孩子们看见了遥远的
不知名的地方。

青的圣体节。
白的圣诞节。

猎 人

在松林上，
四只鸽子在空中飞翔。

四只鸽子
在盘旋，在飞翔。
掉下四个影子，
都受了伤。

在松林里，
四只鸽子躺在地上。

塞维拉小曲

——赠索丽坦·沙里纳恩

橙子林里，
透了晨曦，
金黄的小蜜蜂，
出来找蜜。

蜜呀蜜呀
它在哪里？

蜜呀蜜呀
它在青花里，
伊莎佩儿，
在那迷迭香^①花里。

（描金的小凳子
给靡尔小子。
金漆的椅子
给他的妻子。）

橙子林里，
透了晨曦。

①迷迭，植物名，制成香为迷迭香。

海 螺

——给纳达丽坦·希美奈思

他们带给我一个海螺。

它里面在讴歌

一幅海图。

我的心儿

涨满了水波，

暗如影，亮如银，

小鱼儿游了许多。

他们带给我一个海螺。

风 景

——赠丽坦，莫查，贝贝和加曼西迦

苍茫的夜晚，
披上了冰寒。

朦胧的玻璃窗后面，
孩子们全都看见
一株黄色的树
变成了许多飞燕。

夜晚一直躺着，
顺着河沿，
屋檐下在打颤，
一片苹果的羞颜。

骑 士 歌

哥尔多巴城。

辽远又孤零。

黑小马，大月亮，

鞍囊里还有青果。

我再也到不了哥尔多巴，

尽管我认得路。

穿过平原，穿过风，

黑小马，红月亮。

死在盼望我

从哥尔多巴的塔上。

啊！英勇的小马！

啊！漫漫的长路！

我还没到哥尔多巴，

啊，死亡已经在等我！

哥尔多巴城。

辽远又孤零。

树 呀 树

树呀树，
枯又绿。

脸儿美丽的小姑娘
正在那里摘青果，
风，高楼上的浪子，
来把她的腰肢抱住。

走过了四位骑士，
跨着安达路西亚的小马，
披着黑色的长大氅，
穿着青绿色的短褂。
“到哥尔多巴来呀，小姑娘。”
小姑娘不听他。

走过了三个青年斗牛师，
腰肢细小够文雅，
佩着镶银的古剑，
穿着橙色的短褂。
“到塞维拉来呀，小姑娘。”
小姑娘不理他。

暮靄转成深紫色，
残阳渐暗渐西斜，
走过了一个少年郎，
带来了月亮似的桃金娘^①和玫瑰花。
“到格拉那达来呀，小姑娘。”
小姑娘不睬他。

脸儿美丽的小姑娘，
还在那里摘青果，
给风的灰色的胳膊，
把她腰肢缠住。

树呀树，
枯又绿。

①桃金娘，亦称“子”桢、“岗桢”，常绿灌木。浆果大如樱桃，熟时暗紫色，果可食。

冶游郎

冶游郎，
小小的冶游郎。
你家里烧着百里香①。

不用调笑，不用彷徨，
我已把门儿锁上。

用纯银的钥匙锁上。
把钥匙系在腰带上。

腰带上有铭文一行：
我的心儿在远方。

你别再到我街上散步。
一切都教风吹过。

冶游郎，
小小的冶游郎。
你家里烧着百里香。

①百里香，多年生灌木状芳香草本，夏季开花，花冠两唇形，紫红色。小坚果椭圆形。

小 夜 曲

——献祭洛贝·特·维迦①

在河岸的两旁，
夜色浸得水汪汪，
在罗丽妲的心头，
花儿为爱情而亡。

花儿为爱情而亡。

在三月的桥上，
裸体的夜在歌唱。
罗丽妲在洗澡，
用咸水和甘松香②。

花儿为爱情而亡。

茴香和白银的夜
照耀在屋顶上。
流水和明镜的银光。
你的大腿的茴香。

花儿为爱情而亡。

① 洛贝·特·维迦（1562—1635），西班牙戏剧家。

② 甘松香，亦称“甘松”。多年生矮小草本，有强烈松节油般香气。

哑 孩 子

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

(把它带走的是蟋蟀的王。)

在一滴水中

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

我不是要它来说话，

我要把它做个指环，

让我的缄默

戴在他纤小的指头上。

在一滴水中

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

(被俘在远处的声音，

穿上了蟋蟀的衣裳。)

婚 约

从水里捞起
这个金指箍。

（阴影把它的手指
按住了我的肩窝。）

把这金箍捞起，我的年纪
早已过了百岁。静些！

一句话也别问我！

从水里捞起
这个金指箍。

最初的愿望小曲

在鲜绿的清晨，
我愿意做一颗心。
一颗心。

在成熟的夜晚，
我愿意做一只黄莺。
一只黄莺。

（灵魂啊，
披上橙子的颜色。
灵魂啊，
披上爱情的颜色。）

在活泼的清晨
我愿意做我
一颗心。

在沉寂的夜晚，
我愿意做我的声音。
一只黄莺。

灵魂啊，

披上橙子的颜色吧！
灵魂啊，
披上爱情的颜色吧！

水呀你到哪儿去

水呀你到哪儿去？

我顺着河流，
一路笑到海边去。

海呀你到哪里去？

我向上面的河流
找个地方歇脚去。

赤杨呀，你呢，你做什么？

我对你什么话也没有，
我呀……我颤抖！

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
问河去还是问海去？

（四只没有方向的鸟儿，
在高高的赤杨树上。）

两个水手在岸上

——寄华金·阿米戈

一

他在心头养蓄
一条中国海里的鱼。

有时你看见它浮起
小小的，在他眼里。

他虽然是个水手，
却忘记了橙子和酒楼。

他对着水直瞅。

二

他有个肥皂的舌头，
洗掉他的话又闭了口。

大陆平坦，大海起伏，
千百颗星星和他的船舶。

他见过教皇的回廊，

古巴姑娘的金黄的乳房。

他对着水凝望。

三 河 小 谣

瓜达基维河
在橙子和橄榄林里流。
格拉那达的两条河，
从雪里流到小麦的田畴。

哎，爱情呀，
一去不回头！

瓜达基维河，
一把胡须红又红。
格拉那达的两条河，
一条在流血，一条在哀恸。

哎，爱情呀，
一去永随风！

塞维拉有条小路
给帆船通航。
格拉那达的水上，
只有叹息在打桨。

哎，爱情呀，
一去不回乡！

瓜达基维河的橙子林里，
高阁凌空，香风徐动。
陶洛和赫尼尔^①的野塘边，
荒废的小楼儿孤耸。

哎，爱情呀，
一去永无踪！

谁说水会送来
一个哭泣的磷火！

哎，爱情呀，
一去不回顾！

带些橄榄，带些橙花，
安达路西亚，给你的海洋。

哎，爱情呀，
一去永难忘！

^① 陶洛河和赫尼尔河即格拉那达的两条河。

村 庄

精光的山头
一片骷髅场。
绿水清又清
百年的橄榄树成行。
路上行人
都裹着大氅，
高楼顶上，
风旗旋转回往。
永远地
旋转回往。
啊，悲哀的安达路西亚
没落的村庄！

吉 他 琴

吉他琴的呜咽
开始了。
黎明的酒杯
破了。
吉他琴的呜咽
开始了。
要止住它
没有用，
要止住它
不可能。
它单调地哭泣，
像水在哭泣，
像风在雪上
哭泣。
要止住它
不可能。
它哭泣，是为了
远方的东西。
要求看白茶花的
和暖的南方的沙。
哭泣，没有鸽的箭，
没有晨晓的夜晚，

于是第一只鸟
死在枝上。
啊，吉他琴！
心里刺进了
五柄利剑。

梦游人谣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绿的风，绿的树枝。
船在海上，
马在山中。
影子裹住她的腰，
她在露台上做梦。
绿的肌肉，绿的头发，
还有银子般沁凉的眼睛。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在吉卜赛人的月亮下，
一切东西都看着她，
而她却看不见它们。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繁星似的霜花
和那打开黎明之路的
黑暗的鱼一同来到。
无花果用砂皮似的树叶
磨擦着风，
山像野猫似的耸起了

它的激怒了龙舌兰。
可是谁来了？从哪儿来的？
她徘徊在露台上，
绿的肌肉，绿的头发，
在梦见苦辛的大海。
——朋友，我想要
把我的马换你的屋子
把我的鞍辔换你的镜子，
把我的短刀换你的毛毯。
朋友，我是从喀勃拉港口
流血回来的。
——要是我办得到，年轻人，
这交易一准成功。
可是我已经不再是我，
我的屋子也不再是我的。
——朋友，我要善终在
我自己的铁床上，
如果可能，
还得有荷兰布的被单。
你没有看见我
从胸口直到喉咙的伤口？
——你的白衬衫上
染了三百朵黑玫瑰，
你的血还在腥气地
沿着你的腰带渗出。
但我已经不再是我，
我的屋子也不再是我的。

——至少让我爬上
这高高的露台；
允许我上来！允许我
爬上这绿色的露台。
月光照耀的露台，
那儿可以听到海水的回声。

于是这两个伙伴
走上那高高的露台。
留下了一缕血迹。
留下了一条泪痕。
许多铅皮的小灯笼
在人家屋顶上闪烁。
千百个水晶的手鼓，
在伤害黎明。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绿的风，绿的树枝。
两个伙伴一同上去。
长风留给他们嘴里
一种苦胆，薄荷和玉香草的
稀有的味道。
朋友，告诉我，她在哪里？
你那个苦辛的姑娘在哪里？
她等候过你多少次？
她还会等候你多少次？
冷的脸，黑的头发，
在这绿色的露台上！

那吉卜赛姑娘
在水池上摇曳着。
绿的肌肉，绿的头发，
还有银子般沁凉的眼睛。
一片冰雪似的月光
把她扶住在水上。
夜色亲密得
像一个小小的广场。
喝醉了的宪警
正在打门。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绿的风，绿的树枝。
船在海上，
马在山中。

不贞之妇

于是我把她带到河滨，
只道她是个闺女，
谁知她已经成婚。

在圣雅各节^①的晚上，
好像什么都预先安排定。
街灯完全熄灭，
惟有蟋蟀在闪耀起劲。
在幽僻的城隅，
我把她沉睡的乳房摸扪，
它们忽然为我开花，
好像是鲜艳的玉簪两茎。
她的浆过的短裙
在我耳朵里猎猎有声，
宛如十柄尖刀
在割裂一幅绫绡。
没有银光照到的树顶，
仿佛也高了几分。
离开河滨很远的地方，
野狗吠声狺狺。

^①圣雅各节在7月25日，为西班牙人所崇奉。雅各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我们走过了木莓丛，
也走尽了芦苇和荆榛，
她那美丽的发髻，
在地上压成一个泥坑。
我解下领带，
她也脱下衣裙。
我除掉腰带和手枪，
她也退下四重小衫和紧身。
任是甘松香和海螺，
都比不上她肌肤滑润，
月光下的水晶，
也没有这般光莹。
她的大腿忽然在我身下挣开，
像两条鱼儿似的泼刺跳蹦。
它们一半儿充满火焰，
一半儿充满了寒冷。
我骑着螺钿般光洁的小牝马，
没有镫也不用缰绳，
那晚上我跑过了
世界上最好的路程。
她对我说的话，我是男子，
不愿意说给人听，
理解的光芒已教我
做人要千万留神。
她身上沾了泥沙和亲吻，
让我陪着离开了河滨。
那时簌簌的夜风正在

和蝴蝶花的剑刃斗争。

我的行为是堂堂正正，
一个地道的吉卜赛人。
我送她一个大针线盒子，
用麦黄色的缎子做成。
但是我不愿意爱她，
因为她虽然已经成婚，
却对我说还是个闺女，
当我把她带到河滨。

安东尼妥·艾尔·冈波里奥 在塞维拉街上被捕

安东尼奥·陶莱斯·艾莱第亚,^①
冈波里奥家的子孙,
到塞维拉去看斗牛,
手里拿了个柳木棍。
像碧月一样的棕黑,
他慢慢地走, 多么英俊,
他那些光亮的卷发,
飘拂着他的眼睛。
他采了几个柠檬,
在半路上一时高兴,
一个个丢到水里,
看它们浮泛黄金。
于是从一株榆树底下,
闪出来几名宪警。
半路上把他拦住,
拉着胳膊将他抓去。

①这是一个吉卜赛青年的名字, “安东尼妥·艾尔·冈波里奥”即“冈波里奥家的小安东尼奥”。这青年曾无辜为宪警所侮辱与逮捕。又为了维持“家声”, 和他的族人斗争而死。此诗及下一首均咏此人。

白天过得好慢，
一个肩膀上挂着黄昏，
仿佛在把一件宽大的短褂
披上大海和溪汀。
橄榄树正在静待
磨羯宫降下夜分。
铅灰色的峰峦上，
驰来了尖风一阵。
安东尼奥·陶莱斯·艾莱第亚，
冈波里奥家的子孙，
走在五顶三角帽^①中间，
手里没有了柳木棍。

安东尼奥，你是哪一等人？
如果你说是冈波里奥的子孙，
你就该把他们鲜血，
像五道水泉直喷。
你既不是谁的儿子，
也不像真正的冈波里奥子孙。
如今已没有吉卜赛人，
敢独自走进山林。
他们往昔用过的刀子，
在尘土里愤愤不平。

晚上九点钟，

①宪警戴的是一种三角帽，故西班牙人民就用“三角帽”代表宪警。

他们把他送进牢门。
而那些宪警，
正在把柠檬汁笑饮。
晚上九点钟，
他们把他关进牢门。
那时天光亮亮的，
像驹马的后臀。

安东尼妥·艾尔·冈波里奥之死

死的声音响起，
在瓜达基维河附近。
古老的声音围绕着
雄健的紫罗兰的声音。
他们在靴上
咬了许多野猪的齿印。
他在这场搏斗中
跳得像个滑溜的海豚。
他在敌人的血里
洗他红色的领巾。
可是敌人有四柄尖刀，
他就只能输定。
当星光在灰白的水上
戳进了刺牛的矛刃，
当犊子梦见了
丁香花的圣巾^①，
死的声音响起，
在瓜达基维河附近。

①圣巾，原文是 veronicas，据中世纪传说，耶稣临难的时候，路上有一个少女递给他一块面巾擦汗。耶稣擦完还给原主，面巾上便印有耶稣的面像。这里圣巾喻西班牙人斗牛时所用的红巾。

安东尼奥·陶莱斯·艾莱第亚，
不愧为冈波里奥家的子孙。
碧月一样的棕黑，
雄健的紫罗兰的声音。
“谁送了你的性命，
在瓜达基维河附近？”
“是四个艾莱第亚，我的表亲，
他们是伯那梅希的居民。
他们妒我忌我，
偏不妒忌别人：
象牙雕镂的鸡心^①，
还有这光泽的皮肤，
橄榄和茉莉揉成。”
——啊，冈波里奥家的安东尼奥，
配得上一位女君！
你要记住圣处女，
因为你就要归阴。
——啊，费特列戈·迦尔西亚，
快去报告宪警！
我的腰肢已经折断，
像一枝玉蜀黍的根茎。

淌着三道血流，
他侧身死去，只见半个面形。
就像一个活的钱币，

①鸡心，原文是 medallónes，佩挂在身上的一种小盒子。为趁韵故，译作“鸡心”。

再也不能回生。
一个天使大步前来，
把他的头搁上垫枕。
几个疲乏羞愧的天使，
给他点上一盏油灯。
当他这四位表亲，
回到伯那梅希城，
死的声音消逝
在瓜达基维河附近。

西班牙宪警谣

黑的是马。
马蹄铁也是黑的。
他们大氅上闪亮着
墨水和蜡的斑渍。
他们的脑袋是铅的
所以他们没有眼泪。
带着漆布似的灵魂
他们一路骑马前来。
驼着背，黑夜似的，
到一处便带来了
黑橡胶似的寂静
和细沙似的恐怖。
他们随心所欲的走过，
头脑里藏着
一管无形手枪的
不测风云。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城角上挂满了旗帜。
月亮和冬瓜
还有蜜渍的樱桃。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谁能看了你而不记得？
悲哀和麝香的城，
耸起着许多肉桂色的塔楼。
到了夜色降临，
黑夜遂被夜色染黑，
吉卜赛人在他们的冶场里
熔铸着太阳和箭矢。
一匹重伤的马
敲遍了所有的门。
玻璃做的雄鸡啼鸣
在海莱士^①附近。
裸体的风从一个
想不到的角上刮起
在这白金的夜里，
黑夜遂被夜色染黑。

圣处女和圣约瑟
遗失了他们的响板，
来寻找吉卜赛人
问他们可曾找到。
圣处女穿了市长太太的
用朱古律包纸做的衣裳
还戴一圈杏仁的念珠。
圣约瑟动着他的胳膊
在一件缎子大氅底下。

^①海莱士是南方临海的一个城市，全名“海莱士·特·拉·弗朗代拉”，意即“边境上的海莱士”。原诗用全名，译文从略。

背后走的是贝特洛·杜美克^①
还跟着三位波斯的苏丹。
半规圆月在梦中
高兴得像一只白鹤。
旗帜和街灯
侵入了屋顶的平台。
腿股细瘦的舞人
都在镜子里呜咽。
水和影，影和水，
在海莱士附近。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城角上挂满旗帜。
熄掉你们的绿光吧，
功臣^②来了！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谁能看了你而不记得？
（让她远离大海
没有梳子给她分披头发。）^③

他们两两成行的前进，
来到节日的城市，
长春草^④的簌簌声，

①贝特洛·杜美克是著名的白葡萄酒的创始人，就在海莱士酿造的。

②功臣（benemérifa）是人民对宪警的讽刺称号。

③译者按：这两行恐是旧有民谣里的尾句，用来补足音节的。

④长春草（siemprevivas）是一种不易枯萎的植物，通常种在墓地里。

在他们子弹带里响起，
他们两两成行的前进，
黑衣的夜色配了双档。
他们以为繁星的天
是一个装马距的玻璃橱。

这个被惊慌赶空的城市
打开了无数门户。
四十名宪警
进去大肆劫掠。
时钟都停止了，
瓶里的高涅克酒
装出十一月的神色
为了免得引起疑心。
风旗滴溜溜旋转
发出尖锐的惊叫。
佩刀挥劈生风
许多人头遭殃。
沿着半明半暗的街路
吉卜赛老妇人四处狂奔
牵着她们的打盹的马
驮着丰满的钱罐。
灾星似的大氅
向高高的坡路跑上，
只留下在背后
一阵剪刀似的旋风。
吉卜赛人都聚集在

伯利恒门口，
圣约瑟满身是伤，
在给一个姑娘包扎殓布。
顽固的枪声又尖又响，
震穿了整个黑夜，
而圣处女还在给孩子们
用星星的口涎止痛敷伤。
但那些宪警
还要来散播火花，
从这里，年轻而裸体的
幻想便着火焚烧。
冈波里奥家的露莎
在她门口呻吟倒下。
她两个乳房已被割掉
在一个茶盘里盛放。
还有些逃奔的姑娘，
好像辫子也在追她，
在这爆发着黑火药做的
玫瑰花的空气中跑过。
当所有的屋顶平台
都成为地里的沟渠，
黎明耸着它的肩膀
现出一个巨大的冷酷的侧影。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宪警已经从一个
静静的隧道里走远，
而你的四周还都是火焰。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谁能看了你而不记得？
让他们到我脑门里来找你
这一出月亮和沙的游戏。

圣女欧拉丽亚的殉道

——历史故事谣曲

一 美里达全景^①

长尾巴的马
在街上奔驰腾跳，
几个罗马老兵
正在赌钱或睡觉。
米奈华^②的半座山林
张开他无叶的手臂相邀，
给崖石边镀金的
是悬泉一道。
那闪着断鼻梁的星星的，
胴体横陈的残宵，
只等候黎明开个罅缝
它便完全塌倒。
戴红冠的雄鸡
不时在聒噪。
圣贞女一声长叹
把水晶的杯子碎掉。
转轮磨尖了弯钩，

①美里达，西班牙地名，圣女的生长地。

②米奈华，罗马神话中的女神，执掌黎明与知识。

也把锋利给了小刀，
铁砧的雄牛在哞叫，
美里达便把木莓的荆条
和半醒的玉簪花
编成的皇冠戴好。

二 殉 道

裸体的馥罗拉^①，
从水的小台阶升上。
执政官要一个盘子，
来盛欧拉丽亚的乳房。
一丝青绿的筋络，
从她咽喉里喷漾。
她的性器官还在乱抖，
像小鸟被困在丛莽。
地上扭动着被砍下的双手，
已经是不成模样，
虽然还能微弱地合拢
做着未完的祈祷不放。
从两个鲜红的窟窿里，
那里原来是她的乳房，
可以看见许多小小的天，
和乳白的溪涧成行。
一千株血的小树，
遮住她整个肩膀，

①馥罗拉，罗马神话中的花神，此处指圣女。

又把湿淋淋的树身，
和火焰的尖刀相向。
皮色灰白，整夜不眠的
那些黄衣的百夫长，
把他们雪亮的干戈
戛响着耸到天上。
当马鬃和利剑的热情，
在混乱地挥扬震荡，
执政官用盘子盛起
欧拉丽亚的热烘烘的乳房。

三 地狱和荣光

波浪似的雪停着，
欧拉丽亚吊在树上。
她的焦炭似的裸体
把霜风染成黑相。
长夜在闪闪生光，
欧拉丽亚死在树上。
各个城里的墨水瓶
都在把墨水徐徐流漾。
黑衣人，像裁缝的模型，
遮没了地上的雪霜，
排成漫长的行列，
哀哭他静默的残伤。
破碎的雪已在降落，
白色的欧拉丽亚吊在树上。
镍的部队把他们的利喙

攒集在她身旁。

一道圣体的毫光
在烧残的天上放彩，
一边是溪涧的咽喉，
一边是夜莺的花彩。
打碎这些彩色玻璃窗！
欧拉丽亚在白雪里显得雪白。
天使和九品天神正在三呼：
圣哉，圣哉，圣哉。

诗人在纽约^①（1929—1930）一首

黎 明

纽约的黎明
是四条烂泥柱子
是一阵给污水沾湿的
黑鸽子的风暴。

纽约的黎明
为无穷的楼梯叹息
为了要在玉簪花丛中
寻找画出的苦闷。

黎明来了，没有人把它迎在口中，
因为这儿没有明天，也不可能有希望。
有时金钱结成凶恶的邦口，
刺伤并吞噬了颠沛的孩子。

最先出来的人骨子里都明白

① 《诗人在纽约》是洛尔迦在美国写的，它控诉美国垄断资本摧残人性的罪行，并对美国黑人寄以同情和希望。戴望舒的遗稿中没有一篇这个集子中的译作。为了不让洛尔迦这一阶段的创作在《洛尔迦诗抄》中成为一个空白，由施蛰存选译了一首《黎明》补入。

那儿不会有天堂，也没有不动武的恋爱；
他们知道他们是到规程和数字的污泥里去
做没有艺术的把戏，出没有结果的汗。

光明被埋葬在链条和喧哗里，
在一种没有根的科学的无耻的挑战里。
街上充满了蹒跚而失眠的人
好像刚从遇到血的灾难的破船上登岸。

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思挽歌（1935）一首

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思挽歌^①

一 摔 和 死^②

在下午五点钟。
恰恰在下午五点钟。
一个孩子拿了一条白被单
在下午五点钟。
一箩化熟的石灰
在下午五点钟。
此外便是死，只有死
在下午五点钟。

风吹落了棉花
在下午五点钟。
氧化物散播着晶体和镍
在下午五点钟。

①伊·桑·梅希亚思是西班牙最负盛名的斗牛师，同时也是文人，是作者的朋友。他到了中年，本是已经退休，不再斗牛，但因为不愿老死于床席之上，要以一个英雄的死来逃避平凡的死，故重理旧业，再度加入斗牛师的队伍，在几个月的胜利复业之后，终于为一条斗牛摔死。此诗所叙，即指此事。

②“摔”是斗牛的术语，原文是cogida，就是牛用角把斗牛师挑起来，摔出去。

现在是竹子和豹格斗

在下午五点钟。

也是一条腿对一只凶残的角

在下午五点钟。

一支歌曲的叠唱起奏

在下午五点钟。

砒素和烟的钟声

在下午五点钟。

所有的心头里都只有这头斗牛

在下午五点钟。

就像雪上冒出汗来

在下午五点钟。

当斗牛场上盖满了碘酒

在下午五点钟。

死在他伤口里下了卵

在下午五点钟。

在下午五点钟。

恰恰在下午五点钟。

一辆柩车是他的床

在下午五点钟。

骨头和笛子在他耳朵里响

在下午五点钟。

那头斗牛已在额角里哐叫

在下午五点钟。

屋子里耀着苦痛的晕光

在下午五点钟。

一个水仙花似的喇叭
在下午五点钟。
已经从远处来腐蚀他的青筋
在下午五点钟。
他的伤口像太阳似的焚烧
在下午五点钟。
群众打破了许多窗子
在下午五点钟。
在下午五点钟。
啊，在下午那个可怕的五点钟！
这是在所有的钟上都是五点的时光！
这是在下午的暝色中五点的时光！

二 流 出 的 血

我不要看它！

叫月亮赶快升起，
因为我不要看伊涅修的血
流在斗牛场上。

我不要看它！

愈来愈明的月亮，
静静的云里的马，
和梦境似的灰色斗牛场，
那儿木栏上还插着杨柳。
我不要看它！

只望我的记忆起火烧光！

赶快去通知那些

小小的白色的茉莉花！

我不要看它！

旧世界的母牛

把她那悲哀的舌头

舔着一个溅在沙地上的

血渍斑斑嘴吻

那些纪孙陀斗牛，

一半如死，一半化了石，

哞叫得好像两世纪以来

在地上践走的厌烦。

不啊。

我不要看它！

伊涅修走上梯阶，

整个死亡压在他肩上。

他要寻找黎明，

黎明却再也不来。

他要寻找他准确的侧面像，

可是一个梦哄了他。

他要寻找他的俊美的躯体，

碰到的却是流溢出来的血。

别叫我去看它！

我不要觉得这些血的喷溅，

每次都在衰弱下去；
也不要看它照亮了
观众的座位，还落在
如渴如狂的观众的
呢绒和皮革上。
谁说 I 应当来看？
我不要去！

当他看见牛角临近
他的眼睛眯也不眯
但恐怖的母亲们
都抬起了头
于是穿过牧场
来了一个秘密的声音
这就是牧人们在灰白的雾里
呼唤他们宝贝的牛的声音

塞维拉没有一位王爷
能比得上他，
也没有一柄剑比得上他的，
也没有他那样一颗热心。
他的惊人的膂力
像一条狮子的洪流，
他的细致如画的机敏
像一尊大理石的胴体雕像。

安达路西亚式的罗马的风

给他头上镀了金，
这个头颅的微笑，
是一枝智慧的玉簪花。
在场上他是个多伟大的斗牛师！
在山上他是个多卓越的爬山家！
他对麦穗多么温和！
对马距又多么刚强！
在露水里多么娇嫩！
在节日里又多么光辉！
对黑暗的最后一支短矛
又显得多么惊人！

但是现在他长眠了。
现在苔藓和青草
正在用坚决的手指
拨开他髑髅的花。
他的血已经唱歌而去：
在沼泽和草原上唱着歌，
滑落在变硬了的牛角里，
丧魂落魄地在雪地里蹒跚，
颠踬在它的无数蹄印里
像一个巨大，朦胧而悲哀的舌头
要在繁星灿烂的瓜达基维河边
挖出一个苦痛的潭子。
啊，白色的西班牙城墙！
啊，黑色的悲哀的牯牛！
啊，伊涅修的固执的血！

啊，他的血脉里的黄莺！
不啊。
我不要去它！
没有一只苦爵能盛它，
也没有燕子来喝它，
没有光亮的霜能冻结它。
没有歌曲，没有水仙的洪水，
也没有结晶体能给它盖上银光。
不啊。
我不要去它！

三 存在的肉体

石头是一个做着梦喃喃小语的额角，
那儿没有曲折的泉流和冰冻的扁柏。
石头是一个肩膀，它负荷着时间搁上来的
眼泪的树林、绶带和行星。

我看见灰白的雨水伸出温柔的手臂
像筛下来似的注入洪涛，
为了不给这僵硬的石头所狩获——
它分散它们的肢体但不喝它们的血。

因为这石头所狩获的是种籽和云片，
云雀的骸骨和黄昏的豺狼；
可是它并不发出火花的音响，
只造成斗牛场，斗牛场，没有围墙的斗牛场。

现在这名门子弟伊涅修已挺在石头上。
他已经完了。怎么回事？看他的脸：
死已经把惨白的硫磺盖在上面，
他的头已经变成一个模糊的牛魔。

什么都完了。雨水流进他的嘴里，
气息疯狂似的从他凹陷的胸膛里冲出。
爱情，浸湿在他的雪一般的眼泪里，
在牧牛场的顶上溶化。

他们怎么说？一个发臭的静默躺在这里。
我们身边正有一个存在的肉体在化掉，
一个曾经和夜莺做伴的光明的肉体，
现在我们看它充满了无底的创伤。

谁弄皱了这殒布？他说的话不作准！
这儿没有人唱歌，也没有人在角落里哭泣，
没有人夹踢马距，也没有人惊吓蛇虫。
这儿我要的只是圆睁着的两眼
来看这个没有休息希望的肉体。

我要在这里看见声音刚强的人，
那些能够降服野马和大江的人，
那些躯干响朗的人，和那些
用一张充满了太阳和燧石的嘴唱歌的人。

我要在这里看见这些人，在这块石头面前，

在这个缰绳已经断了的肉体面前，
我要他们告诉我，还有什么解救，
这个被死缠住了的好汉。

我要他们教我一个挽歌，像一条
有温柔的雾和陡峭的岸的河流，
可以把伊涅修的尸体漂失掉，
从此不听见那些斗牛的喘息。

让他消失在这个给月亮照圆的斗牛场上——
这年轻的月亮摹拟着一头临难不动的畜生。
让他消失在没有一条鱼歌唱的夜里，
消失在有冻住的烟雾的白色芦苇里。

不要在他脸上盖上毛巾：
我要认识那带走他的死亡。
伊涅修，你不再听到热烘烘的牛哞。
睡吧，飞吧，休息吧！就是海也要死的！

四 逝去的灵魂

斗牛不认识你了，无花果树也不认识你，
马也不认识你，你家里的蚂蚁也不认识你，
孩子也不认识你，黄昏也不认识你，
因为你已经长逝。

石头的腰肢也不认识你，
你的遗体躺在那儿腐烂的黑缎也不认识你，

连你自己的无声的记忆也不认识你了，
因为你已经长逝。

秋天会得回来，带了它的小海螺，
雾似的葡萄和群集的山峰，
但是谁也看不到你的眼睛，
因为你已经长逝。

因为你已经长逝，
像世界上一切死者一样。
像一切跟一群善良的狗，
一同被遗忘的死者一样。

没有人认识你了，可是我歌唱你。
我要追颂你的形象和你的优雅风度，
你的著名的纯熟的技能，
你对死的意欲，你对它的唇吻的渴想，
以及你的勇猛的喜悦底下隐藏着的悲哀。

我们将等待好久，才能产生，如果能产生的话，
一个这样纯洁，这样富于遭际的安徒路西亚人。
我用颤抖的声音歌唱他的优雅，
我还记住橄榄树林里一阵悲风。

安达路西亚水手的夜曲

从喀提思到直布罗陀，
多么好的小路。
海从我的叹息，
认得我的脚步。

哎，姑娘啊姑娘，
多少船停在马拉迦港！

从喀提思到塞维拉，
多少的小柠檬！
柠檬树从我的叹息，
知道我的行踪。

哎，姑娘啊姑娘，
多少船停在马拉迦港！

从塞维拉到加尔莫那，
找不出一柄小刀，
好砍掉半个月亮，
叫风也受伤飞跑。

哎，孩儿啊孩儿，
看波浪带走我的马儿！

在死去的盐场边，
爱人啊，我把你忘记，
让要一颗心的人，
来问我为什么忘记。

哎，孩儿啊孩儿，
看波浪带走我的马儿！

喀提思，不要走过来，
免得大海淹没你。
塞维拉，脚跟站牢些，
别让江水冲掉你。

哎呀姑娘！
哎呀孩子！
美好的小路多么平，
多少船在港里和海滨，
多么冷！

短 歌

——赠格劳提奥·纪廉，时在塞维拉，他还是一个孩子。

在月桂的枝叶间，
我看见黑鸽子一双。
一只是太阳，
一只是月亮。
“小邻舍”，我对他们说，
“我的坟墓在何方？”
月亮说：“在我喉咙里。”
太阳说：“在我尾巴上。”
而我这个行人，
大地沾到我腰旁，
看见了两只云石的鹰，
和一个裸体的女郎。
两只鹰一模一样，
而她却谁都不像。
“小鹰儿，”我对他们说，
“我的坟墓在何方？”
月亮说：“在我喉咙里。”
太阳说：“在我尾巴上。”
在樱桃的枝叶间，
我看见裸体的鸽子一双。

它们都一模一样，
两个又谁都不像。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注：此诗为作者所作）

蔷薇小曲^①

蔷薇

不寻找晨曦：
在肉体和梦的边缘，
她寻找别的东西。

蔷薇

不寻找科学和阴翳：
几乎是永恒地在枝上
她寻找别的东西。

蔷薇

不寻找蔷薇：
寂静地向天上，
她寻找别的东西！

①小曲，原文是Casida，是一种起源于阿拉伯或波斯的小诗形式，一般都是歌咏爱情的。

恋 爱 的 风

有个苦味的根。
有个千扇窗的世界。
最小的手也不能
把水的门儿打开。

哪里去？哪里去？哪里？
有千片平坛的天庭。
有苍白的蜜蜂的战斗。
还有一个苦味的根。

苦根。

苦痛的是脚底，
和脸面的里层。
苦痛在新砍伐的
夜的新鲜的树身。

恋爱啊，我的冤家，
我啃着你苦味的根。

小小的死亡之歌

月亮的垂死的草场，
和地下的血，
古旧的血的草场。

昨日和明日的光，
草的垂死的天，
沙的黑夜和亮光。

我遇到了死亡，
在垂死的草场上，
一个小小的死亡。

狗在屋顶上。
只有我的左手
抚摸过枯干的花的
无尽的山冈。

灰烬的大教堂，
沙的黑夜和亮光，
一个小小的死亡。

我，一个人，和一个死亡，

只是一个人，而她
是一个小小的死亡。

月亮的垂死的草场。
雪在呻吟而颤抖
在门的后方。

一个人，早已说过，有什么伎俩？
只有一个人和她。
草场，恋爱，沙和光。

呜 咽

我关紧我的露台，
因为不愿听到呜咽，
但是从灰色的墙背后
听到的只有呜咽。

唱歌的天使不多，
吠叫的狗也没有几条，
一千只提琴也能抓在掌心：
可是呜咽是一个巨大的天使，
呜咽是一条巨大的狗，
呜咽是一只巨大的提琴，
风给眼泪勒住了，
我听到的只有呜咽。

洛尔迦活在人民的心里

〔英国〕乔治·李森

近几年来，常有大批西班牙的歌唱队，芭蕾舞舞蹈团，和民间舞蹈团涌到西欧和北美来。这也是非常聪明的所谓“正常化”步骤中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给佛朗哥政权装点装点，以便和西方大国取得同盟关系。

可是，这个“正常化”步骤却面对着一个难题，那就是怎样安排那个常使佛朗哥政权感到烦恼的幽灵——也就是在1936年被长枪党徒谋杀了的西班牙青年诗人和剧作家费特列戈·迦尔西亚·洛尔迦的幽灵。对于这个难题，他们曾作过许多努力，我们如果不去揭穿他们，而听其宣扬，那么，许多善意的人也可能会受到欺骗。

我们看到过一些洛尔迦作品的翻译，译者却是西班牙内战时期帮助佛朗哥作战的人，或者是内战以后积极拥护佛朗哥的人；我们也看到过一些关于这位诗人的论文，也听到过一些无线电广播，可是这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洛尔迦死的情况，此外还有些自命为洛尔迦的朋友和崇拜者，千方百计地强调说诗人洛尔迦是“完全无政治倾向的”。

三年前，佛朗哥西班牙的一个主要的御用文人霍赛·马利亚·贝曼在马德里一份重要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把洛尔迦颂扬了一番，同时扬言他是被一些不知姓名、不负责任的人杀死的，并且还谴责这件凶杀案为反西班牙的罪状。

凡是熟悉这位诗人的生活和作品的真正的朋友，对于这种懦怯而诡辩的姿态，决不会上当的，因为这种姿态恰好对于把佛朗哥歌颂为“勇敢的基督徒绅士”的人们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就应该把以下两点弄清楚，第一是关于洛尔迦之死的一些真实情况，第二是他的作品的真正意义。

大家都知道，在法西斯匪徒暴动开始以前不久，洛尔迦刚回到他故乡格拉那达去过夏。大家一听说格拉那达在暴动的第一天就陷入法西斯匪徒手里，这位诗人在许多国家里的朋友们都焦急地打听他的消息，并且发起了一个营救他的运动，因为谁都知道，他的生命落在佛朗哥党羽手里是很危险的。

当时就有了种种谣言，有的说他已被枪杀，有的说他已被囚在监狱里，有的说他被逮住做人质了。过了几个星期，才得到他已被枪杀的确实消息，然而关于他被枪杀的理由和埋葬的地方，却始终没有透露一点真情。

近年来，政治性暗杀事件所引起的反响会发展到这么深这么广，可以说是很少的，所以这一件罪行所激起的抗议运动，规模大得使西班牙法西斯匪徒显然惊慌失措了。他们之所以要把这件事情全部严密地隐瞒起来，可能正是为了这个理由。现在呢，他们竟妄想人们的记忆真像一般所说的那样短暂，因而就开始了一种新的行动，企图利用这位伟大的反法西斯诗人的世界名望，来作为宣扬佛朗哥的工具。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已经这样暗示，如果洛尔迦今天还活着，一定会是一个热烈拥护现政权的人物。

在佛朗哥西班牙，的确有许多无辜的人是被一些不知姓名、不负责任的人所屠杀的；但是洛尔迦的被杀，看来却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是在格拉那达的长枪党最高

当局的官方指示下干出来的。

英国作家裘拉尔·勃莱南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勃莱南在政治上丝毫说不上左倾，而实际上他还是赞成西班牙王政复辟的。他在1950年访问过西班牙，并把这次访问的经过写了一本书：《西班牙的面貌》。他在格拉那达时曾作过多方面的探询，以便证实洛尔迦之死的确切情况以及他的埋葬地点。调查的结果，使他肯定洛尔迦是格拉那达的长枪党最高当局下令逮捕的，是在一个夜里被押上汽车，解到维慈那的长枪党特务机关“棕色屋子”里，在维慈那峡谷里被迫自己掘好了坟坑，当时就和几百个同时牺牲的难友一起被枪杀，一起埋在坑里。

这件罪行的理由，也并不难找。凡是参加营救洛尔迦运动的朋友们，都很清楚他是被西班牙反动派所注意的人物。西班牙法西斯匪徒的枪杀洛尔迦，正和德国法西斯匪徒在德国、波兰、法国和苏联谋杀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行动。

洛尔迦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但他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实质上他是一个属于人民的人，他生活在人民中间，为人民写作，密切关心着人民的快乐与悲哀、人民的愿望与理想。总之，他和法西斯匪徒及反动势力所拥护的一切都是对立的。

他对于一切被压迫者的同情，使他在所有西班牙语系的国家中为千百万普通人所熟知和热爱。他的诗歌之所以能流传在数百万文盲的口头，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同时他也因此在西班牙民间文艺中占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他的诗歌为千百万人所乐于吟诵，而并不需要知道这些诗歌的作

者是谁。

洛尔迦在西班牙诗歌方面所作的工作，也和他的朋友兼老师马努艾尔·特·法亚在西班牙音乐方面所做的一样。他要把西班牙诗歌从沙龙和绅士手里拯救出来，使他成为有生命的东西，交给人民；因为人民就是诗歌的生命的泉源。他找到了完成这个工作的方法，那就是：寻求符合于人民的传统和能为人民所接受的诗歌形式。

他在一种新的、现代的形式里，复活了西班牙民族诗歌的传统形式，即所谓“传奇”或民谣，这是从中古时代行吟诗人所歌唱的传奇诗演变出来的。他在这种民谣里注入了狂放的想象和美妙的音调，使们在他家乡安达路西亚的农民和吉卜赛人嘴里，非常轻松自如地唱出来。他对于印刷出版并不感到兴趣；他住在马德里“大学生公寓”里的那几年，常常邀请同学们在他房间里聚会，经常要到早晨三点钟才散。在这些集会上，他常常朗诵他的诗歌，或即席写出一些诗歌和戏剧的即兴作品，使他的听众都入了迷。

这些诗歌都被他的听众默记在心，用口头传诵散布到西班牙全国。因此，他的“吉卜赛谣曲集”虽然直到1928年才出版，可是这集子里的许多谣曲却早已为西班牙全国各个城镇和乡村里千千万万的人民所唱熟了，而这些歌谣的年轻的作者也就被公认为本世纪的代表诗人。

洛尔迦之所以获得这种成功，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他那纯净的音乐性和狂放多采的想象力，例如他在《梦游人谣》里的几行序引：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绿的风。绿的树枝。

船在海上，
马在山中。
影子裹住她的腰，
她在露台上做梦，
绿的肌肉，绿的头发，
还有银子般沁凉的眼睛。

然而，这种狂放的安达路西亚式的热情只是一部分原因而已。至于这首“谣曲”的生动而持久的本质，却在于它深刻而热情地表现了普通人民的感情，以及被那些可恨的宪警所追逐、所迫害的吉卜赛人和流浪者的苦难。这种本质贯串在他所有的诗篇里，从吉卜赛姑娘普莱修莎的故事^①里含着的讽刺的幻想，——普莱修莎幻想风也充满了情欲，因而逃到英国领事的住宅里去托庇，——到那个渴慕着花朵和溪涧的吉卜赛尼姑的怀乡病，以至那首著名的《西班牙宪警谣》里所歌颂的真正悲剧，都可以见到。

西班牙反动势力决不饶过前面所说的洛尔迦的这首诗。这种宪警，法律和秩序的保卫者，是一群特选出来的武装警察，不论换了哪一个统治集团，他们始终是极右派的看家狗。农民们一直在等候着共和政府把答应过他们的土地分给他们，可是当他们等得不耐烦了，自动占有了逃亡地主的土地时，他们却被这些宪警的枪杆子撵走了，也就是这些枪杆子，屡次地被用来射击罢工的工人和示威游行的群众。

人民很快就记住了洛尔迦对他们所痛恨的敌人的生动的描写，

^①这首诗的题目是《普莱修莎和风》。

黑的是马。

马蹄铁也是黑的。

他们大氅上闪亮着

墨水和蜡的斑渍。

他们的脑袋是铅的

所以他们没有眼泪。

带着漆布似的灵魂

他们一路骑马前来。

驼着背，黑夜似的，

到一处便带来了

黑橡胶似的寂静

和细沙似的恐怖。

他们随心所欲的走过，

头脑里藏着

一管无形手枪的

不测风云。

教会也绝不饶过他这首诗。教会里的神在这首诗里，并不和特权阶级及统治阶级在一起，而是和弱者及被压迫者在一起。圣处女和圣约瑟来到吉卜赛人的城里，找寻他们遗失掉的响板，参加了吉卜赛人的盛会，当宪警袭击并劫掠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都站到聚集在“伯利恒门”口的那些被迫害的吉卜赛人一边，

圣约瑟满身是伤，

在给一个姑娘包扎脸布。

.....

而圣处女还在给孩子们
用星星的口涎止痛敷伤。

洛尔迦还发展了西班牙民间诗歌的另一种传统形式，那就是流行于安达路西亚的“Cante Jondo”。这是西班牙南部所特有的一种最流行的民歌形式，它的特点之一是完全随口唱出的即兴歌谣。从形式上看，它分明是东方的诗体，可是它的起源却消失在时代的迷雾里了。有人认为它是流浪的吉卜赛部落带到西班牙来的，有人说是古代占据西班牙的摩尔人带来的，但最近似的解释好像应该认为它是菲尼基人从中东一带传来的。关于这个诗体名词的起源，也引起过不少争论。有人以为“Jondo”这个字实在是“hondo”之误，因而便直译为“深歌”^①。一个更近情的解释是认为这种诗体起源于犹太会堂里的赞歌形式，因为那种赞歌称为“Cante Jom Tob”，字音非常相近。

洛尔迦的《深歌诗集》多半是为了吟唱而不是为了出版而写作的，所以它们虽然作于1921年，却直到1931年才出版。这些诗都是安达路西亚人民生活的浮雕：丰饶的园子，牧马的人，在村中小溪上洗衣服的妇女，衰败的农村，夭折或横死的悲剧，以及表现这一切的吉他琴声。

这个安达路西亚的民间诗人，由于他在1929年突然转移到北美的喧哗世界，因而他所受到的震动是不难想象的。他是和费尔南陀·特·洛斯·雷渥思，他的朋友和从前的老师，一起到纽约的，这一次历时约一年的访问，可以说是他

^①关于这种谣曲的名称，外国译文中或用原文，或按照一般习惯译作“深歌”。

一生的转折点。

贪婪卑鄙的生意经，对人为的价值的崇拜，摩天楼写字间对人性的摧毁，这一切都使他大受折磨，这一切白天里拔着他生命的根，晚上使他苦痛。这是一个“不眠的都市”，“到处是泥淖、电线和死亡的纽约”。

用西班牙民谣的形式来表现这个人为的丛莽的生活，他不可能做到。必须有一种新的诗体，要粗糙、喧闹和混乱，能使人受到震动，就像他所受到的震动一样。这种诗体他找到了，他在这时期所写的诗，《诗人在纽约》这个集子，以极强的摧毁力描绘了华尔街和百万富翁的托辣斯所在的纽约城。

许多批评家和作家都故意忽略了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和作品，他们推说他这种新的诗体把他们弄得莫名其妙，他们说这些诗都是“晦涩的”、“超现实的”、“可怕的”，或是“说梦话似的”。但是有许多人如果有机会读到这些诗，毫无疑问，会觉得它们是十分恰当地描绘了那些生活现象的。

即使一个普通读者，也非但不会觉得它们有什么特别晦涩的地方，反而会清楚地了解这些关于摩天楼写字间的描绘，这些写字间里，有成千累万的小职员和打字员在为那些营业网像章鱼臂似的遍布世界的大托辣斯服务；

在乘法底下，
是一滴破产者的血。
在除法底下，
是一滴水手的血。
在加法底下，
是一道柔和的血河；

一道从郊区宿舍里
唱着歌流进来的河，
在纽约的虚假的黎明里
有的是银元、水泥和煤渣。

在这首诗里也没有过分的超现实主义。它描绘出纽约的黎明，一个建筑在“四条烂泥柱”上的黎明，在那里，

光明被埋葬在链条和喧哗里，
人们在一种没有根的科学的无耻的挑战里。
最惨的街上充满了蹒跚而失眠的人
好像刚从遇到血的灾难的破船上登岸。

千万个普通男女读者，并不自命为懂得诗的结构优点，读了他对华尔街的摩天楼监狱写下的判决也一定会感到这位诗人之可亲；他写出这些诗来，是因为他看到这些面壁思过的囚徒，人非品性皆一，要受第二等刑罚，他并不认为我们控诉这种切人非品性，人非品性，他们不理睬另外一半，他们不理睬，给他们造起这些水泥之山的无法救赎的人。

痛苦第一，然后再

他还对世界的苦闷喊出了抗议，在这个世界里，

战神和百万灰鼠哭泣着经过，
富翁给与他们的倩妇，
一具小小的容光照耀的行尸走肉，

人生并不高贵，不善也不神圣。

迦尔西亚·洛尔迦虽然非常憎恶那些无聊的美国生意经，可是他也并没有忽视这个杰弗逊和林肯的国家的积极成分。对于那些从东区和勃朗克司区的各个拥挤的公寓里涌出来，想避开金元竞赛的狂潮，到炮台公园和康尼岛寻求一些新鲜空气和休息的人民大众，他也是能了解和同情的。

他还在美国获得了两个重大的发现。其中之一是瓦尔特·惠特曼的作品，和他那“丛集着蝴蝶的胡须和被月亮耗损了的绒布的肩膀”。他在这位伟大的美国人民诗人身上，找到了力量、人性和温暖，找到了一个能够“梦想你是一条河，而且睡得像一条河”的人。他认为惠特曼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声音”，这种声音能戳穿百万富翁的欺诈、播弄、歪曲种种心理病态，而“说出麦子的真理”来。

洛尔迦这位维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战士，居然会毫无抵抗地被哈伦区的舞厅吸引过去，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他就在这里获得了第二个发现——纽约的黑人，只因为皮肤黑而受到歧视与迫害的黑人。他揭露了哈伦区的舞厅表面上欢乐放浪的生活背后的悲剧：

啊，哈伦！

再没有一种苦痛

比得上你的被压抑的红色，

比得上你的晦蚀中颤悚的血，

比得上你的在黑暗中默不作声的红色的狂暴，

比得上你的囚禁在栅栏者制服里的大王。

洛尔迦非但表达了黑人的悲哀，也说出了他们的希望与勇气。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生活的体现，这就是必然会对那个正在栗栗危惧的垂死的社会取得胜利在生活。他们周围的社会，正有一个毒瘤在侵啃它的根基，可是他们却没有中毒。洛尔迦请求他们保持自己的身价，不要向包围他们的高墙上去寻找空隙，不要想和无穷的假面混在一起，而应该去寻找中央的大太阳。

那些妄言洛尔迦“无政治倾向”的人，那些妄想把洛尔迦改变成文学沙龙和绅士刊物里的一个偶像的人，当然要把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纽约时期抹杀不提，这是毫不奇怪的事。然而，洛尔迦的真正的朋友，一定会对他《在克里斯勒大厦塔楼上向罗马呼喊》这首诗里所显露的社会意识感到骄傲：

老师告诉孩子
有一道奇异的光从山上流出；
但流出来的只是阴沟水的合流，
有愤怒的女神在那里呼叫。
老师诚恳地指着宏大芳香的屋顶；
但那些雕像底下却没有爱，
也没有爱在那些水晶的眼睛里。
爱只在被子渴撕碎的陶体里，
只在与洪水搏斗的小茅屋里，
爱只在饥饿的蛇挣扎的沟壑里，
在枕头底下的黑暗而腥臭的接吻里。

洛尔迦在1930年夏天回到西班牙，下一年4月中成立了共和政府，这就给了他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费尔南陀·特·洛斯·雷渥思当了教育部长，想为这些要求各种知识的、闹着文化饥荒的人民，担负起群众教育这个艰巨的任务。为了满足人民在这方面的如饥似渴的要求，这个教育部长的计划之一便是组织一个旅行剧团，把西班牙戏剧的伟大古典作品送到最僻远的城市和乡村，他把这个计划的组织与实施委托了洛尔迦。

这个剧团叫做“村舍剧团”，它旅行到全国各地，在乡村的会堂里或露天下，给那些从来没有看过戏的农民和工人演出。他们演出了“黄金时代”^①的一些古典名剧，特别是大作家洛贝·特·维迦的作品，因为他作品里的主角都是亲自动手惩罚暴君的普通人民，例如在《羊泉村》这个剧本里所表现的。

洛尔迦本质上就是和广大而踊跃的观众在一起的。为了这个剧团的演出，他什么都亲自动手：排戏、导演，给旧的歌谣配谱，设计并绘制布景，改编旧剧本，写他自己的新剧本。

现在他可以满足他的为舞台写作的愿望了。在二十岁上，他的第一个公演的剧本，题名为《蝴蝶的魔力》的一个短短的幻想诗剧，失败得很惨。1927年，他又试写了平生第一个长剧《玛利安娜·毕乃达》；这是一个诗体悲剧，题材是十九世纪初期为争取共和政治而牺牲的这个女英雄的故事，这个剧本也没有被当时的国王阿尔丰索和普列莫·特·李维拉将军所统治的西班牙中产阶级观众所欢迎，虽然后来在拉丁美洲演出得很成功。

回西班牙后不久，他写了三个笑剧。这三个剧本获得了

①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前半期是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代。

更大的成功，其中《古怪的皮匠老婆》这个纯粹民间喜剧，成为“村舍剧团”的农民观众非常爱好的剧目。

可是，这三个剧本还只是他的初期习作，以后他就着手写作一系列诗体悲剧，他以这些伟大的作品震撼了整个西班牙语系国家的戏剧界。

这些作品里的第一个是《血姻缘》。1933年在马德里献演，立刻获得了风靡一时的成功。它在拉丁美洲也受到狂热的欢迎，洛尔迦还被邀请到阿根廷去亲自演出这个剧本。此后它就被译成各种文字，在许多国家里演出，成为世界名剧之一。

《血姻缘》是一个悲剧，它的风格是继承了洛贝·特·维迦的伟大传统的。剧本的主题是天主教西班牙的婚约制度和血仇观念^①的对照。这种血仇观念和婚约制度都是古老时代的残余，但至今依然存在着，把青年人争取最简单最易得的幸福的一切努力都毁灭了。剧本的中心人物是一个代表着传统的家声观念的母亲，她所坚持的牢不可破的观念给大家造成了悲剧，而她自己也成为这悲剧的主要牺牲者。

第二个伟大悲剧，《叶尔玛》，是继承了喀尔德隆^②的传统，在主角身上表现全部悲剧的冲突性的。这主角是叶尔玛，一个贪得土地的农庄主人的没有儿女的妻子。这个剧本的原动力还是在于婚约制度。由于丈夫不能给她生孩子，叶尔玛连可能使她的这场婚姻变得较为易于忍受的唯一补偿也被剥夺了，而天主教西班牙的严峻的封建法规又不允许她向别处去找寻幸福。这个剧本在1935年演出，由西班牙著名女演员玛格丽达·希尔姑担任主角，获得了跟《血姻缘》同样的成功。

①血仇观念是家仇必报，有些像我国南方的两姓械斗。

②喀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

玛格丽达后来被流放到南美洲，在那里她对于原文本洛尔迦作品的出版尽了很大的力量。

这一系列剧作里的第三个，《老处女罗茜达》，是一个表现被阻挠的恋爱的悲剧。一个渴望结婚和做母亲的少女，被格拉那达中产阶级社会的陋俗所阻挠，终于独身到老。罗茜达的姑母，也是她的保护人，起先是不准她和表兄订婚，因为嫌那青年财产不多，最后她总算答应这一对青年人订婚了，但还是要他先到秘鲁去发了财再回来成婚。一年年的过去，他竟老不回来；罗茜达看看已近中年，知道自己已被判定要在这个只把妇女当作生男育女的机器的社会里做一个“老处女”了，然而她还不得不在她的中产阶级社会里硬装出她的已许配而未嫁的身分。

洛尔迦被谋杀之后，人们在他的手稿中发现了这一系列悲剧的最后一种：《裴娜尔达·阿尔巴的家》。这虽然是他唯一的完全用散文写的剧本，但它的辞藻节奏却是十分诗意的。这个剧本的背景是喀斯底平原上又硬又干又冷酷的地方，一个农庄主人的寡妇裴娜尔达住在那儿，从田地上勉强挣得自己和五个女儿的生活。这个剧本的主题仍然是封建婚约对自由恋爱的阻挠。五个女儿中间，只有年已三十九岁的大女儿安姑思蒂有一份陪嫁，所以只有她才有资格在本村和一份门当户对的人家议亲，虽然这些女儿都十分情愿嫁给任何一个本地的工人。后来她被许配给贝贝·艾尔·罗玛诺，“周围几十里地之内最好的青年”。可是贝贝已经是十九岁的小女儿亚玳拉的情人了，但裴娜尔达一定要做到她所谓的“对的和体面的”事情，结果就造成了亚玳拉的惨死。

这几本戏都是同一主题的种种不同的表现：婚姻干涉，对妇女的封建态度所引起的无谓损失和悲剧，看重财产，门

第观念，顽固的“家声法规”，以及天主教西班牙的商业化的婚姻市场。这个主题，通过洛尔迦的巧妙的处理，在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里，就是一种政治性的炸药。

到他死的时候 洛尔迦作为一个戏剧家，还只有五年的真正经验。要是这项工作没有被他自身的悲剧所打断，想想他将有怎样的成就，倒是很有兴趣的。他已经完成的几个剧本的性质和内容，已经使他对戏剧的贡献毫无疑问的成为本世纪一件杰出的事情。他在戏剧文学上获得的地位，至少可以和二十世纪前半期任何一个剧作家并列，而将来的批评家和剧作家一定也会对他的作品加以注意。

他震动了多年来一直被“自然主义派”戏剧和沙龙喜剧所盘据的戏剧界。尽管他以前曾被观众所拒绝，因为他们忘记了激发思想原是戏剧的一种功用，可是他终于胜利地把社会问题带上了舞台，还使诗歌恢复了它在戏剧上的地位。

重要的并不在于他的剧本里有许多韵语，却在于他的戏剧的全部节奏及概念都是诗化了的。剧中人物一方面跟这种诗化的背景密切配合，另一方面却依旧显得十分真实，随时可以在观众中间找到对证。

作为一个诗人，洛尔迦的重大贡献是使诗歌恢复了人民大众艺术形式的功用。他的成功的铁证，就是他那些为广大人民而写的作品，果为他们广泛地接受了。有许多诗人的目的，好像正要使诗歌脱离广大人民的生活，好让他们的作品一篇也走不出他们自己故意造成的小集团以外去，所以洛尔迦在这时候的胜利，是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至于那些蔑视人民大众的诗人，所得到的报应，也只有被人民大众所孤立而已。

洛尔迦知道诗决不能脱离曾经供给过它生命之血的人民而存在。他知道应该怎样把诗送回到它的泉源上去,让它在活力充沛的血液的滋养之下获得新生。他的作品继承了他的祖国的最优秀的诗歌传统,还帮助完成了“九八年代作家们”^①的工作——挽救西班牙的诗歌,使它不再奴颜婢膝地、幼稚地摹仿十九世纪末叶的法国诗歌。

他的想象力,虽然常是很狂放和富于异国情调的,但是也只有那些被机器榨干了一切诗的感觉和表情的人,才会觉得古怪。这种诗意的想象,在安达路西亚农民和格拉那达窑洞里的吉卜赛人嘴上,却是非常自然地流出来的。总之,诗是要吟唱的,不是从冷冰冰的印刷品上读出来的,这个事实,他从来没有忽视过,而且他对于音乐效果有一种敏锐的感觉;马努艾尔·特·法亚认为他是最有前途的学生,他自己也曾经一度想做一个钢琴家,而这种敏锐的感觉,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具备。

他也是一个伟大的革新家,继续不断地在对新的形式作大胆的尝试。除了他的歌曲、吉卜赛民谣、从西班牙历史上取材的短歌,以及他那些截然不同的纽约诗篇以外,他还去访问了安达路西亚的一些阿拉伯诗人们,为他的《垂柳诗集》^②寻求形式。这种寻求新形式的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一首为他的朋友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思的死而写的挽歌。梅希亚思是西班牙最好的斗牛师,而且又是被文学界目为同侪的诗人。

①1898年,西班牙对美国战争失败,国势大弱。在文艺上的影响是产生了一批爱国主义和革命性的青年作家,如伽尔陀思,阿索林,巴罗哈,乌那莫诺等。文学史上称为“九八年代作家”。

②《垂柳诗集》,原名El Diván del Tamarit, “diván”,是一种阿拉伯诗体。

《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思挽歌》一共四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很可以比之为一组交响乐曲。这四部分的形式各不相同，然而在全诗的格局中显得完全调和，毫不破坏这个作品的整体性。第一部分的殡葬歌，表现着斗牛场和无思无虑的观众的形象，继续不断地重复着斗牛师死的时候“在下午五点钟”；第二部分中有一段用的是“深歌”的形式；第三部分用的是最正统的四行诗形式；第四部分是表现了抒情的高贵性的献词；结尾的那一节可以很恰当地用来作洛尔迦自己的墓铭：

我们将等待好久，才能产生，如果能产生的话，
一个这样纯洁，这样富于遭际的安达路西亚人，
我用颤抖的声音歌唱他的优雅，
还记住橄榄树林里一阵悲风。

这位诗人，在他的作品里，对祖国与人民的最优秀的东西，充满了这样热烈的爱，决不可能是牺牲在一些“不知姓名、不负责任的人”盲目行动里的。他是一个毫不逊色的为了替西班牙谋求进步而牺牲的烈士，正如他的姻兄，那位被同一批长枪党匪徒所枪杀的社会党的格拉那达市长孟代西那斯一样，也和千千万万今天和他一起长眠在西班牙苦难的土地上的西班牙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一样。

在给西班牙人民戴上镣铐的政权里，洛尔迦对于被压迫者的热爱和同情，自然是不能被容许存在的。洛尔迦将永远成为人民的财产，成为西班牙人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正如常常爆发出来的不可抗的争取自由的意志一样；例如1951年3月发生在巴塞罗纳的光辉的运动。

洛尔迦的爱国主义是“九八年代作家”的爱国主义，这不是狭隘的沙文主义，而是一种对祖国的深刻的爱，表现在他们的极为坦率的批评里，也表现在他们要看到心爱的祖国把那些腐蚀着现代的旧时代的余毒肃清出去这个迫切的愿望里。

他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广义的民族主义，能够推广到对别的国家里那些一样热爱祖国和人类的人民也产生了解和友爱。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为权利和正义而斗争的人民，他都给以不懈的支持，这就充分表现了他这种广义的民族主义。他说：

“我是一切人的弟兄，仅仅为了盲目的爱祖国而把自己牺牲给一个抽象的民族主义观念的人，我是瞧他不起的。”

跟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势不两立的，鼓舞了无数西班牙男男女女，使他们牺牲了生命去和黑暗及反动的势力斗争的，正就是这种对全人类的爱，这种真正的爱国主义。在这一个很长很高贵的光荣榜上，费特列戈·迦尔西亚·洛尔迦已经获得了一个光荣的地位。

编者后记

已故诗人戴望舒曾于1933年从巴黎到西班牙去作过一次旅行，这次旅行的重要收获之一便是对西班牙人民诗人费·迦·洛尔迦的认识。后来望舒回国和我谈起洛尔迦的抒情谣曲怎样在西班牙全国为广大的人民所传唱，曾经说：“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都听得到美妙的歌曲，问问它们的作者，回答常常是：费特列戈，或者是：不知道。这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谣曲也往往是洛尔迦的作品。”他当时就在这样的感动之下，开始深深地爱上了洛尔迦的作品，并选译了一小部分抒情谣曲，附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寄回祖国来发表在一个诗的刊物上。这是国内读者第一次读到中文的洛尔迦诗歌。

1936年，洛尔迦被佛朗哥匪帮谋杀之后，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和文学工作者的哀悼与愤怒中，洛尔迦的声名传遍到每一个文化的角落里，从那时候开始，望舒就决定要把洛尔迦的诗歌更多地、更系统地介绍给我国的读者。

望舒的朋友们都知道，翻译洛尔迦的诗在他是一件十分重视的工作。一直到1948年，我和望舒在上海碰头，问起他的《洛尔迦诗抄》，他说还没有完成。第一是因为洛尔迦的诗不容易译得好。我最近校读望舒遗稿时，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一个民族的典型的文学形式，要在另一民族的语文中表达得恰到好处，确是不容易的——虽然未必就是不可能。第二，恐怕也是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得到《诗人在纽约》的西班牙原文

本，他原来打算在这一个集子里多选译几首诗，把洛尔迦所走过的诗歌的道路更全面地介绍过来。

1950年2月28日，望舒突然因心脏陷落逝世，留下了不少未完成的文学工作，这部《洛尔迦诗抄》也是其中之一。作为朋友，作为爱好洛尔迦的同志，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些译稿给他整理编辑出来。这不仅是我个人为亡友服务，也因为洛尔迦的谣曲所具有的意义正是我们今天诗歌工作者值得借鉴的。

望舒的遗稿一共译诗32首，都是从西班牙原文译出，也参考了一些英法文译诗。原文大多数谣曲都是半趁韵的，译成中文不可能跟着协韵，只有一些短小的作品，勉强译成了半趁韵的形式，较长的几首，就只能是聊以达意的分行散文了。洛尔迦的原诗有很美的音调，例如他最典型的一句：

“en la noche platinoche noche, que noche no-
chera。”

——《西班牙宪警谣》

完全是运用文字声音的美来表达意象的美，这种地方，中文就无能为力，现在的译文是：

在这白金的夜里，
黑夜遂被夜色染黑。

这就显得非常笨拙，声音的美既完全失去，意象的美也无所依附了。关于这些方面，译者虽然费过不少推敲功夫，但还是没有能够满意。

我的编校工作，因限于能力，在这二方面，也说不上对于原译能有多少提高。我只在语文上稍稍做了些润色工作而已。

望舒的遗稿中没有一篇《诗人在纽约》这个集子里的作

品。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原想补译两首最重要的诗，即《给哈伦区之王的颂歌》及《惠特曼颂歌》。我借到了西班牙文原本，也有英法译本做参考，但是每篇都无法译好，因此只得藏拙。但为了不让洛尔迦这一段的创作生活在我们这个集子里成为一个空白，我还是选译了一首短短的《黎明》聊以充数。这不能不说是这部诗抄的一大缺点。

当然，这只是我们初步介绍洛尔迦的一个集子，希望将来能加以改善和充实，或有精谙西班牙文学的同志再来从头做起，那就最好了。

附录《洛尔迦活在人民的心里》，是为了帮助读者对这位西班牙人民诗人有更好的了解而译出的，原文刊载美国《群众与主流》1953年8月号。

施蛰存 1955年9月5日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3. The third part of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4. The fourth part of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西班牙抗战谣曲抄

关于《西班牙抗战谣曲抄》

“谣曲”，原文为 Romanceros，是西班牙具有民族特色的民谣，逢偶句押韵，可用乐器伴奏吟唱。它起源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时口头流传，十六世纪初编辑出版。由于它体裁简易，韵律又极适合于表达人民的思想，适应他们的音乐水平，所以至今还在普遍流传。西班牙反法西斯抗战中，在诗人阿尔倍蒂的倡导下，各报刊纷纷发表抗战谣曲，传遍西班牙大地，直至深入到敌人后方，后来由“反法西斯知识者同盟”主持，诗人泊拉陀思亲自编选，1937年出版了《西班牙战争谣曲集》。

《西班牙抗战谣曲抄》是戴望舒从1937年马德里西班牙出版社刊行的《西班牙战争谣曲集》中选译的。译者原拟将此译作印一单行本，但后来未见出版，译稿也已散佚。他写的《跋〈西班牙抗战谣曲选〉》一文，发表在1948年12月12日香港《华侨日报》“文艺”第87号上，特编录于后。从此《跋》中可知译者原拟印行的单行本中选收谣曲二十首。本集里所收的八首，是由施蛰存先生辑的。

保卫马德里·保卫加达鲁涅

R·阿尔倍谛^① 著

马德里，西班牙的心，
脉搏狂热地奔跃。
昨天他的血已烧得很热，
今天却更热地燃烧。
它已经不能睡觉，
因为马德里所以要睡觉，
是为了可以一天醒来，
可是黎明却不会来相招。
马德里，不要忘记战争，
你永远不要忘掉
在你前面，敌人的眼睛
把死的视线向你抛。
在你的天空中
鹰鹫在那儿飞绕，
想扑向你红色的瓦屋，
你英勇的百姓，你的街道。
马德里，但愿永不要说，

^①西班牙诗人。详见第651页“译后记”。

永不要传言或想到
在西班牙的心中
热血会像冰雪消。
英勇和忠耿的泉源，
你该把它们永保，
巨大的惊人的江河
该从这些泉源流涌滔滔，
但愿每一个城区，
当那不幸的时辰来到，
这时辰决不会来的，
都比强大的要塞坚牢；
人人都像个城寨；
他们的额角像碉堡，
他们的胳膊像长城，
像门户，谁也不能来打扰。
谁要和西班牙的心
来较量，就让他来瞧瞧。
快点，马德里还远哪。
马德里知道自己防保。
用肩，用脚，用肘子，
用牙齿，用指爪，
挺胸凸肚，横蛮强直，
临着达霍河的绿波渺渺，
在纳伐尔贝拉尔，
在西关沙，在有枪弹呼啸
的地方——那些枪弹，
想把它的热血冷掉，

马德里，西班牙的心，
土地的心，在它的底奥，
要是挖一下，就看见有一个
又深又大又堂皇的大洞窖。
像是一个山涧，等待着……
只要把死亡往里抛。

二

加达鲁涅人啊！加达鲁涅，
你们美丽的大地母亲，
她那么地系着你们的心，
那么，他和你们姊妹般相亲，
腰傍着大海，
头和群山为邻，
热爱着她的自由，
把她的儿女送去从军。
在沙拉戈萨大路，
在怀斯加的城根，
在托莱陀的平原，
在西班牙全境，
潺潺流着加达鲁涅的血，
和应着她语言的音韵。
可是为要使你所想的東西的音韵
继续地高响入云，
不要忘记啊加达鲁涅，
对着马德里，在远方，
敌人的目光窥伺着，

想给她以死亡。
加达鲁涅人，如果马德里死了，
怎样的侵略，怎样黑暗的流氓，
怎样肮脏的娼妓，
怎样残酷古怪的人一大帮，
就会想来打开，
你的美好的门墙！
现在马德里是
战斗的轴心和心脏，
它坚强的脉搏一停止，
你便像头颅一样，
你的颈项会被人欲得甘心
和最受人艳羡的珍宝相仿。
那时那些醉醺醺的将军们，
将怎样地欢宴一场；
席上不铺白色的台布，
却铺染血的衣裳！
勇敢的加达鲁涅人，
你们的独立决不会让
那一类无人性的怪物
拿来饕餮一场！
须知加达鲁涅的自由，
是在马德里争短长；
工厂，城市，田野，
山峦和你大地的宝藏，
以及使土地辉耀
又送出船舶来的海洋——

那些船舶，一触到海岸，
便化为崭新的银子发光。
加达鲁涅的人民，当心！
加达鲁涅的人民，谨防！
以西班牙的心，
唯一土地的心脏，
加达鲁涅人，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独立万寿无疆！

无名的民军

V·阿莱桑德雷^① 著

不要问我他的名字。
前线上你们有他在，
沿着河流的堤岸：
全城都有他在。
每个早晨他起来，
晨曦就在他身上洒
一片生命的光彩，
和一片死亡的光彩。
像钢铁一样挺直身子
他每个早晨起来，
一道死光辉煌着，
在他的目光所届。
不要问我他的名字，
不会有人能记忆。
和晨曦或落日一同，
他每天挺身而出，
奔跳，握枪，前进，追袭；

^①阿莱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 Merlo 1898—,又译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西班牙诗人。生于塞维利亚，十一岁时迁居马德里。推崇自由诗体，倾向散文化，但注重造句精炼、优美，讲究传神。在西班牙诗坛独树一帜。著有诗集：《轮廓》、《如唇之剑》、《天堂的影子》、《心的历史》、《终极的诗》等。197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格杀，突破，冲锋，胜利；
他站在那里就留住
像岩石一样决不退避；
他压溃敌人像山一样沉重，
攻击敌人像箭一样锐利。
马德里全城都奉他为神明；
马德里凭他的颀颀而奔跳徐疾；
他的脉搏奔跃、沸腾着
美丽而炙热的血液，
而在他咆哮着的心中
有几百万人的歌声洋溢。
我不知道他以前做什么：
全城都拥有这样的儿郎，
马德里全城都给他以支撑！
一个躯体，一个灵魂，一个生命
像巨人般屹立堂堂，
在英勇的民军的
马德里的城门旁！
他是高个子，金黄硬发瘦子？
棕色头发，结实，坚强？
像大家一样。他就像大家！
他的名字呢？他的名字回翔
在嘶嘎的骚音上面，
活活地回翔着介于死亡；
回翔着像一枝洁白的花，
永远活着，与天地共久长。
他名昂德雷斯或法朗西斯各，

他名叫贝特罗·古狄莱，
路意斯或胡昂、马内尔、李加陀
霍赛、罗伦梭、维生代……
不是。他唯一的姓名
永远是“无敌的人民”。

就 义 者

V·阿莱桑德雷 著

霍赛·洛伦代·格拉奈罗，
年纪刚刚廿春，
当时他加入了队伍，
去做一员钢铁的民军，
他开拔到山间去，
单把这话说分明：
“要是回来，我和你们歌唱，
否则就是死，弟兄们！”
而在他黑色的大眼睛里，
火焰放着光轮。
十二夜，十二天，
霍赛在山间打仗
戴着照硬了胸膛的
一片八月的月光。
他战斗格杀，一道红光。
把他的身体照亮
似乎保护住他，
不为卖国贼的子弹所伤。
他手中的来福枪
是一支火的蔷薇

吐出恐怖和死亡
给那黑色的寇敌。
你看他耸立在山上，
强壮宁静而美丽，
在同伴之间他是英雄，
在弹雨中他不受伤痕！
可是，哎，有一夜来了，
一个苦痛和哀伤的夜里，
刮凄暗的旋风的夜里，
天上积着暗云的夜里。
沉醉于复仇和震怒，
在战斗中，霍赛将寇敌，
将一群恶狠狠的人
打得望风披靡；
他们像食肉的狼一般
在岩石间逃，他不停追击。
霍赛跑着跑着拼命跑着，
独自一个把他们追袭，
而当他想回过头去
用黑色的眼睛一瞥，
他就只看见了荒凉
荒凉，黑夜和沉寂。

忽然，有一些奸徒，
若不是几百，至少几十个。
从他们的隐身处钻出来，
出其不意把他捉获，

他们团团围住他，
把他殴打，辱骂，奚落，
然后把他解到营里去。

（然而他却也打死了五个）
你歌唱这人民的孩子，
这英雄事业的光荣——
霍赛·洛伦代·格拉奈罗的
身世的声音，请停止歌咏，
请不要歌唱这件
发生在流着清泉的山中
的事情的收梢结果，
它使人伤心惨痛！
那一群强盗，
将他背贴着垣墙，
而霍赛却看着他们，
带着鄙夷不屑的颜容。
九杆步枪瞄准了，
那高贵皓洁的心胸
（那是一个镜子，照鉴民军，
一面镜子，照鉴英勇）
而从他高傲的嘴唇，
一道唾沫飞涌，
吐到枪手们的首领的
眉心上面，两眼当中。
这有钢铁的性格的人
便这样不把死放在眼中！
啊，把格拉奈罗的故事

在这里讲给你们听的声音，
请把这在夜里发生，
一想起使人惊心
的神奇的事迹，
一口气讲完，讲个分明！
那个无耻的声音响了，
开枪！他喊，于是砰砰砰，
九个该死的枪口
把万恶的铅弹吐尽，
于是九颗子弹便去把
一个胸膛的嫩肉寻——
它曾经为了对于民众的爱，
民众的自由，而赴死效命。
一个躯体倒在乱石间，
于是深深的沉静来临，
沉静中但闻渐行渐远的
阴森森的脚步的声音。
留下的只有那土地——
不仅土地：还有他的英灵。
啊，霍赛，你听着我，
直躺着，孤单而血淋淋！
你是怎样的人，会听不到
那几千个嘶哑的声音。
从山河、溪谷的深处
向你呼唤不停？
你是怎样的人，会不起来
应答那从协意同心

的几千个胸中发出来的
这高傲的呼唤声音？

黎明升起来了，
晨曦在那躯体上洒黄金，
一个躯体和阳光一起
从这地上升腾，
他站立着，血淋淋又可怕，
举起右脚前进，
像初生的太阳一样，
攀登到山头峰顶，
像一条长裾似的，
遗下他的心或他的光明。
霍赛没有死。你看他！
复活了，他没有死亡，
他没有死亡，就像
人民永远不会死一样。
枪械和子弹可能
想把他们的胸膛打伤。
炸弹和大炮可能
想把他们的躯体斫丧。
可是无垢无畏的人民
却活着而叫人投降，
他们在一片血的黎明中
像是一轮初升的太阳。

山间的寒冷

贝德雷 著

马拉高斯陀，崎岖的山峰，
你合当宁静。
雷文东，你的荒野
该是暖和的地境。
吹着霜风的山岗，
请你变成苍翠的园林，
让人民的兵士
在前线不受寒冷，
飘着冻风的峰峦，
请把你的雪扫尽。
秋天的阴云，
九月的凄冷，
那些在前线度夜的民军，
请你们不要欺凌。
北方去吧，北方去吧，
霜，雪和寒冷！
法西斯蒂是从那里来，
脸上黑色十字架亮晶晶，
刮起你的寒风，
让他们牙齿打颤不停，

吹掉他们的军帽，
袈裟和僧帽一顶顶，
请你们的寒夜带了死亡
叫他们去受领，
哦，从马里邕华和明葛德
吹来的冰寒的谷风冷冷，
请你们去割他们，像白刃，
割成一片片，热炙炙，血淋淋。
驴子一般的耳朵
胖胖的脸嘴，红白交映，
假仁假义的目光
和蛇蝎一般的心灵！
九月的凄寒啊，
请对民军抱同情：
西班牙凭他们战斗着，
他们是西班牙的精英！

当代的男子

维 牙 著

坚实的靴子，粗糙的毛毡，
步枪、盒子炮，这是男子汉。
纠结的胡须，紊乱的胡须，
诅咒又吐痰，
步子硬绷，眼睛瞪住看，
睡觉不脱衣！这是男子汉，
在街上，车中，门廊下，
在滂沱大雨，炎炎烈日下面。
在翻倒的椅子堆里，
和垂灭的街灯旁边，
在被冬日的寒风吹飘的
肮脏的碎纸片间，
全个城市是他所有，
而他也不计较盘算
在那里低头舒一舒
沉沉的十夜的疲倦。
他好像是没有什
工作要做，牲口要管，
没有家庭料理他，
没有女人可握手言欢，

他喝酒、唱歌、打仗、战死

（因为战死才是男子汉。）

他差不多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这才差不多是男子汉）

他要看见自己做主人

和一切旁的人结成一团。

他要书、面包、尊敬，

床、劳动，娱乐、闲散，

和一切东西——

那是人替人所备办

或是大自然所赋与的，

听凭人们取舍使唤，

在冬天的冷雨下，

在隆隆的大炮间

我看见他在荒废的城中

在那些大道之旁，

他们是河流，由人畜汇成，

高贵而庄严。

他像是寻根的茎。

这便是男子汉。

流 亡 之 群

A·S·柏拉哈 著

向高尔道巴奔流浩荡；
他们在橄榄树下找寻
若不是安静，至少是遗忘，
若不是安身处，至少是荫荫。

我亲眼看见他们，
他们的被追逐的步伐，
他们的肿胀的脚根，
和他们的沙哑
的唏嘘太息的声音，
都是西班牙所受下
的最大侮辱的血证——
他们的声音向人细话
那些法西斯蒂和摩尔人，
以及野蛮的豪霸
（他们把乡土卖给外国人。）
取得极廉的代价，
像以前对复活的基督一样狠
所干的暴行虐杀
在他们的村镇。

我亲眼看见他们
在力不相等的战斗中
和摩尔人拼命，
溃败了，却誓死不相从；
这些人从故土流离飘零，
尝遍法西斯的苦痛：
巴爱拿的妇女们——
她们的丈夫已经命终，
还有那些孩子——他们的父亲
是在爱尔加比奥丧身兵戎，
或在波沙达，在维拉弗朗加城，
在贝多阿巴，洛拉代留前线中，
和拿凶狠的来福枪的敌人，
用他们的前膛枪去交锋。
他们在大路上奔行，
因为那些法西斯，
已把他们什么都抢尽，
一长列一长列的儿童，
妇女和老人
在旷野上奔走，日暮途穷，
我亲眼看见他们。
可是他们还留着余勇
请求村庄别的母亲的
别的儿子来发动
去惩罚他们的敌人；
而在他们的咽喉中，
还留着一种重伤的使信，

那便是法西斯血战而死的英雄
所留下的一个呼声：

“抗战至死，拳头高举临空，
为我们战死的儿郎报仇雪恨
对杀人的法西斯，
我们要给一个痛快的报应！”
我亲眼看见他们
我求痛快的报应。

橄 榄 树 林

A·B·洛格罗纽 著

焚烧着的橄榄树林，
没有人去灌灭。
雨不会浇熄它，
更无论凝霜，飞雪。
五个少年把它放了火，
用浸透汽油的布屑，
于是留下了五颗
复仇的星星，依贴
在那些橄榄树上，
像是信号，发着银光皎洁。
哎，橄榄树林，小小的橄榄树！
谁来采橄榄，打你的枝叶？
从你红土中出来的油，
会有谁来榨捏？
五个少年动手放了火，
把它们烧得猛烈。
五个有卫兵保护的少爷。
一把火叫它们遭了劫——
他们是拥有农场，
和仓库重重叠叠。

他们欣喜地烧了树木，
一边笑声不绝，
教士在钟楼上，
连连地鸣钟不歇。
哎，橄榄树林，小小的橄榄树！
谁来采橄榄，打你的枝叶，
除非在你的枝叶间，
将一把榴弹抛撒？
焚烧着的橄榄树林，
没有人去灌灭。
雨不会浇熄它，
更无论凝霜，飞雪。
橄榄树的大火，
在全西班牙都延烧激烈。

摩 尔 逃 兵

A·G·鲁格 著

贝葛里诺斯的一个早晨，
爱斯高里亚尔作背景。
机关枪不停地开着。
人们像树干一般光景，
在树干之间向前进：
他们是西班牙人和摩尔人。
下面，圣拉费尔掩护他们。
他们攻上来，可怕而狰狞，
那些拉拉契的正规军，
那些自称把天主教奉信
的无恶不作的军官们
派来向我们进攻的兵丁。
蒲斯达·本·阿里·穆罕默德，
生着黑胡子，黑眼睛。
这黑人，从他的前哨
偷偷地脱身而行。
他在野草间迤迤走着，
突然把身子一挺，
举起拳头，独对着枪口，
说道，态度很安静：

“不要开枪，我是一个赤党，
我是一个赤党，同志们。”

跋《西班牙抗战谣曲选》

右译西班牙抗战谣曲20首，均从1937年马德里西班牙出版社刊行的《西班牙战争谣曲集》(Romancero General De La Guerra De Espana)译出。关于西班牙抗战的诗歌，译者所译的原不止此；可是，因为有的是从英法文转译的，有的是“诗”而不是“谣曲”（例如在《文艺阵地》发表的迦费亚思的《马德里》），为求这个集子的完整统一起见，都没有收集进去。

这里译作“谣曲”，原文作 romance，是西班牙的一种特别诗体，每句八音步，重音在第七音步上，逢双押韵，全首诗往往一韵到底，这便是它的形式上的特点。至于在内容方面，叙事和抒情都有。它是西班牙的“国民诗歌”，因为，虽则它不是最古的（最古的形式是 cantares），但却是最常用又是最普遍的，即在今日，“谣曲”也仍旧是民间诗歌中最得人采用的一种形式，缘因是为了它载体简易，而它的音律又极适合于人民思想和音乐的水准。它是西班牙土地的声音，古旧，同时又永远地新鲜。

当西班牙陷于法西斯蒂的魔手，而英勇的人民起来抵抗的时候，正如它在十四五世纪临于摩尔人铁蹄下的时候一样，这古旧的声音又高响入云了。

在1936年，当法朗哥带着他的刽子手向马德里进军的时候，马德里的反法西斯知识者同盟出版了一种名为《青色工衣》(El mono Azul)的杂志。这个杂志，由于西班牙大

诗人阿尔倍蒂 (Rafael Alberti) 的提议，特辟一栏来发表《谣曲》。一经提倡，各报章杂志也都竞相发表《谣曲》。后由“反法西斯知识者同盟”主干，诗人泊拉陀思编辑，于1937年出版了这部《西班牙战争谣曲集》。由于无线电广播，戏剧、电影，以及街头歌人的协力，这些反法西斯的谣曲便广泛而深切地传遍了西班牙，甚至传到敌人的后方。赤手空拳的西班牙人民之能够抵抗法西斯恶党那么长久，那么《谣曲》该是出了不少宣传的力量吧。

《谣曲》的作者有许多都是西班牙当代的著名诗人，如阿尔倍蒂本人，阿尔陀拉季雷 (Manuel Altolaguirre)，伯拉陀思 (Emilis Prados)，阿莱桑德雷 (Vicente Aleixandre) 等，但大多数的作者都是在抗战以前没无闻的人；从农民到民军，从劳动者到自由职业者，这些“谣曲”的作者是从社会的各阶层来的。他们代表着西班牙全人民，他们的声音是西班牙人民的声音。

现在，西班牙争自由民主的波浪已被法西斯凶党压下去了，可是人民的声音是不会绝灭的，不论为民主国家怎样支持着法西斯余孽法朗哥，爱自由的西班牙民众总有一天会再起来的。那时候，这些在农村，工场，牢狱中被低声哼着的谣曲，便又将高唱入云了。

译者于民歌很少研究，译时每不能得心应手，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忠诚于西班牙原文而已。

(原载1948年12月12日香港《华侨日报》“文艺”87号)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

法国古弹词

关于《屋卡珊和尼各莱特》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是普遍流传于民间的法兰西南方传奇，约产生于十二世纪末或十三世纪上半叶，是无名的行吟诗人的口头创作。它的体裁是一节散文的说白间着一节歌词，与我国的弹词颇为类似。在法国，有两部著名的这类传奇流传下来，一部是《亚迷丝与亚迷儿的友谊》，一部就是《屋卡珊和尼各莱特》。

戴望舒的这个译本，曾由上海光华书局于1929年7月出版单行本，卷首为施蛰存《序》。译文保留了原文质朴优美而又精致的风貌。

序

在欧洲，提起了中世纪，好似暗示着一个严肃的时代。在那时候，宗教的威仪束缚着一切社会的机体，人民因袭着古老的风俗制度生活在自己的国境里如同在酣梦中。伦敦和巴黎是很清冷，很幽暗，没有现在的繁华。市民每日的音乐，似乎只有那警觉理性而黜逐热情的多数寺内的钟声。真的，如果我们将中世纪当作一个“信仰的时代”来看，诚然每个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假如我们从另一方面看——看那为“美的时代”的中世纪，则在苦闷的现代人眼里，中世纪也可以成为一个值得遐想的幻景。

一方面有了过度的峻刻的宗教约束，当然必有另一方面的反动。这是会念“物极必反”这句话的人所能悬度着的。在中世纪，这种对于宗教的反动之表现于文学上，便是多量的传奇故事之产生。

教皇的敌人，在人的心灵上，是热情。但热情却因此愈活跃在教皇的辖境内。所以被拘禁在严重的礼教的桎梏之中的中世纪的欧洲士女，愈喜欢听充分的带着浪漫性的传奇故事。

为了满足需要，所以行吟诗人（Trobadeur）便成为那时代的特产。他们都是有天才的，出身华贵的和微贱的都有。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编造了许多新奇的故事。有时被邀请到爵爷的堡里，贵夫人，小姐，和她们的武士，各按着自己的身分依次围坐着，有的手托着香腮，有的轻轻地松下

了武器，当悠然神往的时候，都壹志凝神地听他弹唱。在春天，则在茂翳的花园中；在冬天，则在广阔的沙龙里。有时候，他们游行到郊原，在青翠的牧场上，休息着的牧女，松散了农事的附近的田夫农妇，都簇拥着直听到他故事演完，收拾起提琴，在晚风斜日中步履踉跄的向前村去投宿，方才惆怅地散去。所以，运气好的日子，他们可以结伴着青年的舞女歌童，接连着几夜有人供给精致的歌宿；但不幸的时候，却又往往独负着提琴，甚至被好施舍的寺院中拒绝了，从山门口凄凄凉凉地转身退出，因为圣倍尔那尔曾经说过：“歌伶的把戏是不足以娱上帝的。”

为了要听众欢迎的缘故，全身披挂的武士独力攻破一个堡垒，美人在月下的露台上垂着珠泪哀念她精壮的情人，束腰，细腿，金发的青年男女在金橘花丛中私相接吻，这些便都成为他们的绝妙题材。

细想起这种情事，便很觉得有些儿像我国理学昌明的宋代的市井间流行的“说话”，不都是一个值得遐想的幻景么？由这种影响所及，在另一方面，中世纪便很有着浪漫的意义，便足以使我们怀想为一个“美的时代”。

初期的行吟诗人所编造的传奇故事，只暗示了些冲破旧礼教的热烈的愿望，对于保持着最高的权威的宗教，尚没有敢公然地反抗。但这是时机未至，思想没有成熟的缘故，并不是诗人的胆怯。所以，到后来，产生了两篇著名的传奇，遂撒下了蔑弃宗教，脱理性的束缚，求热情的解放的火种。

这两篇传奇是《亚迷丝与亚迷儿的友谊》和望舒君现在所译的《屋卡珊和尼各莱特》。

关于前者，我不想在这里有所陈说。这里，我只愿意替《屋卡珊和尼各莱特》向读者略致介绍，虽然这是很不量力

的。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很显著地，是法兰西的南方传奇。据文学的学者的搜寻人的研究，如迦思东巴利，说它是产生在十二世纪末，而须喜亥却断定为十三世纪前半期的产物。这里，我想我们是不必讨论这项纠纷的。至于它的作者，因为是行吟诗人随口唱出：当然是不可知的了。在从前，它虽曾普遍地流传在民间，但确曾经过一度的亡失。如今只幸而保存着唯一的抄本，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虽然是幸存的孤本，虽然经过了不少人的传抄，但它的真面目却一些也没有走失。它的体裁是一节散文的说白间着一节歌词。因此，望舒君译作弹词是很确切的，因为它简直和我国的弹词，不仅在体裁这方面，便是性质也完全一样的。它的情节，纯粹的想象，一些也没有所本，是很简单的，但是很精致，本质是很素朴的，但并没有稚气；因为素朴而能精致，所以绝不使听的人，现在，似乎应当说读的人，感觉到在别篇传奇故事里感觉到的惹厌的雕琢和藻饰。

尤其击中当时的士女的心坎而使它不朽的，便是屋卡珊，当城中子爵劝他放弃对于尼各莱特的恋爱的时候，攻击天堂的话。他说天堂是年老的教士，年老的整日整夜跪在神坛底下的断臂折足的人和穿着破旧的法衣的人所希望着进去的，而地狱中却住着好的学者，好的骑士，为光荣而战死的英雄和除了自己的丈夫还有两三个朋友的美人。在他的嘴里，教士所虔敬的天堂是成为污浊的，黑暗的；所轻视的地狱反是光明的，富丽的。所以他断然地喊出了勇猛的反抗宗教的话：“我正是要到地狱去！”

这种思想，在那被看为“信仰的时代”的中世纪，简直是导教徒的口吻了。但是，为这部传奇的听者或读者，即使是

现代人，所尤注意的，却正是这些话。构成浪漫的中世纪的，也正是这些话！在这里，我们可以引英国批评家华尔透配透在文艺复兴论集中论述这部著名的传奇的警句，周作人教授的古文译笔：

“中古文艺……复兴时，人人欲得心之自由，求理性与神思之发展，是时有一极大特色，即非礼法主义是也。其反抗宗教道德，寻求官能与神思之悦乐，对于美及人体之崇拜，皆与基督教思想背驰。其尊崇爱恋，如新建宗教。是盖可谓之异教诸神之重来。如古传说所言，Venus未死，但匿居山穴，时至复出。其余诸神，亦仍往来人世，唯变服为……种种状而已。”

这是最能阐发这部传奇的思想的话。

以上是对于这部传奇本身说了几句搔不着痒处的话。至于译文，我相信望舒用纯朴的文句将它移译过来，绝对保留着本来的质素的面目，是很妥善的办法。不过对于传奇之类的文学，在今日译印，或许有人要说太不合时代。我想，在外国，这句话或者不很错。因为文学的赏鉴是有时代背景的，通行着象征派，新感觉派的外国，对于这种笑话的传奇文学，当然久已消亡了兴趣。但在传奇文学的势力还保存着的今日的中国，则这一卷译文，或者尚能适合一部分人的口胃，拿来与我国的传奇作一个比较的赏玩。好在鲁迅先生的《唐宋传奇集》刚才出版，我想，有人如果在梦想着本国的中古期的浪漫情状之余，引起了对于欧洲中古期的浪漫故事的好奇心的搜索，则这一本小书对于他准是很有诱惑的。

十六年十二月，施蛰存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

一

谁要听那好诗
唱那一对美丽的小儿女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的
欢乐，悲伤；
他为他的娇颜的情人
所受的大苦痛
和所立的功绩？
歌是温柔，故事是美丽，
文雅又叙述的很好。
随便哪一个不快乐的，
忧郁的，气色很不好的，
害着大病的人，
只要一听便好了
又重复很快活了：
这故事是多么温柔！

二

【白】

伐朗司的步迦尔伯爵和薄盖尔的格兰伯爵打仗，如此的大，如此的可惊又如此的凶猛，天一亮他便到城门边，城墙

边，城栅边，带着一百个武士和一万个步卒和骑兵；他焚毁了土地，虏掠他的地方又杀戮他的家臣。

薄盖尔的格兰伯爵是又老又弱了：他年纪很大了。他没有后嗣，没有儿子，又没有女儿；只有一个家僮。这就是我要讲给你听的那个。这公子名叫屋卡珊；他是美好，温雅又颀长，腿，脚，身体，臂膊都长得很好；他有金栗色，又细卷的头发，生动又和蔼的眼睛，明净又纤细的脸儿，高大又长得很好的鼻子；他禀赋着一切善良的性格，在他身上找不出一个缺点：只有好的。可是他是如此地沉醉着那战胜一切的爱情，使他不愿做武士，又不愿执干戈，又不愿去比武，又不愿去做一切他所当做的事。

他的父亲和母亲对他说：“孩子，拿起你的武器，骑上马去，防御你的土地和帮助你的家臣们。假如他们看见你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定会格外出力去防御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资产，他们的和我们的土地。”

“父亲啊，”屋卡珊说，“您在那儿说什么？上帝可以不允许多我所向他请求的，却只要您把那尼各莱特，我的温柔的情人，那我所极爱的人给了我，我便去做武士，骑上马去，上战场去，去攻打武士们或受他们的攻打！”

“孩子啊，”父亲说，“这是不可能的。把尼各莱特放开吧；因为她是一个从异国虏得的女子：本城的子爵从沙拉散人那里买了她来，带她到此地；他使她在洗礼盘上受了洗礼，取了名字，做他的代女，而且他不久要把她给与他的一个能光荣地养活她的下级武士。如此你怎么办呢？而且，假如你要娶妻，我将给你娶一位国王或是伯爵的女儿：随便法兰西哪一个有权能的人的女儿，只要你要，你便可以得到。”

“不用管我罢，父亲！”屋卡珊说。“假如没有尼各莱特，

我最温柔的情人，世界上的荣名有什么用呢？随便是君士坦丁或是阿拉曼业的皇后，或是法兰西或英吉利的王后，和她比起来简直一个大也不值，她是多么尊贵，文雅，又有爽直的心和一切的美质！”

三

【唱】

屋卡珊是薄盖尔的人，
那是一座精良的堡垒。
没有人能转变他的心
使他不爱那美丽的尼各莱……
他的父亲拒绝了他，
而他的母亲又叱骂他：
“啊！傻子，你说！你要怎样！
尼各莱是欢快的美娇娘，
但是她是被从格答吉虏得
又从一个撒克逊人那儿买来的。
你既然要娶妻子，
你须得娶一位名门之女！”
“我的母亲，这个我却不为难。
尼各莱特有爽直的心；
她的娇媚的身体，她的脸，
她的美，都使我称心满意。
我得到她的爱情是很配的，
她是那样的温柔！”

四

【白】

当薄盖尔的格兰伯爵看出他不能断了他的儿子屋卡珊对于尼各莱特的爱情的时候，他便来到城中子爵那里，他是他的忠心的人，对他私下说：

“子爵，把尼各莱特，你的代女，打发开去。她从那儿被带到这儿来的那土地都该受咒诅的！只缘为了她，我便失去了屋卡珊：他又不愿意做武士又不愿做一切他该做的事。而且你须要知道，假如我能得到她，我便要将她放在火刑架上烧死她；而你自己也要受极大的恐怖。

“殿下，”子爵说，“他在这儿来来去去并且和她谈话也是和我的意志相反的。我用钱买了她来，在洗礼盘上行了洗礼，取了名字，做了我的代女，又不久就要将她给与一个能光荣地养活她的下级武士。这样一来，令郎屋卡珊便没有办法了。可是既然这是您的意志和您的高兴，我便就要打发她到某个采地和某处地方，使他永不能看见她。”

“当心着啊，”格兰伯爵说：“大不幸许会落到你身上啊！”

他们便分别了。这子爵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一所富丽的宫在一个花园底里。在那里，在最高一层楼上的一间房中，他把尼各莱特放在那边，并且叫一个老妇陪伴着她。他吩咐送面包，肉，酒以及其他必需品进去。随后，他吩咐把门封起来，使没有一处可以让人进出：只有一扇窗子临着花园，并不大，从那里透进些清鲜的空气来。

五

【唱】

尼各莱已被拘禁，
在一间圆顶的房里，
房中安排得精美，
又画得非常纤丽。
这个小小的姑娘
靠在大理石的窗上。
她有金栗色的发丝
和弯弯的蛾眉，
皎洁又纤细的脸儿：
你永没有看见过比她更好看的！
她凝看着花园，
看那开着的蔷薇
和那些歌唱着的鸟儿：
她便有些儿感觉到孤凉味。

“咳！弱小的可怜人！
我为什么会做囚徒呢？
屋卡珊，公子，贵人！
这就为了我是你的情人
而你又不恨我的原因，
为了你，我才被拘禁
在这圆顶的房里，
在那里我度着不幸的生涯。
可是，上帝啊，马丽亚的儿子啊！
我望不要在这里住得很长久，

假如我能够如此！”

六

【白】

尼各莱特，正如你所听得的那样，是被拘禁在那房中。全地方都谣言说尼各莱特已经失踪了。有些人说她已逃出采地了，有些人说薄盖尔的格兰伯爵已吩咐将她杀了。别人觉得快乐的事，屋卡珊都不觉得有快乐，于是他便来到城中的子爵那里私下和他说。

“子爵，您将尼各莱特，我的最温柔的情人，那世界上我所最爱的东西，弄得怎样了？你已将她带走了还是将她藏过了？你须要知道，假如我为了这事死了，我要来找你理论，这是公平的：因为你夺了我全世界最爱的人，便是用你的一双手杀了我！”

“阁下，”子爵说，“放弃了吧！尼各莱特是一个虏掠来的人，是我从异地带来的；我用我的钱从沙拉散人那边买了她来，我使她在洗礼盘上受了洗礼，取了名字做我的代女，我养得她长大，我不久又就要将她给与一个能光荣地养活她的下级骑士。这样，你便没有办法；你去娶一位国王或是一个伯爵的女儿吧……而且，最要紧的，你以为你有什么好处呢，在你得到她又将她放在你床上后？你所得到的好处真很少：你在世之日，蒙着羞耻，而且去世后你的灵魂要降到地狱中，你永不能进天堂。”

“进天堂？我到那儿去干什么？我不想到那儿去：只让我得到尼各莱特吧，我的最温柔的情人，那我所最爱的人！因为只有那种人才进那天堂去，哪一种人呢？我来告诉你。他们到那儿去，那些年老的教士和那些年老的跛子和断臂

人，这些人，整日整夜地跪在神坛下和殡葬所中，还有那些穿着破旧的法衣的和穿着褴褛的旧袍的人们，这些人都是赤裸的，没有鞋子又露着腿，这些人是饥渴贫寒而死的。这些人才到天堂去；和他们在一起就糟了。我正是要到地狱去！因为到地狱去的是好学者，好骑士，这些人是死于竞争和光明的大战中的，还有那些好兵士和贵人：我是愿意和他们在一起的。到那儿去的有美丽文雅的女子，她们是除了丈夫外还有两三个朋友的，到那儿去的有金子，银子和斑纹的和炭色的皮货；到那儿去的有弹箜篌的人和游吟诗人以及世界上的国王：我愿意和他们同去，只要我有尼各莱特，我的最温柔的情人和我在一起！”

“真的，”子爵说，“你徒然空说着，因为你永远不能再看见她了。而且，假如你和她说了话又被你父亲知道了，他要将她和我放在火刑场中焚死，而你自己也得受罪。”

“这使我痛苦！”屋卡珊说。

他很哀伤地别了子爵。

七

【唱】

屋卡珊哀伤地走了，
为了他的娇脸的情人。
没有人能安慰他，
没有人能劝解他。
他回到宫中，
他走上阶石，
他走进一间房中，
便哭起来了，

心里含着沉哀，
伤悼着他的情人：

“风姿绝世的尼各莱特，
美丽的是你的步武，
美丽的是你的欢笑和游戏，
美丽的是你的接吻和拥抱！
都是因为你
我才如此的伤心
又如此的不幸，
使我不相信我还活在世界上：
妹妹啊，温柔的情人啊！”

八

【白】

当屋卡珊在房中惆怅着他的情人尼各莱特时，伐朗司的步迦尔伯爵正要打仗，他一点也没有把打仗忘记：他分发出他的步战的和马战的家将，冲到堡前进攻。警号呼喊起来了；骑士们和亲兵都武装起来奔到城门前城墙上防御堡垒；堡中人都攀登城上用强弩发射石子和箭。

在打得最激烈时，薄盖尔的格兰伯爵来到屋卡珊的房中，那里屋卡珊度着哀伤的生涯，惆怅着他的深深地爱着的，最温柔的情人尼各莱特。

“啊！孩子！”他说。“你是多么的可恨又可怜，因为你坐着别人在攻打你的堡垒，最好最坚固的堡垒。而且你要知道，假如你失了这个堡垒，你便失了你一切的嗣产。孩子啊，拿起你的兵器，骑上马去，防御你的土地，帮着你的家将们上战场去！即使你不打别人也不受别人打也不要紧，只要你能

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便格外出力防御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身体，你的土地和我的土地。而且你是如此高大，如此强壮，你很能胜任，而且你又应该如此。”

“父亲啊，”屋卡珊说，“您在那儿说什么？上帝可以不允许那我所向他请求的，却只要您把那尼各莱特，我的温柔的情人，那我所极爱的人给了我，我便去做武士，骑上马去，上战场来，去攻打人又受他们的攻打！”

“孩子啊，”那父亲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损失了我所有的一切，而不能使你娶这种女人。”

他便转身走了。可是当屋卡珊看见他走时，他便喊他回来。

“父亲，”屋卡珊说，“您过来。我有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好孩子？”

“我可以拿兵器上战场去，只要一个条件，假如上帝使我安然回来，您须得要让我见一次尼各莱特，我的温柔的情人，让我有和她说两三句话，和一次接吻的时间。”

“我允许你了，”父亲说。

他宣了誓，屋卡珊很快活。

九

【唱】

屋卡珊听到那接吻的允许，
在他回来时可以得到。
就是万两的黄金
也不能使他如此欢乐。
他要了他的富丽的武装，
别人已为他预备好。

他穿上一件双重的铠甲，
把头盔缠在头上，
挂上了装金的宝剑，
骑上了他的骏马，
拿着长盾和铁尺。
他看看他的两只脚，
将双足踏上马镫。
他对于他的戎服很骄傲。
他想起了他的情人，
他用马刺轮刺着他的骏马，
马便毫无畏惧地奔跑，
一径向城门跑出，
上那战场去。

十

【白】

屋卡珊是全身披挂着骑在他的马上，正如你所听见过的那样。上帝啊！那长盾和项颈，头盔和他的头，左腰上的系剑带是多么合适！这少年人是高大，强健，美丽，温雅，又长得很好；他所骑的马，又轻又快；这少年骑着它一直穿过城内跑去。你不要以为他现在在想掠得牛羊，或是攻打骑士们与受他们的攻打！不是，绝对不是！他简直连想也没有想起，却只想着尼各莱特，他的温柔的情人，使他忘记了他的缰绳和一切他所该做的事。而那马，在受着刺马轮后，便把他载到战场中，冲到敌人的阵中。他们便四面地向他打去，擒住了他，夺去了他的盾和矛，要立刻带他入囚牢去；他们已经在商量如何处死他了。

当屋卡珊听见这话时：

“啊！上帝啊，”他说，“温柔的造物啊，那要斩我的首级的可就是我的这些敌人吗？而且当我在首级斩下后，我是永不能再和尼各莱特，我的温柔的情人，我所极爱的人谈话了！我这里还有一柄好剑，而我现在又骑在一匹生力的好马上。假如现在为了她的爱情而战死，愿她永远地爱我，否则上帝弃掷了她。”

这青年人是又高大又壮健，而他所骑的马又敏捷。他便拿起宝剑向左向右攻打起来：他砍去了头盔，鼻子，拳头，臂膊，在他的四周做了一个大屠杀，正如一头在林中被猎犬所袭的野猪一般；他打倒了十个骑士，打伤了七个骑士，生龙活虎般地杀出重围，手里握着宝剑飞马奔回去。

伐朗司的步迦尔伯爵听说已擒住了他的敌人屋卡珊，他便跑将过去，正遇到了屋卡珊。这青年人握着宝剑：他在伯爵的头盔的中央打下去，用力太大了，一直把头盔打破在他头上。打晕了，伯爵便倒在地上；屋卡珊伸出手来，擒住了他，握住了他的头盔，带着他交与他父亲。

“父亲，”屋卡珊说，“这就是你的仇人，他曾屡次和你开战，又使你不幸。这场战争已有二十年了，没有人能结束它！”

“好孩子，”父亲说，“这样的事比你的痴梦好得多了。”

“父亲，”屋卡珊说，“请你不要骂我；却践你的约吧。”

“呸！什么约，好孩子？”

“哦！父亲，你难道忘记了吗？凭着我的头说话！别人忘记随他忘记！我却不愿忘记它，它是牢牢地挂在我心头。当我拿起武器上战场去时，我们可不是有这个约吗：假如上帝使我安然回来，您须得要让我见一次尼各莱特，我的温柔

的情人，让我有和他说两三句话，和一次接吻的时间？这个约，我们已经说定，我望您践约。”

“我吗？”父亲说，“请上帝莫再帮助我吧，假如我践了此约！而且假如她现在是在此地，我准要将她在火刑场上烧死，而你自己也当受罪！”

“这样就算了吗？”屋卡珊说。

“假如上帝帮助我，”父亲说，“这样就算了。”

“真的，”屋卡珊说，“像您这样年纪的人说谎真使我不快乐。”

“伐郎司的伯爵，”屋卡珊说，“您是我的俘虏吗？”

“当然是的，公子，”伯爵说。

“拿过您的手来，”屋卡珊说。

“公子，遵命。”

他把他的手放在他的手中。

“请你先允许我，”屋卡珊说，“在你有生之日，假如你有机会能使我的父亲受羞辱或受损失在他的身体上或在他的资产上，你就该当做去！”

“公子，凭上帝说话！”他说，“请你不要和我开玩笑；不如请你让我出价赎身吧。随你要金子银子，良马，貂裘，狗，鸟，我都可以给你。”

“什么！”屋卡珊说。“你不认你是我的俘虏吗？”

“公子，我是的！”步迦尔伯爵说。

“那么请你先允许我，”屋卡珊说，“否则假如我不立刻砍了你的头，上帝就不助我！”

“凭上帝的名字说话，”他说，“我承诺一切您所欢喜的。”

他承诺了他。屋卡珊叫他骑在马上，自己也骑了马，一直伴送到一个安妥无危险的地方。

十一

【唱】

当格兰伯爵看出
他的孩子屋卡珊
不能放弃了那
娇颜的尼各莱特时，
他便将他禁在一个牢中，
在一个褐色大理石所造的
地下的仓里
当屋卡珊被放在那儿时，
他很烦恼，很烦恼。
他便痛哭起来
你就要听我说他的样儿。

“尼各莱特啊，百合花啊，
娇颜的温柔的情人啊！
你是比一颗葡萄
或是一杯芳醪更温柔！
那一天，我见过一个香客，
他是从里莫珊来的，
他生了眩晕病，
躺在床上。
他脸色很不好
又害着重病。
你在他床前走过，
曳起了你的长裾，
和你的绣袍，

你的白麻的衫子，
使他看见了你的腿：
这香客的病立刻好了
格外比从前轻捷了。
他从他的床上起来，
回到他的故乡，
平安，康健而痊愈。
温柔的情人啊，百合花啊！娇丽的步武的人，
娇丽的游戏和玩耍的人，
娇丽的言辞和喜笑的人，
温柔的接吻和接触的人，
谁都不会恨你！
为了你，我才受幽禁
在地下的仓里，
在这里我度着不幸的生涯。
我可要死在这里吗，
为了你，我的情人啊！”

十二

【白】

屋卡珊是在拘禁中，正如你所听见的那样，而尼各莱特也在她的房中，那时正是夏天，在五月的時候，那时白昼很热，很长，很亮，夜间却平静又沉寂。有一夜，尼各莱特睡在她的床上；她看见月光很亮地从窗间照进来，又听见夜莺在花园中娇啼着，她便想起了屋卡珊，她的情人，她所极爱的人。她便想起那薄盖尔的格兰伯爵，他是恨得她要死的；她又想起她将不能久留在那儿；想起她假如被揭发出来又被

格兰伯爵知道了，他将极残酷地处死她。她看见那伴守她的老妇已睡着了。她便起身，穿上一件她所有的极美的绸外套。拿起毡子和浴布，将它们结合起来，尽她的能力做了一条长绳子，将这条绳子系在窗柱上便溜身下去到花园中。她一只手提起前面的衣裳，一只手提起了后面的，因为她看见草上露水很重，这样便走过了花园。

她有金栗色的头发和细细的卷发，生动又含笑的眼睛，纤丽的脸儿，高高的，生得很好的鼻子，小小的又比夏日的樱桃或蔷薇更娇红的嘴唇，洁白又细小的牙齿，和那高出在她的衣服上像两颗圆核桃的坚实的乳房，而且她的腰身纤细得你两只手就可以搂紧；而那些雏菊，那些被她踏过又倒下的雏菊，和她的脚和腿比起来真是很黑，这小女是那样地白。

她来到暗门边，开了门，从薄盖尔街走出去，找着黑暗的地方走，因为月光照得很亮，走了许久，走到他的情人所住的堡下。这堡到处都支着木头，尼各莱特便躲在柱头后，把身体紧裹在大氅中，从堡的老旧的壁洞间探过头去，听见屋卡珊在里面哭泣，他是十分凄凉又在怅念着他的温柔的情人，他所极爱的人。当她听得清清楚楚时，她便说：

十三

【唱】

娇容的尼各莱特
是靠在柱上，
听着那屋卡珊啼哭
和怅念他的情人。
于是，她便说了这些话：

“屋卡珊，尊贵的子爵，

爽直的荣耀的公子，
这有什么用呢，你哭着，
悲伤着，啼泣着，
既然你已永不能得到我了？
因为你的父亲恨我，
而你的全亲属又恨我。
为了你，我将渡过海去，
我将要到别一个国中去。”

她割下了些头发，
投到仓中去，
这贵公子便接受了，
他很是欢乐，
他吻着头发又拥抱头发，
他将头发放在他胸上
又重新啼哭起来，
为了他情人。

十四

【白】

当屋卡珊听见尼各莱特回说要到异国去时，他心中十分气恼。

“美丽的温柔的情人，”他说，“你不要去，因为这简直是处我于死地。那第一个看见你的人，假如他能够，他准会立刻拿了你去将你放在他的床中。而且，当你已进了除了我以外的别一个男子的床中时，你要知道我是不必等着拿一把刀子刺进胸里才能自杀。不啊，一定的，我不必等着刀子；只要远远地看见一座墙或是一块石头，我便投过去，把头碰

得那么用力，使眼睛飞出去又把脑浆流出来。而且我宁愿爱这样的死，而不愿知道你进了别个男子的床。”

“啊！”她说，“我不相信你爱我和所说的一样；可是我，我爱你更甚于你爱我。”

“哦！”屋卡珊说，“美丽的温柔的情人，你爱我和我爱你一样深这事是不会有。女子爱男子不能和男子爱女子一样深的。因为女子的爱情，是在她的睫毛的梢头，在她的乳头上，在她的足趾的尖上；可是男子的爱情却深种在他的心里，而且它不能走出来！”

当屋卡珊和尼各莱特在一起谈话时，城中的巡兵沿着路走来了，手里握着那藏在外套下的剑。因为格兰伯爵吩咐过他们，假如他们能捕得她，便杀了她。可是那在堡上的卫士，他看见他们走过来，他听见他们谈着尼各莱特，并且威吓着要杀死她。

“上帝啊！”卫士，“假如他们杀了她，失去了一个这样美丽的少女，是多么大的损失啊！而且假如我能向她说几句他们不懂的话使她可以免难，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功德啊。因为，假如他们杀了她，我的公子屋卡珊将因此而死，这真是件大大的不幸之事。”

十五

【唱】

这卫士是很好，
勇敢，文雅又有深谋。
他便开始唱一个歌儿，
这歌儿是美丽又可爱：
“心地爽直的少女，

你的身体是美丽又娇媚，
头发金黄又光泽，
你的眼睛灵活，你的丰姿含笑。
我从脸色上清清楚楚地看出，
你是在和你的情人，
那要为你而死的情人谈话。
我对你说，听我说吧：
避过了那些叛臣，
他们到此地来找你。
他们的剑藏在长袍下。
他们将很厉害地威吓你，
又立刻要加你以不幸，
假如你不逃避！”

十六

【白】

“啊！”尼各莱特说，“祝你父亲的灵魂幸福平安，因为你这样的美丽地文雅地对我说了这些话！假如上帝欢喜如此，我会安全地避过了他们；望上帝保佑我！”

她裹紧了她的大氅藏在柱子的暗影中，一直等到他们走过了。于是她别了屋卡珊，急急上道径自来到堡垒的墙边。墙边有一个缺口，别人用木材来修补过的；她便走到那上面，竭力设法达到了城墙和壕沟之间。她向下一看，只见这沟又深又险，她是非常害怕。

“啊！上帝啊！”她说，“温柔的造物啊！假使我堕了下去，我定会折了我的脖子；假使我留在此地，别人明天会捉住我，将我在火刑场中焚死……与其明天露脸在众人的眼

中，我宁可死在这儿！”

她划了十字，溜下沟去；当她到底时，她的从来没有伤过的美丽的脚和她的美丽的的手是破碎又擦伤了，血从许多地方流出来；然而她一点不觉得痛苦和悲哀，因为她非常害怕。

她下来是很困难的，她上去是更困难了。她想停留在那儿总不妥当；她找到了一根城中人投下来保护堡垒的尖木，便一步一步地，很困难的爬上去，最后她到了上边了。

很近，在两箭之远，就是树林，这树林有三十里盍的广袤，里边有无数的毒蛇野兽。假如她走进去，她是有生命的危险的；在另一方面，她想，假如别人在那里找到了她，就会将她带到城中去烧死。

十七

【唱】

娇颜的尼各莱特
已从壕沟中上来了。
她于是叹息着
恳求着上帝：

“天父啊，至尊之主！
我已不知道要向哪里走。
假如我向深林去，
那里有许许多多的
狼，狮子，野猪，
我将被它们吞噬。
可是假如我等着天亮，
别人会在这里发现我，
他们就要烧着了火，

在火上我的身体将被焚炙……

凭着至尊的上帝！

与其走向城中去

我还宁愿被

狼，狮子，野猪

吞噬了的好；

城中我是不去的！”

十八

【白】

尼各莱特悲痛万分，正如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她求援于上帝，又走了好久才来到树林。她不敢走到树林深处，因为野兽和毒蛇的缘故，却躲在一个绵密的灌木丛中。睡眠侵占了她，她便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在这个时候，牧童们出了城，把他们的牲口赶到树林和河水之间；然后他们一同来到一个在林口的很美的井泉边，他们摊开了他们的外套，把面包放在上面。

当他们在吃的时候，尼各莱特在鸟声和牧童们的声音中醒来了。她便跑到他们那边去。

“好孩子，”她说；“上帝保佑你们！”

“上帝帮助你！”他们中一个最善说话的说。

“好孩子，”她说，“你们认识薄盖尔的格兰伯爵的儿子屋卡珊吗？”

“认识的，我们很认识他。”

“凭上帝的名字，好孩子，”她说，“对他说在这树林中有一只走兽，叫他来猎取，对他说，假如他能猎得它，就是一百个金玛尔克（币名），或者五百个，或者任何财富，他

也不肯卖掉它的一个肢体的。”

他们注视着她，看见她如此美丽，大家都呆住了。

“对他这样说？”其中一个比别人会讲话的说，“说这话和将这话告诉他的人真会不幸！你所说的话完全是妖话！在这树林里没有这样宝贵的野兽，——没有牡鹿，狮子，野猪，——它们的肢体亦不过值两个特尼埃（币名），最多也不过三个！而你却说这样大的财富！相信你而又将这话对他说的的人真会不幸！你是妖仙，我们不管你们的事：走你的路吧！”

“啊，好孩子，”她说，“我要你这样做去！这头野兽是医屋卡珊的病的惟一的药。我钱囊中有五个苏（币名）：你们拿了去，去将这话向他说。而且，在三日之内，他就应该来打猎，假如三天之内找它不到，他就永远不能看见它，而且他的病也永远不会好了。”

“凭我的良心！”他说，“我们就拿了这钱，假如他来到此地，我们将把这话告诉他：但是我们却不去找他来的。”

“上帝保护你！”她说。

于是她别了牧童去了。

十九

【唱】

娇颜的尼各莱特
离开了牧童们，
走着她的路
穿过那茂叶的森林，
沿着那条老旧的小径。
她来到了一条大路，

是七条通路的交叉口，
各向各的地方去。

这时她起了一个念头，
要证明她的情人
可是像他口说一样地爱她。
她拿了些百合花，
荒地上的野草，
还有那木叶。
她拿这些造了一个美丽的屋子：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美丽的！
她向不说谎的上帝发誓说，
假如屋卡珊来到这里，
假如为了对于她的爱情，
他不在这儿休息一回，
他将永不是她的情人，她也不是他的。

二十

【白】

尼各莱特已造起屋子，正如你们所听见过的那样，很美丽，很可爱，而她又在里边和外边用花儿叶儿装饰得很好看。她自己藏在屋子旁边的一丛密树中，为的要知道屋卡珊将做些什么事。

尼各莱特失踪的声浪已传遍全国、全采地了。有的说她已逃走了，有的说她已被格兰伯爵处死了。别人快乐的事，屋卡珊都不觉得快乐。他的父亲格兰伯爵放他出狱，召了他领土中的贵人和贵妇，排下一场大筵席，以为这样可以安慰他的儿子屋卡珊。

当筵席正酣畅时，屋卡珊倚在栏杆上，很悲哀，很痛苦。别人觉得快乐，屋卡珊却并不感到。在那里他所爱的东西他一点也没有看见。一位骑士注视着他，走到他身边，向他说：

“屋卡珊，”他说，“我曾经生过和你一样的病。我将给你一个教训，假如你肯相信我。”

“先生，”屋卡珊说，“多谢你！一个好教训对于我是可贵的。”

“骑上马去！”他说，“沿着树林去散心；你将看见花儿和绿茵，你将听见小鸟的歌声，而且偶然你会听见些对于你的好处的言语。”

“先生，”屋卡珊说，“多谢你！我将这样做去。”

他离了厅堂，走下阶砌，来到他的马厩里。他装上鞍勒，装上踏镫，骑了马走出堡垒。骑了许多时候才来到树林；他来到井泉边，那里有牧童们在着，这时正是下午三点钟。他们把外套摊在草上，吃着面包，很是快乐。

二十一

【唱】

牧童们团聚在一起
爱麦莱和马尔底奈，
弗留爱兰和姚阿奈，
洛伯匈和倭白里艾。

一个说：“好同伴，
愿上帝帮助屋卡西奈，
那美丽的公子，凭我的心！
和那身段婀娜的，

头发金色的，
娇靥明眸的小姑娘，
她曾给我们钱，
我们用她的钱买糕饼，
带鞘的刀子，
笛子和喇叭，
牧杖和叫篴。
愿上帝保佑她。”

二十二

【白】

当屋卡珊听见牧童们讲话，便想起了尼各莱特，他最爱的温柔的情人，他想她一定经过那儿。他用刺马轮刺动了他的马，来到牧童们身边。

“好孩子，上帝保佑你们！”

“上帝帮助你！”那比别的会说话的人说。

“好孩子，”他说，“把你们刚才唱的歌再唱一遍吧。”

“我们不唱！”那比别的会说话的牧童说。“向你唱这首歌的人会不幸！好先生！”

“好孩子，”屋卡珊说，“你们不认识我吗？”

“认识！我们很知道你是屋卡珊，我们的公子；可是我们不是属于你的，我们是属于伯爵的。”

“好孩子，唱吧，我请你们。”

“哼！你们听见吗？”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唱给你听呢，假如我们不高兴？这儿除了格兰伯爵外，没有一个高贵的人敢大胆地驱逐我的牛羊，假如他看见我的牛羊在他的牧场或麦田中时；假如他驱逐了，他还保得住他的眼睛吗！我为什

么要唱给你听呢，假如我不高兴？”

“上帝帮助你们！好孩子，你们唱吧！喂！我钱囊中有十个铜子，你们拿去吧。”

“先生，我们收了这钱，可是我不对你唱，因为我已发过誓了：我将叙述那桩事，假如你愿意。”

“凭上帝说！”屋卡珊说，“我爱听你叙述，比一些儿没听到总好。”

“先生，有一回我们在这儿，在卯时和辰时之间，在这井泉边吃着我们的面包，正如现在一样。一个少女来到此地，世界上最美的东西，这样的美丽使我们以为她是仙女，这样的美丽使全树林都光亮起来。她送了我们许多特尼埃，我们便答应了她，假如你来到这儿，对你说叫你到这林子里去打猎，对你说这林中有一只野兽，假如你能捉住它，就是一百个银玛尔克，或是任何大财富，你也不肯卖掉它的一肢。因为假如你能捉住它，它有治好你的病的能力；而且，在三日之内，你应当捉住它，否则你便永远不能看见它了。现在你去猎它吧；我呢，我对她已尽了责了。”

“好孩子，”屋卡珊说，“你说的够了。上帝助我找到它！”

二十三

【唱】

屋卡珊听了那婀娜的
情人的口信：
字眼儿走进了他的心坎。
立刻，他离开了牧童们，
深入森林深处。

他的马轻旋跳跃地走去，

载着他奔驰。

当时他说了这些话：

“婀娜的尼各莱特，

为了你，我才来到林中。

我不猎牡鹿和野猪，

我追寻的是你的踪迹。

你的活泼的眼，你的婀娜的身，

你温柔的谈吐，你倩丽的笑容

已深深地伤了我的心。

求上帝，万能的天父，

我将再看见你，

妹妹啊，温柔的情人啊！”

二十四

【白】

屋卡珊向林中跑去，从这条路跑到那条路，骏马负着他跑得很快。你不要以为荆棘会轻轻的放过了他。绝对不！荆棘扯碎了他的衣裳，破碎得即使拿最完整的一块来打一个结都很困难；臂上，肋旁，腿上有三四十处都流出血来，在这个贵公子的后面，人们可以寻出他滴在草上的血迹来。可是他却一心想着尼各莱特，他的温柔的情人，使他一点不觉得痛楚。他这样地在林中跑了一个整天，可是一点也得不到他的情人的消息；而当他看见暮夜将来临时，他便哭起来了，因为他寻她不到。

她沿着一条蔓生着野草的古道上走着，眼睛望着前面，在路的中央，他看见一个贱民，这就是我就要对你说的。这

人又大又可惊又丑又难看。他有一个比炭还黑的大头，两个眼睛的距离有一掌多开阔，宽的颊，一个极大的塌鼻子，两面分开的大鼻孔，比烤肉还红的大嘴唇，和又黄又丑的大牙齿；裹着腿布，穿着牛皮的鞋子，用绳子系在膝上，披着一件双面的外套，倚身在一根大杖上。屋卡珊飞马来到他前面，他突然看见他十分恐惧。

“老兄，上帝保佑你！”

“上帝帮助你！”那人说。

“凭上帝！你在那里做什么？”

“这于你有什么关系？”那人说。

“没有什么，”屋卡珊说，“我不过好意问问你。”

“可是你为什么哭，”那人说，“又这样忧伤？真的，假如我是像你那样有钱的人，世界上随便什么东西都不会使我哭。”

“什么！你认识我吗？”屋卡珊说。

“是的，我很知道你是屋卡珊，伯爵的儿子，而且，假如你对我说你为什么哭，我就告诉你我在这里做什么。”

“真的，”屋卡珊说，“我很愿意对你说。今天早上，我到这林中来打猎；我有一只白色的猎兔狗，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我却失了它；因此我哭了。”

“真的吗？”他说，“凭天主之心！你为一只臭猎狗而哭吗？再要器重你的人真该诅咒了，因为难道在这地方有一个有钱的人，假如你父亲向他要十只十五只或是二十只，不肯很愿意地送上吗！可是我，我真应该哭泣，应该悲伤。”

“为了什么，老兄？”

“大人，我将对你说。我是被一个有钱的恶人雇用，赶他的犁车：一共有四只牛。三天之前，来了一个大不幸：我

失去了我的牛中最好的那一头，罗逸，我的犁车的最好的牛，我在这里找它。我三天以来没有饮食，我不敢到城里去，怕他们要把我放到囚牢里去，因为我没有钱来赔偿。在世界上我所有的财产，除了你看见在我身上穿着的以外，我一无所有了。我有一个可怜的母亲，她除了一条坏褥子外，也别无值钱的东西了；他们将那条坏褥子从她背底下抽了去。她只能睡在干草上了。我替她痛苦比我自己还深！因为财产来往不竭；假如我今天失了，下次我将复得；我能赔时我将赔偿我的牛，却不为了这事而哭泣。而你，你却为了一只臭狗而哭泣？再要器重的人真该诅咒了！”

“真的，你是一个好安慰者，老兄！你将受祝福！你的牛值多少钱？”

“大人，他们要我二十个苏（币名），我却一个小钱也敲不出。”

“拿去吧，”屋卡珊说，“这里是我钱囊中所有的二十个苏，赔你的牛去吧。”

“大人，”他说，“多谢你！愿上帝使你找到你所寻的东西！”

他便别了他，而屋卡珊也骑着马走了。夜是美丽又平静。他走了许多路才来到那七条路交叉的口子上，他看见在他前面那尼各儿所造的屋子，这是你们知道的。屋子的内内外外前前后后全饰着花枝，美丽得不能更美丽了。当屋卡珊看见了这屋子时，他突然停了下来：月光坠了进去。

“啊！上帝！”屋卡珊说，“尼各莱特，我的温柔的情人曾到过此地，她用她的纤手造成了这个。为了屋子的温柔和她的深情，我将在此下马，在此度夜。”

他把脚脱出了马镫下马：可是他的马是又高又大，而且

他又一心想着他的柔柔的情人尼各莱特，他便跌在一块石头上了，跌得那么厉害，连肩骨都脱臼了。他觉得伤得很厉害，但是他尽他所能地支持着，用别一只手将马系在一枝荆棘上，自己艰行慢步地走到屋子边，他进去，仰天躺着。他从屋子的一个罅洞中凝视着，看着天星；他看见一颗比别的更亮的星，他便开始说了：

二十五

【唱】

“小星儿，我看见你，
慢慢地移近月亮。
我那金发的情人，
尼各莱特是和你在一起。
我想，上帝要她，
为的要使晚上的光明
因她更显得晶亮。
温柔的妹妹，我是多么想
能够一直地飞升，
（冒着坠下的危险）
到天上与你作伴！
我将热烈地吻你！
即使我是个王子，
你依然和我相称的，
妹妹啊，温柔的情人啊！”

二十六

【白】

当尼各莱特听见屋卡珊时，她便来到他那边，因为她离得不远。她进了屋子，用手臂勾住他的项颈，吻他，抱他：

“可意的温柔的情人，我找到你十分快乐。”

“而你呢，美丽的温柔的情人，我找到你也十分快乐！”

他们互相吻着，抱着，欢乐极了。

“啊，温柔的情人！”屋卡珊说，“我刚才肩上伤得很重，而现在我却不觉得痛楚，因为你已为我所有了。”

她一摸便找到了他脱臼的肩骨，她用她的素手不停地将他的肩骨运转，牵动，由那爱天下有情人的上帝的帮助，肩骨复了原位。然后她拿了些花枝，鲜草和绿叶，撕下她内衣的一块，将它们缚在他肩上，于是他完全好了。

“屋卡珊，”她说，“美丽温柔的情人，想一想你该做的事吧。假如你的父亲明天叫人大搜这树林，便会发见我，不管你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总要将我处死的。”

“一定的，美丽温柔的情人，我一定会很悲伤。可是，假使我能够，我总不使他们得到你！”

他骑上马去，将他的情人放在他前面，吻着她，抱着她，他们穿过田野去了。

二十七

【唱】

那美丽的，金发的，
出身高贵又多情的屋卡珊，
是从深深的树林中出来了，

胸头拥着他那
在他前面马鞍架上的情人；
吻着她的眼睛和额间，
嘴和下颌。于是尼各儿问他：

“屋卡珊，美丽温柔的情人，
我们到什么国土去呢？”

“我怎么知道呢，温柔的情人？
我们到哪里去有什么关系，
走着树林和弯曲的道路，
只要我和你在一起就好了。”

他们经过山谷和山，
经过城市和村镇。
天明时，他们来到海边，
走到沙土上，在海岸边。

二十八

【白】

屋卡珊已和他的情人下了马来，正如你们所听见过的一样。他一手牵着马缰，一手携着他的爱人，沿着海滩走去。屋卡珊看见一只船走过，船中有些商人在将船驾驶过来。他招呼他们；他们便来了，他要求到把他们两人载在他们的船上。

可是，当他们航到大海面时，起了一阵又大又猛的风，把他们从这一处吹引到那一处，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异地，进了丢拉留拉堡的港口。他们问这是什么地方，别人告诉他们这是丢拉留拉王的土地。他问国王是什么一种人，有没有战事，别人对他说：“有，而且是大战！”

他便别了商人们，商人们祝上帝保佑他。他佩剑上马，他的情人坐在他的前面，走了许久，来到堡下。他问国王在哪儿，别人对他说他在分娩。

“那么他的妻子在什么地方呢？”

于是别人对他说她是在军中，统领着全国之众。屋卡珊听了这话，十分惊诧。他来到王宫，和他的情人一同下了马。她带住他的马；他呢，他带着剑走上王宫，走了许久，来到国王的卧房。

二十九

【唱】

这温文又尊贵的屋卡珊

走进了他的卧房。

他一直走到

国王卧着的床边。

他在他面前站住；

诸位且听他对他说过的话吧：

“哦！傻子，你说，你在那儿干什么？”

那国王说：“我在这儿养孩子。”

等我满月了后。

等我恢复了我的健康后，

我将要去听产后弥撒，

像我的祖先一样，

还要去对我的敌人们

大大地打一仗。

我一定要去的。”

三十

【白】

屋卡珊听国王说了这些话，他便把盖在国王身上的被完全拉下来，摊了满地。他看见身后有一根棍子。他便拿了棍子，举起来打，打得国王死去活来。

“啊！好大人！”国王说。“你要求我些什么？你失去了你的理性了吗，在我屋子里打起我来？”

“凭圣心说，”屋卡珊说，“雌狗的坏种！假如你不答应我说在你国中的男子以后永不会养孩子，我就要杀了你。”

他便答应了他，在答应了后——

“先生，”屋卡珊说。“现在引我到你妻子那儿去，到军中去。”

“先生，我很愿意，”国王说。

他骑上他的马。屋卡珊也骑上自己的马，而尼各莱特却留在王后的房中。国王和屋卡珊走了许久，才来到王后那儿。在那里，他们看见人们在用炙野苹果、鸡蛋、和鲜奶饼打仗。屋卡珊看着这种情景，真诧异极了。

三十一

【唱】

屋卡珊停了马，
倚在马鞍架上；
他便来凝看
这场惊人的酣战。
人们带来了
无数的鲜奶饼，和炙野苹果，

和田间的大香菌。
谁最会把浅滩之水弄浑，
谁就最算无双的勇士。
这英武的子爵屋卡珊
凝看着他们，
不由的大笑了……

三十二

【白】

当屋卡珊看见了这个奇迹时，他来到国王那儿，叫他过来：

“先生，”屋卡珊说，“那些就是你的敌人吗？”

“是的，先生，”国王说。

“你可愿意我替你复仇吗？”

“愿意的，”他说，“我很愿意！”

屋卡珊握着宝剑，直冲到阵中，向左右大打起来，杀了无数的人。可是，当国王看见他杀人时，他抓住了马勒说：

“啊！好先生，不要这样杀！”

“什么！”屋卡珊说。“你不要我为你复仇吗？”

“先生，”国王说，“你做得太过分了。互相残杀，不是我们的习惯。”

敌人逃了；国王和屋卡珊便回到丢拉留拉堡中。国人向国王请求赶走了屋卡珊，将尼各莱特留下给他的儿子，因为她像是名门之女。尼各莱特听了十分恼怒，便说：

三十三

【唱】

“先生，丢拉留拉的国王，”

美丽的尼各莱特说，

“你的国人当我是个痴人。

当我多情的情人抱着我时，

当他觉得我是温柔时，

他知道我是耽于游戏的，

舞会，环舞或跳舞，

箜篌，提琴或七弦琴

和世界上一切的游戏，

对于我都是有价值的。”

三十四

【白】

屋卡珊是在丢拉留拉堡中，十分快乐，因为他是和尼各莱特，她所至爱的温柔的情人在一起。可是，正当他在十分快乐时，一大群的沙拉散人由海道侵来，猛攻城堡，用武力取得它。他们虏掠财富，又将男子女子都虏了去。他们捉住了屋卡珊和尼各莱特，把屋卡珊的手和脚全缚起来，将他投在一只船上，将尼各莱特放在另外一只船上。在海上，起了一阵飓风，将两只船吹散了。屋卡珊的那只船，逆风在海上飘流了许久，恰巧来到薄盖尔的堡垒；国中人忙去救那破舟，找到了屋卡珊，又且认出了他。

当薄盖尔的人民看见了他们的公子时，他们真快乐极了；因为屋卡珊在丢拉留拉堡足足住了三年，他的父亲和母

亲都死了。他们引他到薄盖尔堡中，大家都愿做他的家臣；
于是他便来维持治安了。

三十五

【唱】

屋卡珊已回到了
他的故土薄盖尔。
他一点没有艰难地
据有土地和采地。
他向上帝发誓说，
将为了娇颜的尼各莱特
他心中十分悲伤，
比为他所完全失去的
双亲更要悲伤：

“温柔的娇颜的情人啊！
我不知道向何处去找你，
我不去寻你，
我不去获得你的地方，
在海中或是陆上，
上帝还没有造起！”

三十六

【白】

现在且按下屋卡珊不提，来说尼各莱特吧。且说那只载着尼各莱特的船是属于迦太基王的，这就是她的父亲；她有十二个哥哥，全是侯王和国王。当他们看见尼各莱特如此美丽时，他们对她十分尊敬，为她安排华筵，而且问了她许多

次她是谁，因为她很像是一个极尊贵的妇人，是出身名门的。可是她却不能对他们说她是谁，因为她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人虏去了。他们航行了许久，一直来到迦太基城下。可是，当尼各莱特一看见城堡和这地方时，她便认出她曾经在这里受抚养，又在这里很小就被人虏去的，虽然很小，她却很记得她是迦太基国王的儿女，她曾经被抚养在城中。

三十七

【唱】

那尊贵和智慧的尼各儿
是来到了海岸，
看见了墙垣和房屋，
王宫和厅堂；她便这样伤感，
“不幸我是尊贵的人，
迦太基王的女儿，
欧米尔的表妹！
我是在野蛮的人的手中啊！
尊贵贤能的屋卡珊，
爽直的贵公子，
你的爱情煎迫着我，
强索着我，苦熬着我。
愿上帝，纯洁之灵啊，
使我再能抱你在怀中，
使你吻着我的脸儿，
嘴儿和靥儿，
公子啊，情人啊。”

三十八

【白】

当迦太基国王听见她这样说时，他便抱住她的项颈。

“美丽温柔的朋友，”他说，“对我说你是谁。不要怕我。”

“先生，”她说，“我是迦太基国王的女儿，我从小就被入虏去了，在十五年前。”

当他们听见了这话时，他们很知道她说的话是真的，十分快活，以极荣贵的合于对国王的女儿的礼引她到王宫去。他想给她配与一个异教的国王；可是她却不想结婚。

她在那儿住了三四天；心想如何可以再找到屋卡珊。她得到了一张琴，学会了弹法，当他们要她嫁与一个有钱的异教国王时，她便连夜逃走，来到港口，住在海岸边一个穷妇人的家中。她采了一种草，擦着头和脸，这样她便黝黑了；她自己做短裳，外衣，内衣和短裤，扮成一个歌人的样子，去到一个舟子那里，请求他答应她坐他的船。他们扬起帆来；他们航行了许久，渡过了大海，来到迫老房斯的地方。于是尼各莱特上了岸，拿了她的琴，沿途弹唱，最后来到那屋卡珊所住的薄盖尔堡。

三十九

【唱】

在薄盖尔，有一天，
屋卡珊是在高楼下。
他坐在石阶上，
他的家臣围着他；

看着闲花野草，
听着小鸟娇啼，
便想起他深长地爱恋的
聪明的尼各莱特的
无限深情：
便太息又垂泪了。

尼各莱特来到石阶了，
她拿起琴和弓弦
说着这些话：

“听啊，贵人们，
位高的和位卑的！
你们可欢喜听一个歌儿，
唱我们尊贵的子爵屋卡珊，
和那聪慧的尼各莱特吗？
他们的爱情如此经久，
他甚至往那森林中去找她。
在丢拉留拉的望楼上，
有一天异教人将他们劫去。
关于屋卡珊，我不知他如何下落，
可是那聪慧的尼各莱特
却是在迦太基的望楼上，
因为他的父亲钟爱她，
他就是那国的国王。
他要将她配与
一个异教的奸王。
尼各莱特却不愿，因为她爱着一个公子，
他的名字就是屋卡珊。

她向上帝和他的名字发誓：
她将永远不嫁丈夫，
假如她不得到
她所一心想望的情人。”

四十

【白】

当屋卡珊听见尼各莱特如此说时，他十分欢乐；他叫她来到身旁问她：

“好朋友，”屋卡珊说，“关于你刚才所唱的尼各莱特的事你可知道一点吗？”

“知道的，先生，我知道她是最爽直的生物，又是最尊贵最聪敏为世界所未有的。她是迦太基国王的女儿，这国王就在屋卡珊被劫的地方劫了她去，将她带到迦太基城中，最后发现了她是他的女儿，他欢喜得了不得。他们一天到晚想将她嫁给西班牙的最高的国王之一。可是她却宁愿被捕住受火刑，而不愿嫁任何丈夫，即使他是非常有权的。”

“啊！好朋友，”屋卡珊伯爵说，“假如你能回到那地方去，请她和我来谈话，你要什么，你拿什么，我都给你。你要知道，为了她的爱情，我不愿娶妻，即使是什么高的门第的女人；我只是等着她，除了她外我什么女人都不要。假如我早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她，我也不会到现在才去找她了。”

“先生！”她说，“假如你要这样做，我将为你去找她，也算是为她，她是我很爱的。”

他答应了她，又叫人拿了二十个利佛尔（币名）给她。她便离开了他，他便哭了，为了尼各莱特的温柔的记忆。当她看见他哭时：

“先生，”她说，“你不要悲伤，因为不久我就可以带她到这城里来，你就可以看见她了。”

屋卡珊听见了这话，非常快乐。

她别了他去到城中子爵夫人家中去，因为她的代父子爵已经死了。她便住在那里，将全盘的历史都告诉了她，子爵夫人才认出她确是她所抚养的尼各莱特。她叫她净身沐浴再整整的休息一个礼拜。尼各莱特采了一种名叫爱斯格莱儿的草，擦着全身，便又变得和从前一样的美丽了。她披上富丽的绸衣，这是夫人的；她坐在房中一张锦被上，请夫人来，对她说去叫屋卡珊，他的情人来。她便这样做了。当她到官中时，她看见屋卡珊哭泣着追怀着尼各莱特，他的情人，因为她还没有来。夫人招呼他，对他说：

“屋卡珊，从此以后不要悲伤了；和我一同去，我将把世界上你所最爱的东西给你看。那就是尼各莱特，你的温柔的情人，她是从远地方到这儿来找你的。”

屋卡珊快乐非常。

四十一

【唱】

当屋卡珊听见说起
他的娇颜的情人
已来到了本地，
他真非常欢喜。
他急急地和夫人
一同回家去。
他们走进了
尼各莱特坐着的房中。

当她看见她的情人时，
她真快乐极了。
她站起来跳过去。
屋卡珊，当他看见她时，
就向她伸开两臂：
温柔地接受她，
吻着她的眼睛和脸……
这样欢乐的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
屋卡珊便和她结婚，
使她做薄盖尔的伯爵夫人。
以后他们同度岁月，
过着幸福的生涯。
现在他已有了他的欢乐，
尼各莱特和他在一起。
我的弹词已收梢：
故事也算唱完了。

法 国 诗 选 译

关于《法国诗选译》

戴望舒崇尚法国象征派诗作，法国诗人诸如魏尔伦、保尔·福尔、耶麦、爱吕雅等对他的影响很深。在他的全部译诗中，法国作品占了相当的数量。这里收集了他历年散译的法国诗人作品 41 首，编作一辑，取名《法国诗选译》。多数作者的作品之后附了“译后记”，对作者的生平、艺术主张、主要著作等予以简介。少数无“译后记”的，由编者在脚注中注明。《法国诗选译》包括了截至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戴望舒所译全部法国诗作。

良 心^①

V·雨戈^② 著

携带着他的披着兽皮的儿孙，
苍颜乱发，在狂风暴雨里奔行，
该隐从上帝耶和華前面奔逃，
当黑夜来时，这哀愁的人来到
山麓边，在那一片浩漫的平芜，
他疲乏的妻子和喘息的儿孙说：
“我们现在且躺在地上做回梦。”
该隐却睡不着，在山边想重重。
猛然间抬头，在凄戚的长天底，
他看见只眼睛，张大在幽暗里，
那眼睛在黑暗之中钉住看他。

①本诗取材于《圣经》故事《旧约·创世纪》：亚当和夏娃有两个儿子，大的叫该隐，小的叫亚伯。该隐因嫉妒杀死亚伯，上帝罚他在地上海泊流浪。他在挪得娶了个妻子，生了个儿子叫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玛土撒利，玛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洗拉，亚大生了个儿子叫雅八，是游牧人的始祖。洗拉生的儿子叫犹八，是弹琴弄箫、吹号敲鼓人的祖师。洗拉又生了土八该隐，是铁匠们的祖师。

②通译作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法国诗人、小说家、文艺理论家。早期作品曾将中世纪理想化，歌颂波旁王朝，后受进步思想启发，逐步摆脱保皇党观点。剧本《克伦威尔》的序言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观，成为积极浪漫主义的宣言。大多数作品宣扬了“仁慈与正义”，“进步和真理”，表达了人民对暴政专制和教会的反抗，提倡人道主义精神。路易·波拿巴政变后被迫去国，1870年才回到法国。毕生有诗作22部，小说20部，戏剧12部，政论散文若干。重要作品有剧本《欧那尼》、《国王寻乐》，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九三年》，诗作《惩罚集》、《历代传说集》等。

“太近了，”他震颤着说了这句话。
推醒入睡的儿孙，疲倦的女人，
他又仓惶地重在大地上奔行。
他走了三十夜，他走了三十天，
他奔走着，战栗着，苍白又无言，
偷偷摸摸，没有回顾，没有留停！
没有休息，又没有睡眠。他行近
那从亚述始有的国土的海滨，
“停下吧，”他说，“这个地方可安身，
留在此地。我们到了大地尽头。”
但他一坐下，就在凄戚的天隙，
看见眼睛在原处，在天涯深处。
他就跳了起来，他惊战个不住。
“藏过我！”他喊着，于是他的儿孙，
掩唇不语，看愁苦的公公颤震。
该隐吩咐雅八——那在毡幕下面，
广漠间，生活着的人们祖先，
说道：“把那帐篷靠着这一面张。”
他就张开了那一面飘摇的围墙，
当人们用了重铅锤把它压着，
“你不看见了吗？”棕发的洗拉说，
（他的子孙的媳妇，柔美若黎明。）
该隐回答说：“我还看见这眼睛！”
犹八——那个飘游巡逡在村落间
吹号角敲大鼓的人们的祖先，
高声喊道：“让我来造一重栅栏。”
他造了铜墙，让该隐在里面耽。

该隐说：“这个眼睛老是望着我！”
以诺说：“该造个环堡，坚固嵯峨，
使得随便什么人都不敢近来，
让我们来造一座高城和坚寨
让我们造一座高城，将它紧掩。”
于是土八该隐，铁匠们的祖先，
就筑了一座崔巍非凡的城池，
他的弟兄，在平原，当他工作时，
驱逐以挪士和赛特的儿孙；
他们又挖去了过路人的眼睛；
而晚间，他们飞箭去射那星光，
岩石代替了帐篷的飘摇的墙。
他们用铁钩把那大石块连并，
于是这座城便像是座地狱城；
城楼的影子造成了四乡的夜幕，
他们将城垣造得有山的厚度，
城门上铭刻着：禁止上帝进来。
当他们终于建筑完了这城砦，
将该隐在中央石护楼中供奉。
他便在里面愁苦。“啊，我的公公！
看不见眼睛吗！”洗拉战栗着说，
该隐却回答道：“不，它老是在看。”
于是他又说：“我愿意住在地底，
像一个孤独的人住在他墓里，
没有东西见我，我也不见东西。”
他们掘了个坑，该隐说：“合我意！”
然后独自走到那幽暗的土莹，

当他在幽暗里刚在椅上坐稳，
他们在他头上铺上泥土层层，
眼睛已进了坟里，注视着该隐。

（原载1948年2月15日《文讯月刊》8卷2期）

瓦上长天

魏尔伦^① 著

瓦上长天
柔复青！
瓦上高树
摇娉婷。

天上鸣铃
幽复清。
树间小鸟
啼怨声。

帝啊，上界生涯
温复淳。
低城飘下
太平音。

——你来何事
泪飘零，

^①魏尔伦 (Paul Verlaine, 1844—1896), 法国诗人。初期属于巴那斯派, 写有《土星诗集》。后转为象征派代表。1874年发表的《无题浪漫曲》是他创作的顶峰。强调诗人的主观感受和诗歌的音乐性。1890年被当时年轻的象征派诗人奉为诗坛的魁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无言之歌》、《智慧集》、《平行集》等。

如何消尽
好青春？

泪珠飘落萦心曲

魏尔伦 著

泪珠飘落萦心曲，
迷茫如雨蒙华屋；
何事又离愁，
凝思悠复悠。

霏霏窗外雨；
滴滴淋街宇；
似为我忧心，
低吟凄楚声。

泪珠飘落知何以？
忧思宛转凝胸际；
嫌厌未曾裁，
心烦无故来。

沉沉多怨虑，
不识愁何处；
无爱亦无憎，
微心争不宁？

一个贫穷的牧羊人

魏尔伦 著

我怕那亲嘴
像怕那蜜蜂。
我戒备又忍痛
没有安睡：
我怕那亲嘴！

可是我却爱凯特
和她一双妙眼。
她生得轻捷，
有洁白的长脸，
哦！我多么爱凯特！

今朝是“圣华兰丁”^①
我应得问她在早晨，
可是我不敢
说那可怕的事情，
除了这“圣华兰丁”。

她已经允许我，

^①即St.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二月十四日）。

多么地幸运！
可是应该这么做
才算得个情人
在一个允许后！

我怕那亲嘴
像怕那蜜蜂。
我戒备又忍痛
没有安睡：
我怕那亲嘴！

回旋舞

保尔·福尔 著

假如全世界的少女都肯携起手来，她们可以在大海周围跳一个回旋舞。

假如全世界的男孩都肯做水手，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船在水上造成一座美丽的桥。

那时人们便可以绕着全世界跳一个回旋舞，假如全世界的男孩都肯携起手来。

我有几朵小青花

保尔·福尔 著

我有几朵小青花，我有几朵比你的眼睛更灿烂的小青花。——给我吧！——她们是属于我的，她们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在山顶上，爱人啊，在山顶上。

我有几粒红水晶，我有几粒比你嘴唇更鲜艳的红水晶。——给我吧！——她们是属于我的，她们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在我家里炉灰底下，爱人啊，在我家里炉灰底下。

我已找到了一颗心，我已找到了两颗心，我已找到了一千颗心。——让我看！——我已找到了爱情，她是属于大家的。在路上到处都有，爱人啊，在路上到处都有。

晓 歌

保尔·福尔 著

我的苦痛在哪里？我已没有苦痛了。我的恋人在哪里？
我不去顾虑。

在柔温的海滩上，在晴爽的时辰，在无邪的清晨，哦，
辽远的海啊！

我的苦痛在哪里？我已没有苦痛了。我的恋人在哪里？
我不去顾虑。

海上的微风，你的飘带的波浪啊，你的在我洁白的指间
的飘带的波浪啊！

我的恋人在哪里？我已没有苦痛了。我的苦痛在哪里？
我不去顾虑。

在珠母色的天上，我的眼光追随过那闪耀着露珠的，灰
色的海鸥。

我已没有苦痛了。我的恋人在哪里？我的苦痛在哪里？
我已没有恋人了。

在无邪的清晨，哦，辽远的海啊！这不过是日边的低语。

我的苦痛在哪里？我已没有苦痛了。这不过是日边的低语。

晚 歌

保尔·福尔 著

森林的风要我怎样啊，在夜间摇着树叶？

森林的风要我们什么啊，在我们家里惊动着火焰？

森林的风寻找着什么啊，敲着窗儿又走开去？

森林的风看见了什么啊，要这样地惊呼起来？

我有什么得罪了森林的风啊，偏要裂碎我的心？

森林的风是我的什么啊，要我流了这样多的眼泪？

夏夜之梦

保尔·福尔 著

山间自由的蔷薇昨晚欢乐地跳跃，而一切田野间的蔷薇，在一切的花园中都说：

“我的姊妹们，我们轻轻地跳过栅子吧。园丁的喷水壶比得上晶耀的雾吗？”

在一个夏夜，我看见在大地一切的路上，花坛的蔷薇都向一枝自由的蔷薇跑去！

幸 福

保尔·福尔 著

幸福是在草场中。快跑过去，快跑过去。幸福是在草场中，快跑过去：它就要溜了。

假如你要捉住它，快跑过去，快跑过去。假如你要捉住它，快跑过去，它就要溜了。

在杉菜和野茴香中，快跑过去，快跑过去。在杉菜和野茴香中，快跑过去，它就要溜了。

在羊角上，快跑过去，快跑过去。在羊角上，快跑过去，它就要溜了。

在小溪的波上，快跑过去，快跑过去。在小溪的波上，快跑过去，它就要溜了。

从林檎树到樱桃树，快跑过去，快跑过去。从林檎树到樱桃树，快跑过去，它就要溜了。

跳过篱垣，快跑过去，快跑过去。跳过篱垣，快跑过去！它已溜了！

译后记：

保尔·福尔(Paul Fort)为法国后期象征派中的最淳朴，最光耀，最富于诗情的诗人。人们说他是一个纯洁单纯的天才，他们的意思无疑是说他的诗太不推敲，太任凭兴感。其实保尔·福尔的诗倒并不是那样单纯，他甚至是很复杂的，像生活一样，像大自然的种种形态一样。他用最抒情的诗句表现出他的迷人的诗境，远胜过其他用着张大的和形而上的辞藻的诸诗人。这里所译的诗，都是和他的Ballades Franaises(《法兰西巴拉德》，保尔·福尔的诗集——编者)中译出来的，有两章曾在《未名》中刊登过。

屋子会充满了蔷薇

耶 麦 著

屋子会充满了蔷薇和黄蜂，
在午后，人们会在那儿听到晚祷声，
而那些颜色像透明的宝石的葡萄
似乎会在太阳下舒徐的幽荫中睡觉。
我在那儿会多么地爱你！我给你我整个的心，
（它是二十四岁）和我的善讽的心灵，
我的骄傲，我的白蔷薇的诗也不例外；
然而我却不认得你，你是并不存在，
我只知道，如果你是活着的，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地在牧场深处，
我们便会欢笑着接吻，在金色的蜂群下，
在凉爽的溪流边，在浓密的树叶下。
我们只会听到太阳的暑热。
在你的耳上，你会有胡桃树的阴影，
随后我们会停止了笑，密合我们的嘴，
来说那人们不能说的我们的爱情；
于是我会找到了，在你的嘴唇的胭脂色上，
金色的葡萄的味，红蔷薇的味，蜂儿的味。

我爱那如此温柔的驴子

耶 麦 著

我爱那如此温柔的驴子，
它沿着冬青树走着。

它提防着蜜蜂
又摇动它的耳朵；

它还载着穷人们
和满装着燕麦的袋子。

它跨着小小的快步
走近那沟渠。

我的恋人以为它愚蠢，
因为它是诗人。

它老是思索着。
它的眼睛是天鹅绒的。

温柔的少女啊，
你没有它的温柔；

因为它是在上帝面前的，
这青天的温柔的驴子。

而它住在牲口房里，
忍耐又可怜，

把它的可怜的小脚
走得累极了。

它已尽了它的职务
从清晨到晚上。

少女啊，你做了些什么？
你已缝过你的衣衫……

可是驴子却伤了，
因为虻蝇螫了它。

它竭力地操作过
使你们看了可怜。

小姑娘，你吃过什么了？
——你吃过樱桃吧。

驴子却燕麦都没得吃，
因为主人太穷了。

它吮着绳子，
然后在幽暗中睡了……

你的心儿的绳子
没有那样甜美。

它是如此温柔的驴子，
它沿着冬青树走着。

我有“长恨”的心：
这两个字会得你的欢心。

对我说吧，我的爱人，
我还是哭呢，还是笑？

去找那衰老的驴子，
向它说：我的灵魂

是在那些大道上的，
正和它清晨在大道上一样。

去问它，爱人啊，
我还是哭呢，还是笑？

我怕它不能回答：
它将在幽暗中走着，

充满了温柔，
在披花的路上。

膳 厅

赠Adrien Dlanté先生

耶 麦 著

有一架不很光泽的衣橱，
它会听见过我的姑祖母的声音，
它会听见过我的祖父的声音，
它会听见过我的父亲的声音。
对于这些记忆，衣橱是忠实的。
别人以为它只会缄默着是错了，
因为我和它谈着话。

还有一个木制的挂钟。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已没有声音了。
我不愿去问它。
或许那在它弹簧里的声音，
已是无疾而终了，
正如死者的声音一样。

还有一架老旧的碗橱，
它有蜡的气味，糖果的气味，
肉的气味，面包的气味和熟梨的气味。

它是个忠心的仆役，它知道

它不应该窃取我们一点东西。

有许多到我家里来的男子和妇女，
他们不信这些小小的灵魂。
而我微笑着，他们以为只有我独自个活着。

当一个访客进来时问我说：

——你好吗，耶麦先生？

少女

耶 麦 著

那少女是洁白的，
在她的宽阔的袖口里，
她的腕上有蓝色的静脉。

人们不知道她为什么笑着。
有时她喊着，
声音是刺耳的。

难道她恐怕
在路上采花的时候
摘了你们的心去吗？

有时人们说她是知情的。
不见得老是这样吧。
她是低声小语着的。

“哦！我亲爱的！啊，啊……
……你想想……礼拜三
我见过他……我笑……了。”她这样说。

有一个青年人苦痛的时候，

她先就不作声了：
她十分吃惊，不再笑了。

在小径上
她双手采满了
有刺的灌木和蕨薇。

她是顾长的，她是洁白的，
她有很温存的手臂。
她是亭亭地立着而低下了头的。

树脂流着

耶 麦 著

其一

樱树的树脂像金泪一样地流着。
爱人呵，今天是像在热带中一样热：
你且睡在花荫里吧，
那里蝉儿在老蔷薇树的密叶中高鸣。

昨天在人们谈话着的客厅里你很拘束……
但今天只有我们两人了——露丝·般珈儿！
穿着你的布衣静静地睡吧，
在我的密吻下睡着吧。

其二

天热得使我们只听见蜜蜂的声音……
多情的小苍蝇，你睡着吧！
这又是什么响声？……这是眠着翡翠的

榛树下的溪水的声音……
睡着吧……我已不知道这是你的笑声
还是那光耀的卵石上的水流声……

你的梦是温柔的——温柔得使你微微地
微微地动着嘴唇——好像一个甜吻……
说呵，你梦见许多洁白的山羊
到岩石上芬芳的百里香间去休憩吗？

说呵，你梦见树林中的青苔间，
一道清泉突然合着幽韵飞涌出来吗？
——或者你梦见一只桃色、青色的鸟儿，
冲破了蜘蛛的网，惊走了兔子吗？

你梦见月亮是一朵绣球花吗？……
——或者你还梦见在井栏上
白桦树开着那散着没药香的金雪的花吗？

——或者你梦见你的嘴唇映在水桶底里，
使我以为是一朵从老蔷薇树上
被风吹落到银色的水中的花吗？

天要下雪了

赠 Léopold Bauby

耶 麦 著

天要下雪了，再过几天。我想起去年。
在火炉边我想起了我的烦忧。
假如有人问我：“什么啊？”
我会说：“不要管我吧。没有什么。”

我深深地想过，在去年，在我的房中，
那时外面下着沉重的雪。
我是无事闲想着。现在，正如当时一样
我抽着一支琥珀柄的木烟斗。

我的橡木的老伴侣老是芬芳的。
可是我却愚蠢，因为许多事情都不能变换，
而想要赶开了那些我们知道的事情
也只是一种空架子罢了。

我们为什么想着谈着？这真奇怪；
我们的眼泪和我们的接吻，它们是不谈的，
然而我们却了解它们，
而朋友的步履是比温柔的言语更温柔。

人们将星儿取了名字，
也不想想它们是用不到名字的，
而证明在暗中将飞过的美丽彗星的数目，
是不会强迫它们飞过的。

现在，我去年老旧的烦忧是在哪里？
我难得想起它们。
我会说：“不要管我吧，没有什么，”
假使有人到我房里来问我：“什么啊？”

为带驴子上天堂而祈祷

耶 麦 著

在应该到你那儿去的时候，天主啊，
请使那一天是欢庆的田野扬尘的日子吧。
我愿意，正如我在这尘世上一般，
选择一条路走，如我的意愿，
到那在白昼也布满星星的天堂。
我将走大路，携带着我的手杖，
于是我将对我的朋友驴子们说端详：
我是法朗西思·耶麦，现在上天堂，
因为好天主的乡土中，地狱可没有。
我将对它们说：来，青天的温柔的朋友，
你们这些突然晃着耳朵去赶走
马蝇，鞭策蜜蜂的可怜的亲爱的牲口，
请让我来到你面前，围着这些牲口——
我那么爱它们，因为它们慢慢地低下头，
并且站住，一边把它们的小小的脚并齐，
样子是那么地温柔，会叫你怜惜。
我将来，后面跟着它们的耳朵无数双，
跟着那些驴儿，在腰边驮着大筐，
跟着那些驴儿，拉着卖解人的车辆，
或是拉着大车，上面有毛帚和白铁满装，
跟着那些驴儿，背上驮着隆起的水囊，

跟着那些母驴，踏着小步子，大腹郎当，
跟着那些驴儿，穿上了小腿套一双双，
因为它们有青色的流脓水的伤创，
惹得固执的苍蝇聚在那里着了忙。
天主啊，让我和这些驴子同来见你，
叫天神们在和平之中将我们提携，
行向草木丛生的溪流，在那里，
颤动着樱桃，光滑如少女欢笑的肌肤，
而当我在那个灵魂的寄寓的时候，
俯身临着你的神明的水流，
使我像那些对着永恒之爱的清渠
鉴照着自己卑微而温柔的寒伧的毛驴。

译后记：

耶麦(Franlis Jarnmes) (1868—1938——编者注) 为法国现代大诗人之一。他是抛弃了一切虚夸的华丽、精致、娇美，而以他自己的淳朴的心灵来写他的诗的。从他的没有词藻的诗里，我们听到曝日的野老的声音，初恋的乡村少年的声音和为禽兽的谦和的朋友的圣弗朗西思一样的圣者的声音而感到一种异常的美感。这种美感是生存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但我们适当地、艺术地抓住的。这里我从他的《从晨祷钟到晚祷钟》集中选译了六章诗，虽然经过了我自愧没有把作者的作风传神地表达出来的译笔，但读者总还可以依稀地辨出他的面目来。

心灵出去

比也尔·核佛尔第 著

多少部书！一座寺院，厚厚的墙是用书砌成的。

那边，在那我不知道怎样，我不知道从哪儿进去的里面，我窒息着；天花板是灰色的，蒙了灰尘。一点声音都没有。

那一边多么伟大的思想都不再动了；它们睡着或是已经死了。在这悲哀的宫里，天气是那么地热，那么地阴郁！

我用我的指爪抓墙壁，于是一块一块地，我在右边的墙上挖了一个洞。

那是一扇窗，而那想把我眼睛弄瞎的太阳，不能阻止我向上面眺望。

那是街路，但是那座宫已不再在那儿了。我已经认识了别一些灰尘和别一些围着人行道的墙了。

假门或肖像

比也尔·核佛尔第 著

在不动地在那面的一块地方
在四条线之间

白色在那儿映掩着的方形
那托住你的颊儿的手

月亮

一个升了火的脸儿

另一个人的侧影

但你的眼睛

我跟随那引导我的灯

放在濡湿的眼皮上的一个手指

在中央

眼泪在这空间之内流着

在四条线之间

一片镜子

白 与 黑

比也尔·核佛尔第 著

除了生活在这盏灯的大白树以外
如何生活在别的地方
老人已把他的象牙的牙齿一个个地丢了
何苦继续去咬些永远
不死的孩子
老人
牙齿
然而那不是同样的那个梦
而当他自以为他竟和上帝
一样伟大他变了他的宗教
而离开了他的老旧的黑房间
然后他买了些新的领结
和一个衣橱
但是现在他的和树一样白的头
实际上只是一个可怜的小球
在坡级的下面
那个球远远地动着
旁边有一头狗而在他的远远的形象中
当他动着的时候人们已不更知道那是否是球

同样的数目

比也尔·核佛尔第 著

半睁半闭的眼睛
在波岸的手
天
和一切到来的
门倾斜着
一个头突出来
在框子里
而从门扉间
人们可以望过去
太阳把一切地位都占了去
但是树木总是绿色的
一点钟堕下去
天格外热了
而屋子是更小了
经过的人们走得慢了一点
老是望着上面
现在灯把我们照亮了
同时远远地望着
于是我们可以看见
那过来的光
我们满意了

晚上
在有人等着我们的另一所屋子前面

夜 深

比也尔·核佛尔第 著

夜所分解的颜色
他们所坐着的桌子
火炉架上的玻璃杯
 灯是一颗空虚了的心
这是另一平
 一个新的皱纹
你已经想过了吗
 窗子倾吐出一个青色的方形
门是更亲切一点
 一个分离
 悔恨和罪
永别吧我坠入
接受我的手臂的温柔的角度里去了
我斜睨着看见了一切喝着酒的人们
 我不敢动
他们都坐着
 桌子是圆的
而我的记忆也是如此
我记起了一切的人
甚至那已经走了的

译后记：

比也尔·核佛尔第 (Piepre Reverdy) (1889—1960——编者注) 法国现代新诗人。他受着诗人们的景仰，正如几十年前马拉美诗之受诗人们的景仰一样。苏保尔(Soupault)、勃勒东(Breton)和阿拉贡(Aragon)甚至宣称核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别人和他比起来都只是孩子了。

比也尔·核佛尔第主张艺术不应该是现实的寄生虫，诗应该本身就是目的。他的诗一切都不是虚饰的。他用电影的手法写诗，他捉住那些不能捉住的东西：飞过的鸟，溜过的反光，不大听得清楚的转瞬即逝的声音； he 把它们联系起来，杂乱地排列起来，而成了别写不出来的诗。

他最初发表他的诗的时候是1915年，那时他是二十六岁，到现在他的诗集有十余种。他也写小说、批评文，但总没有他的诗有名。

这里所译的五首，是从他的1915年出版的“散文诗”及1924年出版的《天上的破舟残片》中译出来的。

肖 像^①

苏佩维艾尔 著

母亲，我很不明白人们是如何找寻那些死者的，
我迷途在我的灵魂，它的那些险阻的脸儿，
它的那些荆棘以及它的那些目光之间。
帮助我从那些眩目惊心的嘴唇所憧憬的
我的界域中回来吧，
帮助我寂然不动吧，
那许多动作隔离着我们，许多残暴的猎犬！
让我俯就那你的沉默所形成的泉流，
在你的灵魂所撼动的枝叶的一片反照中。
啊！在你的照片上，
我甚至看不出你的目光是向哪一面飘的。
然而我们，你的肖像和我自己，却走在一起，
那么地不能分开
以致在除了我们便无人经过的
这个隐秘的地方
我们的步伐是类似的，
我们奇妙地攀登山岗和山峦。
而在那些斜坡上像无手的受伤者一样地游戏。

①1935年春，戴望舒在巴黎会见了法国诗人苏佩维艾尔，当戴表示很想选一些苏佩维艾尔的诗译为中文，并征询他自己喜爱的诗作时，苏佩维艾尔选了这里的《肖像》以下至《等那夜》等八首给了戴望舒。

一支大蜡烛每夜流着，溅射到晨曦的脸上——
那每天从死者的沉重的床中间起来的，
半窒息的，
迟迟认不出自己的晨曦。

我的母亲，我严酷地对你说着话，
我严酷地对死者们说着话，因为我们应该
站在滑溜的屋顶上，
两手放在嘴的两边，并用一种发怒的音调
去压制住那想把我们生者和死者隔绝的
震耳欲聋的沉默，而对他们严酷地说话的。

我有着你的几件首饰，
好像是从河里流下来的冬日的断片，
在这有做着“不可能”的囚徒的新月
起身不成而一试再试的
溃灭的夜间，
在一只箱子底夜里闪耀着的这手钏便是你的。
这现在那么弱地是你的我，从前却那么强地是你，
而我们两人是那么牢地钉在一起，竟应该同死，
像是在那开始有盲目的鱼
有眩目的地平线的
大西洋的水底里互相妨碍溺水
互相蹴踢的两个半溺死的水手一样。

因为你曾是我，
我可以望着一个园子而不想别的东西，

可以在我的目光间选择一个，
可以去迎迓我自己。
或许现在在我的指甲间，
还留着你的—片指甲，
在我的睫毛间还屏着你的一根睫毛；
如果你的—个心跳混在我的心跳中，
我是会在这—些之间辨认它出来
而我又会记住它的。

可是心灵平稳而十分谨慎地
斜睨着我的
这位我的二十八岁的亡母，
你的心还跳着吗？你已不需要心了，
你离开了我生活着，好像你是你自己的姊妹—样。
你穿着什么都弄不旧了的就是那件衫子，
它已很柔和地走进了永恒
而不时变着颜色，但是我是唯一要知道的。

黄铜的蝉，青铜的狮子，粘土的蝮蛇，
此地是什么都不生息的！
唯一要在周遭生活的
—是我的欺谎的叹息。
这里，在我的手腕上的
是死者们底矿质的脉搏
便是人们把躯体移近
墓地的地层时就听到的那种。

生 活

苏佩维艾尔 著

为了把脚践踏在
夜的心坎儿上，
我是一个落在
缀星的网中的人。

我不知道世人
所熟稔的安息，
就是我的睡眠
也被天所吞噬了。

我的岁月底袒裸啊，
人们已将你钉上十字架；
森林的鸟儿们
在微温的空气中，冻僵了。

啊！你们从树上坠了下来。

心 脏

赠比拉尔

苏佩维艾尔 著

这做我的寄客的心，
它不知道我的名字，
除了生野的地带，
我的什么它都不知道。
血做的高原，
受禁的山岳，
怎样征服你们呢，
如果不给你们死？
回到你们的源流去的
我的夜的河流，
没有鱼，但却
炙热而柔和的河，
怎样溯你们而上呢？
寥远的海滩之音，
我在你们周围徘徊
而不能登岸，
哦，我的土地的川流，
你们赶我到大海去，
而我却正就是你们。
而我也就是你们，

我的暴烈的海岸，
我的生命的波沫。
女子的美丽的脸儿，
被空间所围绕着的躯体，
你们怎样会
从这里到那里，
走进这个我无路可通
而对于我又日甚一日地
充耳不闻而反常的
岛中来的？
怎样会像踏进你家里一样
踏进那里去的？
怎样会懂得
这是取一本书
或关窗户的时候
而伸出手去的？
你们往往来来，
你们悠闲自在
好像你们是独自
在望着一个孩子的眼睛动移。

在肉的穹窿之下，
我的自以为旁无他人的心
像囚徒一样地骚动着，
想脱出它的樊笼。
如果我有一天能够
不用言语对它说

我在它生命周围形成一个圈子，
那就好了，
如果我能够从我张开的眼睛
使世界的外表
以及一切超过波浪和天宇，
头和眼睛的东西
都降到它里面去，
那就好了！
我难道不能至少
用一支细细的蜡烛
微微照亮它，
并把那在它里面
在暗影中永不惊异地
生活着的人儿指给它看吗！

一头灰色的中国牛

苏佩维艾尔 著

一头灰色的中国牛，
躺在它的棚里，
伸长了它的背脊，
而在同一瞬间，
一头乌拉圭牛
转身过去瞧瞧
可有什么人动过。
鸟儿在两者之上，
横亘昼和夜，
无声无息地
飞绕了行星一周，
却永远不碰到它，
又永远不栖止。

新生的女孩

为安娜·玛丽而作

苏佩维艾尔 著

摆着推开云片的手势，
出得她的星辰，她终于触到大地。

墙壁很想仔细看一看这新生的女孩：
暗影中的一点儿干练的阳光已把她泄漏给它们。

那找寻着她的耳朵的城市之声
像一只暗黑的蜂似地想钻进去，

躊躇着，渐渐地受了惊恐，
然后离开了这还太接近自己的秘密的

小小的整个儿暴露在那光耀、
盲目并因怀着豫望而颤栗的空气中的肉体。

她经过了一次闭着眼睛的长长的旅行，
在一个永远幽瞑而无回声的国土中，

而其记忆是在她的紧握着的手里
(不要翻开她的手，让她有着她的思想。)

她想：

“这些凝视着的人们
是那么严肃而那么高大，
而他们的竖起的脸儿
竟像是高山一样。
我是一片湖吗，一条河吗，
我是一面魔镜吗？
他们为什么凝看着我？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
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到
他们的冷酷的眼睛的国土中去，
到那一点也不知道我什么的
他们的眉毛的国土中去。
在我闭着的眼皮下面，
我还有许多事啊。
我需得告别
那些记不清的颜色，
那几百万道的光，
以及那在另一面的
更多的黑暗。
我需得整顿一下
我就要抛开的
这全体的星星。
在一个无边的睡眠的深处
我应该赶快一点。”

*

当她睁开眼来的时候，他们给了她一棵树
以及它的生枝叶的世界，他们给了她大海
以及它的天的满意。

接着她又睡过去把一切都带走。

*

这在自己的堡中的襁褓中的婴孩，
你们借那从小窗孔漏进来的阳光望着她吧。
她的嘴唇还不懂得言语的味，
而她的目光是徘徊在平滑的波浪上，
像鸟儿一样地在找寻运气。

这些白色的东西，这片浪花，这有什么意义呢？
什么巨大的刀会把那些波浪雕过呢？
可是我们可以说，一只船开过来，
而十二个潜水人，为一种突然的沉醉所袭，
从甲板上跳到水里去。
哦，我的溺水人啊，一个女孩子在看着你们，
浪花闪着光，还有它的螺钿色的符号，
无记忆的白色的古怪的字母，
她固执着重要辩解它们，
可是水却老是把全部历史搅乱。

时间的群马

苏佩维艾尔 著

当时间的群马驻足在我们前的时候，
我总有点踌躇去看它们痛饮，
因为它们拿着我的鲜血去疗渴。
它们向我的脸儿转过感谢之眼，
同时它们的长脸儿使我周身软弱，
又使我这样地累，这样地孤单而恍惚，
因而一个短暂的夜便侵占了我的眼皮，
并使我不得不在心头重整精力，
等有一天这群渴马重来的时候，
我可以苟延残命并为它们解渴。

房中的晨曦

苏佩维艾尔 著

晨光前来触到一个在睡眠中的头，
它滑到额骨上，
而确信这正是昨天的那个人。
那些颜色，照着它们的久长的不作声的习惯，
踏着轻轻的一步子，从窗户进来。
白色是从谛木尔来的，触过巴力斯丁，
而现在它在床上弯身而躺下，
而这另一个怅然离开了中国的颜色，
现在是在镜子上，
一靠近它
就把深度给了它。
另一个颜色走到衣橱边去，给它擦了一点黄色，
这一个颜色把安息在床上的
那个人的命运
又渲染上黑色。

于是知道这些的那个灵魂，
这老是在那躺着的躯体旁的不安的母亲：
“不幸并没有加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的人世的躯体
是在半明半暗中呼吸着。

除了不要受苦难
和灵魂受到闭门羹
而无家可归以外，
便没有更大的苦痛了。
有一天我会没有了这个在我身边的大躯体；
我很喜欢推测那在床巾下面的他的形体，
那在他的难行的三角洲中流着的我的朋友的水
以及那只有时
在什么梦下面
稍微动一动
而在这躯体和它的灵魂中
不留一点痕迹的手。
可是他是睡着，我们不要想吧，免得惊醒他，
这并不是很难的
只要注意就够了，
让人们不听见我，像那生长着的枝叶
和青草地上的蔷薇一样。”

等 那 夜

苏佩维艾尔 著

等那夜，那总可以由于它的那种风所吹不到
而世人的不幸却达得到的极高的高度
而辨认出来的夜，
来燃起它的亲切而颤栗的火，
而无声无息地把它的那些渔舟，
它的那些被天穿了孔的船灯，
它的那些缀星的网，放在我们扩大了的灵魂里，
等它靠了无数回光和秘密的动作
在我们的心头找到了它的亲信，
并等它把我们引到它的皮毛的手边，
我们这些受着白昼
以及太阳光的虐待，
而被那比熟人家里的稳稳的床更稳的
粗松而透澈的夜所收拾了去的迷失的孩子们，
这是陪伴我们的喃喃微语着的蔽身之处，
这是有那已经开始偏向一边
开始在我们心头缀着星，
开始找到自己的路的头搁在那里的卧榻。

译后记：

这里的八首诗，是承了苏佩维艾尔自己的意志而翻译出来的。

《肖像》和《生活》取自《引力集》(Gravitations),《心脏》、《一头灰色的中国牛》和《新生的女孩》取自《无罪的囚徒集》(Le Forcat Inoncent),《时间的群马》、《房中的晨曦》和《等那夜》取自《不相识的朋友们集》(Les Amis Inconnus)。这几首诗只是我们这位诗人所特别爱好的,未必就能代表他全部的作品,至多是他的一种倾向,或他最近的倾向而已。以后我们还想根据我们自己的选择,从苏佩维艾尔全部诗作中翻译一些能代表他的种种面目的诗,这想亦为读者所容许的吧。

消失的酒

保尔·瓦雷里^① 著

有一天，我在大海中，
（我忘了在天的何方，）
洒了一点美酒佳酿，
作奠祭虚无的清供……

美酒啊，谁愿你消亡？
我或许听了战士说？
或许顺我心的挂虑，
心想血液，手酹酒浆？

大海平素的清澄
起了蔷薇色的烟尘
又恢复了它的纯净……

美酒的消失，波浪酩酊！……
我看见苦涩的风中
奔腾着最深的姿容……

①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5，又译瓦勒里，梵乐希），法国象征派诗人和理论家。深受马拉美的影响。提倡“纯诗”，强调对诗歌艺术形式的追求，以创造出具有异乎寻常的诗意浓度的“纯诗。”他用严谨简约的古典形式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意识，从而创造出哲理的玄想与心灵的抒写相结合、传统的手法与创新的精神相统一的新的象征主义的诗风。长诗《年轻的命运女神》和《海滨墓园》是其代表作。

莱茵河秋日谣曲

阿波里奈尔^① 著

死者的孩子们
到墓园里去游戏
马丁·葛忒吕德·汉斯和昂利
今天没有一只雄鸡唱过
喔喔喔

那些老妇们
啼哭着在路上走
而那些好驴子
欧欧地鸣着而开始咬嚼
奠祭花圈上的花

而这是死者和他们一切灵魂的日子
孩子们和老妇们
点起了小蜡烛和小蜡烛
在每一个天主教徒的墓上

①阿波里奈尔 (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 又译阿波里耐), 是法国立体未来派诗人。主张革新诗歌, 打破诗歌形式和句法结构。他的诗一般不用标点符号, 靠诗歌本身的节奏和它的抑扬顿挫来起标点符号的作用。他的阶梯诗, 扩大了艺术表现能力, 对马雅可夫斯基起了良好的影响。主要诗集有《醇酒集》(1913)、《被杀害的诗人》(1916)、《美好的文字》(1918) 等。

老妇们的面幕
天上的云
都像是母山羊的须

空气因火焰和祈祷而战栗着
墓园是一个美丽的花园
满是灰色柳树和迷迭香
你往往碰到一些给人抬来葬的朋友们
啊！你们在这美丽的墓园里多么舒服
你们，喝啤酒醉死的乞丐们
你们，像定命一样的盲人们
和你们，在祈祷中死去的小孩们

啊！你们在这美丽的墓园里多么舒服
你们，市长们，你们，船夫们
和你们，摄政参议官们
还有你们，没有护照的波希米人们
生命在你们的肚子里腐烂
十字架在我们两腿间生长

莱茵河的风和一切的枭鸟一起呼叫
它吹熄那些总是由孩子们重点旺的大蜡烛，
而那些死叶
前来遮盖那些死者

已死的孩子们有时和她们的母亲讲话
而已死的妇女们有时很想回来

哦！我不愿意你出来
秋天是充满了斩断的手
不是不是这是枯叶
这是亲爱的死者的手
这是你的斩断的手

我们今天已流了那么多的眼泪
和这些死者，他们的孩子们，和那些老妇们一起
在没有太阳的天下面
在满是火焰的墓园
然后我们在风中回去

在我们脚边栗子滚转着
那些栗球是
像圣母底受伤的心
我们不知道她的皮肤
是否颜色像秋天的栗子

密拉波桥

阿波里奈尔 著

密拉波桥下赛纳水长流

柔情蜜意

寸心还应忆否

多少欢乐事总在悲哀后

钟声其响夜其来

日月逝矣人长在

手携着手几面面频相向

交臂如桥

却向桥头一望

逝去了无限凝眉底倦浪

钟声其响夜其来

日月逝矣人长在

恋情长逝去如流波浩荡

恋情长逝

何人世之悠长

何希望冀愿如斯之奔放

钟声其响夜其来
日月逝矣人长在

时日去悠悠岁月去悠悠
旧情往日
都一去不可留
密拉波桥下赛纳水长流

钟声其响夜其来
日月逝矣人长在

（原载1944年11月25日香港《大众周报》4卷8期）

公 告

爱吕雅^① 著

他的死亡之前的一夜
是他一生中的最短的
他还生存着的这观念
使他的血在腕上炙热
他的躯体的重量使他作呕
他的力量使他呻吟
就在这嫌恶的深处
他开始微笑了
他没有“一个”同志
但却有几百万几百万
来替他复仇他知道
于是阳光为他升了起来

^①爱吕雅 (Paul Eluard, 1895—1952, 又译艾吕雅), 法国诗人、社会活动家。原名欧仁·葛兰代尔 (Eugène Grindel)。二十年代曾一度信奉过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三十年代转向人民阵线, 到西班牙参加斗争, 写诗揭露法西斯分子的罪行, 歌颂西班牙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写有诗集《诗与真理》、《和德国人会面》、《政治诗集》、《畅言集》等。

受了饥馑的训练

爱吕雅 著

受了饥馑的训练
孩子老是回答我吃
你来吗我吃
你睡吗我吃

戒 严

爱吕雅 著

有什么办法门是看守住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是给关住了
有什么办法路是拦住了
有什么办法城市是屈服了
有什么办法它是饥饿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是解除武装了
有什么办法夜是降下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是相爱着

一只狼

爱吕雅 著

白昼使我惊异而黑夜使我恐怖
夏天纠缠着我而冬天追踪着我

一头野兽把他的脚爪放在
雪上沙上或泥泞中
把它的来处比我的步子更远的脚爪
放在一个踪迹上在那里
死亡有生活的印痕。

勇气

爱吕雅 著

巴黎寒冷巴黎饥饿
巴黎已不再在街上吃栗子
巴黎穿上了我旧的衣服
巴黎在没有空气的地下铁道站里站着睡
还有更多的不幸加到穷人身上去
而不幸的巴黎的
智慧和疯癫
是纯净的空气是火
是美是它的饥饿的
劳动者们的仁善
不要呼救啊巴黎
你是过着一种无比的生活
而在你的惨白你的瘦削的赤裸后面
一切人性的东西在你眼底显露出来
巴黎我的美丽的城
像一枚针一样细像一把剑一样强
天真而博学
你忍受不住那不正义
对于你这是唯一的无秩序
你将解放你自己巴黎
像一颗星一样战栗的巴黎

我们的残存着的希望
你将从疲倦和污泥中解放你自己
弟兄们我们要有勇气
我们这些没有戴钢盔
没有穿皮靴又没有戴手套也没有受好教养的人
一道光线在我们的血脉中亮起来
我们的光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我们之中最好的人已为我们而死了
而现在他们的血又找到了我们的心
而现在从新是早晨一个巴黎的早晨
解放的黎明
新生的春天的空间
傻笨的力量战败了
这些奴隶我们的敌人
如果他们明白了
如果他们有了解的能力
便会站起来的

自 由

爱吕雅 著

在我的小学生的练习簿上
在我们书桌上和树上
在沙上在雪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一切读过的书页上
在一切空白的书页上
石头、血、纸或灰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金色的图像上
在战士的手臂上
在帝王的冠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林莽上和沙漠上
在鸟巢上和金雀枝上
在我童年的回声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夜间的奇迹上

在白昼的白面包上
在结亲的季节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我一切青天的破布上
在发霉的太阳池塘上
在活的月亮湖沿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田野上在天涯上
在鸟儿的翼翅上
和在阴影的风磨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每一阵晨曦上
在海上在船上
在发狂的大山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云的苔藓上
在暴风雨的汗上
在又厚又无味的雨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晶耀的形象上
在颜色的钟上
在物质的真理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觉醒的小径上
在展开的大路上
在满溢的广场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燃着的灯上
在熄灭的灯上
在我的集合的房屋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我的镜子和我的卧房的
一剖为二的果子上
在我的空贝壳床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我的贪食而温柔的狗上
在它的竖起的耳朵上
在它的笨拙的脚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我的门的跳板上
在熟稔的东西上
在祝福的火的波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应允的肉体上
在我的朋友们的前额上
在每只伸出来的手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出其不意的窗上
在留意的嘴唇上
高高在寂静的上面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我的毁坏了的藏身处上
在我的崩坍的灯塔上
在我的烦闷的墙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没有愿望的别离上
在赤裸的孤寂上
在死亡的阶坡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在恢复了的健康上
在消失了的冒险上
在没有记忆的希望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于是由于一个字的力量
我从新开始我的生活

我是为了认识你
为了唤你的名字而成的
自由

蠢 而 恶

爱吕雅 著

从里面来
从外面来
这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从上面来
他们从下面来
从近处来从远处来
从右面来从左面来
穿着绿色的衣服
穿着灰色的衣服
太短的上衣
太长的大氅
颠倒的十字架
因他们的枪而高
因他们的刀而短
因他们的间谍而骄傲
因他们的刽子手而有力
而且满涨着悲伤
全身武装
武装到地下
因行敬礼而僵直
又因害怕而僵直

在他们的牧人前面
渗湿着啤酒
渗湿着月亮
庄重地唱着
皮靴的歌
他们已忘记
为人所爱的快乐
当他们说是的时候
一切回答他们不
当他们说黄金的时候
一切都是铅做的
可是在他们的阴影下
一切都将是黄金的
一切都会年青起来
让他们走吧让他们死吧
我们只要他们的死亡就够了

· 我们爱着的人们
他们会脱逃了
我们会关心他们
在一个新的世界的
一个在本位的世界的
光荣的早晨

战时情诗七章

爱吕雅 著

我在这个地方写作，在那里，人们是被围在垃圾、干渴、沉默和饥饿之中……

——阿拉贡：《蜡像馆》

—
在你眼睛里一只船
控制住了风
你的眼睛是那
一霎时重找到的土地

耐心地你的眼睛等待着我们

在森林的树木下面
在雨中在暴风中
在峰巅的雪上
在孩子们的眼睛和游戏间

耐心地你的眼睛等待着我们

他们是一个谷
比单独一茎草更温柔

他们的太阳把重量给与
人类的贫瘠的收获

等着我们为了看见我们
永久地
因为我们带来爱
爱的青春
和爱的理由
爱的智慧
和不朽。

二

我们比最大的会战人还多的
眼睛的日子

我们战胜时间的眼睛的
诸城市和诸乡郊

在清凉的谷中燃烧着
液体而坚强的太阳

而在草上张扬着
春天的桃色的肉体

夜晚闭上了它的翼翅
在绝望的巴黎上面
我们的灯支持着夜

像一个俘虏支持着自由

三

温柔而赤裸地流着的泉源

到处开花的夜

那我们在一个微弱疯狂的

战斗之中联合在一起的夜

还有那辱骂我们的夜

其中床深陷着的夜

空洞而没有孤独

一种临死痛苦的未来。

四

这是一枝植物

它敲着地的门

这是一个孩子

它敲着它母亲的门

这是雨和太阳

它们和孩子一起生

和植物一起长大

和孩子一起开花

我听到推理和笑。

* * *

人们计算过
可能给一个孩子受的痛苦
那么多不致于呕吐的耻辱
那么多不致于死亡的眼泪

在暗黑而张开恐怖的大口的
穹窿下的一片脚步声
人们刚拔起了那枝植物
人们刚糟塌了那孩子

用了贫困和烦闷。

五

心的角隅他们客气地说
爱和仇和光荣的角隅
我们回答而我们的眼睛反映着
那作为我们的避难处的真理

我们从来没有开始过
我们一向互相爱着
而因为我们互相爱着
我们愿意把其余的人
从他们冰冷的孤独中解放出来

我们愿意而我说我愿意
我说你愿意而我们愿意
使光无限永照

从辉映着德行的一对对
从装着大胆的甲的一对对
因为他们的眼睛是相对着

而且因为他们在其余的人的生活中有着他们的目的

六

我们不向你们吹喇叭
为要更清楚给你们看不幸
正如它那样地很大很蠢
而且因为是整个地而更蠢

我们只单独要求死
单独要求泥土拦住我们
但是现在却是羞耻
来把我们活活地围砌住

无限的恶的羞耻
荒谬的刽子手的羞耻
老是那几个老是
那爱着自己的那几个

受刑者的群列的羞耻
焦土话语的羞耻
可是我们并不为我们的受苦而羞耻
可是我们并不为觉得羞耻而羞耻

在逃走的战士们后面
就是一只鸟也不再活
空气中空无呜咽
空无我们的天真

鸣响着憎恨和复仇

七

凭着完善深沉的前额的名义
凭着我所凝看着的眼睛
和今天以及永远
我所吻着的嘴的名义

凭着埋葬了的希望的名义
凭着暗黑中的眼泪的名义
凭着使人大笑的怨语的名义
凭着使人害怕的笑的名义

凭着联住我们的手的温柔的
路上的笑声的名义
凭着在一片美丽的好土地上
遮盖着花的果子的名义

凭着在牢狱中的男子们的名义
凭着受流刑的妇女们的名义
凭着为了没有接受暗影
而殉难和被虐杀了的

我们的一切弟兄们的名义

我们应该渗干愤怒
并且使铁站起来
为的是要保存
那到处受追捕
但却将到处胜利的
天真的人们的崇高的形象

1997年12月10日 星期三 12月10日 星期三 12月10日 星期三

西班牙诗选译

译者：[译者姓名]
出版：[出版信息]
[其他出版信息]

关于《西班牙诗选译》

戴望舒的译诗中，西班牙作品占着很突出的地位。他不仅比较集中地译介了大量洛尔迦的诗作和西班牙抗战谣曲，还译介了不少其他西班牙诗人的作品。编入本辑的是戴译沙里纳思、狄戈、阿尔倍诗、阿尔陀拉季雷、迦费亚思等西班牙诗人作品二十三首，取名《西班牙诗选译》，集中了截至目前发现的戴望舒除《洛尔迦诗抄》和《西班牙抗战谣曲抄》以外的全部西班牙译诗。每位诗人的作品后附了“译后记”，介绍了诗人的生平、艺术见解和主要著作等等。

无 题

沙里纳恩 著

夜间的水，朦胧的蛇，
幼小的呼啸和无人识的罗盘方位；
什么日子雪，什么日子海？对我说。
什么日子云，
你自己的回音和干涸的河床？
对我说。
——我不对你说：你在嘴唇间据有了我，
我给你接吻，但并非光明。
但愿你有了夜的同情已足够
而其余的遗给暗影，
因为我并不是为了
什么也不问的嘴唇的干渴而生的。

海 岸

沙里纳思 著

如果不是那
它在远方为自己创造的
纤弱的，洁白的水沫的蔷薇，
谁会来对我说
它动着胸膛呼吸，
它是生活着，
它内心有一片热情，
它需要整个世界，
这青色的，宁静的，七月的海？

Far West^①

沙里纳思 著

怎样的八千里的风啊！
你不看见一切如何地飞？
你不看见玛佩儿的
那些飘忽的马，
那闭着澄明之眼的
女骑士，
她，风，逆着风？
你不看见，
那颤战的窗帏，
这飘飞的纸片，
和那在她和你之间
被风所剥夺了的寂寞？

是的，我看见。
我只看见而已。
这片风
是在彼岸，
是在我未践踏过的土地的
迢迢的夕暮中。

①意为：遥远的西方。这里指太平洋沿岸的美国西部地区。

它挥动着
无何处的枝叶，
她吻着
无何人的嘴唇。
这不是风，
是死去的风的肖像，
而我却并没有认识它，
而它已葬在年老的空气，
死去的空气的
宽旷的墓场中了。

我看见它，而不感到它。
它在那边，在它自己的世界中，
电影中的风，这片风。

物质之赐

沙里纳思 著

在稠密的黑暗之间，
世界是黑色的：虚无。
忽然，从一个飞突
——直的形，曲的形——
火焰推动它生活。
辉煌的水晶，桎树，
它们有怎样的快乐
成为光的，线条的，成为
活着的明耀和脉络的！
当火焰熄了的时候
飘忽的现实，
这个形，那个颜色
都消逝了
它们生活在此地或在怀疑中？
一个怀乡病慢慢地升起来，
不是月底，不是恋爱底，
不是无限底。
桌上一个水瓶的怀乡病。
它们在着吗？
我寻找他们在那里。
刈除暗影的手

摸索着。在黑暗中，
焦虑追随着迷茫的印迹。
突然，像一个火焰，
一个最高的快乐
从黑色升起：接触的光。
它达到了确实底世界。
它触着寒冷坚硬的水晶，
触着辛涩的木头。
它们在着！
无色的耳聋的完善的生活
向我证实它自己，
我感觉到它安堵，无光，
深切的现实，总体。

夜 之 光

沙里纳思 著

夜间，我在想着
那边的白昼，
那边，这个夜是白昼。
那里是在迎太阳而开着
百花的快乐的小阳伞下，
而现在照着我的
却是瘦瘦的月。
这里的周遭，
虽然一切都那么平静
那么沉寂，那么幽暗，
我却看见那些轻快的人们
——匆忙，鲜明的衣衫，笑——
充分享受地不断
消耗着这他们所有的光，
这当有人在那边说：
“已经是夜了”的时候
就要为我所有的光。
现在
我处身的这个夜，
你贴近着我
那么睡沉沉又那么无太阳的夜，

在这个
夜和睡眠的月光里
我想着那有我
看不见的光的
你的梦的彼岸。
那里是白昼，而你散着步
——你在睡眠中微笑——
带着这片那么快乐，那么是花的
开着的微笑，
竟至夜和我都觉得
它决不会是这里的。

更远的询问

沙里纳思 著

我不是盲人，
你并非不在，
我为什么问你在哪里？
我看见你
走来走去，
看见你，看见那终于化为声音的
你的颀长的身体，
像火焰终于化为烟一样，
在空气中，难以捉摸。

于是：我问你，是的，
于是我问你是什么的，
是谁的；
而你张开了手臂
并把你的颀长的
形体给我看
又对我说你是我的。

而我却问着你，永远地。

译后记：

贝德罗·沙里纳思 (Pedro Salinas) 于1893年^① 11月 27 日生于马德里。他曾在中央大学的法科和文哲科肄业。于1917年得文学博士学位。在1918年，他在塞维拉大学任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教授，以后，又在摩尔西亚大学讲授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从1914年至1917年，他在巴黎大学文科担任西班牙文讲师之职；1922年至1923年，他又在剑桥大学做讲师。现在，他是桑当德尔 (Santander) 的玛格达莱拿国际暑期大学的秘书长。在一年中其余的时候，他住在马德里，担任中央语言学校的教授之职。

除了他所熟识的国家法国和英国以外，他旅行过差不多全部中欧和南欧，并在这些国家的大学中讲学。他经常的住处是马德里。在塞维拉他居留了八年——这给予了他很深的影响。有时他是在那熟稔的莱房德 (Levante)，有时他远游到北非洲去。他已结了婚。

他的艺术家之禀赋启发得很早，可是作品却发表得很迟。他常常在《西班牙》上撰稿(1915)，后来又常在《笔志》(La Pluma)上执笔。此外，他又是一位很好的文学史家。

他的诗集有《占兆》(Presagios, 1923)，《可靠的偶然》(Seguso Ager, 1929)，《寓言和符号》(Fábulay Signo, 1931)，《悬空的恋爱》(Amor en Vilo, 1933)，《得之于你的声音》(La voz a ti Clebida, 1934)。

散文有《享乐的晚祷》(Vispera del Gozo, 1926)。

其他著述有《熙德诗篇》(Poema del Cid)的今文译本(1925)，《梅兰代思·伐尔台思之诗歌》(Poesias de Meléndez Voldés)之注释本(1926)，以及缪塞、梅里美、泊罗思特、孟戴尔朗等法国作家的著作的译本。

他对于诗的意见：“诗存在或不存在，这便是一切。如果它是

^①应为1891年。

存在的，那么它便带着那样的当然性，那样的主尊和不顾一切的安堵性而存在着，以至我觉得任何防御都是不必要的了。它的微妙，它的绝端的细致，便是它的伟大而无敌的具体，它的抵抗和它的胜利。因此我认为诗是本质地不必防御的东西。而且，正确地连带说来，它显然是本质地不可攻击的。诗惟有自己解释；否则它就不能解释。对于一篇诗的一切注解，都是对于它周围的那些分子而发的；作风，文字情感，愿望，但却不是对于诗本身。诗是一种对于‘绝对’的冒险。它到达得近一点或远一点，它路走得多一点或少一点；如此而已。应该一任冒险自然行进，带着危险、或然性，以及一掷的这整个的美。‘*un coup de dés jamais n’abolira le hasard*’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诗并不知道它所愿意的东西；一切诗都多少知道它自己所愿意的是什么；可是它不知道它所为自己做的东西的全部。甚于在虚无之中，在诗里应该用这种潜伏而神秘的，积聚在字眼中，在下面，用字眼装着，包容在内，但却有爆发性的力量说着。应该特别用 *Le malentendu* 这个表现之最高的形式去说。当一首诗写好了的时候，它便结束，但并非完成了；它开始，它在它自身中，在作者那里，在读者那里，在沉默中找寻另一首诗。有许多时候，一首诗向它自己启示，很快地在它自己的内部发现一种料想不到的用意。辉煌，整个辉煌。这和明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诗的那么许多了不起的读者们所愿望的这明洁。在诗中，我特别重视真。其次是美。然后是才智。我称例如华尔特·赛味祺·兰陀 (Walter Savage Landor) 是才智的诗人。我称例如公高拉 (Góngora)、马拉尔美 (Mallarmé) 是美的诗人。我称例如圣·黄·德·拉·克鲁思 (San Juan de la Cruz)、歌德、黄·拉蒙·西美奈思 (Juan Ramón Jiménez) 是真的诗人。我认为对于诗和诗人们相对价值之一切论争都是全然无用的。一切诗都是无匹的，唯一的，像光或沙粒一样。

“我的诗是由我的诗解释的。我从来也不知道用别的方法去解释它，我也未作此想过。我还要写更多的诗这个思想之所以使我高

兴者，正就是为了继续向我自己解释我的诗的这个趣味。可是我老是有把握地相信，我永远不会写出那全部解释出整个和一切之终结的诗的诗来的。这便是说，我有着这个最切确的希望：永远对于不可解者施行着手术。这便是我的谦卑。”

这里选译的几首诗，《无题》译自《占兆集》（1923年马德里 León Sanchez Cuesta书店版）《海岸》、《Far West》、《物质之赐》译自《可靠的偶然集》（1929年马德里西方杂志社版）《夜之光》和《更远的询问》译自《寓言和符号集》（1931年马德里 Plutarco书店版）。

西罗斯的柏树

狄 戈 著

阴影和梦的笔立的喷泉，
你用长矛困恼着高天。
几乎射着了众星的火箭，
疯狂固执地尽自在飞溅。

寂寞的桅樯，古怪的岛民，
信心的矢，希望的指钎，
今天我带给你，亚朗萨的河津，
我的漫游无主的灵魂。

当我看见你，温和，坚定，寂寥，
我怎样焦急想把自己融消，
变成水晶，升上去，像你一般，

像你这黑塔一般，只影高竖，
你这垂直的狂悦的例范，
西罗斯热忱中的缄默的柏树。

不在此地的女人

狄 戈 著

不在此地的女人
镂在时间上的音乐的雕刻，
我正在模塑那半身像，
脚没有了，脸儿消失。
肖像画也不能用它的化学
给我固定那正确的瞬息。
那是无尽的旋律中的
一个死灭了的静寂。
不在此地的女人，
融化着的盐的雕像，
有形无质的痛创。

反 映

狄 戈 著

在这乳白色的河中
船儿并不在河床上做梦

像一只饥饿的手套
日子从我手指上脱逃

我不断地消损消损
但云石却在我胴体里歌吟

一个迢迢的车轮
给我把古昔的言语
掩藏住又变作温存

我雕像底丰腴的液体流淌
而那些船儿低昂荡漾

系统在黎明上

杜爱罗河谣曲

狄 戈 著

杜爱罗河，杜爱罗河，
没有人伴你向前流；
没有人停下来谛听
你的永恒的水之歌讴。

不知是冷漠还是卑怯，
对着你，城市背脸相向。
它不愿在你的镜里
看见它没有牙齿的城墙。
老杜爱罗河，你微笑着，
在你的银色的须间，
一边把收剩的谷麦，
用你的谣曲来磨碾。

而在那些石头的圣人，
和魔法的白杨树间，
你经过，在你的波里带着
恋爱的语言，语言。

谁能像你一样，
安静而同时向前推，

永远唱着同样的诗句，
但却用着不同的水。

杜爱罗河，杜爱罗河，
没有人和你一起向前流，
没有人愿意来注意
你被遗忘的永恒的歌讴。

除非是那些恋人们——
他们问着，从他们的灵魂间，
又撒播在你的波沫里，
恋爱的语言，语言。

不 眠

狄 戈 著

你和你裸体的梦。你不知解。
你睡着。不。你不知解。我不合眼，
而你，无邪的人，你在长天下睡眠。
你向着你的梦，而船向着海。

在空间的囚牢，大气的钥匙
给你把我锁闭，监禁，劫夺。冰霜，
千片叶上的空气的结晶。不。没有飞翔
能高举一直到你，我的飞鸟的翼翅。

知道你睡着，安稳，可靠
——纵任的高傲的原因，纯粹的线条——
那么接近我的被捆绑住的手臂。

岛民底奴隶境遇，多么可怖可恐；
我，失眠，疯狂，陷在礁矶，
船向着海，你向着梦。

秋 千

狄 戈 著

把世界的户枢作坐骑
一个梦想者玩着是非戏

五颜六色的雨
流到恋爱的国土寄寓

花卉成群如鸟
是的花卉 非的花卉

风中的那些小刀
把它的肉碎成一条条
搭成了一座桥

是 非

梦想者骑在马背上
丑角的瓦雀

唱着是 唱着非

胡加河谣曲

狄 戈 著

碧色，碧色，碧色的水流，
胡加河的迷人的水流，
在你摇篮时已看见你的山松，
把你映照得碧油油。

——圣赛巴斯谛昂的树林，
在阴暗的山地上繁滋，
它们在腰肋上受了伤，
渗漏出金色的流脂。

你给那碧色的半臂，
碧色的眼睛，碧色的月魄，
给那些蜜蜂窠——这温柔底
小宫殿——映照成碧色。

你显着碧色——你从波沫间
透露出来的初度的羞颜——
因为你梦想，梦想着（那么娇小）
那地中海的好姻缘。

白杨，那么多白杨，

都为了你的缘故自尽，
倒下来敲碎你碧色，碧色的
宝盒底碧色的水晶。

纯银装就的古安加，
想在你那里照她玉体的皓素，
伸长了身体，踮起了脚，
踏着她的三十根圆柱。

不要尽想着你的结婚，
不要想啊，你这样碧晶晶，
胡加河的水啊，却要染成蓝，
染成紫，又染成青。

不要那么匆匆地染上
那些不是你的色彩。
你的唇儿将有盐味来，
你的乳房将有糖味来。

而你此时却这样碧，这样碧——
何处是那些半臂和月光
松树，白杨和高塔，
和你胡加河上游的梦想？

译后记：

狄戈自传：“我在1896年10月3日生于桑当德尔。于德伍斯多
(比尔巴奥)从耶稣会士学哲学和文学。在沙拉芝加大学及马德里

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从1920年起，任国立中学教授，讲授文学，在索里亚者二年，在希洪者八年，在桑当德尔者一年。现在（1934年）在马德里国立维拉思葛斯中学任讲师。

到过差不多西班牙全国，巴黎和德国的几个角隅。在1918年，旅行过阿根廷共和国和乌拉圭。在西班牙和美洲的许多城市中，我作过好多关于诗歌、文学和音乐的演讲。我未尝是一个早熟的作家。我的开始是再光彩也没有了，因为在获得了加力哈出版社所颁发给我的教育文学奖金之后，接着我就在1918年在同一出版社出版的《一般杂志》上写文章，侧身于荷马、爱斯基罗、莎士比亚、拉西纳、狄思加奈陀和莫雷诺·维拉之间了。就在这一年中，我开始尝试写诗。由于我的《人间的诗》，我和阿尔倍谛两人分得了1924年至1925年的国家文学奖金。

我相信使我的趣味和我的诗受影响的，是几位古典作家，特别是那位我所崇拜的洛贝，在我的同时代的作家之间，是智利人维生德·乌伊道勃罗和那从比尔巴奥的时代起就和我成为知己的胡昂·拉雷阿。对于我的诗成长也有影响的，是我对于大自然，对于绘画，特别是对于音乐的爱好。”

他的诗见：“我曾经在演讲中，论文中和著述中，繁长地陈述过我的往时和现在的诗的信条。这里我只把我的诗的新定义集合一起，按着诗神的数目列成九条：

一，诗是“是”和“否”；他本身之中是“是”，而我们之中是“否”。那从她之中排除出来的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托生于整个虚伪和矫作的族系之中，托生于文学的魔鬼之中，所以只有它是诗的反叛而污秽的坠落天神。

二，诗是自北至南——想象——知识，自东至西——感觉——爱的十字路。

三，诗不是代数，她是数学，纯粹数学。代数是哲学。文学至多是应用数学，商业数学，会议学。

四，诗是凭借着祈祷，爱的流溢，想象的自由创意或纯哲理的

思想的，用语言的创造。

五，从生活史上说来，诗是从阿尔岂美代思这话里得到她的原始：“诗是那自动地占据着人类具体热情的一个体积——差不多整个灵魂——所让出的空间的，相等的精神切望的体积。”

六，诗是人的神明光耀的影子。没有人，她不会存在，然而，她却导引着他，而且可说启发着他。

七，诗发着闪电，而诗人仍然把那惊骇的雷拿在手里——他的眩目的震响的诗章。

八，诗为诗人而存在于一切之中，只除了他自己的诗句。这是那永远过于迅速地达到定点的不可见的爱之追求者。在一切诗章中，诗“曾经存在”，但现在已不存在了。我们感到她的不在的新近的热气，和她的赤裸的肉体的湿的模塑。

九，相信我们所没有看见过的东西，据说那就是信仰。创造我们永不会看见的东西，这就是诗。”

他的诗集有：《恋人的谣曲集》（1920），《意象集》（1922），《索里亚集》（1923），《水沫手册》（1924），《人间的诗》（1925），《苦路》（1931），《爱克斯和赛特的故事》（1932），《特意的诗篇》（1932）。

诗选和散文有：《乌比拿伊沙佩儿女士之死的牧歌》（1924），《龚高拉纪念诗选》（1927），《西班牙现代诗选》（1932），《重编西班牙现代诗选》（1934）。

他还创办了一种诗的小杂志：《加尔曼》，虽则只出了七期，但在西班牙现代诗坛中，却有其很重要的地位。

什 么 人

阿尔倍蒂 著

什么人扫着
又唱着
又扫着
(侵晓的木屐)。

什么人
推着门。
多么可怕，
母亲！

(啊，那些在风的奥床上，
在一只帆船中的人们
在这个时候去耕耘大海！)
什么人扫着
又唱着
又扫着。

一匹马离开去，
把它的脚印在
街路的回音中。
多么可怕，
母亲！

有人叫门吧！
父亲会穿着长袍
缓缓地走着
显身出来吧！……
多么可怖，
母亲！

什么人扫着
又唱着
又扫着。

数 字 天 使

阿尔倍谛 著

带着方规和圆规的
处女们，注视着
天的黑板。

而数字的天使，
沉思地，翱翔着，
从1到2，从2
到3，从3到4。

寒冷的粉笔和揩布
划出又抹去
空间底光。

没有日、月，没有星，
没有光线和闪电的
突然的绿色，
没有空气，只有雾。

没有方规和圆规的
处女们啼哭着。
而在那些死去的黑板上，

数字的天使，
没有生命，穿了殓衣
在1和2上
在3上，在4上……

邀 赴 青 空

阿尔倍谛 著

我邀你，影子，到青空去。
二十世纪的影子，
到青空，青空，
青空底，青空底真实去。

影子，你永远不走出
你的窟穴，
你没有把吹息还给世界，
这是在你生时，那青空，
那青空，青空，青空给你的。

没有光的影子，
埋藏在二十个坟底，
二十个空洞的世纪
底深处，没有青空，
没有青空，青空，青空。
影子，影子
到青空，青空，青空底，
青空底真实之高峰去。

译后记：

阿尔倍谛(Ratael Alberti)自传：“我在1902年12月16日生于圣玛丽港(加第斯)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有产家庭中。在本港的耶稣会士中学中读到三年级，像费囊陀·维拉龙(Fernando Villalon)，和黄·拉蒙·西美奈思(Juan Ramon Jimenez)在他们的时代一样。加第斯海港的风景和那些早年，对于我的全部作品起着很深的影响。

.....

1917年我的家庭移到马德里以后，我便弃学士学位而学画。在1922年，我在阿德奈奥(Ateneo)开了一个展览会。不久之后，因为健康的关系，我不得不住到瓜达拉马和路德山间去，而在那里写了我最初的诗。这些诗集成一个题名为《地上的水手》的集子，得到了国家文学奖金(1924—1925)。我什么职业也没有，那就是说：我仅仅是诗人。我到过差不多全西班牙各地，在1931年，得到广学会(Funta de Ampliacion de Estudios)的资助，我到过法兰西和德意志。我和内人一起漫游欧洲大部分国家，并在苏联居留了三月。现在我住在马德里。”

他的著作：诗集有《地上的水手》(Marinero en Tierra, 1925)，《恋女》(La Amante, 1926)，《洛阳花的黎明》(El Alba de Alheli, 1927)，《石灰与沙石》(Cal V Canto, 1929)，《天使论》(Sobre los Angeles, 1929)，《对于圣母的两篇祷辞》(Dos oraciones ta Virgen, 1931)，《门禁》(Consignas, 1933)，《一个幽灵漫游欧罗巴》(Un Fantasma Recorre Europa, 1933)。戏曲有《费尔明·加朗》(Fermin Galan, 1931)，《脱掉衣服的人》(El Hombre Desahitado, 1931)等。

译者附记：《盗贼》自《地上的水手》译出，《什么人》自《洛阳花的黎明》译出，《邀赴青空》和《数字的天使》自《天使论》译出。

一双双的小船

阿尔陀拉季雷 著

一双双的小船，
像曝在太阳下的
风中的屐。

我和我的影子，直角。
我和我的影子，翻开的书。

在沙滩上，
像大海的沉舟残片，
一个孩子睡着。

我和我的影子，直角。
我和我的影子，翻开的书。

更远一点，渔夫们
拉着黄色的
碱渍的绳索。

你和我影子，直角。
我和我的影子，翻开的书。

我的梦没有地方

阿尔陀拉季雷 著

我的梦没有地方
可以让你生活。没有地方。
一切是梦。你会沉落。
你是生活的，
到别处去生活吧。
如果我的思想是像
铁或石，你可以留着。
可是它们是火又是云，
这便是混沌初开
还没有人居的世界。
你不能生活。没有地方。
我的梦会燃烧了你。

微 风

阿尔陀拉季雷 著

小麦的高高的叶子
好像互相追逐着。
受着羁縻的
稠密的绿色的奔驰，
永不能像水一样
在河里奔流，
它们永远会在四壁间
勒住它们的喧嚣。
它们来去寻问
却遇不到那已失去的。
它们互相击撞，践踏，
无知觉地来来往往，
撞着空气的墙，
它们绿色的身体受了伤。

裸 体

阿尔陀拉季雷 著

你黄色的触觉的天
覆盖了
热情和音乐的
幽玄的花园。
高高的血的长春藤
围抱着你的骨骼。
灵魂的抚爱
——战栗中的微风——
变动了你一切。
你的皮肤是怎样的
含羞而美丽的黄昏
和疲倦！
你像是一个没有光辉
而从太阳接受着
你周围的光的行星。
唯有在你脚下是夜。
你是音乐的樊笼，
是那在你每一个动作中
欲脱而不能，
而像一个孩子似地
露面在你明眸的晶窗中的
被幽囚的音乐的樊笼。

在镜子里

阿尔陀拉季雷 著

在镜子里照一照你自己，
然后看你的这些遗忘了的肖像，
你往昔的美丽之落英，
我要给你绘一幅新的肖像，
将你从你的现在采撷下来；
而当你已消隐了，只是
漂渺的香，只是灵魂和记忆时，
我将把你的这些肖像
装在那没有花的茎上，
来看你像香一样地氤氲，
像形一样地残留在这地上。

译者附记：

《一双双的小船》译自《受邀的岛集》（1926年马拉加出版），
《我的梦没有地方》和《微风》译自《惩戒集》，《裸体》和《在镜子里》译自《诗的生活集》。这最后的两个集子均是1930年出版的《诗志》的附刊诗册。

马 德 里

阿尔陀拉季雷 著

战争的地平线，它的光，
它的如此短促的不意之日出，
它的飞逝的黎明，期望，火，
繁殖着不尽的死亡。
在这马德里的夜间，孤独，忧愁，
前线和我的前额是同义字，
而在我的凝视上，像一曲哀歌似地，
英雄们破灭，他们沉落到
我的脸儿的绿色之深渊。
我知道我是被抛弃，孤独，
知道和我前额平行的前线
鄙弃我的忧伤又伴着我。
在光荣的火圈前面，
我不能追忆什么，任何人的任何事。
任何往事的记忆，欢乐，
我都不能从过去中兜上心来。
没有别离、传说、希望
来用它们的幻觉抚慰我的沉痛。
在这马德里，面对着死亡，
我的狭窄的心隐藏着
一种使我忧伤着的，

在这英雄之广野前

我甚至不能对这黑夜揭露的爱。

译后记：

马努埃尔·阿尔陀拉季雷(Manuel Altolaguirre)于1905年6月29日生于马拉加(Málaga)。法学硕士。旅行过法兰西、比利时、瑞士。1930年至1931年，他留居在巴黎。他是一位极好的印刷家，他亲自刊印他的书籍和杂志。在1927年至1929年，他和诗人伯拉陀思(Pradas)一起创《滨海》(Litoral)杂志和出版部，接着在马德里独力创办《诗志》(Poesia)，后来又和龚姁·曼黛思(Concha Méndez)合办《英雄》(Heroe)，最近始废刊。

他的自白：“在我有生以来这二十八年中我做了些什么呢？我极愿意获得它们，记起一切，甚至我的不幸，因为它是我的。我一向过着闭户的生活……如果我不像世人一样地生活在四壁之间，却像那有着完全的生涯而无时间的天使一样，鸟儿一样地生活在空中，那么我便会什么都记得。我失去了母亲，死了一个儿子。我已娶了妻。我旅行过欧洲并特别在马拉加(我是在那里生的)、马德里(我是在那里结婚的)、巴黎和伦敦居住过。我不得不从事于我所不喜好的东西：打字术、法学、新闻学、语言……。并从事于我所喜好的事：我是我小小的印刷所的工匠。我信仰上帝，因此他是存在的(我是在耶稣教士那儿受教育的)。”

他的诗集有《受邀的岛》(Las Islas Inuitadas, 1926),《例子》(Exemplo, 1927),《惩戒》(Eslarmient, 1930),《诗的生活》(Vida Poética, 1930),《不可见者》(La Invisible, 1930),《一天》(Un Día, 1931),《爱》(Amor, 1931),《邻近的寂寞》(Soledades Juntas, 1931),《迟缓的自由》(La Benta Libertad, 1933)等。

戏曲有《完全无缺的生活》(Vidas Completas),《两种民众之间》,《如果你愿意就责罚我吧》(Castigadme, si Guereis)等,均未刊。

杂著有《西班牙浪漫诗选》(Antología de la Poesía Roman-

tila Española, 1932), 《加诗西拉梭·德·拉·维加传》(Garcilaso de la Vega, 1933)等, 其余作品, 散见于各大杂志。

他对于诗的意见: “正和任何恋爱的表现一样, 诗可以是一种希望和一种创造, 而诗人呢, 正和任何在恋爱中的人一样, 需要睁大了眼睛看生活, 因为它是最好的诗神, 这样他终于会现实了他的作品。

“我的诗所受的主要的影响是黄·拉蒙·西美奈思(Juan Ramon Jimenez)的诗, 我的诗支持着路易思·德·龚高拉(Luis de Gongara)的诗, 我的诗显得是贝德罗·沙里纳思(Pedro Salinas)的诗的小弟。此外, 爱密留·伯拉陀思(Emilio Pradas)、维山德·阿莱克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和路易思·赛尔奴达(Luis Cernuda)对于我的文学和为人的修养都有直接的影响……还有可以作为那存在于诗和生活间的联合的最好的证据的是我的妻子龚妮·曼黛思(Concha Méndes), 这位使我起无限的敬意的女诗人, 她是一切活动的参议和刺戟。”

马 德 里

迦费亚思 著

——
破碎的家屋
和完整的心的马德里，
让我用一双张开的眼
仔细地凝望你。
让我用长长的，
迟迟的目光凝望你，
触遍你的皮肤，
又透到你的骨里。
你肉体上的每一个创痕，
在我的胸头开一道伤痕。
你的每一滴眼泪，
从我失明的眼里飘零，
啊，你这上天下地
都迎纳死亡的城。
让我仔细的凝望，
因为我要把你的记忆
天长地久地
藏在我的心底。

二

在炮火中，妇女们喧哗，
在炮火中，男子们劳动，
在炮火中，老人们休息，
而儿童们游戏，也在炮火中。

严肃，刻苦，郑重，
他们在炮火之中。

没有畏惧，没有浮夸，
不休止，却也从容，
按着正确的韵律，
按着他们日常生活的正统，
——命运的正统——
在炮火之中。

三

在因失眠而红肿的眼皮上
像一座铅山一样
沉重地压着的
五百夜的守望，
叫马德里站立着，
在一片瓦砾的座子上，
独对着周围的耻辱，
和眼前的死亡。

它的态度多么安静，

它的眼睛多么清澄——
梦已不再守住它们，
休息已不再麻烦它们。

站在它的肺腑上面，
(水门汀也没有这样坚牢)
它凝望着它的儿女们
在光荣的觉醒中喧闹。

巴黎流着
它的奸雄的眼泪。
伦敦在它的雾里
披着它黄金的光辉。

马德里等待又等待。
在它的瓦砾的座子上面，
没有了它的灯火的颈链，
在它的残碎的云石之间，
它等待，等待，
又从它的肩头凝望外界。

译后记：

作者贝德罗·迦费亚思是西班牙的新诗人，从炮火中熏陶出来的诗人。在叛军起事之前，他还是默默无闻的，现在，他已置身和阿尔倍谛、阿尔陀拉季雷、赛尔奴达等名诗人之间了。他在维拉弗朗加大队任政治委员之职。他的第一个诗集《战争之诗》是由瓦棱西亚的军事委员会出版的，《马德里》就是该集中的一首。

散译各国诗作

关于《散译各国诗作》

编入本辑的，是戴望舒译诗中除法国、西班牙作品以外的其他国家诗作13首。所包罗的国家及诗人有：比利时的魏尔哈仑，瑞士的Juste Aliver，英国的勃莱克，俄罗斯的普希金，苏联的叶赛宁等。它们是戴望舒历年零星散译的作品，取名《散译各国诗作》。本辑所录，包括了截至目前发现的全部戴望舒此类译作。另，英国道生的作品已编入《道生诗集》专辑，本辑不再收录。

风 车

[比利时]魏尔哈伦^①著

风车在夕暮的深处很慢地转，
在一片悲哀而忧郁的长天上，
它转啊转，而酒渣色的翅膀，
是无限的悲哀，沉重，而又疲倦。

从黎明，它的胳膊，像哀告的臂，
伸直了又垂下去，现在你看看
它们又放下了，那边，在暗空间
和熄灭的自然底整片沉寂里。

冬天苦痛的阳光在村上睡眠，
浮云也疲于它们阴暗的旅行，
沿着收于它们的影子的丛荆，
车辙行行向一个死灭的天边。

在土崖下面，几间桦木的小屋

^①魏尔哈伦 (Emile Verhaeren, 1855—1916, 又译维尔哈伦)，比利时诗人、戏剧家、评论家。用法文写作。早期是象征派诗人，著有诗集《黄昏》、《黑色的火焰》等。1892年参加比利时工人党，作品中开始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矛盾。主要作品有诗集《虚幻的乡村》、《触手的扩展的城市》、《愤怒的力量》，剧本《朝霞》。在法国定居时，写有缅怀故乡和人民的诗集《最初的柔情》、《波浪起伏的麦子》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写了《德国的罪行》、《战争火红的翅膀》，抗议德国法西斯对比利时的侵犯和蹂躏。

十分可怜地团团围坐在那里；
一盏铜灯悬挂在天花板底下，
用火光渲染墙壁又渲染窗户。

而在浩漫平芜和朦胧空虚里，
这些很惨苦的破屋！它们看定
（用着它们破窗的可怜的眼睛）
老风车疲倦地转啊转，又寂寞。

穷 人 们

〔比利时〕魏尔哈仑 著

可怜的心脏有如此：
那里有眼泪的清池，
像坟地里的碑石，
一样的苍白。

可怜的肩膀有如此：
苦难和重负在那里安置，
比沙磧间的赭色屋顶，
更加费劲。

可怜的手掌有如此：
和路上的落叶没有差次，
像门边的残叶一样，
又枯又萎黄。

可怜的眼睛有如此：
谦卑、忧虑又仁慈。
比风暴中牲口的眼，
更显得凄然。

可怜的人们有如此：

有疲劳安命的姿势，
穷困扑住他们不放，
在一片大野洪荒。

（原载1947年8月《诗创造》第1辑）

在 林 中

[瑞士]Juste Aliver 著

在林中，在林中，
有个声音飘动。
是否在流水蜿蜒处，
小鸟儿款语
在林中？

在林中，在林中，
有个声音飘动。
是否在孔雀开屏处，
有个小女儿
在林中？

在林中，在林中，
有个声音飘动。
是否个清醒的幽魂
在树荫下徘徊不定，
在林中？

在林中，在林中，
已无声息飘动。
只有那踽踽的沉静，

排着树木向前行，
在林中。

（原载1928年7月10日《小说月报》19卷第7号）

野 花 歌

〔英〕勃莱克^① 著

我踽踽在林中，
在青青的树叶间，
我听一朵野花，
唱着清歌一片。

“我睡在尘土中，
在沉寂的夜里，
我低诉我的恐惧，
我就感到了欣喜。

在早晨我前去，
和晨光一般灿烂，
去找我的新快乐；
可是我遭逢了侮谩。”

^①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 又译布莱克)，英国诗人、版画家。青年时代生活穷苦，当过雕版学徒。他的抒情诗集《天真歌集》反对教会禁欲主义，歌唱沉湎自然的欢乐生活。《经验之歌》描写童工和青少年由于政府和教会的摧残而遭到的不幸和痛苦。还写过一些歌颂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诗篇。晚年的作品《弥尔顿》、《耶路撒冷》则表达了诗人把希望寄托于温和善良的救世主身上的思想情绪。他的诗以清新的歌谣体和奔放的无韵体抒写理想和生活，富于想象。是十九世纪浪漫诗派的先驱。

梦 乡

[英]勃莱克 著

醒来，醒来，我的小孩！
你是你母亲唯一的欢快；
为什么你在微睡里啼泣？
醒来吧！你的爸爸看守你。

“哦，梦乡是什么乡邦？
什么是它的山，什么是它的江？
爸爸啊！我看见妈妈在那边，
在明丽水畔的百合花间。

“在绵羊群里，穿着白衣服，
她欣欣地跟她的汤麦蹒跚。
我快活得啼哭，我鸽子般唏嘘；
哦！我几时再可以回去？”

好孩子，我也曾在快乐的水涯，
在梦乡里整夜地徘徊；
但远水虽平静而不寒，
我总不能渡到彼岸。

“爸爸，哦爸爸！我们到底干什么，

在这个疑惧之国？
梦乡是更美妙无双，
它在晨星的光芒之上。”

夜

[俄]普希金^① 著

我的声音，对于你又颓唐，又欢喜，
搅扰了暗夜的沉寂。
一支孤烛悲哀地在我旁边燃烧；
我的诗流动，消隐，音响如潮。
这些爱的溪流如此拥着你流，
在黑暗中，你的眼睛幻异地向我引诱，
它们向我微笑，我又听到您神圣的声音，
“朋友……温柔的朋友……我爱……我属于您
……属于您……”

①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1837），俄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出身贵族。童年时代开始写诗。就读皇村中学时，对欧洲和俄国文学很感兴趣。1812年抵抗拿破仑入侵的保卫战中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毕业后曾就职外交部，并加入十二月党人组织的文学团体“绿灯社”，以诗文歌颂自由，反对农奴制及沙皇暴政。1820年被流放南俄罗斯，与十二月党人来往更密。当时欧洲民族解放运动虽蓬勃发展，而意大利、西班牙革命连遭挫折，俄国政治亦日益黑暗，普希金以大量的抒情诗作，反映了进步的贵族青年的不安情绪。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武装起义被镇压，普希金更加猛烈地抨击沙皇专制。沙皇为笼络人心，1826年将普希金赦免并召回莫斯科。此后，思想曾一度陷入悲观混乱，但仍对现实不满，继续写作，揭发讽刺沙皇政府和上流社会。1836年创办《现代人》杂志，发表政论和文艺批评，受到沙皇政府的监视。最后在沙皇阴谋策划的决斗中遇害。代表作有抒情诗《自由颂》、《致恰达耶夫》、《寄西伯利亚囚徒》、《阿利昂》，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契萨拉依的喷泉》、《茨冈》，长诗《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和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和历史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等。

夜 莺

〔俄〕普希金 著

春天里，当安静的公园披上了夜网，
东方的夜莺徒然向玫瑰花歌唱：
玫瑰花没有答复，几小时的夜沉沉，
爱的颂歌不能把花后惊醒。
你的歌，诗人啊，也这样徒然地歌唱，
不能在冷冰冰的美人心里唤起欢乐哀伤，
她的绚丽震惊你，你的心充满了惊奇，
可是，她的心依然寒冷没有生机。

母 牛

[苏联]叶赛宁^① 著

很衰老，掉了牙齿，
角上是年岁的轮，
粗暴的牧人鞭策它
从一个牧场牵它到另一牧场。

它的心对于呼叱的声音毫无感动，
土鼠在一隅爬着
可是它却凄然缅想
那白蹄的小牛。

人们没有把孩子剩给母亲，
它没有享受到第一次的欢乐
在赤杨下的一根杆子上，
风飘荡着它的皮。

^①叶赛宁(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сенин, 1895—1925)，苏联诗人。生于农民家庭。他始终把自己全部感情倾注在对俄罗斯大自然景色和宗法制度下农民生活的挚爱和抒写上。曾参加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意象派。作品中流露悲观情绪。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部分诗中，企图反映新的革命生活（长诗《苏维埃俄罗斯》），但仍留恋革命前宗法制农村的田园生活。最后自杀。他是一位土地的诗人，大自然的诗人，是具有特殊魅力的“独创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的韵律如行云流水，似神妙天籁，和读者的心律一齐起伏。高尔基称颂说：“这位杰出的真正的诗人以他自己的方式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并以他的诗歌丰富了这个时代。”

而不久在裸麦田中，
它将有和它的儿子同样的命运，
人们将用绳子套在颈上
牵它到宰牛场中去。

可怜地，悲哀地，凄惨地，
角将没到泥土中去……
它梦着白色的丛林
和肥美的牧场。

启 程

[苏联]叶赛宁 著

啊，我的有耐心的母亲啊，
明天早点唤醒我，
我将上路到山后面
去欢迎那客人。

我今天在林中草地
看见了巨大的轮迹，
在密集着云的森林中
风披拂着它的金马衣。

明天黎明它将疾驰而过，
把月帽压到林梢，
而在平原上，牝马玩着，
挥动它红色的尾巴。

明天，早点唤醒我，
在我们的房内点亮了灯：
别人说我不久将成为
一位著名的俄罗斯诗人。

那时我将歌唱你，以及客人，

以及火炉、雄鸡和屋子，
而在我的歌中将流着
你的赭色的母牛的乳。

我离开了家园

〔苏联〕叶赛宁 著

我离开了家园，
我抛下了青色的俄罗斯。
像三颗火星一般，池上的赤杨。
燃烧着我的老母的悲哀。

像一只金蛇似地，
月亮躺在静水上；
像林檎花一般地，
白毛散播在父亲的须上。

我不会那么早地回来，
疾风将长久地歌唱、响鸣，
唯有一只脚的老枫树，
守着青色的俄罗斯吧！

我知道它里面有快乐
给那些吻树叶的雨的人们，
因为这棵老枫树，
它的头是像我的。

安息祈祷

[苏联]叶赛宁 著

—

吹角吧，吹角吧，灭亡的号角！
在道路的磨光了的腰上，
我们怎样再生活呢，怎样再生活呢？
你们，这些狗虱的爱好者，
你们不愿意吮阉马的奶吗？

不要再夸你们的卑微的臭嘴了。
好好歹歹，只要知道，就拿去！
当夕阳激怒的时候
将用血色的霞光之帚
鞭你们的肥臀。
冰霜不久将把这小村和这些平原
用石灰一般地涂白。
你们什么地方都逃不掉灭亡。
你们什么地方都逃不掉敌人。
就是他，就是他，挺着他的铁肚子
他向山谷口伸出他的五指。

老旧的磨坊动着耳朵，
磨尖着它的面粉的香味，
而在院子里，那脑髓已流到
自己的小牛中去了的沉默的牛，
在把它的舌头在槽上拂拭着时，
嗅出了在平原上的不幸。

二

啊！可不是为了这个
村后的口琴才那么悲哀地奏着？
它的哒一啦啦啦一底哩哩公
悬绕在窗子的白色的搁板上。

可不是为了这个，黄色的秋风
才在青天上抹动着，
才像刷发似地
捋下枫叶！

他在那里，他在那里，这可怕的信使，
他用他沉重的脚步蹂躏花丛。
永远越来越强的，歌声惨奏着，
在青蛙的叫声下面，在稻草中。

哦！电的晨曦，
皮带的导管沉闷的战斗，
那儿屋子的木肚子
挥着钢铁的狂热。

三

你有没有看见，在莽原中，
在湖沼的雾中，那用铁的鼻腔
打着鼾的大火车，
是如何地跑着？

而在它后面，在肥美的草上，
好像在一个绝望的赛跑中似地，
把小小的脚一直举到头边，
那红鬃的小马是如何地奔着？

可是亲爱的，亲爱的可笑的傻子，
它向何处跑着啊，它向何处跑啊？
它难道不晓得那钢铁的骑兵
已征服了活的马吗？

它难道不晓得在那没有光的田野上，
它的奔驰已不复会使人想起
贝岂乃克用他莽原中的两个美妇
去交换一匹马的时候了吗？

定命已经用惊人的方法，
把我们的市场重染过。
而现在人们是拿一千“布特”^①马皮

①俄国衡量名，合16公斤36公两。

去买一辆机关车了。

四

坏客人，魔鬼带你去！
我们的歌不能和你一起生存。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把你像水桶似地溺在井里！

他们是只配在那里，望着，
并用白铁的吻涂自己的嘴，——
只有我应该像圣歌的歌者似地
唱着对于故乡的赞美歌。

为了这个，在九月中，
在干燥而寒冷的泥土上，
树头撞着篱笆，
山梨才披满了果实。

为了这个，那些染着
稻草的气味的人们
才喝着烈酒
互相卡住喉咙。

最后的弥撒

〔苏联〕叶赛宁 著

我是最后的田园诗人，
在我的歌中，木桥是卑微的。
我参与着挥着香炉的
赤杨的最后的弥撒。

脂蜡的大蜡烛
将发着金焰烧尽，
而月的木钟，
将喘出了我的十二时。

在青色的阡陌间
铁的生客不久要经过，
一只铁腕行将收拾了
黎明所播的麦穗。

陌生而无感觉的手掌，
这些歌是不能和你一起存在的
只有那些麦穗马
会怅惜他们的主人。

微风将舞着丧舞

而吸收了它们的嘶声。
不久，不久，那木钟
将喘出我的十二时。

如果你饥饿

〔苏联〕叶赛宁 著

如果你饥饿，你会饱的，
不幸的人，你会愉快而满意；
可是不要望着那张开的眼睛
我世上的陌生的弟兄啊。

我做了我所想过的事，
可是啊，那总是一般无二；
我的躯体无疑是 惯于
感到寒冷，太习惯于 战栗。

没有关系，别的人多着呢……
我不是世上唯一的活人；
那生着没有嘴唇的老头的街灯，
一会儿眯眼睛，一会儿笑。

唯有在我的旧衣衫下面的心
对升到苍穹上去的我低语；
“我的朋友，那张开的眼睛，
只有死亡能合上它们！”

木
习
一
本

诗 论

关于《诗论》

收入本辑的，是戴望舒关于诗的论述文字。戴望舒的诗论在他的诗歌创译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第一组《诗论零札》十七条曾以《望舒诗论》为题发表于1932年11月《现代》第2卷第1期；1933年作为附录收入第二本诗集《望舒草》；1937年附录于第三本诗集《望舒诗稿》时，删去第四条，为十六条。《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载1936年《新诗》第2期。第二组《诗论零札》发表于1944年2月6日香港《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2期。这是我们收集到现戴望舒以论诗为题发表的全部文字。

诗论零札^①

一

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

二

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

三

单是美的字眼的组合不是诗的特点。

四

象征派的人们说：“大自然是被淫过一千次的娼妇。”但是新的娼妇安知不会被淫过一万次。被淫的次数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有新的淫具，新的淫法。

五

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

六

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 nuance 而不是字句上的 nuance。^②

七

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

①本组诗论共17条。编入《望舒诗稿》时，删去第4条，为16条。

②收入《望舒诗稿》时，删去句首“新”字。nuance，法文，意为细微的差异。

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

八

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

九

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所谓形式，决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决非新的字眼的堆积。

十

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

十一

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

十二

不应该有只是炫奇的装饰癖，那是不永存的。

十三

诗应该有自己的 originalité，但你须使它有 cosmopolité 性，两者不能缺一。^①

十四

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十五

诗应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诗本身就像是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

^①Originalité，法文，意为特征；cosmopolité，法文，意为普遍。《望舒诗稿》中cosmopolité改作universel（法文，普遍的意思）。

十六

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种笔触又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

十七

只在用某一种文字写来，某一国人读了感到好的诗，实际上不是诗，那最多是文字的魔术。真的诗的好处并不就是文字的长处。

谈林庚的诗见和

“四行诗”^①

关于“四行诗”，林庚先生已写过许多篇文章了，如他在《关于北平情歌》一文中所举出的什么是自由诗，《关于四行诗》，《无题之秋》序，《诗的韵律》，《诗与自由诗》等等，以及这最近的《关于北平情歌》。一位对于自己的诗有这样许多话说的诗人是幸福的，因为如果他没有说教者的勇气（但我们已看见一两位小信徒了），他至少是有狂信者的精神的。不幸这些文章我都没有机缘看到，而在总括这几篇文章之要义的《关于北平情歌》中，我又不能得到一个林先生的主张之正确的体系。

第一，林先生以为自由诗和韵律诗的分别，只是“姿态”上的不同（提到他的“四行诗”的时候，他又说是“风格”的不同，而“姿态”和“风格”这两个不大切合的辞语，也就有着“不同”之处了），而说前者是“紧张惊警”，后者是“从容自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林先生的论据之点是什么？是从诗人写作时的态度说呢，还是从诗本身所表现的东西说？如果就诗人写作时的态度说呢，则韵律诗也有急就之章，自由诗也有经过了长久的推敲才写出来的。如果就诗本身所表现的东西来说呢，则我们所碰到的例子，又往往和林先生所说的相反。如我的大部分的诗作，可以加之以“紧张惊警”这

^①林庚对本文的答辩：《质与文，答戴望舒先生》，见1937年《新诗》第2卷第4期。

四个绝不相称的形容词吗？郭沫若，王独清的大部分的诗，甚至那些口号式的“革命诗”（这些都不是“四行诗”。然而都是音调铿锵的韵律诗），我们能说它们是“从容自然”的吗？

我的意思是，自由诗与韵律诗（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分开的话）之分别，在于自由诗是不乞援于一般意义的音乐的纯诗（昂德莱·纪德有一句话，很可以阐明我的意思，虽则他其他的诗的见解我不能同意；他说，“……句子的韵律，绝对不是在于只由铿锵的字眼之连续所形成的外表和浮面，但它却是依着那被一种微妙的交互关系所合着调子的思想之曲线而起着波纹的”）。而韵律诗则是一般意义的音乐成分和诗的成分并重的混合体（有些人竟把前一个成分看得更重）。至于自由诗和韵律诗这两者之属是属非，以及我们应该何舍何从，这是一个更复杂而只有历史能够解决的问题。关于这方面，我现在不愿多说一句话。

其次是关于林庚先生的“四行诗”是否是现代的诗这个问题。在这一方面，我和钱献之先生和另一些人同意，都得到一个否定的结论。从林庚先生的“四行诗”中所放射出来的，是一种古诗的氛围气，而这种古诗的氛围气，又绝对没有被“人力车”、“马路”等现在的骚音所破坏了。约半世纪以前扞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诗人们夏曾佑、谭嗣同、黄公度等辈，仍然是旧诗人；林庚先生是比他们更进一步，他并不只扞扯一些现代的字眼，却扞扯一些古已有之的境界，衣之以有韵律的现代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林庚先生的四行诗是崭新的新诗，但到它的深处去探测，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古旧的基础了。现代的诗之所以与旧诗词不同者，是在于它们的形式，更在于它们的内容。结构，字汇，表现方式，语法等等是属于前者的；题材，情感，思想等等是属于后者

的；这两者和时代之完全的调和之下的诗才是新诗。而林庚的“四行诗”却并不如此，他只是拿白话写着古诗而已。林庚先生在他的《关于北平情歌》中自己也说：“至于何以我们今日不即写七言五言，则纯是白话的关系，因为白话不适合于七言五言。”从这话看来，林庚先生原也不过想用白话去发表一点古意而已。

这里，我应该补说：古诗和新诗也有着共同之一点的。那就是永远不会变价值的“诗之精髓”。那维护着古人之诗使不为岁月所斫伤的，那支撑着今人之诗使生长起来的，便是它。它以不同的姿态存在于古人和今人的诗中，多一点或少一点；它像是一个生物，渐渐地长大起来。所以在今日不把握它的现在而取它的往昔，实在是一种年代错误（关于这“诗的精髓”，以后有机会我想再多多发挥一下）。

现在，为给“林庚的四行诗是否是白话的古诗”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证例起见，我们可以如此办：

一、取一些古人的诗，将它们译成林庚式的四行诗，看它们像不像是林庚先生的诗；

二、取一些林庚先生的四行诗，将它们译成古体诗，看它们像不像是古人的诗。

我们先举出第一类的例子来，请先看译文：

日 日

春光与日光争斗着每一天
杏花吐香在山城的斜坡间
什么时候闲着闲着的心绪
得及上百尺千尺的游丝线

（译文一）

这是从李义山的集子里找出来的，但是如果编入《北平情歌》

中，恐怕就很少有人看得出这不是林庚先生的作品吧。原文是：

日日春光斗日光
山城斜路杏花香
几时心绪浑无事
及得游丝百尺长

(原文一)

我们再来看近人的一首不大高明的七绝的译文：

离 家

江上海上世上飘的尘埃
在家人倒过出家人生涯
秋烟已远了的蓼花渡口
逍遥的鸥鸟的心在天外

(译文二)

这是从最新寄赠新诗社的一本很坏的旧诗集《豁心集》(沉迹著)中取出来的。原文如下：

江海飘零寄世尘
在家人似出家人
蓼花渡口秋烟远
一点闲鸥天地心

(原文二)

这种滥调的旧诗，在译为白话后放在《北平情歌》中，并不会是最坏的一首。因此我们可以说，把古体诗译成林庚先生的“四行诗”是容既易又讨好。

现在，我们来举第二类的例子吧。这里是不脱前人窠臼的两首七绝和一首七律：

偶 得

春愁恰似江南岸
水满桥头渐觉时
孤云一朵闲花草
簪上青青游子衣

(译文三)

古 城

西风吹得秋云散
断梦荒城不易寻
瓦上青天无限远
宵来寒意恨当深

(译文四)

爱 之 曲

黄昏斜落到朱门
应有行人惜旅人
车去无风经小巷
冬来有梦过高城
街头人影知难久
墙上消痕不再逢
回首青山与白水
载将一日倦行程

(译文五)

这三首诗是从《北平情歌》中译出来的，《偶得》见第三十三页，《古城》见第六十一页，《爱之曲》见第六十七页，译文和原文并没有很大的差异（第三首第四句改变了一点），最后一

首，连韵也是步原作的。我们看原文吧：

春天的寂寞像江南草岸
桥边渐觉得江水又高涨
孤云如一朵人间的野花
便落在游子青青衣襟上

（《偶得》）

西北风吹散了秋深一片云
古城中的梦寐一散更难寻
屋背上蓝天时悠悠无限意
黄昏来的冻意惆怅已无穷

（《古城》）

都市里的黄昏斜落到朱门
应有着行人们怜惜着行人
小巷的独轮车无风轻走过
冬天来的寒意天蓝过高城
街头的人影子拖长不多久
红墙上的幻灭何处再相逢
回头时满眼的青山与白水
已记下了惆怅一日的行程

（《爱之曲》）

这就证明了把林庚先生的“四行诗”译成古体诗也是并不困难而且颇能神似的。

这些所证明的是什么呢？它们证明了林庚先生并没有带了什么东西给现代的新诗；反之，旧诗倒给了林庚先生许多帮助。从前人有旧瓶装新酒的话，“四行诗”的情形倒是新瓶装旧酒了；而这新瓶实际也只是经过了一次洗刷的旧瓶而已。

在许多新诗人之间，林庚先生是一位有才能的诗人，

《夜》和《春野与窗》曾给过我们一些远大的希望，可是他现在却多少给与我们一些幻灭了。听说林庚先生也常常写“绝句”（见英译《中国现代诗选》），那么或者他还没有脱出那古旧的桎梏吧。在采用了这“四行诗”的时候，林庚先生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大森林中一样，他好像他可以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然而他终于会迷失在里面。

而且林庚先生所提创的“四行诗”，还会生一个很坏的影响，那就是鼓励起一些虚荣的青年去做那些类似抄袭的行为，大量地产生一些拿古体诗来改头换面的新诗，而实际上我们的确也陆续看到了几个这一类的例子了。

（原载1936年《新诗》第2期）

诗论零札^①

竹头木屑，牛溲马勃，运用得法，可成为诗，否则仍是一堆弃之不足惜的废物。罗绮锦绣，贝玉金珠，运用得法，亦可成为诗，否则还是一些徒炫眼目的不成器的杂碎。

诗的存在在于它的组织。在这里，竹头木屑，牛溲马勃，和罗绮锦绣，贝玉金珠，其价值是同等的。

批评别人的诗说“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是一种不成理之论。问题不是在于拆碎下来成不成片段，却是在搭起来是不是一座七宝楼台。

*

西子捧心，人皆曰美，东施效颦，见者掩面。西子之所以美，东施之所以丑的，并不是捧心或眉颦，而是他们本质上美丑。本质上美的，荆钗布裙不能掩。本质上丑的，珠衫翠袖不能饰。

诗也是如此，它的佳劣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有“诗”的诗，虽以佶屈聱牙的文字写来也是诗；没有“诗”的诗，虽韵律齐整音节铿锵，仍然不是诗。只有乡愚才会把穿了彩衣的丑妇当作美人。

*

①本组诗论原载1944年2月6日香港《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2期。

说“诗不能翻译”是一个通常的错误。只有坏诗一经翻译才失去一切，因为实际它并没有“诗”包涵在内，而只是字眼和声音的炫弄，只是渣滓。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中都永远保持着它的价值。而这价值，不但是地域，就是时间也不能损坏的。

翻译可以说是诗的试金石，诗的滤罗。

不用说，我是指并不歪曲原作的翻译。

*

韵律齐整论者说：有了好的内容而加上“完整的”形式，诗始达于完美之境。

此说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仔细想想，就觉得大谬。诗情是千变万化的，不是仅仅几套形式和韵律的制服所能衣蔽。以为思想应该穿衣裳已经是专断之论了（梵乐希：《文学》），何况主张不论肥瘦高矮，都应该一律穿上一定尺寸的制服？

所谓“完整”并不应该就是“与其他相同”。每一首诗应该有它自己固有的“完整”，即不能移植的它自己固有的形式，固有韵律。

*

米尔顿说：韵是野蛮人的创造；但是，一般意义的“韵律”，也不过是半开化人的产物而已。仅仅非难韵实乃五十步笑百步之见。

诗的韵律不应只有肤浅的存在。它不应存在于文字的音韵抑扬这表面，而应存在于诗情的抑扬顿挫这内里。

在这一方面，昂德莱·纪德提出过这更正确的意见：“语

辞的韵律不应是表面的，矫饰的，只在于铿锵的语言的继承；它应该随着那由一种微妙的起承转合所按拍着的，思想的曲线而波动着。”

*

定理：

音乐：以音和时间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

绘画：以线条和色彩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

舞蹈：以动作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

诗：以文字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

对于我，音乐，绘画，舞蹈等等，都是同义字，因为它们所要表现的是同一的东西。

*

把不是“诗”的成分从诗里放逐出去。所谓不是“诗”的成分，我的意思是说，在组织起来时对于诗并非必需的东西。例如通常认为美丽的词藻，铿锵的韵音等等。

并不是反对这些词藻、音韵本身。只当它们对于“诗”并非必需，或妨碍“诗”的时候，才应该驱除它们。